

一刻拍案驚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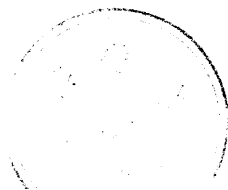


奇案拍案二刻

[明]凌濛初著

王古魯蒐錄編註

上 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8145B

古典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上海

517838

明徐州別駕初凌公像



凌濛初像

(故雲南大學教授葉德均先生據嘉慶乙丑刊凌氏宗譜卷之四攝贈。)

進香客齋看金剛經。出獄僧巧完法會分。

詩曰

世間字紙藏經同。見者須當付火中。

或置長流清淨處。自然福祿永無窮。

話說上古蒼頡制字有鬼夜哭蓋因造化秘密從此發洩盡了只這一哭有好些個來因假如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間亂臣賊子心事開發凜如斧鉞遂爲萬古綱常之鑒那些奸邪的鬼豈能不哭又如子產鑄刑書只是禁人犯法流到後來奸胥舞文酷吏鍛罪只這筆尖上邊幾個字斷送了多多少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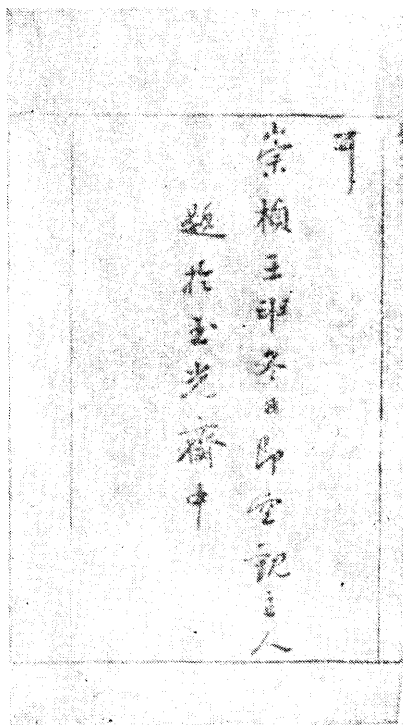
二刻始素驚奇序
嘗記轉物志云漢劉棻出雲洋
湖先者覺怒又西北風聞兒者
覺寔竊疑應不非真何緣至
是然猶曰人之見為之也甚而傳
錄照晴雷電破壁吳道言画

二刻書影之一(睡鄉居士序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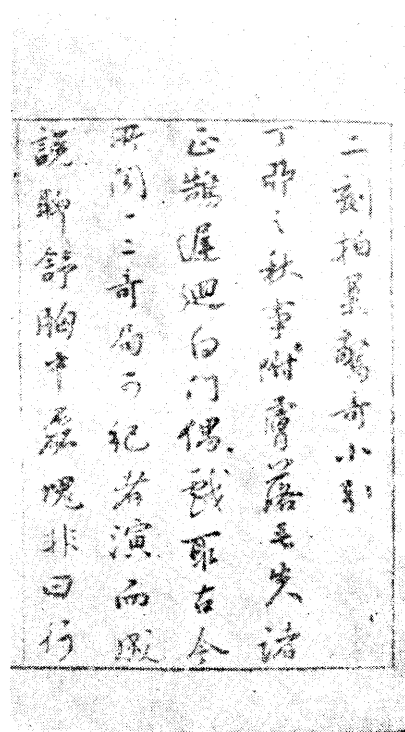
耐剝剝告成而主人薄游未返
肆中急欲行茲微言于余余
知榻管以乃刻画若鹽磨實
西子哉亦曰簾之揚之標枕去
前六画

壬申冬日睡鄉居士題并畫

二刻書影之二(睡鄉居士序尾)



二刻書影之四(即空觀主人小引文尾)



二刻書影之三(即空觀主人小引文首)

本書的介紹

記得四十年前，一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人，要想讀一點所謂通俗短篇小說，除了一部今古奇觀而外，簡直沒有其他可讀的了。後來陸續地在國內，在日本，發現了京本通俗小說、古今小說、喻世明言（二十四卷）、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清平山堂話本、兩窗欹枕集等等，豐富了研究話本系統小說的演變資料。現在回憶到過去的情形，同時看到了過去想讀而讀不到的這類珍籍，陸續地被刊布了出來，對於一個曾經從事蒐集過這類珍籍的我，是何等興奮的事！

明末流行的著名話本擬話本集的通稱三言（古今小說即所謂喻世明言的祖本，警世通言和醒世恆言）、二拍（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之中，截至現在止，除生活書店世界文庫中，排印了警世通言和醒世恆言（二書今都由作家出版社加註重印）。上海雜誌公司排印了三十六卷初刻拍案驚奇外，我曾於一九四七年將我在日本所拍攝到的內閣文庫藏本和前田侯爵家尊經閣藏本的古今小說兩書照片，互補殘缺，成爲一部較爲完善的本子，交由商務印書館排印（現已由文學古籍刊行社重印），可是我在內閣文庫中鈔回的二刻拍案驚奇（北京圖書館在抗戰前入藏一部李文田氏舊藏的殘本，內閣文庫藏本完整無缺）手鈔本，雖則也於一九四七年同時交給商務印書館，一直到去年，還沒有刊印出來。不獨辛苦蒐集的我，焦急萬分，連看過我稗海一勾錄文字的同好者們，都關心着此書，馳書函詢究竟的人，也不少。後來據說其中有猥褻文字等關係，所以決定不印了。等到稿件退到我手裏，我因此仔細檢查了一下，覺得並不如所傳之甚，

可是也考慮到出版後的影響，最初決定慎重選擇二十篇刊布，使得盼望閱讀此書的同好們，能夠讀到這部珍籍的一斑，總比全部壓死在我的箱子裏好。最近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之下，我覺得我太保守了。現在已刊行的著名古典文學書籍，嚴格說起來，不是刊布得太多了，而是刊布得太少，不能配合科學大進軍的需要。我怎能因多所顧慮而把世界聞名的而且中國等於已佚失了（因為只有殘本，所以說等於已佚失了）的珍籍，粗暴地加以長期幽囚的處分呢？！我決定只要有出版社願意印，我決心拿來刊布出來。其中卷三十四任君用恣樂深閨楊太尉戲宮館客一篇確是猥褻太甚，無法刪節保留，決定不收外，其餘無保留地全部刊出。總可以說明代有名的三言二拍，在祖國已經重新湊齊出現了，這不能不說是對於研究明清小說的同志們以及對於愛好古典短篇小說的廣大讀者們，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初刻二刻拍案驚奇，據序文，說是即空觀主人所編纂的。即空觀主人是誰？經王國維氏宋元戲曲考考定爲明烏程凌濛初。近據故葉德均氏凌濛初事跡繫年，凌濛初，字玄房，號初成，亦名凌波，一字波斤，別號即空觀主人，行十九；浙江烏程人；明神宗萬曆八年生，萬曆十九年十二歲入學，天啓七年年四十八歲，居南京，編撰拍案驚奇，崇禎元年四十九歲拍案驚奇刊成；（關於拍案驚奇撰著和刊成年月葉氏註明據拙著日光訪書記所記，我與故豐田穠氏所發見尙友堂足本序文文字）七年授上海縣丞，署令事，凡八月，又署海防，居上海歷八載，崇禎十五年擢徐州判，十七年在房村抗拒農民武裝，農曆正月十二日嘔血而死。所著書除二拍外，據各家所蒐載，有聖門傳詩嫡家十六卷附錄一卷，言詩異六卷，詩逆四卷，詩經人物考，左傳合鱗，倪思史漢異同補評三十二卷，羸滕三箭，蕩櫛後錄，國門集一卷，國門乙集一卷，雞講齋詩文，

乙編蝨誕、燕筑謳、南音之籟、東坡禪喜集十四卷、合評選詩七卷、陶韋合集十八卷、惑溺供一篇、國策概；戲曲有虬髯翁、顛倒姻緣、北紅拂、喬合衫襟記、驀忽因緣等。

二刻完整本，藏日本內閣文庫，明尙友堂精刊本，圖三十九葉，每葉即每卷有圖二面，但卷四十開元宵雜劇無圖。卷一上頁圖記繪工名字題『劉峯摹』，卷六上頁記刻工名，題『劉君裕刻』，卷十八下頁，題『君裕刻』。劉君裕刻工名，在內閣藏本明刊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一百回中五行山下定心猿一精圖巖石邊上亦題有『君裕劉刻』四細字，可以了解此人是在昌啓時有名的刻工之一。正文一頁十行，每行二十字，板心下題『尙友堂』三字。全書共收四十卷四十篇。其中按文字性質來說，卷四十係雜劇；屬於擬話本的，實得三十九篇。所演故事內容，依照日本鹽谷溫氏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和魯迅氏中國小說史略的分法，經我仔細檢查所得，演春秋事的一種（卷十九），宋十四種（卷二、五、七、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六、二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元三種（卷六、二十三、二十四），明十九種（卷一、三、四、九、十五、十七、十八、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不明二種（卷三十五、三十六）。凌氏初二刻拍案驚奇，和馮夢龍所選輯諸本的情形，是有所不同的。試看初刻凌氏自序，他對馮氏諸書是這樣提及的。他說：

『獨龍子猶（馮夢龍氏的化名）氏所輯喻世等書，……宋元舊種，亦被蒐羅殆盡。』

按之事實，是很符合的，馮氏諸書中所收篇目中，是有宋元舊篇包括在內，不純粹是本人創作的。可是凌氏的拍案驚奇呢？單就二刻來說，他在序文中明白說出：

『偶戲取古今所聞一二奇局可紀者，演而成說。』

他不否認他故事的素材，是『戲取古今所聞一二奇局可紀者』，但是「演而成說」，却是經過一番「慘澹經營，加工組織」的創造工夫的。因此，很可以明瞭這是凌氏根據他古今所聞的故事素材，運用着大衆化的民族的話本形式來創作出來的。魯迅氏稱之爲擬市人小說（亦即擬話本），在這一點，而值得我們學習的亦在這一點。凌氏之所以要寫這兩集擬話本，在他初刻的序文中，已經明白指出肆中人看到馮氏三言的行世頗捷，使得他才動筆來演而暢之的。這種面對大衆，爭取讀者的精神，不要說他撰寫這兩集的時間，早不了金聖歎腰斬水滸幾年。金的所以腰斬水滸修改水滸，爲的是不願『販夫皂隸都看』，要使它成爲『與小人沒分的書』（貫華堂本讀第五才子書法中語），凌氏恰恰採取了和『金聖歎仇視人民羣衆』的正相反的態度，他是吸取古往今來雜事，用人民大衆所喜愛所熟習的話本形式，演成爲大衆化的讀物，這樣面對大衆爭取大衆的一點，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他寫作的基礎，一如他自己所指出，建築在「古今所聞一二奇局可紀者」，所以並非嚮壁虛造的。故事的來源，聽說譚正璧打算細細搜索，所以留待他細考。現在只就我所見到的，略爲提一下。爲了便於閱讀起見，撰成一簡表於左：

篇目	來源	影響
卷一 進香客……………	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一 ○六卷佛經部紀事四引金剛持念。	
卷二 小道人……………	出宋洪邁夷堅志補卷十九蔡州小 道人條。	
卷三 權學士……………	出葉憲祖丹桂鈿盒雜劇。	*撮盒緣傳奇，傅青眉蘇門嘯十二 種之一，鈿盒奇姻。
卷五 襄敏公……………	岳珂程史及一部分出宋洪邁夷堅 志補卷八眞珠族姬條。	據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五，紫金 魚傳奇，中云其中借用王家事。 今古奇觀收入作第三十六回十三 郎五歲朝天。
卷六 李將軍……………	明瞿佑剪燈新話翠翠傳，葉憲祖 金翠寒衣記情史劉翠翠條。	據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三，領頭書 亦譜此事。
卷七 呂使君……………	宋洪邁夷堅志支戊卷九董漢州孫 女條。	
卷八 沈將仕……………	宋洪邁夷堅志補卷八王朝議條。	傅青眉蘇門嘯十二種之一，買笑 局金。

篇目	來源	影響
卷九 莽兒郎……………	葉憲祖素梅玉蟾雜劇。	傅青眉蘇門嘯十二種之一，蟾蜍佳偶。
卷十 趙五虎……………	齊東野語卷二十莫氏別室子條。	傅青眉蘇門嘯十二種之一，死生怨報。
卷十一 滿少卿……………	宋洪邁夷堅志補卷十一滿少卿條 情史滿少卿條。	傅青眉蘇門嘯十二種之一，死生怨報。
卷十二 硬勘案……………	宋洪邁夷堅志庚卷十吳叔姬嚴蕊條，齊東野語，情史嚴蕊條。	
卷十三 鹿胎庵……………	宋洪邁夷堅志補卷十六岷縣山庵條。	
卷十四 趙縣君……………	宋洪邁夷堅志補卷八李將仕條，故事並用同卷吳約知縣條，情史李將仕條。	傅青眉蘇門嘯十二種之一，賣情扎國。今古奇觀收入作第三十八回趙縣君喬送黃柑子。
卷十五 韓侍郎……………	不可錄，三元記傳奇。	
卷十七 遲取券……………	宋洪邁夷堅甲志卷十九毛烈陰獄。	

卷二十	賈廉訪……………	宋洪邁夷堅志補卷二十四賈廉訪。	
卷二十二	癡公子……………	明邵景詹覓燈因話姚公子傳。	傅青眉蘇門嘯十二種之一，賢翁激塔。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	與元曲碧桃花相仿。明瞿佑剪燈新話金鳳釵記。沈璟一種情傳奇，情史吳興娘條。	傅青眉蘇門嘯十二種之一，人鬼夫妻。
卷二十四	菴內看……………	明瞿佑剪燈新話，三山福地志。	
卷二十五	徐茶酒……………	九朝野記。	
卷二十七	僞漢裔……………	明王同軌耳譚。	撮盒緣傳奇傅青眉蘇門嘯十二種之一，智賺還珠。
卷二十八	程朝奉……………	明馮夢龍智囊補。	傅青眉蘇門嘯十二種之一，沒頭疑案。
卷二十九	賺芝蔴……………	京師老郎傳留的一回書，原名爲靈狐三束草，情史大別狐條。	
卷三十	王玉英……………	曲海總目提要卷四指出受鴛鴦被的影響，耳譚，情史王玉英條。	

篇目

來源

影

響

卷三十一 行孝子……………

戒菴漫筆，耳譚，情史等。

卷三十二 張福娘……………

宋洪邁夷堅志補卷十朱天錫條。

卷三十三 楊抽馬……………

宋洪邁夷堅丙志三楊抽馬條。

卷三十四 任君用……………

宋洪邁夷堅支乙卷五楊戩館客條，情史楊戩客條。

卷三十五 錯調情……………

情史吳松孫生條。

卷三十六 王漁翁……………

宋洪邁夷堅志支戊卷九嘉州江中鏡

卷三十七 疊居奇……………

明人小說蔡羽遼陽海神傳，情史遼陽海神條。

卷三十九 神偷……………

脫胎於宋四公大鬧禁魂張之說，無據。

卷四十 宋公明……………

劇前註明出處。

其中一部即演變為失印救火。盜銀壺，一部情節亦出於此。

傅青眉蘇門嘯十二種之一，義妾存紙。

傅青眉蘇門嘯十二種之一，錯調合璧。

*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五撮盒緣傳奇所記，明顯地可以看出此記是把本書卷三和卷二十七兩篇捏合成劇的。其中人名，有所更換。提要撰者，因未見到此書；故云：『按聞人淵、江文長、向雄成三人俱無考，而今古奇觀小說中有陳御史巧勘金釵一段，作者或影借此。』其實聞人淵即卷三中權學士；江文長即卷二十七中汪秀才；向雄成者即卷二十七中的向都司——成勳，根本與今古奇觀金釵一篇毫無關係。據此可以說明「未見原文，妄下主觀的斷語」的自誤誤人，我人撰文介紹時，應當慎重的。古魯識。

據此可以明瞭，出處不明的，只佔全書分量五分之一，故事都有來源的，而且其中卷二十九一篇，就其文尾『這一回書乃京師老郎傳留，原名爲靈狐三束草』的聲明看來，似乎還是保存着書會老先生的舊本的。是不是大都略改幾字保存原篇像三言中所收的「宋人話本」那樣呢？除了卷二十九一篇疑似舊本外，就我對照我手頭現有的「凌所根據的素材」來看，還沒有看到這樣情況。正如老友孫楷第氏三言二拍源流考中所指出：

『……不獨凌氏一人爲然，要其得力處，在於選擇話題，借一事而構設意象，往往本事在原書中不過數十字，記叙舊聞，了無意趣。在小說則清談娓娓，文逾數千。抒情寫景，如在耳目。化神奇於臭腐，易陰慘爲陽舒，其功力亦實等於造作。』

二拍的優點正在於此。

講到內容，就我個人所見到的，分別「主」「次」，略爲提一下。他所敘的故事中較爲廣泛地叙及的，大別之有二。

(一)對於不法官吏的批判：四十篇之中，涉及訴訟事的，有卷一、卷四、卷十、卷十二、卷十三、卷十

六、卷十八、卷二十一、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三十五、卷三十八等篇，約佔四分之一以上。從這些篇目之中，我們不難看出「包含着過去一般人民大眾對統治階級的一般的看法，認為打官司（訴訟）不僅不能夠辨別是非，而且由於官吏從中受賄舞弊反而會弄得原被兩告兩敗俱傷的。」『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乃是輾轉傳着人民大眾對不法官吏的憎惡和指斥。這一種思想，儘管凌氏用封建道德訓誡式的口吻敘述，只要我們仔細辨別分析，到處可以看出他把人民大眾畏官吏如虎狼的憎恨情緒一併刻劃了出來。儘管他一面用「息事寧人」的態度教訓着他的廣泛的讀者，事實上他却把不法官吏公行賄賂的情形，暴露在讀者大眾面前。請看卷四青樓市探人踪，紅花場假鬼鬧中的張廩生；卷十六的遲取券毛烈賴原錢，失還魂牙僧索剩命中的陳祈，都是欺心打偏手想獨霸家產的哥哥，他並不正面地指責他們的不對，他好像很溫和地批評張廩生所納賄賂說，『假如張廩生是個克己的人，不要說平分家事，就把這一宗五百兩東西讓與小兄弟了，也是與了自家骨肉，那小兄弟自然是母子感激的，何故苦苦貪思，思量獨吃自疴，反把家裏東西送與沒相干之人……？』同樣地他也這樣批評了陳祈，說：『你道這事多只因陳祈欺騙兄弟做這等奸計，故見得反被別人賺了，』我們如果只從這方面看，是得不到什麼的。可是如果從他所描寫的整篇故事來看，其實他已經把舊社會的貪官酷吏從他實際生活中所得的經驗來塑造出很生動很深刻的形象了。請看卷四裏邊那位接受張廩生賄賂的楊巡道，他並不從是非曲直來判斷案件，他不僅接受賄賂，他還怕賄賂的人過河拆橋，他事前要『現過采！』後來因為被撤了官職，來不及履行約言，張廩生想去倒賊，他不單不想退還，而且還『呷地一聲道：「一不

做、二不休，他是個雲南人，家裏出來，中途到此間的，斷送了他，誰人曉得！」楊巡道的面目這樣地猙獰！我們再看他撤職回家之後，在家什麼行徑？凌氏沒有保留地描寫着說：

『楊僉憲自從考察斷根回家，自道日暮途窮，所爲愈橫，家事已饒，貪心未足。終日在家設謀運局，爲非作歹……他一向私下養着馴盜三十餘人在外莊聽用。但是擄掠得來的與他平分。』

凌氏一如上述，做過縣丞，署過縣令，任過州判，我想他和巡道這一級上司接觸過不少的。我們參照着卷二十中「官人與賊不爭多」和「衆官做官却做賊」二詩含意，據我想這是他把所聞所見用楊巡道來作一個典型描寫，把「官即是盜」的本質，無情地暴露出來。楊巡道的行徑，也就是當時官吏退而爲紳衿的行徑，這種害毒蔓延下來，有好幾百年，這就是不久以前剷除掉的土豪劣紳所走的途徑。再看卷十六的陳祈和毛烈的訟事，毛烈吞沒了陳祈贖田的銀子，就拿這銀子若干去賄賂，正如這篇前面入話中所提的類似的官司，林家就用夏家的銀子去賄賂官廳所說：『我家將貓兒尾拌貓兒飯，拚得將你家利錢折去了一半，官司好歹是我贏的』一般，結果，過付賄賂的丘大。

『却在知縣面前，只替毛烈說了一邊的話，又替毛家送了些孝順意思與知縣了，知縣聽信。』

案子的曲直，是從錢的有無來決定的。張廩生的被殺，幸虧碰着了石巡按，才破了案。陳祈的案情，却訴諸東嶽才翻了案。這似乎是宣揚迷信了。可是我們假使從另一方面看，凌氏所以沿襲夷堅志的故事而不加以更動，也可以說，他的信念是「只要肯爭論是非，是非總有澄清的一日的」。儘管陳祈的行爲是不對的，可是他和毛烈的訴訟，曲是在毛方面的。從東嶽的處理來看，不僅糾正了毛陳間的是非，

而且還對陳祈欺瞞兄弟的事也一併懲罰。這就是凌氏肯定地認為這纔是公平的判斷，同時他也帶着鼓勵被冤人鬥爭到底作用的。他並沒有勸人忍氣吞聲靜候神道來翻案，却是說明東嶽的處理，還是由於被害人自動起來控訴的。

除了以上兩篇外，我們還看到他描寫着不法官吏假借職權欺壓平民或下屬的事。第一卷的故事，是圍繞着常州府柳太守千方百計謀奪洞庭山一個寺中所保存的白香山手寫的金剛經而發生的。愛好人家辛苦蒐藏的東西，不惜用卑劣手段來陷害收藏的人，舊社會裏，這樣例，多的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八個字，相當地深入人心，也正因為這種衣冠的醜類相承一脈地在迫害人民的緣故。在第一卷裏，凌氏更妙的是，把柳太守的面目，更進一步暴露出來，刻劃出他並不是真正懂得這遺墨，却因為聽說：『值千金動了火，』竟至囑盜誣攀，甚至以「討絕單」作威脅住持徒弟逼取金剛經的手段，這不是比明火執仗的強盜還厲害麼？不過他畢竟受着時代的限制，還不能完全把他對於貪官的憤恨正面地發洩出來，而把這篇主題移到勸人「愛惜字紙」方面去。今天我們讀到此篇，如果不從這方面看而從違法亂紀濫用職權上看，我們對舊社會的黑暗看得更清楚些。我們再拿來和新社會對比，我們怎能不熱愛我們的新社會，熱愛領導我們的黨呢！但我們也不能否認舊社會給我們遺留下來的壞影響，我們不僅要嚴格檢點自己無這樣類似的行為，我們還應當提高政治嗅覺，對於類似這樣的壞人壞事作鬥爭！因為這類似的行為會影響到新社會的建設事業；會影響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和人民大眾的聯系的！在這本集子裏，描寫濫用職權誣陷人的，還不僅限於這一位柳太守，他還提到一位宋代鼎鼎大

名的理學大家（用現代語說，一位有名的理學權威。）朱熹的不法事情。這就是卷十二的硬勘案大儒爭閒氣，甘受刑俠女著芳名一篇，他不單在「正話」中揚露了假道學的假公濟私的行爲，而且在「入話」方面還加了一段朱的主觀主義斷案的故事。儘管這是宋人筆記中早已傳述開來，可是經他的渲染刻劃，不啻把提倡「正心誠意修身」的理學大儒的假面目，剝了下來，讓大家認識認識他的真面目，他還用十分力氣來刻劃讚揚一個當時社會上瞧不起的倡伎嚴蕊，尊之爲「俠女」，使得讀了這篇的人，對於朱熹的陰險狠毒，自然地感到憎惡萬分。而且在篇尾還寫着：

『後人評論這個嚴蕊，乃是真正講得道學的。』

兩句話，在作者眼中，朱熹是什麼一等人？不言而喻了。從這個觀點上看來，還可以說明著者是受過王陽明學派最惡鄉愿（偽君子程朱派）的影響的。

至於其他的無能官吏，只能責比犯人而不能自動地來分析案情解決問題的。如卷二十五徐茶酒中描寫的情形，還是官吏之中比較不壞的。宋人話本錯斬崔寧中指斥問官主觀主義斷案的不對，是反對酷刑的。其中『不想筆楚之下，何求不得』的主張，到了明末得到共鳴，在戲曲上有朱素臣的十五貫，不過還側重在「巧合」的關目上，可是在二刻裏頭，却是十足發揮了出來。他反對主觀主義判案的見解，在卷二十一的篇首，說得很透徹。他說：

『天地間事，只有獄情，最難測度。問刑官憑着自己的意思，認是這等了，坐在上面，只是敲打。

自古道：「筆楚之下，何求不得？」任是什麼事情，只是招了。見得說道：「重大之獄，三推六

問，」大抵多守着現成的案，能有幾個伸冤理枉的？至於盜賊之事，尤易寃人。一心猜是那個人了，便覺語言行動，件件可疑，越辨越像。除非天理昭彰，顯應出來，或可明白。若只靠着鞠問一節，儘有屈殺了，再無說處的。」

他在官吏中，表揚了正面人物，例如卷十八和卷二十一中的許察院；卷二十八的王通判。在表揚之中，較爲側重許公，許是明史上有記載的河南靈寶許尙書襄毅公，卷十八敘述許公看到玄女子這宗案卷，就發生懷疑道：「此輩不良，用藥毒人，固然有這等事。只是人既死了，爲何不走？」從這個疑點，一層一層地如剝蕉抽繭，拿甄監生真正致死的原因追究了出來，這是對審案方面提供了一些思索的方法。所可惜的，究竟還受着時代限制，卷二十一却和朱素臣一樣，把許尙書寫成公式化的代人民大眾伸冤理枉的公公一樣，而把破案的關鍵，並不側重在他的細心調查研究，而用「做夢」來作破案的線索。儘管如此，他對貪酷官吏是憎惡絕頂的，這是在這本集子裏提到很多的。

(二)男女夫婦問題：他對於男女相愛，結成婚姻，並不堅持封建道德的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這在當時的社會裏能够有這樣看法的人是很難得的。他這種態度，我們可以從作品中看出來的。譬如說吧！卷十七的「同窗友認假作真……」一回，聞蜚娥和杜子中，後來雖是巧合，基本上還是蜚娥自己選擇而沒有父母在中間插喙的。卷六的「李將軍錯認……」一回，來源雖出自翦燈新話的翠翠傳，我們假使拿來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凌氏對於翠翠愛慕金定的熱情，刻劃得更明顯。描寫得很入情入理地，使得她父母不能存貧富的見解來妨礙他們倆人的結合，同時凌一定對「梁山伯祝英臺」型

的結局，抱着極度的同情，所以盡力地把原傳翠翠鬼魂托舊僕帶致父母的四六文字保留，在眉批上批明云：『此原傳筆也。幽明相通，一訴情事，何至虛文，可厭乃爾！老學究伎倆，然改之無端，姑仍其舊。』卷二十三的「大姊魂游完宿願……」（來源也出自翦燈新話），卷三十五「錯調情賈母詈女」一回，可以說都是元鄭德輝倩女離魂型的張倩女相似類型，一個是借體現形來達成她思愛原訂婚的丈夫的摯情，最後使愛妹來彌補遺憾；一個是雖受母親的阻迫，結果因自縊而達成結合目的，使頑固的母親不能不遷就已成事實。卷九「莽兒郎驚散新鶯燕……」（來源是雜劇素梅玉蟾），卷二十九「贈芝蔴識破假形……」（原文聲明老郎傳說靈狐三束草），都是使癡男怨女成佳偶，可以看出凌氏對男女婚姻方面，側重於「有情人都成眷屬」的見解，在各篇文字裏大致可以看到相當一致的。他反對的是負情男女，例如卷七中字裏行間，譴責了董孺人；在卷十三中，「借鬼訴冤」指責了只知後夫，而把前夫之子遺棄不顧的房氏；而且在卷十一中，還用活捉王魁型來描寫了滿少卿的負心。而且他對於不正當的亂搞男女關係，也並不支持的，在卷二十八中，他對李方哥的妻子，也並不因為她遭到殘害而沒有加以譴責；對於卷三十八中的莫大姐的經過，也描寫得很慘澹的。所可惜的，他初拍序文中儘管說：『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輕薄惡少，初學拈筆，便思污衊世界，廣撫誣造，非荒誕不足道，則褻穢不忍聞，』可是事實上，他在兩刻中的穢褻描寫，較之三言，更加厲害。這正因為他生活於明末所謂『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的時代之中，淫佚的情調使他習焉不察。在本集之中，其他篇目可以稍加刪節外，卷三十四一篇，和醒世恆言卷二十三相似，只得刪去存目了。

其他方面，對於兄弟爭產，和不法官吏的情事結合着寫，他大體是從「不必讓不法官吏等從中取利」方面勸人，却並不是從封建道德「兄弟必須友愛」上立論，這是他的聰明處。因為實際上的利害，較之空教條，給人教訓作用發揮得大，當然我們不能拿現在的目光來批判這種說法的對不對。他因為採取這種態度，他譴責了爭產的張廩生、楊巡道、陳祈，表揚了息事寧人的莫大郎。他很出色地描寫了一位機智的秀才汪太公（卷二十一），他從柯陳的手中，不動干戈地把愛妾爭取回來；他也很出色描寫了俠盜懶龍，他還稱許他說：『似這等人也算做穿窬小人中大俠了，反比那面是背非，臨財苟得，見利忘義，一班峨冠博帶的不同。』我讀了也有同感，覺得這個人物極為可愛，遠非古今小說中宋四公或趙正所可比擬。無怪這個故事，在現在舞台上還斷片地聽收到失印救火和盜銀壺中去，確是相當出色的一篇。

尤其值得注意的，他雖是讀書人，却並不是主張「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他在第二卷裏描寫刻畫小道人的善棋，結果因為本國不看重終於流浪到遼國，和國手女神童結婚，使楚材晉用，在第三十九卷裏明白地說出他的看法：『天下寸長尺技，俱有用處。……若是善用人材的，收拾將來，隨宜酌用，未必不得他氣力，』眼光何等遠大，如果他生存在今日，他看到黨和政府所執行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偉大政策，一定會五體投地的。

這許多篇中，表達封建意識極濃厚的，要推卷三十一和卷三十二。在他那個時代裏，是不可避免的。至於談神說鬼的也有好幾篇，除了第十三回第二十八回外，就是第二十四回（來源是剪燈新話），第

三十六回，第三十七回（來源是明蔡羽遼陽海神傳），在本書中是覺得差一點，尤其是第三十回，儘管採取自耳譚，此故事正如情史王玉英傳傳尾所評：

『此事有不可解者五：女生不受辱，死而就人乎？一也。既與生子，而復抱之逸去，去則又棄之河旁，報德者固如此乎？二也。能抱之去，獨不能挾之來乎？且衣帶之期何驗焉？三也。凡疾患，得一語，即獲庇佑，而不能佑其夫，使完名行乎？四也。具此大神通，而不能致委禽四十金之費，五也。但瘞骨掩骼，功德莫大，姑存之，以示勸耳。』

凌氏之採取此篇，是不是也因爲覺得『瘞骨掩骼，功德莫大』呢？總之，在全書中覺得最不足取的。還有第二十三篇，是至今研究二拍的人待解之謎，因爲這和初拍卷二十三內容大體相同，（其中小異處，已在初刻中指出。）不僅三十六卷本如此，就是我在日本日光慈眼堂法庫中所發見僅存的孤本尙友堂初刻拍案驚奇四十卷足本也是如此。那麼，還是尙友堂已非原本而是書賈因爲失去了第二十三卷方將初拍的篇目補入二拍中去的呢？抑係凌氏江郎才盡，把此篇充數以補足四十呢？這確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如果是前者，我希望能有機會發掘出原本來；如果是後者，也未嘗不可作如此解，看到二刻第四十卷，凌氏用自己擅長的雜劇（宋公明開元宵，至今尙未見到其他刻本）來作附錄，不能說這也是書賈的手段。

由於我本人連年多病，對此書見解容或有不到之處，讀者如能給以指正，使得我也得到修正的機會，這却是我深切盼望的。

由於去年外文出版社關於宋元明短篇平話選所需要的註釋，我纔了解現在研究小說的同志們所最感困難的，是其中所夾雜的吳語成分。因為我本是生長在吳語這一區域的人，而且在北方住得也有相當時間，儘管北方話說得不好，或多或少地，對於吳語和北方語的區分從實際生活中得到一點知識，依據去年外文社需要了解的範圍，作成了本書的註釋。其次爲了讀者參考起見，把我已發表和尙未發表的說話人四家的分法、通俗小說的起源和話本的體裁三篇作爲本書的附錄。

末了，我首先要提及的，是老友日本東京大學倉石武四郎教授對我此書的大力援助。他去年爲了知道我過去在離亂中佚失了卷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六三卷，代囑老友竹田復教授長男竹田晃學士（現在在大學院研究中）親入宮城內閣文庫抄齊寄來；今年又爲了其他若干篇中的缺字，又囑另一位學士代往查填。我們知道內閣文庫閱覽手續是並不簡單的，而且時間是限定的（按行政時間辦公），代抄三篇，代填缺字，所耗費的時間和勞力是可以推想而知之的。他們在研究繁忙之中，代我補齊，使此書完整地刊出，這種國際的深厚友誼，不獨出版社和我表示極端的感謝，我想讀者大衆知道了，對這幾位先生也會同樣地表示謝意的。其次我也要感謝北京師大校行政和北京圖書館的協助，使我把已毀失的圖片，由北京圖書館入藏的李文田氏舊藏二刻殘本中攝補，同時我也必須感謝雲南大學故葉德均教授督促我印行此書，並且把他辛苦蒐得的凌氏遺像照片寄給我，讓我收入此書，而且還把他的大著凌濛初事跡繫年寄給我作參考，我是很得到幫助的。其他像譚正璧先生和周楞迦先生對我都提供過一些寶貴意見，在這裏也應當提及的。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日常熟王古魯

一刻拍案驚奇原序

嘗記博物志云：『漢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竊疑畫本非真，何緣至是？然猶曰：『人之見，爲之也。』甚而僧繇點睛，雷電破壁；吳道玄畫殿內五龍，大雨輒生烟霧，是將執畫爲真則既不可，若云贗也，不已勝於真者乎？然則操觚之家，亦若是焉則已矣。

今小說之行世者無慮百種，然而失真之病起於好奇，知奇之爲奇，而不知無奇之所以爲奇，舍目前可紀之事，而馳騫於不論不議之鄉，如畫家之不圖犬馬而圖鬼魅者，曰：『吾以駭聽而止耳。』夫劉越石清嘯吹笛，尙能使羣胡流涕解圍而去。今舉物態人情，恣其點染，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於其間，此其奇與非奇，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則爲之解曰：『文自南華、沖虛，已多寓言，下至非有先生馮虛公子，安所得其真者而尋之？不知此以文勝，非以事勝也。至演義一家，幻易而真難，固不可相衡而論矣。有如西遊一記怪誕不經，讀者皆知其謬。然據其所載，師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動止，試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摹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則正以幻中有真，乃爲傳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滸之譏。豈非真不真之關，固奇不奇之大較也哉！』

卽空觀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緒餘以爲傳奇，又降而爲演義，此拍案驚奇之所以兩刻也。其所拮據大都真切可據，而間及神天鬼怪，故如史遷紀事、摹寫逼真，而龍之踞腹，蛇之當道，鬼神之理，遠而非無，不妨點綴域外之觀，以破俗儒之隅見耳。若夫妖艷風流一種，

集中亦所必存，唯污衊世界之談，則憂憂乎其務去。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言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繇此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殆有不足信者。夫主人之言固曰：『使世有能得吾說者，以爲忠臣孝子無難，而不能者不至爲宣淫而已矣。』此則作者之苦心，又出於平奇奇之外者也。時剖劘告成，而主人薄游未返，肆中急欲行世，徵言於余。未知搦管，毋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哉！亦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云爾。

壬申冬日睡鄉居士題并書。

二刻拍案驚奇小引

丁卯之秋，事附庸落毛，失諸正鵠，遲迴白門，偶戲取古今所聞一二奇局可紀者演而成說，聊舒胸中磊塊。非曰：「行之可遠」，姑以游戲爲快意耳。同儕過從者索閱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聞乎！』爲書賈所偵，因以梓傳請，遂爲鈔撮成編，得四十種。支言俚說不足供醬瓿，而翼飛蹀走，較撚髭嘔血筆塚研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也。嗟乎！文詎有定價乎？賈人一試之而效，謀再試之。余謂一之已甚；顧逸事新語可佐談資者，乃先是所羅而未及付之於墨，其爲栢梁餘材，武昌剩竹，頗亦不少，意不能恕，聊復綴爲四十則。其間說鬼說夢，亦真亦誕，然意存勸戒，不爲風雅罪人，後先一指也。竺乾氏以此等亦爲綺語障，作如是觀，雖現稗官身爲說法，恐維摩居士知貢舉又不免駁放耳。

崇禎壬申冬日卽空觀主人題於玉光齋中。

一刻拍案驚奇目錄

凌濛初像

書影

本書的介紹

二刻拍案驚奇原序

二刻拍案驚奇小引

卷之一

進香客莽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一

卷之二

小道人一着饒天下 女棋童兩局注終身……………二

卷之三

權學士權認遠鄉姑 白孺人白嫁親生女……………三

卷之四

青樓市探人踪 紅花場假鬼鬧……………七

卷之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歲朝天……………二〇七

卷之六

李將軍錯認舅 劉氏女詭從夫……………二三一

卷之七

呂使君情媾宦家妻 吳太守義配孺門女……………二五三

卷之八

沈將仕三千買笑錢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二七三

卷之九

莽兒郎驚散新鶯燕 龍香女認合玉蟾蜍……………二九一

卷之十

趙五虎合計挑家釁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二九九

卷十一

滿少卿飢附飽颺 焦文姬生仇死報……………三一九

卷十二

硬勘案大儒爭閒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三四一

卷十三

鹿胎菴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舊鬼借新屍……………二五七

卷十四

趙縣君喬送黃柑 吳宣教乾償白鏹……………二七五

卷十五

韓侍郎婢作夫人 顧提控掾居郎署……………二九九

卷十六

遲取券毛烈賴原錢 失還魂牙僧索剩命……………三二一

卷十七

同窗友認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三三九

卷十八

甄監生浪吞祕藥 春花女誤洩風情……………三七二

卷十九

田舍翁時時經理 牧童兒夜夜尊榮……………三七三

卷二十

賈廉訪屢行府牒 商功父陰攝江巡……………三六九

卷二十一

許察院感夢擒僧 王氏子因風獲盜……………四〇七

卷二十二

癡公子狠使噪皮錢 賢丈人巧賺回頭婿……………四三三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願 小姨病起續前緣……………四五五

卷二十四

巷內看惡鬼善神 井中談前因後果……………四七一

卷二十五

徐茶酒乘鬧劫新人 鄭蕊珠鳴冤完舊案……………五二九

卷二十六

憐教官愛女不受報 窮庠生助師得令終……………五四五

卷二十七

僞漢裔奪妾山中 假將軍還姝江上……………五六三

卷二十八

程朝奉單遇無頭婦 王通判雙雪不明冤……………五八一

卷二十九

贈芝蔴識破假形 擷草藥巧諧真偶……………五九七

卷三十

瘞遺骸王玉英配夫 償聘金韓秀才贖子……………六二五

卷三十一

行孝子到底不簡屍 殉節婦留待雙出柩……………六三一

卷三十二

張福娘一心貞守 朱天錫萬里符名……………六四五

卷三十三

楊抽馬甘請杖 富家郎浪受驚……………六六一

卷三十四

任君用恣樂深閨 楊太尉戲宮館客（存目、本文及下圖均刪）……………六七九

卷三十五

錯調情賈母冒女 誤告狀孫郎得妻……………六八一

卷三十六

王漁翁捨鏡崇三寶 白水僧盜物喪雙生……………六九九

卷三十七

疊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顯靈……………七一九

卷三十八

兩錯認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楊二郎正本……………七三七

卷三十九

神偷寄興一枝梅 俠盜慣行三昧戲……………七五三

卷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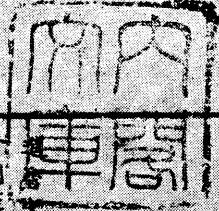
宋公明鬧元宵雜劇附……………七八一

【附錄】

(一)南宋說話人四家的分法……………八〇五

(二)通俗小說的來源……………八二三

(三)話本的性質和體裁……………八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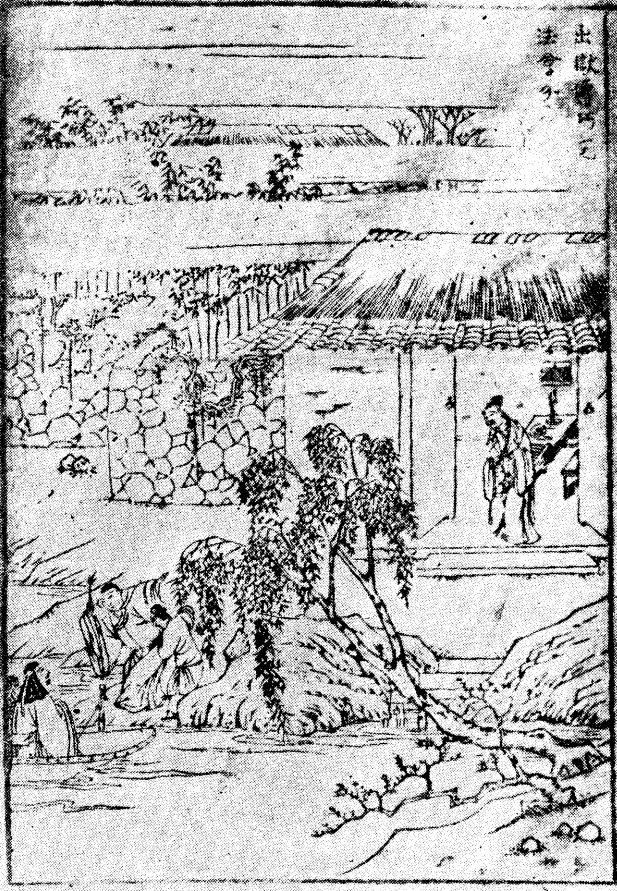
全則徑
其居
不
弄
者

劉
奎
采

白
雲
為
舟
家



出歌
法考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一

進香客莽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

詩曰：

世間字紙藏經同，

見者須當付火中，

或置長流清淨處，

自然福祿永無窮。

話說上古蒼頡制字〔一〕有鬼夜哭。蓋因造化祕密，從此發洩盡了。只這一哭，有好些個來因。假如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間亂臣賊子心事闡發，凜如斧鉞，遂爲萬古綱常之鑒。那些奸邪的鬼豈能不哭！又如子產鑄刑書〔二〕，只是禁人犯法，流到後來，奸胥舞文，酷吏鍛罪。只這筆尖上邊幾個字斷送了多多少少人。那些屈陷的鬼，豈能不哭！至於後世以詩文取士，憑着暗中朱衣神，不論好歹，只看點頭〔三〕。他肯點點頭的，便差池些，也會發高科，做高官；不肯點頭的，遮莫〔四〕你怎樣高才，沒處叫撞天的屈！那些嘔心抽腸的鬼，更不知哭到幾時？纔是住手。可見這字的關係，非同小可。況且，聖賢傳經、講道、齊家、治國、平天下，多用着他，不消說；即是道家青牛騎出去〔五〕，佛家白馬馱將來〔六〕，也只是靠這幾個字，致得三教流傳，同於三光〔七〕。那字是何等之物，豈可不貴重他！每見世間人，不以字紙爲意，見有那殘書廢葉，便將來包長包短，以致因而揩檯，抹棹，棄擲在地，掃置灰塵污穢中，如此作踐，真是罪業深重。假如偶然見了，便輕輕拾將起來，付之水火，有何重難的事，人肯做。這

不肯做，一來只爲人不曉得關着禍福，二來不在心上的事，匆匆忽略了。只要能存心的人，但見字紙，便加愛惜，遇有遺棄，即行收拾，那個陰德，可也不少哩。

宋時，王沂公之父，愛惜字紙。見地上有遺棄的，就拾起來焚燒，便是落在糞穢中的，他畢竟設法取將起來，用水洗淨，或投之長流水中，或候烘晒乾了，用火焚過。如此行之多年，不知收拾淨了萬萬千千的字紙。一日，妻有娠將產，忽夢孔聖人來分付道：『汝家愛惜字紙，陰功甚大。我已奏過上帝，遣弟子曾參來生汝家，使汝家富貴非常。』夢後，果生一兒。因感夢中之語，就取名爲王曾，後來連中三元（八），官封沂國公。宋朝一代，中三元的，止得三人，是宋庠、馮京與這王曾，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誰知內中這一個，不過是惜字紙積來的福，豈非人人做得的事？如今世上人，見了享受科名的，那箇不稱羨道是難得？及至愛惜字紙這樣容易事，却錯過了不做。不知爲何？且聽小子說幾句：

蒼頡制字，爰有妙理。

三教聖人，無不用此。

眼觀穢棄，額當有泚。

三元科名，惜字而已；

一唾手事，何不拾取？

小子因爲奉勸世人惜字紙，偶然記起一件事來。一個只因惜字紙拾得一張故紙，合成一大段佛門中因緣。有好些的靈異在裏頭。有詩爲證：

翰墨因緣法寶流，
山門珍祕永傳留；

從來神物多呵護，
堪笑愚人欲強謀！

却說唐朝侍郎白樂天〔九〕，號香山居士，他是個佛門中再來人。專一精心內典，勤修上乘。雖然頂冠束帶，是個宰官身；却自念佛看經，做成居士相。當時，因母病，發愿手寫金剛般若經百卷，以祈冥佑，散施在各處寺宇中。後來五代、宋、元，兵戈擾亂。數百年間，古今名蹟，海內亡失已盡。何況白香山一家遺墨，不知多怎地消滅了。唯有吳中太湖內洞庭山一個寺中，流傳得一卷，直至國朝嘉靖年間，依然完好，首尾不缺。凡吳中賢士、大夫、騷人、墨客，曾經賞鑒過者，皆有題跋在上，不消說得；就是四方名公游客，也多曾有讚歎頂禮，請求拜觀，留題姓名日月的，不計其數。算是千年來希奇古蹟，極爲難得的物事〔一〇〕。山僧相傳至寶珍藏，不在話下。

且說嘉靖四十三年，吳中大水。田禾涿盡，寸草不生。米價踴貴，各處禁糶閉糶，官府嚴示平價，越發米不入境了。元來大凡年荒米貴，官府只合靜聽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夥有本錢趨利的商人，貪那貴價，從外方賤處販將來；有一夥有家當〔一一〕囤米的財主，貪那貴價，從家裏廩中發出來。米既漸漸輻輳，價自漸漸平減。這個道理，也是極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識時務執拗的腐儒做了官府，專一遇荒就行禁糶、閉糶、平價等事。他認道是不使外方糶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詐害。遇見本地交易，便自聲揚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責。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閉倉高坐；又且官有定價，不許貴賣，無大利息，何苦出糶。那些販米的客人，見官價不高，也無想頭〔一二〕。

就是小民私下願增價暗糴，懼怕敗露受責受罰。有本錢的人，不肯擔這樣干繫，幹這樣沒要緊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無米，米價轉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諳，只埋怨道：『如此禁閉，米只不多；如此抑價，米只不賤。』沒得解說，只圖圖說一句「救荒無奇策」罷了。誰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的。

閑話且不說。只因是年米貴，那寺中僧侶頗多，坐食煩難。平日檀越也爲年荒米少，不來布施。又兼民窮財盡，餓殍盈途，盜賊充斥，募化無路。那洞庭山位在太湖中間，非舟楫不能往來。寺僧平時吃着十方，此際料沒得有凌波出險，載米上門的了。真個是：

香積廚中無宿食，

淨明鉢裏少餘糧。

寺僧無計奈何。內中有一僧，法名辨悟，開言對大衆道：『寺中僧徒不少，非得四五十石米不能度此荒年。如今料無此大施主，難道抄了手坐看餓死不成？我想：「白侍郎金剛經真蹟，是累朝相傳至寶。何不將此件到城中尋個識古董人家？當他些米糧，且度一歲。到來年有收，再圖取贖，未爲遲也。」』住持道：『相傳此經價值不少。徒然守着，救不得飢餓，真是蠶米囤餓殺了。把他去當米，誠是算計。但如此年時，那里撞得個人，肯出這樣閑錢？當這樣冷貨？只怕空費着說話罷了。』辨悟道：『此時要遇個識寶太師，委是不能勾。想起來，只有山塘上王相國府當內嚴都管，他是本山人，乃是本房檀越，就中與我獨厚。這卷白侍郎的經，他雖未必識得，却也多會聽得。憑着我一半面皮，挨當他幾十挑米，敢是有的？』衆僧齊聲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只索就過湖去走走。』住持走去房中，廂內捧出經來。外邊是宋錦包袱包着，揭開裏頭看時，却是冊頁一般裝的，多年不經裱糊，纒

氣已無，周圍鑲紙，多泛浮了。住持道：『此是傳名的古物，如此零落了，知他有甚好處？今將去與人家藏放得好些，不要失脫了些便好。』衆人道：『且未知當得來當不來，不必先自耽憂。』辨悟道：『依着我說，當便或者當得來。只是救一時之急，贖取時，這項錢糧還不知出在那里？』衆人道：『且到贖時再做計較。眼下只是米要緊，不必多疑了。』當下僱了船隻，辨悟叫個道人隨了，帶了經包，一面過湖，到山塘上來。行至相府門前，遠遠望去，只見嚴都管正在當中坐地。辨悟上前稽首。相見已畢，嚴都管便問道：『師父何事下顧？』辨悟道：『有一件事，特來與都管商量，務要都管玉成則個。』都管道：『且說，看何事？可以從命，無不應承。』辨悟道：『敝寺人衆缺欠齋糧。目今年荒米貴，無計可施。寺中祖傳金剛經，是唐朝白侍郎真筆，相傳價值千金，想都管平日也曉得這話的。意欲將此卷當在府上舖中，得應付米百來石，度過荒年，救取合寺人衆生命，實是無量功德。』嚴都管道：『是甚希罕東西？金銀寶貝做的？值此價錢？我雖曾聽見老爺與賓客們常說，真是千聞不如一見。師父且與我看看，再商量。』辨悟在道人手裏接過包來，打開看時，多是零零落落的舊紙。嚴都管道：『我只說是：「怎麼樣金碧輝煌的？」元來是這等悔氣色臉，到不如外邊這包，還花碌碌好看，如何說得值多少東西！』都管強不知以爲知的，逐葉翻翻，一直翻到後面去，看見本府有許多大鄉宦名字及圖書在上面，連主人也有題跋手書印章，方喜動顏色道：『這等看起來，大略也值些東西，我家老爺纔肯寫名字在上面。除非爲我家老爺這名字，多值了百來兩銀子，也不見得。我與師父相處中，又是救濟好事，雖是百石不能勾，我與師父五十石去罷。』辨悟道：『多當多贖，少當少贖。就是五十石也罷，』

省得擔子重了，他日回贖難措處。」當下嚴都管將經包袱得好了，捧了進去。終久是（二）相府門中手段，做事不小，當真出來寫了一張當票，當米五十石，付與辨悟道：『人情當的，不要看容易了。』說罷，便叫開倉斛發。辨悟同道人僱了脚夫，將米一斛一斛的盤明下船，謝別了都管，千歡萬喜，載回寺中不題。

且說這相國夫人，平時極是好善。尊重的是佛家弟子，敬奉的是佛家經卷。那年冬底，都管當中送進一年簿籍到夫人處查算。一向因過歲新正，忙忙未及簡勘。此時已值二月中旬，偶然閒手揭開一葉看去，內一行寫着：『舊字五十九號，當洞庭山某寺金剛經一卷，本米五十石。』夫人道：『奇怪！是何經卷，當了許多米去？』猛然想道：『常見相公說道，「洞庭山寺內，有卷金剛經，是山門之寶，」莫非即是此件？』隨叫養娘們傳出去，取進來看。不踰時，取到。夫人盥手淨了，解開包袱起看時，是古老紙色。雖不甚曉得好處與來歷出處，也知是舊人經卷。便念聲佛道：『此必是寺中祖傳之經，只爲年荒將來當米吃了；這些窮寺裏如何贖得去！留在此處褻瀆，心中也不安穩；譬如我齋了這寺中僧人一年，把此經還了他罷！省得佛天面上取利，不好看。』分付當中都管說：『把此項五十石，作做夫人齋僧之費，速喚寺中僧人，還他原經供養去！』都管領了夫人的命，正要尋便指信與那辨悟，教他來領此經。恰值十九日是觀世音生日，辨悟過湖來觀音山上進香，事畢到當中來拜都管。都管見了道：『來得正好，我正要尋山上燒香的人指信與你。』辨悟道：『都管有何分付？』都管道：『我無別事。便爲你舊年所當之經，我家夫人知道了，就發心布施這五十石本米與你寺中，不要你取贖了，白

還你原經，去替夫人供養着，故此要尋你來還你。」辨悟見說，喜之不勝。合掌道：『阿彌陀佛！難得有此善心的施主，使此經重還本寺，真是佛緣廣大。不但你夫人千載流傳，連老都管也種福不淺了。』都管道：『好說。』隨去稟知夫人，請了此經出來，奉還辨悟。夫人又分付都管：『可留來僧一齋！』都管遵依，設齋請了辨悟。辨悟笑嘻嘻捧着經包，千恩萬謝而行。

到得下船埠頭，正值山上燒香多人，坐滿船上，却待開了。辨悟叫住，也搭將上去。坐好了，開船。船中人你說張家長，我說李家短。不一時，行至湖中央。辨悟對衆人道：『列位說來說去，總不如小僧今日所遇施主，真是個善心喜捨，量大福大的了。』衆人道：『是那一家？』辨悟道：『是王相國夫人。』衆人內中有的道：『這是久聞好善的。今日却如何布施與師父？』辨悟指着經包道：『卽此便是大布施。』衆人道：『想是你募緣簿上開寫得多了。』辨悟道：『若是有心施捨，多些也不爲奇。專爲是出於意外的，所以難得。』衆人道：『怎生出於意外？』辨悟就把去年如何當米，今日如何白還的事，說了一遍道：『一個荒年，合寺僧衆多是這夫人救了的。況且寺中傳世之寶正苦沒本利贖取，今得奉回，實出僥倖。』衆人見說一本經，當了五十石米，好生不信。有的道：『出家人慣說大話，那有這事？』有的道：『他又不化我們東西，何故掉謊，敢是真的？』又有的道：『既是值錢的佛經，我們也該看看；一緣一會，也是難得見的。』要與辨悟取出來看。辨悟見一夥多是些鄉村父老，便道：『此是唐朝白侍郎眞筆，列位未必識認，夔夔瀆瀆，看他則甚？』內中有一個教鄉學假斯文的，姓黃號丹山，混名黃撮空，聽得辨悟說話，便接口道：『師父出言，太欺人！甚麼白侍郎黑侍郎，

便道我們不認得！那個白侍郎名字叫得白樂天，千家詩上多有他的詩。怎欺負我不曉得！我們今日難得同船過湖，也是個緣分，便大家請出來看看古蹟。」衆人聽得，盡拍手道：「黃先生說得有理。」一齊就去辨悟身邊，討取來看。辨悟四不拗六^{二五}，抵當衆人不住，只得解開包袱，攤在艙板上，揭開經來。那經葉不粘連的了，正揭到頭一板，怎當得湖中風大，忽然一陣旋風，攪到經邊一掀。急得辨悟忙將兩手揪住，早把一葉吹到船頭上。那時，辨悟只好按着，不能脫手去取，忙叫衆人快快收着。衆人也大家忙了手脚，你挨我擠，吆吆喝喝，磕磕撞撞，那裏拌^{三〇}得着。說時遲，那時快，被風一卷，早捲起在空中！元來一年之中，惟有正二月的風是從地下起的，所以小兒們放紙鳶風箏，只在此時。那時是二月天氣，正好隨風上去，那有下來的風？恰恰吹來還你船中。況且太湖中間瀟瀟漾漾的所在，沒弄手脚處。只好共睜着眼，望空仰看。但見：

天際飛冲，似炊烟一道，直上雲中，蕩漾如游絲幾個翻身。紙鳶到處好爲鄰，俊鶴飛來疑是伴。底下叫的叫，跳的跳，只在湖中一葉舟上邊。往一往，來一來，直通海外三千國。不生得補青天的大手抓將住，沒處借繫白日的長繩縛轉來。

辨悟手按着經卷，仰望着天際，無法施展，直看到望不見纔住，眼見得這一紙在瓜哇國^{三一}裏去了。只叫得苦，衆人也多呆了，互相埋怨。一個道：「纔在我手邊，差一些兒不拿得住。」一個道：「在我身邊飛過，只道你來拿，我住了手。」大家唧噥。一個老成的道：「師父再看看，敢是吹了沒字的素紙還好？」辨悟道：「那里是素紙！剛是揭開頭一張，看得明明白白的，」衆人疑惑。辨悟放開雙手看時，

果然失了頭一板。辨悟道：『千年古物，誰知今日却弄得不完全了！』忙把來疊好，將包包了。紫漲了面皮，只是怨悵。衆人也多懊悔，不敢則聲。黃撮空沒做道理處，文謫謫強通句把不中款解勸的話。看見辨悟不喜歡，也再沒人敢討看了。船到山邊，衆人各自上岸散訖。辨悟自到寺裏來，說了相府白還經卷緣故，合寺無不喜歡讚歎。却把湖中失去一葉的話，瞞住不說。寺僧多是不在行的，也沒有人翻來看看，交與住持^{三三}收拾過罷了。

話分兩頭，却說河南衛輝府，有一個姓柳的官人，補了常州府太守，擇日上任。家中親眷^{三三}設酒送行，內中有一個人乃是個博學好古的山人^{三四}，會到蘇、杭四處遊翫訪友過來，席間對柳太守說道：『常州府與蘇州府接壤。那蘇州府所屬太湖洞庭山某寺中，有一件希奇的物事，乃是白香山手書金剛經。這個古蹟價值千金，今老親丈就在鄰邦，若是有個便處，不可不設法看一看。』那個人是柳太守平時極尊信的，他雖不好古董，却是個極貪的性子，見說了值千金，便也動了火，牢牢記在心上。到任之後，也曾問起常州鄉士大夫，多有曉得的。只是蘇、松隔屬，無因得看。他也不是本心要看，只因千金之說，上心希圖。頻對人講，或有奉承他的解意了，購求來送他，未可知。誰知這些聽說的人道是隔府的東西，他不過無心問及，不以爲意。以後，在任年餘，漸漸放手長了。有幾個富翁爲事打通關節。他傳出密示，要蘇州這卷金剛經。詎知富翁要銀子反易，要這經却難。雖曾打發人尋着寺僧求買，寺僧道：『是家傳之物，』並無賣意。及至問價，說了千金。買的多不在行，伸伸舌，搖搖頭，恐怕做錯了生意，折了重本，看不上眼，不是算了，寧可苦着百來兩銀子送進衙去。回說：『金剛經乃本寺鎮庫之物，不肯賣

的，情愿納價罷了。』太守見了白物，收了頑涎，也不問起了，如此不止一次。這金剛經到是那太守發科分起發人的丹頭了，因此明知這經好些難取，一發上心。

有一日，江陰縣中解到一起劫盜，內中有一行脚頭陀僧〔三〕。太守暗喜道：『取金剛經之計，只在此僧身上了。』一面把盜犯下在死囚牢裏，一面叫個禁子到衙來，悄悄分付他道：『你到監中，可與我密密叮囑這行脚僧，我當堂再審時，叫他口裏扳着蘇州洞庭山某寺，是他窩賊之所，我便不加刑罰了，你却不可洩漏討死吃！』禁子道：『太爺分付，小的性命，恁地〔三〕不值錢，多在小的身上罷了。』禁子自去依言行事。果然，次日升堂，研問這起盜犯。用了刑具，這些強盜各自招出賊仗窩家。獨有這行脚僧，不上刑具，就一口招道：『賊在洞庭山某寺窩着，寺中住持叫甚名字。』元來行脚僧人做歹事的，一應荒廟野寺投齋投宿，無處不到，打聽做眼。這寺中住持姓名，恰好他曉得的，正投太守心上機會。太守大喜，取了供狀，疊成文卷。一面行文到蘇州府捕盜廳來，要提這寺中住持。差人賣文坐守，捕廳僉了牌，另差了兩個應捕〔三〕，駕了快船，一直望太湖中洞庭山來。真個：

人似飢鷹，船同蜚虎：鷹在空中思攫食，虎逢到處立吞生。靜悄村墟，魘地〔三〕神號鬼哭；安閒舍宇，登時犬走雞飛。卽此便是活無常，陰間不數真羅刹。

應捕到了寺門前，雄糾糾的走將入來，問道：『那一個是住持？』住持上前稽首道：『小僧就是。』應捕取出麻繩來，便套。住持慌了手脚道：『有何事犯，便直得如此？』應捕道：『盜情事發，還問甚麼事犯！』衆僧見住持被縛，大家走將攏來，說道：『上下〔三〕不必粗魯！本寺是山塘王相府門徒〔三〕』

等閒也不受人欺侮。況且寺中並無歹人，又不曾招接甚麼游客住宿，有何盜情干涉？」應捕見說是相府門徒，又略略軟了些，說道：「官差吏差，來人不差。我們捕廳因常州府盜情事，扳出與你寺干連，行關〔三〕守提。有干無干，當官折辨，不關我等心上。只要打發我等起身。」一個應捕，假做好人道：「且寬了縛，等他去周置，這裏不怕他走了去。」住持脫了身，討牌票看了，不知頭緒。一面商量收拾盤纏，去常州分辨；一面將差使錢送與應捕。應捕嫌多嫌少，詐得滿足了纔住手。應捕帶了住持下船，辨悟叫個道人跟着，一同隨了住持，緩急救應。到了捕廳。點了名，辦了文書，解將過去。免不得書房與來差多有了使費。住持與辨悟、道人，共是三人，僱了一個船，一路盤纏了來差，到常州來。

說話的，你差了。隔府關提，儘好使用支吾，如何去得這樣容易？看官有所不知，這是盜情事，不比別樣閒訟。須得出身辨白，不然怎得許多使用？所以只得來了。未見官時，辨悟先去府中細細打聽劫盜與行脚僧名字；來踪去跡，與本寺沒一毫影響，也沒個仇人在內。正不知禍根是那裏起的，真摸頭路不着。說話間，太守升堂。來差投批，帶住持到。太守不開言問甚事緣，即寫監票發下監中去。住持不曾分說得一句話，竟自黑碌碌地吃監了。太守監罷了住持，喚原差到案前來，低問道：「這和尚可有人同來麼？」原差道：「有一個徒弟，一個道人。」太守道：「那徒弟可是了事的？」原差道：「也曉得事體的。」太守道：「你悄悄地對那徒弟說：『可速回寺中去取那本金剛經來，救你師父，便得無事；若稍遲幾日，就討絕單〔三〕了。』」原差道：「小的去說，」太守退了堂。原差跌跌脚道：「我只道真是盜情，元來又是甚麼金剛經！」蓋只爲先前借此爲題詐過了幾家，衙門人多是曉得的

了。走去一十一五對辨悟說了。辨悟道：『這是我上世之物，怪道日前有好幾起常州人來寺中求買，說是府裏要。我們不賣與他，直到今日，却生下這個計較，陷我師父，強來索取，如今怎麼處？』原差道：『方纔明明分付：「稍遲幾日就討絕單。」我老爺只爲要此經，我這裏好幾家受了累。何況是你本寺有的，不送得他，他怎肯住手，却不枉送了性命？快去與你住持師父商量去。』辨悟就央原差領了到監裏，把這些話一一說了。住持道：『既是如此，快去取來送他，救我出去罷了。終不成爲了大家門面的東西，斷送了我一個人性命罷！』辨悟道：『不必二三！』言取了來就是。』對原差道：『有煩上下代稟一聲，略求寬容幾日，以便往回。師父在監再看覷。』原差道：『既去取了，這個不難，多在我身上。放心前去！』辨悟留下盤纏與道人送飯。自己單身，不辭辛苦，星夜趕到寺中。取了經卷，復到常州。不上五日，來會原差道：『經已取來了，如何送進去？』原差道：『此是經卷，又不是甚麼財物，待我在轉桶邊擊梆，稟一聲，遞進去不妨。』果然原差遞了進去。太守在私衙，見說取得金剛經到，道是寶物到了。合衙人眷多來爭看，打開包時，太守是個粗人，本不在行，只道千金之物，必是怎地莊嚴；看見零零落落，紙色晦黑，先不像意。言揭開細看字跡，見無個起首，沒頭沒腦。看了一會，認有細字號數。仔細再看，却元來是第二葉起的。太守大笑道：『凡事不可虛慕名。雖是古蹟，也須得完全纔好。今是不全之書，頭一板就無了，成得甚用？說甚麼千金百金！多被這些酸子傳聞誤了。空費了許多心機，難爲這個和尚坐了這幾日監，豈不冤枉！』內眷們見這經卷既沒甚麼好看，又聽得說和尚坐監，一齊攬掇，叫還了經卷，放了和尚。太守也想到：『沒甚緊要。』仍舊發與原差，給

還本主。衝中傳出去說：『少了頭一張，用不着，故此發了出來。』辨悟只認還要補頭張，懷着鬼胎道：『這却是死了！』正在心慌，只見連監的住持多放了出來。原差來討賞，道：『已此三沒事了。』住持不知緣故，原差道：『老爺起心要你這經，故生這風波。今見經不完全，沒有甚麼頭一張，不中他意，有些懊悔了。他原無怪你之心。經也還了，事也罷了。恭喜，恭喜。』住持謝了原差，回到下處。與辨悟道：『那裏說起，遭此一場橫禍！今幸得無事，還算好了。只是適纔聽見說，經上沒了頭張，不全，故此肯還。我想，此經怎的不完全？』辨悟纔把前日太湖中衆人索看，風捲去頭張之事，說了一遍。住持道：『此天意也！若是風不吹去首張，此經今日必然被留，非復我山門所有了。如今雖是缺了一張，後邊名蹟還在，仍舊歸吾寺寶藏。此皆佛天之力。』喜喜歡歡，算還了房錢、飯錢。師徒與道人三人衆僱了一個船，同回蘇州來。

過了泖墅關數里，將到楓橋，天已昏黑。忽然風雨大作，不辨路徑。遠遠望去，一道火光燭天。叫船家對着亮處只管搖去。其時風雨也息了。看看至近，却是草舍內一盞燈火明亮；聽得有木魚聲。船到岸邊，叫船家纜好了。辨悟踱上去，叩門討火。門還未關，推將進去，却是一個老者靠着桌子誦經。見是個僧家，忙起身叙了禮。辨悟求點燈。老者打個紙捻兒三，蘸蘸油點着了，遞與辨悟。辨悟接了紙捻，照得滿屋明亮。偶然擡頭，帶眼見壁間一幅字紙粘着。無心一看，吃了一驚，大叫道：『怪哉！怪哉！』老者問道：『師父見此紙，爲何大驚小怪？』辨悟道：『此話甚長。小舟中還有師父在內，待小僧拿火去照了，然後再來奉告，還有話講。』老者道：『老漢是奉佛弟子，何不連尊師接了

起來？」老者就叫小廝祖壽出來，同了辨悟到舟中，來接那一位師父。辨悟未到船上，先叫住持道：「師父快起來！不但投着主人，且有奇事了。」住持道：「有何奇事？」辨悟道：「師父且到裏面見了主人，請看一件物事。」住持同了辨悟走進門來，與主人相見了。辨悟拿了燈，拽了住持的手，走到壁間，指着那一幅字紙道：「師父可認認看！」住持擡眼一看，只見首一行是「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第二行是「法會因由分第一」，正是白香山所書，乃經中之首葉，在湖中飄失的！拍手道：「好像是吾家經上的，何緣得在此處？」老者道：「賢師徒驚怪此紙，必有緣故。」辨悟道：「老丈肯把得此紙的根絲一說，愚師徒也剖心相告。」老者擺着椅子道：「請坐了獻茶，容老漢慢講。」師徒領命，分次坐了。奉茶已畢，老者道：「老漢姓姚，是此間漁人。幼年不曾讀書，從不識字，只靠着魚蝦爲生。後來中年，家事儘可度日了。聽得長老們說因果，自悔作業（三）太多，有心修行。只爲不識一字，難以念經，因此自恨。凡見字紙，必加愛惜，不敢作踐。如此多年。前年某月某日晚間，忽然風飄甚麼物件下來，到於門首。老漢望去，只看見一道火光落地。拾將起來，却是一張字紙。老漢驚異，料道多年寶惜字紙，今日見此光怪，必有奇處。不敢褻瀆，將來粘在壁間，時常頂禮（三）。後來有個道人到此見了，對老漢道：「此金剛經首葉，若是要念全經，我當教汝。」遂手出一卷，教老漢念誦一遍，老漢隨口念過，心中豁然，就把經中字一一認得。以後日漸增加。今頗能遍歷諸經了。記得道人臨別時，指着此紙道：「善守此幅，必有後果。」老漢一發不敢怠慢，每念誦時，必先頂禮。今兩位一見，共相驚異，必是曉得此紙的來歷了。」住持與辨悟同聲道：「適間迷路，忽見火光冲天。隨亮到此，却只是燈火微明，正在

怪異。方纔見老丈見教，得此紙時，也見火光。乃知是此紙顯靈，數當會合。老丈若肯見還，功德更大了。』老者道：『非師等之物，何云見還？』辨悟道：『好教老丈得知，此紙非凡筆，乃唐朝侍郎白香山手蹟也。全經一卷，在吾寺中，海內知名。吾師爲此近日被一個狼官人拿去，強逼要獻，幾喪性命，沒奈何只得獻出。還虧得前年某月某日湖中遇風，飄去首葉，那官人嫌他不全，方得重還。今日正奉歸寺中供養，豈知却遇着所失首葉在老丈處，重得瞻禮。前日若非此紙失去，此經已落他人之手；今日若非此紙重逢，此經遂成不全之文。一失一得，不先不後。兩番火光，豈非韋馱尊天（三）有靈，顯此護法手段出來麼？』老者似信不信的答應。辨悟走到船內，急取經包上來，解與老者看，乃是第二葉起的；將來對着壁間字法紙色，果然一樣無差。老者歎異，念佛不已。將手去壁間揭下來，合在上面，長短闊狹無不相同。一卷經完完全全了。三人盡皆歡喜，老者分付治齋相款，就留師徒兩人同榻過夜，住持私對辨悟道：『起初我們恨柳太守，如今想起來，也是天意。你失去首葉，寺中無一人知道，珍藏至今。若非此一番跋涉，也無從遇着原紙來完全了。』辨悟道：『上天曉得柳太守起了不良之心，怕奪了全卷去，故先吹掉了一紙；今全卷重歸，仍舊還了此一紙。實是天公之巧，此卷之靈！想此老亦是會中人，所云道人，安知不是白侍郎托化來的！』住持道：『有理，有理。』是夜，姚老者夢見韋馱尊天來對他道：『汝幼年作業深重，虧得中年回首，愛惜字紙。已命香山居士啓汝天聰，又加守護經文，完全成卷，陰功更大，罪業盡消。來生在文字中受報，福祿非凡；今生且賜延壽一紀，正果而終。』老者醒來，明明記得。次日，對師徒二人道：『老漢愛護此紙經年。今見全經，無量歡喜。雖將此紙奉

還，老漢不能忘情。願隨師父同行，出錢請個裱匠，到寺中重新裝好，使老漢展誦幾遍，方爲稱懷。」師徒二人道：『難得檀越如此信心，實是美事，便請下船同往敝寺隨喜一番。』老者分付了家裏，帶了盤纏，喚小廝祖壽跟着；又在城裏接了一個高手的裱匠，買了作料，一同到寺裏來。盤桓了幾日。等裱匠完工，果然裱得煥然一新。便出襯錢（四）請了數衆（四），展念金剛經一晝夜。與師徒珍重而別。

後來，每年逢誕日或佛生日（四），便到寺中瞻禮白香山手蹟一遍，即行持念一日，歲以爲常。年過八十，到寺中沐浴坐化而終。寺中寶藏此卷，聞說至今猶存。有詩爲證：

一紙飛空大有緣，反因失去得周全。

拾來寶惜生多福，故紙何當浪棄捐。

小子不敢明說寺名，只怕有第二個像柳太守的尋踪問跡，又生出事頭來。再有一詩笑那太守道：

僧父何知風雅緣，貪看古蹟只因錢；

若教一卷都將去，寧不冤他白樂天？

註：〔一〕蒼頡制字，蒼頡，相傳是上古黃帝時的史臣，中國首創文字的人，一作「倉頡」。

〔二〕子產鑄刑書，子產，即春秋鄭大夫公孫僑；刑書，指刑法條文。子產把刑法條文，鑄於鼎上，所以叫做鑄刑書。因此，「刑書」，一名「刑鼎」。

〔三〕朱衣神……點頭，據宋趙令時侯鯖錄（此書共八卷）云：「歐陽公知貢舉日，常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其文入格。始疑侍吏，及回視之，一無所見，」這就是過去科場中『文章由命不由人』迷信傳說的來源。

〔四〕遮莫，小說戲曲中常用語，此處作「即使」解。

〔五〕道家青牛騎出去，相傳道家老子所騎的是青牛，此處指老子帶着他所著的道德經騎牛出函谷關的故事。

〔六〕佛家白馬馱將來，指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從西域用白馬馱佛經來中國的故事。

〔七〕三光，據白虎通封公侯云：『天有三光，日、月、星。』

〔八〕連中三元，過去在科舉考試中，一個人在鄉試（第一名叫做解元）會試（第一名叫做會元）廷試（又名殿試，第一名叫做狀元）三次考試中連考第一名的，就叫做『連中三元』。

〔九〕白樂天，即唐白居易，九世紀初期唐代有名詩人（公元七七二—八四六年），晚年，居香山，所以又稱香山居士。著有白氏長慶集。

〔一〇〕物事，吳語中至今沿用，「物」音近北方音「那末」的「末」。「物事」意義相當北方語中的「東西」。

〔一一〕有家當，吳語，按「家當」當係「家裕（音蕩）」之訛，「有家當」，就是「有財產」。

〔一二〕無想頭，吳語，「無」一作「嚙」，音「姆」。「無想頭」作『沒有好處或利益可圖』解。

〔三〕**檀越**和尙對施主的尊稱。

〔四〕**吃着十方**佛經稱「東」「南」「西」「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上」「下」做「十方」。『吃着十方』，就是指和尙靠着各方面養活的意思。

〔五〕**當**俗稱「出物質錢」做「當」。下文『王相國府當內』句中的「當」字，乃是「當舖」的省略。

〔六〕**本房**和尙雖與俗家不同，而係師徒相傳，但亦分宗支次序尊卑，因此，自稱本支做「本房」。

〔七〕**敢是**作「大概是」解。

〔八〕**終久是**吳語作「到底是」解。

〔九〕**四不拘六**吳語，含義相當「寡不敵衆」。

〔十〕**揜**同「撈」字。

〔十一〕**瓜哇國**瓜哇，島名，即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大島之一爪哇島，元史明史中都訛爲「瓜哇國」。過去交通不便，一般看瓜哇是一個極遠不易走到的地方，所以常用來形容「渺茫不可尋找」的情形。

〔十二〕**住持**寺院中主僧。

〔十三〕**親眷**吳語中至今沿用，即「親戚」。

〔十四〕**山人**指「隱居的人」。因爲這類人是隱遁山林的，所以一般稱「隱士」做「山人」。

〔十五〕**行腳頭陀僧**遊行十方的和尙，叫做「行腳」。釋氏稽古略：『宗一禪師住開元寺受具，雪峰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今俗呼僧人之行腳乞食者爲「頭陀」，所以「行腳頭陀僧」，就是遊行十方的和尙。

〔三〕【恁地】作「這樣地」解。

〔四〕【應捕】舊時捕盜廳中緝捕盜賊的公人。

〔五〕【越地】含義頗多，此處作「猝然地」解。

〔六〕【上下】公人的尊稱。水滸中林冲對董超薛霸亦稱「上下」，即屬類例。

〔七〕【門徒】寺院中各房和尚各有相與往還的施主。施主所相與往還的那房和尚，在江南，俗稱之爲門徒。

〔八〕【行關】「關」，「關文」的省略。這是公文的一種。按「關文」多用於提撥物件，此處則用來提取和尚。

〔九〕【討絕單】「絕單」，一名「氣絕單」，乃是監獄中獄吏向該管的州縣官報告犯人在監身死的單子。一般是因

病身死，向上申報，獄吏不負任何責任。因此，貪官殘害老百姓或自己已不願意的犯人時，就勒令獄吏申報

「氣絕單」，結果犯人性命，叫做「討氣絕」或叫做「討絕單」。醒世恆言第二十九卷盧太學詩酒傲王侯

（今古奇觀第十五回）中，也提到汪知縣要在獄中結果盧椿性命，所以差令史譚遵到獄中「討氣絕」即一類

例。此處用來恫嚇住持徒弟，叫他趕快去取金剛經來救住持性命之意。

〔十〕【不必二三】「二三」指「不專一」。「不必二三」作「不必猶豫不決」解。

〔十一〕【不像意】「像意」，指「中意」或「趁心如意」。「不像意」即「不中意」。

〔十二〕【已此】本書用此二字的例頗多，與「已是」用法同。

〔十三〕【紙撚兒】過去用黃表心紙捲撚成條，拿來作點火或抽水旱煙之用，俗稱「紙撚兒」。

〔十四〕【作業】一作「作孽」，吳語中，此語含意頗多。語氣輕時，等於『罪過，罪過』。此處用作佛家懺悔意義，自

認『一生捕捉魚蝦，殺生害命太多，罪孽深重』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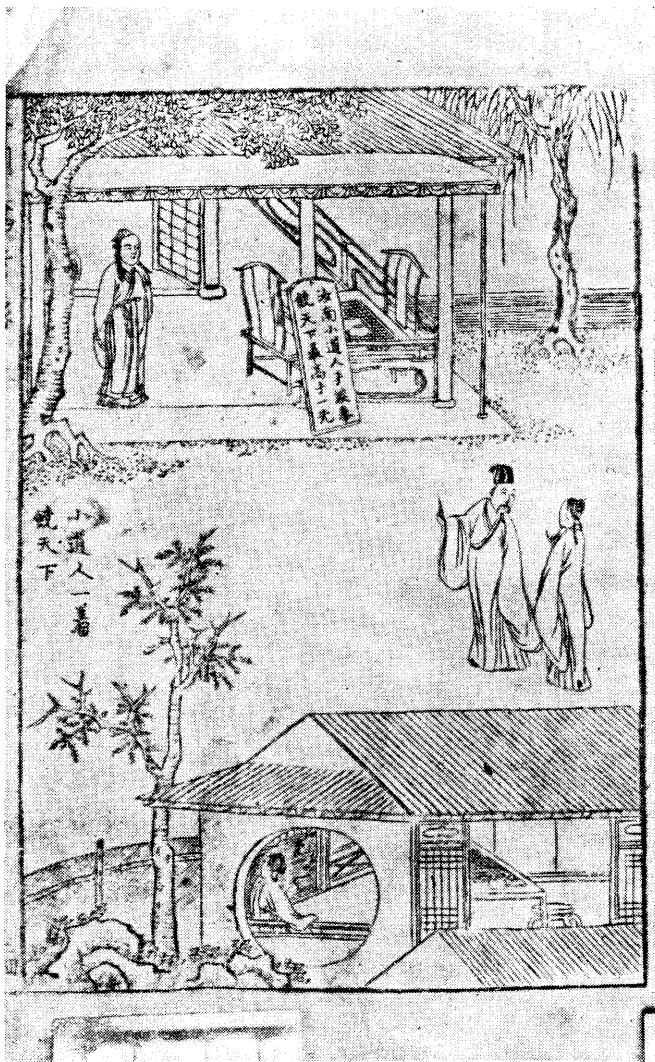
〔三〕【頂禮】佛家最敬之禮，即「五體投地，以頭頂尊者之足」。

〔四〕【章馱尊天】印度婆羅門所事之天神。世傳佛涅槃時，捷疾鬼盜取佛牙一雙，章馱天急追取還。故佛教信徒目爲護法神。

〔五〕【襯錢】即「襯錢」。按「襯」爲梵語「達襯」之略，翻譯名義集：『「達襯」，此云：「財施」。今營齋事酬僧道之錢，曰「襯錢」，「襯」與「襯」，音同。』

〔六〕【數衆】「僧」是梵語「僧伽」之略，意譯即是「衆」字，含有衆多比丘和合爲一團之意。所以和尚稱其人數爲「衆」。如有「幾個和尚」，就稱「幾衆」。此處「數衆」即「數名」之意。

〔七〕【佛生日】一名「浴佛節」，即舊曆四月初八日。荆楚歲時記：『荆楚以四月八日諸寺香湯浴佛，共作龍華會，以爲彌勒下生之徵也。』



女棋童兩局
注終身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二

小道人一着饒天下

女棋童兩局注終身

詞云：

百年伉儷是前緣，天意巧周全。試看人世，禽魚草木，各有蟬聯。

從來材藝稱奇絕，必自種姻

婣；文君琴思，仲姬畫手，匹美雙傳。

詞寄眼兒媚

自古道：「物各有偶。」才子佳人，天生匹配，最是人世上的佳話。看官且聽小子說。山東兗州府鉅野縣有個穰芳亭，乃是地方居民秋收之時祭賽田祖先農公舉社會（二）聚飲的去處。向來亭上有一扁額，大書三字在上，相傳是唐顏魯公（三）之筆。失去已久，衆人無敢再寫。一日正值社會之期，鄉里父老相商道：「此亭徒有其名，不存其扁。只因向是木扁，所以損壞。今若立一通石碑在亭中，別請當今名筆寫此三字在內，可垂永久。」此時只有一個秀才，姓王，名維翰，是晉時王羲之（三）一派子孫。慣寫顏字，書名大盛。父老具禮相求，道其本意。維翰欣然相從，約定社會之日，就來赴會，即當舉筆。父老礮石（四）端正。

到於是日，合鄉村男婦兒童無不畢赴，同觀社火。你道如何叫得社火？凡一應吹簫、打鼓、踢毬（五）、放彈、拘攔、傀儡、五花鬻弄（六）諸般戲具，盡皆施呈，却像獻來與神道觀玩的意思；其實只是人扶人興，大家笑耍取樂而已。所以王孫公子，儘有攜酒挾仗，特來觀看的。直待諸戲盡完，賽神禮畢，大衆齊

散，止留下主會幾個父老亭中同分神福〔七〕，享其祭餘，盡醉方休。此是歷年故事。此日只爲邀請王維翰秀才書石，特接着上廳行首〔八〕謝天香在會上相陪飲酒。不想王秀才別被朋友留住，一時未至。父老雖是設着酒席，未敢自飲，呆呆等待。謝天香便問道：『禮事已畢，爲何遲留不飲？』衆父老道：『專等王秀才來。』謝天香道：『那個王秀才？』父老道：『便是有名會寫字的王維翰秀才。』謝天香道：『我也久聞其名，可惜不會會面。今日社酒却等他做甚？』父老道：『他許下在石碑上寫「穠芳亭」三字。今已磨墨停當在此，只等他來動筆罷，然後飲酒。』謝天香道：『既是他還未來，等我學寫個兒要要何如？』父老道：『大姐又能寫染？』謝天香道：『不敢說能，粗學塗抹而已。請過大筆一用，取一回笑話，等王秀才來時，抹去了再寫不妨。』父老道：『俺們那裏有大筆？憑着王秀才帶來用的。』謝天香看見瓦盆裏墨濃，不覺動了揮洒之興。却恨沒有大筆應手。心生一計，伸手在袖中摸出一條軟紗汗巾來，將角兒團簇得如法，拿到瓦盆邊蘸了濃墨，向石上一揮，早寫就了「穠芳」二字。正待寫「亭」字起，聽得鐃鈴響。一人指道：『兀的不〔九〕是王秀才來也！』謝天香就住手不寫。擡眼看時，果然王秀才騎了高頭駿馬，瞬息來到亭前。從容下馬，到亭中來。衆父老迎着，以次相見。謝天香末後見禮。王秀才看了謝天香容貌，謝天香看了王秀才儀表，兩相企羨，自不必說。王秀才看見碑上已有「穠芳」二大字，墨尙未乾，稱贊道：『此二字筆勢非凡，有恁樣〔一〇〕高手在此，何待小生操筆？却爲何不寫完了？』父老道：『久等秀才不到，此間謝大姐先試寫一番看看。剛寫得兩字，恰好秀才來了，所以住手。』謝天香道：『妾身不揣，開在此間作耍取笑，有污秀才尊目。』王秀才道：

『此書顏骨柳筋』，無一筆不合法。不可再易，就請寫完罷了。』父老不肯道：『專仰秀才大名，是必』要煩妙筆一番。』謝天香也謙遜道：『賤妾偶爾戲耍，豈可當真！』王秀才道：『若要抹去二字，真是可惜！倘若小生寫來，未必有如此妙絕，悔之何及！恐怕難爲父老每』盛心推許，容小生續成罷了。只問：『適間大姐所用何筆？』就請借用一用。若另換一管，鋒端不同了。』謝天香道：『適間無筆，乃賤妾用汗巾角蘸墨寫的。』王秀才道：『也好，也好，就借來試一試。』謝天香把汗巾遞與王秀才。王秀才接在手中，向瓦盆中一蘸，寫個「亭」字續上去。看來筆法儼如一手寫成，毫無二樣。父老內中也有斯文在行的，大加贊賞道：『怎的兩人寫來恰似出於一手！真是才子佳人，可稱雙絕！』王秀才與謝天香俱各心裏喜歡，兩下留意。父老一面就命勒石匠把三字刻將起來；一面就請王秀才坐了首席，謝天香陪坐，大家盡歡吃酒。席間，王秀才與謝天香講論字法。兩人多是青春美貌，自然投機。父老每多是有年紀歷過多少事體過的，有什麼不解意處。見兩人情投意合，就攛掇兩下成其夫婦。後來竟諧老終身。

這是兩個會寫字的成了一對的話。看來，天下有一種絕技，必有一個同聲同氣的在那裏湊得。在夫妻裏面更爲希罕。自古書、畫、琴、棋，謂之文房四藝。只這王、謝兩人便是書家一對夫妻了。若論畫家，只有元時魏國公趙子昂』與夫人管氏仲姬』兩個多會畫。至今湖州天聖禪寺東西兩壁，每人各畫一壁，一邊山水，一邊竹石，並垂不朽。若論琴家，是那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只爲琴心相通，臨邛夜奔，這是人人曉得的，小子不必再來敷演。如今說一個棋家在棋盤上贏了一個妻子。千里姻緣，

天生一對，也是一段希奇的故事，說與看官每聽一聽。有詩爲證：

世上輸贏一局棋，誰知局內有夫妻。

坡翁當日曾遺語：勝固欣然敗亦宜。

話說圍棋一種，乃是先天河圖之數：三百六十一着，合着週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黑白分陰陽以象兩儀；立四角以按四象。其中有千變萬化，神鬼莫測之機。仙家每每好此，所以有王質爛柯之說。相傳是帝堯所置，以教其子丹朱。此亦荒唐之談，難道唐虞以前連神仙也不下棋？況且這家技藝不是尋常教得會的。若是天性相近，一下手曉得走道兒，便有非常仙着，着出來一日高似一日，直到絕頂方休。也有品格所限，只差得一子兩子地步，再上進不得了。至於本質下劣，就是奢遮的二凸國手師父指教他祕密幾多年，只到得自家本等，高也高不多些兒。真所謂棋力酒量恰像個前生分定，非人力所能增減也。

宋時，蔡州大呂村有個村童，姓周，名國能。從幼便好下棋。父母送他在村學堂讀書，得空就與同伴每畫個盤兒，拾取兩色磚瓦塊，做子賭勝。出學堂來，見村中老人家每動手下棋，即袖着手兒站在旁邊，呆呆地廝看。或時看到鬧處，不覺心癢，口裏漏出着把三凸來指手畫腳教人，定是尋常想不到的妙着。自此日着日高，是村中有名會下棋的高手，先前曾饒過國能幾子的，後來多反受國能饒了，還下不得兩平。遍村走將來，並無一個對手。此時年纔十五六歲，棋名已著一鄉。鄉人見國能小小年紀手段高得峽峽，盡傳：『他在田畔拾棗，遇着兩個道士打扮的在草地上對坐安枰下棋，他在旁邊蹶着

觀看。道士覷着笑道：「此子亦好棋乎？可教以人間常勢。」遂就枰上指示他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也是他天緣所到，說來就解，一一領略不忘。道士說：「自此可無敵於天下矣！」笑別而去。此後果然下出來的迥出人上。必定所遇是仙長，得了仙訣過來的。』有的說：『是這小夥子調喉』，無過是他天性近這一家，又且就在裏頭，所以轉造轉高，極窮了祕妙，却又撰出見神見鬼的天話』，哄着愚人。』這也是強口人不肯信伏的常態。總來不必辨其有無，却是棋高無敵是個實的了。

因爲棋名既出，又兼年小希罕，便有官員、士夫、王孫、公子與他往來。又有那不伏氣甘折本的小二哥與他賭賽，十兩五兩輸與他的。國能漸漸手頭饒裕，禮度熟爛，性格高傲，變盡了村童氣質，弄做個斯文模樣。父母見他年長，要替他娶妻。國能就心裏望頭『』大了。對父母說道：『我家門戶低微，目下娶得妻來不過是農家之女。村妝陋質不是我的對頭兒。既有此絕藝，便當挾此出游江湖間，料不須帶着盤費走。或者不拘那裏，天緣有在等待，依心像意，尋個對得我來的好女兒爲妻，方了平生之願！』父母見他說得話大，便就住了手。

過不多幾日，只見國能另換了一身衣服，來別了父母出游。父母一眼看去，險些不認得了。你道他怎生打扮？

頭戴包巾，腳蹬方履。身上穿淺地深緣的藍服，腰間繫一墜兩股的黃縉。若非葛稚川侍鍊藥的丹童，便是董雙成同思凡的道侶。

說這國能葛巾野服，扮做了道童模樣。父母吃了一驚問道：『兒如此打扮，意欲何爲？』國能笑道：

『兒欲從此雲遊四方，遍尋一個好妻子，來做一對耳。』父母道：『這是你的志氣，也難阻你。只是得手便回，莫貪了別處歡樂，忘了故鄉！』國能道：『這個怎敢。』是日是個黃道吉日，拜別了父母，即便登程。從此自稱小道人。

一路行去。曉得汴梁是帝王之都，定多名手，先向汴京進發。到得京中，但是對局，無有不輸與小道人。棋名大震。往來多是朝中貴人，東家也來接，西家也來迎；或是行教，或是賭勝，好不熱鬧過日。却並不見一個對手；也無可意的女佳人撞着眼裏的。混過了多時，自想姻緣未必在此，遂離了京師。又到太原、真定等處游蕩。一路行棋，眼見得無出其右。奮然道：『吾聞燕山乃遼國郎主在彼稱帝，雄麗過於汴京，此中必有高人國手天下無敵的在內，今我在中國既稱絕技，料然到那里不到得輸與人了！何不往彼一游？尋個出頭的國手較一較高，也與中國吐一吐氣，博他一個遠鄉異域的高名，傳之不朽。況且自古道：「燕、趙多佳人，」或者借此技藝，在王公貴人家裏出入，圖得一個好配頭，也不見得。』遂決意往北路進發。風殮水宿，夜住曉行。不多幾日，已到了燕山地面。且說燕山形勝：

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向稱天府之國，暫爲夷主所都。

此時燕山正是耶律部落稱尊之所，宋時呼之爲北朝，相與爲兄弟之國。蓋自石晉以來，以燕、雲、十六州讓與彼國了，從此漸染中原教化，百有餘年。所以夷狄名號向來只是「單于」「可汗」「贊普」「郎主」「吾」等類，到得遊人，一般稱「帝」稱「宗」；以至官員職名大半與中國相參；衣冠文物，

百工技藝，竟與中華無二。遼國最好的是弈棋。若有第一等高棋，稱爲國手，便要遣進到南朝請人比試。曾有一個王子最高，進到南朝。這邊棋院待詔顧思讓也是第一手，假稱第三手，與他對局。以一起解兩征，至今棋譜中傳下鎮神頭勢。王子贏得顧待詔，問通事說是第三手，王子願見第一。這邊回他道：「贏得第三，方見第二；贏得第二，方見第一。今既贏得第三，尚不得見第二，怎能勾見得第一。」王子只道是真，嘆口氣道：「我北朝第一手贏得南朝第三手，再下棋何幹！」摔碎棋枰，伏輸而去。却不知被中國人瞞過了，此是已往的話。

只說那時遼國圍棋第一稱國手的乃是一個女子名爲妙觀，有親王保舉，受過朝廷冊封爲女棋童。設個棋肆，教授門徒。你道如何教授？蓋圍棋三十二法，皆有定名：

有「衝」、有「幹」、有「綽」、有「約」、有「飛」、有「關」、有「筈」、有「粘」、有「頂」、有「尖」、有「覷」、有「門」、有「打」、有「斷」、有「行」、有「立」、有「捺」、有「點」、有「聚」、有「蹀」、有「挾」、有「撈」、有「辭」、有「刺」、有「勒」、有「撲」、有「征」、有「劫」、有「持」、有「殺」、有「鬆」、有「盤」。

妙觀以此等法傳授於人。多有王侯府中送將男女來學棋，以及大家小戶少年好戲欲學此道的盡來拜他門下，不記其數，多呼妙觀爲師。妙觀亦以師道自尊，粧模做樣，儘自矜持，言笑不苟。也要等待對手，等閒不肯嫁人。却是棋聲傳播，慕他才色的嚙乾了涎唾，只是不能勝他，也沒人敢啓齒求配。空傳下個美名，受下許多門徒，晚間師父娘只是獨宿而已。有一首詞單道着妙觀好處：

麗質本來無偶，神機早已通玄。枰^三中舉國莫爭先，女將馳名善戰。玉手無慙國手，秋波合喚秋仙。高居師席把棋傳，石作門生也眩。右詞寄西江月

話說國能自稱小道人，游到燕山，在飯店中歇下。已知妙觀是國手的話，留心探訪。只見來到肆前，果然一個少年美貌的女子在那裏點指搵腳教人下棋。小道人見了，先已飛去了三魂，走掉了七魄，恨不得雙手抱住了他做一點兩點的事。心裏道：『且未可露機；看他着法如何？』呆呆地袖着手，在旁冷眼廝覷。見他着法還有不到之處，小道人也不說破。一連幾日，有些耐不得了，不覺口中囁嚅，逗露出一兩着來。妙觀出於不意，見指點出來的多是神着。攙眼看時，却是一個小夥兒，又是道家粧扮的。情知有些詫異；心裏疑道：『那裏來此異樣的人？』忍着只做不睬，只是大刺刺教徒弟們對局。妙觀偶然指點一着，小道人忽攘臂爭道：『此一着未是勝着，至第幾路必然受虧！』果然下到其間，一如小道人所說。妙觀心驚道：『奇哉此童！不知自何處而來？若再使他在此觀看，形出我的短處，枉爲人師，却不受人笑話！』大聲喝道：『此係教棋之所，是何閒人？亂入廝混！』便叫兩個徒弟，把小道人攙了出來，不容觀看。小道人冷笑道：『自家棋低，反要怪人指教。看你躲得過我麼？』反了手踱了出來。

私下想道：『好個美貌女子！棋雖非我比，女人中有此也不易得。只在這幾個黑白子上定要賺他到手。倘不如意，誓不還鄉！』走到對門，問個老者道：『此間店房可賃與人否？』老者道：『賃來何用？』小道人道：『因來看棋，意欲賃個房兒住着，早晚偷學他兩着。』老者道：『好，好。對門女

棋師是我國中第一手，說道：「天下無敵的。」小師父小小年紀，要在江湖上雲游，正該學他些着法。老漢無兒女，止有個老嫗縫紉度日。也與女棋師往來得好。此門面房空着，專一與遠來看棋的人閒坐，趁幾文茶錢的。小師父要賃，就打長賃了也好。」小道人就在袖裏摸出包來，揀一塊大些的銀子，與他做了定錢。抽身到飯店中，搬取行囊，到這對門店中安下。鋪設已定，見店中有見成聖就的木牌在那裏。他就與店主人說，要借來寫個招牌。老者道：『要招牌何用？莫非有別樣高術否？』小道人道：『也要在此教教下棋，與對門棋師賽一賽。』老者道：『不當人子，那裏還討個對手麼！』小道人道：『你不要管！只借我牌便是。』老者道：『牌自空着，但憑取用。只不要惹出事來，做了話靶。』小道人道：『不妨，不妨。』就取出文房四寶來，磨得墨濃，蘸得筆飽，揮出一張牌來；豎在店面門口。只因此牌一出，有分交：絕技佳人望枰而納款，遠來游客出手以成婚。你道牌上寫的是甚話來？他寫道：

「汝南小道人手談，奉饒天下最高手一先。」

老者看見了，道：『天下最高手你還要饒他先哩，好大話！好大話！只怕見我女棋師不得。』小道人道：『正要饒得你女棋師，纔爲高手。』老者似信不信；走進裏面去，把這些話告訴老嫗。老嫗道：『遠方來的人敢開大口，或者有些手段也不見得。』老者道：『點點年紀，那裏便有甚麼手段？』老嫗道：『有智不在年高。我們女棋師又有年紀的麼？』老者道：『我們下着這樣一個人與對門作敵，也是一場笑話。且看他做出便見。』

不說他老口兒兩下唧噥。且說這邊立出牌來，早已有人報與妙觀得知。妙觀見說寫的是「饒天下最高手」，明是與他放對的了。情知是昨日看棋的小夥，心中好生忿忿不平。想道：『我在此擅名已久，那裏來這個小冤家來尋我們的錯處？發個狠，要就與他決個勝負！』又轉一個念頭道：『他昨日看棋時，偶然指點的着數多在我意想之外。假若與他決一局，幸而我勝，劈破他招牌，趕他走路，不難；萬一輸與他了，此名一出，那裏還顯得有我！此事不可造次，須着一個先探一探消息再作計較。』妙觀有個弟子張生，是他門下最得意的高手，也是除了師父再無敵手的。妙觀喚他來，說道：『對門汝南小道人口說大話，未卜手段虛實。我欲與決輸贏，未可造次。據汝力量，已與我爭不多些兒了。汝可先往一試，看汝與彼優劣，便可以定彼棋品。』

張生領命而出，走到小道人店中，就枰求教。張生讓小道人是客。小道人道：『小牌上有言在前，遮末』三是高手也要饒他一先，決不自家下起。若輸與足下時，受讓未遲。』張生只得占先下了。張生窮思極想方纔下得一着，小道人只隨手應去。不到得完局，張生已敗。張生拱手伏輸道：『客藝果高，非某敵手。增饒一子，方可再請教。』果然擺下二子，然後請小道人對下。張生又輸了一盤。張生心服，道：『還饒不住，再增一子。』增至三子，然後張生覺得鬆些，恰恰下個兩平。看官聽說：『凡棋有敵手；有饒先；有先兩；受饒三子，厥品中中，未能通幽，可稱用智。受得國手三子饒的，也算是高強了。只爲張生也是妙觀門下出色弟子，故此還掙得來。若是別一個，須動手不得。看來只是小道人高得緊了。』小道人三局後對張生道：『足下之棋也算高強，可見上國一斑矣。不知可有堪與小道

對敵的請出一個來，小道情愿領教。』張生曉得此言是搨他師父出馬〔三〕，不敢應答。作別而去。來到妙觀跟前密告道：『此小道人工技藝甚高，怕吾師也要讓他一步。』妙觀搖手戒他不可說破，惹人恥笑。

自此之後，妙觀不敢公然開肆教棋。旁人見了標牌，已自驚駭；又見妙觀收斂起來；那張生受饒三子之說漸漸有人傳將開去；正不知這小道人工與妙觀果是高下如何。自有這些好事的人三三兩兩議論。有的道：『我們棋師不與較勝負，想是不放他在眼裏的了。』有的道：『他牌上明說饒天下最高手一先；我們棋師難道忍得這話起，不與爭雄？必是個有些本領的，棋師不敢造次出頭。』有的道：『我們棋師現是本國第一手，並無一個男人贏得他的，難道別處來這個小小道人便恁地高強不成！是必等他兩個對一對局，定個輸贏來！我們看一看，也是着實有趣的事。』又一個道：『妙是妙，他們豈肯輕放對？是必衆人出些利物〔三〕與他們賭勝，纔弄得成。』內中有個胡大郎道：『妙，妙，我情愿助錢五十千。』支公子道：『你出五十千，難道我又少得不成！也是五十千。』其餘也有認出十千、五千的。一時湊來，有了二百千之數。衆人就推胡大郎做個收掌之人，斂出錢來多交付與他。就等他約期對局，臨時看輸贏對付發利物：名爲「保局」，此也是賭勝的舊規。其時衆人議論已定。胡大郎等利物齊了，便去兩邊約日比試手段。果然兩邊多應允了，約在第三日午時在大相國寺方丈內對局。衆人散去，到期再會。

女棋童妙觀得了此信，雖然應允，心下有些虛怯，道：『利物是小事，不爭〔三〕與他賭勝，一下子輸

了，枉送了日前之名！此子遠來作客，必然好利，不如私下買囑他，求他讓我些兒，我明收了利物，暗地加添些與他，他料無不肯的。怎得個人來？與我通此信息，便好。」又怕弟子們見笑，不好商量得。思量：『對門店主老嫗常來此縫衣補裳的，小道人正下在他家，何不央他來做個引頭說合這話也好？』算計定了，越地〔三〕着個女使招他來說話。老嫗聽得，便三脚兩步走過對門來。見了妙觀，道：『棋師娘子，有何分付？』妙觀直引他到自己臥房裏頭坐下了。妙觀開口道：『有件事要與嫗嫗商量則箇〔三〕。』老嫗道：『何事？』妙觀道：『汝南小道人正在嫗嫗家裏下着。奴有句話要嫗嫗說與他。嫗嫗，好說得麼？』老嫗道：『他自恃棋高，正好來與娘子放對。我見老兒說道：「衆人出了利物，約着後日對局。」娘子却又要與他說甚麼話？』妙觀道：『正爲對局的事要與嫗嫗商量。奴在此行教已久，那個王侯府中不喚奴是棋師？尋遍一國沒有奴的對手，眼見得手下收着許多徒弟哩。今遠來的小道人却說饒盡天下的大話。奴曾教最高手的弟子張生去試他兩局，回來說「他手段頗高」。衆人要看我每兩下本事，約定後日放對。萬一輸與他了，一則喪了本朝體面，二則失了日前名聲，不是耍處。意欲央嫗嫗私下與他說說，做個人情，讓我些箇。』嫗嫗道：『娘子只是放出日前的本事來贏他方好，怎麼折了志氣，反去求他？況且見〔三〕賭着利物哩，他如何肯讓？』妙觀道：『利物是小事。他若肯讓奴贏了，奴一毫不取，私下仍舊還他。』嫗嫗道：『他贏了你棋，利物怕不是他的！又討個大家喝聲采，不好？却明輸與你了，私下受這樣說不響的錢，他也不肯。』妙觀道：『奴再於利物之外私下贈他五十千。他與奴無仇；況又不是本國人，聲名不關什麼干係。得了若干利物，又得了奴這些私贈，也

勾了他了。只要嫫嫫替奴致意於他，說：「奴已甘伏，不必在人前贏奴，出奴之醜便是。」嫫嫫道：『說便去說，肯不肯只憑得他。』妙觀道：『全仗嫫嫫說得好些。肯時，奴自另謝嫫嫫。』老嫫道：『對門對戶，日前相處面上，甚麼大事，說起謝來。』嘻嘻的笑了出去。

走到家裏，見了小道人，把妙觀邀去的說話一五一對他說了。小道人見說罷，便滿肚子癢起來，道：『好！好！天送個老婆來與我了。』回言道：『小子雖然年幼遠遊，靠着些小技藝，不到得少了用度，那錢財頗不希罕。只是旅邸孤單。小娘子若要我相讓時，須依得我一件事，無不從命。』老嫫道：『可要怎生？』小道人喜着臉道：『媽媽是會事的，定要說出來？』老嫫道：『說得明白，咱好去說。』小道人道：『日裏人面前對局，我便讓讓他；晚間要他來被窩裏對局，他須讓讓我。』老嫫道：『不當人子！後生家』三討便宜的話莫說！』小道人道：『不是討便宜。小子原非貪財帛而來。所以住此許久，專慕女棋師之顏色耳。嫫嫫爲我多多致意。若肯容我半晌之歡，小子甘心詐輸，一文不取。若不見許，便當儘着本事對局，不敢容情。』老嫫道：『言重，言重。老身怎好出口？』小道人道：『你是婦道家，對女人講話有甚害羞？這是他喉急』四之事。便依我說了，料不怪你。』說罷，便深深一喏』五道：『事成另謝媒人。』老嫫笑道：『小小年紀，倒好老臉皮。說便去說，萬一討得罵時，須要你賠禮。』小道人道：『包你不罵的。』老嫫只得又走將過對門去。

妙觀正在心下虛怯，專望回音。見了老嫫，臉上堆下笑來，道：『有煩嫫嫫尊步。所說的事可聽依麼？』老嫫道：『老身磨了半截舌頭，依倒也依得，只要娘子也依他一件事。』妙觀道：『遮莫』六是

甚麼事，且說將來，奴依他便了。」老嫗道：「若是娘子肯依，到也不費本錢。」妙觀道：「果是甚麼事？」老嫗道：「這件事，易則至易，難則至難。娘子恕老身不知進退的罪，方好開口。」妙觀道：「奴有事相央，嫗嫗儘着有話便說，豈敢有嫌。」老嫗又假意推讓了一回，方纔帶笑說道：「小道人隻身在此，所慕娘子才色兼全。他陰溝洞裏想天鵝肉吃。」妙觀通紅了臉，半晌不語。老嫗道：「娘子不必見怪。這個原是他妄想，不是老身撰造出來的話。娘子怎生算計，回他便了。」妙觀道：「我起初原說利物之外再贈五十千，也不爲輕鮮；只可如此求他了。肯讓不肯讓，好歹回我便了。怎胡說到這個所在？羞人答答的。」老嫗道：「老身也把娘子的話一一說了。他說道：「原不希罕錢財，只要娘子允此一事，甘心相讓，利物可以分文不取。」叫老身就沒法回他了：所以只得來與娘子直說。老身也曉得不該說的；却是既要他相讓，他有話，不敢隱瞞。」妙觀道：「嫗嫗，他分明把此話挾制着我，我也不好回得。」嫗嫗道：「若不回他，他對局之時決不容情。娘子也要自家算計。」妙觀見說到對局，肚子裏又怯將起來；想着說到這話，又有些氣不分。思量道：「耐耐」這沒廉恥的小弟子孩兒！我且將計就計，哄他則箇。」對老嫗道：「此話羞人，不好直說。嫗嫗見他，只含糊說道：「若肯相讓，自然感德非淺，必當重報，」就是了。」嫗嫗得了此言，想道：「如此說話，便已是應承的了；我且在裏頭撮合了他兩口，必有好處到我。」千歡萬喜，就轉身到店中來。把前言回了小道人：小道人少年心性，見說有些口風兒，便一團高興，皮風騷癢起來，道：「雖然如此，傳言送語不足爲憑，直待當面相見親口許下了，方無番悔。」老嫗只得又去與妙觀說了。妙觀有心求他，無言可

辭，只得約他黃昏時候燈前一揖爲定。

是晚，老嫗領了小道人徑到妙觀肆中客坐裏坐了。妙觀出來相見。拜罷，小道人開口道：『小子雲游到此，見得小娘子芳容，十分僥倖。』妙觀道：『奴家偶以小藝擅名國中，不想遇着高手下臨。奴家本不敢相敵，爭奈衆心欲較勝負，不得不在班門弄斧。』所以奉求心事已托店主嫗嬾說過，萬望包容則箇。』小道人道：『小娘子分付，小子豈敢有違！只是小子仰慕小娘子已久，所以在對寓棲遲，不忍捨去。今客館孤單，若蒙小娘子有見憐之心，對局之時小子豈敢不揣自逞，定當周全娘子美名。』妙觀道：『若得周全，自當報德，決不有負足下。』小道人笑容滿面，作揖而謝道：『多感娘子美情，小子謹記不忘。』妙觀道：『多蒙相許，一言已定。夜晚之間，不敢親送，有煩店主嫗嬾伴送過去罷。』叫丫鬢另點個燈。轉進房裏來了。小道人自同老嫗到了店裏。自想：『適間親口應承，這是探囊取物，不在話下的了。』只等對局後圖成好事不題。

到了第三日，胡大郎早來兩邊邀請對局。兩人多應允了。各自打扮停當，到相國寺方丈裏來。胡大郎同支公子早把利物擺在上面一張桌兒上。中間一張桌兒放着一個白銅鑲邊的湘妃竹棋枰，兩個紫檀筒兒，貯着黑白兩般雲南密棋子。兩張椅東西對面放着，請兩位棋師坐着交手，看的人只在兩橫長凳上坐。妙觀讓小道人是客，坐了東首，用着白棋。妙觀請小道人先下子。小道人道：『小子有言在前，這一着先要饒天下最高手，決不先下的。直待贏得過這局，小子纔占起。』妙觀只得拱一拱道：『恕有罪，應該低者先下了。』果然妙觀手起一子，小道人隨手而應。正是：

花下手閒敲。出楸枰，兩下交。爭先佈擺妝圈套，單敲這着，雙關那着，聲遲思入風雲巧。笑山樵，從交柯爛，誰識這根苗！右調黃鶯兒

小道人雖然與妙觀下棋，一眼偷覷着他容貌，心內十分動火。想着他有言相許，有意讓他一分，不盡情攻殺。只下得個兩平。算來白子一百八十着，小道人認輸了半子。这一番却是小道人先下起了，少時完局。他兩人手下明白，已知是妙觀輸了。旁邊看的嚷道：『果然是兩個敵手：你先我輸，我先你輸，大家各得一局。而今只看這一局以定輸贏。』妙觀見第二番這局覺得力量掙拽，心裏有些着忙。下第三局時，頻頻以目送情。小道人會意，仍舊東支西吾，讓他過去。臨了收拾了官着，又是小道人少了半子。大家齊聲喝采道：『還是本國棋師高強，贏了兩局也！』小道人只不則聲，呆呆看着妙觀。胡大郎便對小道人道：『只差半子，却算是小師父輸了。小師父莫怪！』忙忙收起了利物，一同衆人闕了女棋師妙觀到肆中，將利物交付。各自散去。小道人自和一二個相識尾着衆人閒話而歸。有的問他道：『那裏不爭出了這半子？却算做輸了一局，失了這些利物。』小道人只是冷笑不答。衆人恐怕小道人沒趣，多把話來安慰他。小道人全然不以爲意。

到了店中，看的送的多已散去。店中老嫗便出來問道：『今日間對局事却怎麼了？』小人道：『應承過了說話，還捨得放本事贏他？讓他一局過去，幫襯他在衆人面前生光彩，只好是這樣湊趣了。』老嫗笑道：『這等却好。他不忘你的美情，必有好處到你，帶挈老身也興頭則箇。』小道人人口裏與老嫗說話，一心想着佳音，一眼對着對門盼望動靜，此時天色將晚，小道人恨不得一霎時黑下來。直到點燈

時候，只見對面肆裏撲地把門關上了。小道人着了急，對老嫗道：『莫不這小妮子負了心？有煩嫗往彼處探一探消息。』老嫗道：『不必心慌！他要瞞生人眼哩。再等一會，待人靜後沒消息，老身去敲開門來問他就是。』小道人道：『全仗嫗作成好事。』正說之間，只聽得對過門環瑤的一響，走出一個丫鬢來，徑望店裏走進。小道人猶如接着一紙九重恩赦，心裏好不僥倖，只聽他說甚麼好話出來。丫鬢向嫗道了萬福，說道：『侍長棋師小娘子多多致意嫗，請嫗過來說話則箇。』老嫗就此同行，起身便走。小道人趕着附耳道：『嫗精細着。』老嫗道：『不勞分付。』帶着笑臉，同丫鬢去了。小道人就像熱地上蚰蜒，好生打熬不過，禁架不定。正是：

眼盼捷旌旗，耳聽好消息；

若得遂心懷，願彼觀音力。

却說老嫗隨了丫鬢走過對門，進了肆中，只見妙觀早已在燈下笑臉相迎，直請至臥房中坐地。開口謝道：『多承嫗周全之力，日間對局，僥倖不失體面。今要酬謝小道人相讓之德，原有言在先的，特請嫗過來，交付利物並謝禮與他。』老嫗道：『娘子花朵兒般後生，恁地會忘事？小道人原說不希罕財物的，如何又說利物謝禮的話？』妙觀假意失驚道：『除了利物謝禮還有什麼？』老嫗道：『前日說過的：他一心想慕娘子，諸物不愛，只求圓成好事。娘子當面許下了他。方纔叮囑了又叮囑；在家盼望，真似渴龍思水哩。娘子如何把話說遠了？』妙觀變起臉來道：『休得如此胡說！奴是清清白白之人，從來沒半點邪處，所以受得朝廷冊封，王親貴戚供養，偌多門生弟子尊奉。那裏來的

野種，敢說此等汗言！教他快些息了妄想，收此利物及謝禮過去，便宜他多了！」說罷，就指點了鬢將日間收來的二百貫文利物一盤托出，又是小匣一個放着五十貫的謝禮，交付與老嫗道：「有煩嫗嫗將去，交付明白。」分外又是三兩一小封，送與老嫗做辛苦錢。說道：「有勞嫗嫗兩下周全。些小微物，勿嫌輕鮮則箇。」那老嫗是個經紀人家眼孔小的人。見了偌多東西，心裏先自軟了。又加自己有些油水。想道：「許多利物，又添上謝禮，真個不爲少了。那個小夥兒也該心滿意足，難道只癡心要那話不成？且等我回他去看。」便對妙觀道：「多蒙娘子賞賜。老身只得且把東西與他再處。只怕他要說娘子失了信，老身如何回他？」妙觀道：「奴家何曾失甚麼信！原只說自當重報，而今也好道不輕了。」隨喚兩個丫鬢捧着這些錢物，跟了老嫗送在對門去。分付：「放下便來，不要停留！」兩個丫鬢領命，同老嫗三人共拿了禮物，徑往對門來。果然丫鬢放下了物件，轉身便走。

小道人正在盼望之際，只見老嫗在前，丫鬢在後，一齊進門。料道必有好事到手。不想放下手中東西，登時去了，正不知是甚麼意思。忙問老嫗道：「怎的說了？」老嫗指着桌上物件道：「謝禮已多在此了，收明便是，何必再問！」小道人道：「那個希罕謝禮？原說的話要緊！」老嫗道：「要緊！要緊！你要緊！他不要緊！叫老娘怎麼？」小道人道：「說過的話怎好賴得！」老嫗道：「他說道：『原只說自當重報，並不會應承甚的來。』叫我也不好替你討得嘴。」小道人道：「如此混賴，是白白哄我讓他了。」老嫗道：「見放着許多東西，白也不算白了。只是那話，且消停消停，抹乾了嘴邊這些頑涎，再做計較。」小道人道：「嫗嫗休如此說！前日是與小子觀面講的話，今日他要賴將起來。」

嫵嫵再去說一說。只等小子今夜見他一見，看他當面前怎生悔得！」老嫵道：「方纔爲你磨了好一會牙，他只推着謝禮，並無些子口風。而今去說，也沒幹，他怎肯再見你！」小道人道：「前日如何去一說就肯相見？」老嫵道：「須知前日是求你的時節，作不得難。今事體已過，自然不同了。」小道人嘆口氣道：「可見人情如此！我枉爲男子，反被這小妮子所賺。畢竟在此守他個破綻出來，出這口氣。」老嫵道：「且收拾起了利物。慢慢再看機會商量。」當下小道人把錢物併疊過了，悶悶過了一夜。有詩爲證：

親口應承總是風，
兩家黑白未和同。

當時未見一着錯，
今日滿盤全是空。

一連幾日，沒些動靜。一日，小道人在店中閒坐。只見街上一個番漢牽着一匹高頭駿馬，一個虞候騎着，到了門前。虞候跳下馬來，對小道人聲諾道：「罕察王府中請師父下棋。備馬到門，快請騎坐了就去。」小道人應允，上了馬，虞候步行隨着。瞬息之間，已到王府門首。小道人下了馬，隨着虞候進去。只見諸王貴人正在堂上飲宴。見了小道人，盡皆起身道：「我輩酒酣，正思手談幾局。特來奉請，今得到來，恰好。」即命當直的撥過棋桌來。諸王之中先有兩個下了兩局，賭了幾大觥酒。就推過高手與小道人對局。以後輪換請教。也有饒六七子的，也有饒四五子的，最少的也饒三子兩子，並無一個對下的。諸王你爭我嚷，各出意見，要逞手段。怎當得小道人隨手應去，盡是神機莫測。諸王盡皆嘆服，把酒稱慶。因問道：「小師父棋品與吾國棋師妙觀果是那個爲高？」小道人

想着妙觀失信之事，心裏有些懷恨，不肯替他隱瞞，便道：『此女棋本下劣，枉得其名，不足爲道。』諸王道：『前日聞得你兩人比試，是妙觀贏了。今日何反如此說？』小道人道：『前日他叫人私下央求了小子。小子是外來的人，不敢不讓本國的體面，所以故意輸與他。豈是棋力不敵！若放出手段來，管取他輸便了。』諸王道：『口說無憑，做出便見。去喚妙觀來，當面試看。』罕察立命從人控馬去，即時取將女棋童妙觀到來。

妙觀向諸王行禮畢。見了小道人，心下有好些忸怩，不敢撐眼看他，勉強也見了一禮。諸王俱賜坐了。說道：『你每兩人多是國手，未定高下。今日在咱門面前比試一比試。咱們出一百千利物爲賭，何如？』妙觀未及答應。小道人站起來道：『小子不願各殿下破鈔。小子自有利物與小娘子決賭。』說罷，袖中取出一包黃金來，道：『此金重五兩，就請賭了這些。』妙觀回言道：『奴家却不曾帶得些甚麼來，無可相對。』小道人向諸王拱手道：『小娘子無物相賭。小子有一句話說來請問各殿下看，可行則行。』諸王道：『有何話說？』小道人道：『小娘子身畔無金，何不卽以身軀出注。如小娘子得勝，就拿了小子的黃金去。若小子勝了，贏小娘子做個妻房。可中也不中？』諸王見說，俱各拍手跌足，大笑起來道：『妙，妙，妙！咱門多做個保親，正是風流佳話。』妙觀此時欲待應承，情知小道人手段高，輸了難處；欲待推却，明明是怯怕賭勝，不交手算輸了，真是在左右兩難。怎當得許多貴人在前力贊，不繇得你躲閃。亦且小道人興高氣傲，催請對局。妙觀沒個是處，羞慙窘迫，心裏先自慌亂了。勉強就局。沒一子下去是得手的，覺是觸着便礙。正所謂「棋高一着，縛手縛脚。」况兼是心

意不安的，把平日的力量一發減了。連敗了兩局。小道人起身出局，對着諸王叩一頭道：『小子告贏了。多謝各殿下賜婚。』諸王撫掌稱快道：『兩個國手，原是天生一對。妙觀雖然輸了局，嫁得此丈夫，可謂得人矣！待有吉日了，咱們各助花燭之費就是了。』急得個妙觀羞慙滿面，通紅了臉皮，無言可答，只低着頭不做聲。罕察每人與了賞賜。分付從人各送了回家。

小道人揚揚自得，來對店主人與老嫖道：『一個老婆，被小子棋盤上贏了來。今番須沒處躲了。』店主、老嫖問其緣故。小道人將王府中與妙觀對局賭勝的事，說了一遍。老嫖笑道：『這番却賴不得了。』店主人道：『也須使個媒，行個禮纔穩。』小道人笑道：『我的媒人大哩，各位殿下多是保親。』店主人道：『雖然如此，也要個人通話。』小道人道：『前日他央嫖求小子，往來了兩番。如今這個媒自然是嫖做了。』老嫖道：『這是帶挈老身吃喜酒的事，當得効勞。』小道人道：『小子如今即將昨日賭勝的黃金五兩，再加白銀五十兩，爲聘儀，擇一吉日煩嫖替我送去，訂約成親則箇。』店主人即去房中取出一本擇日的星書來，番一番道：『明日正是黃道日，師父只管行聘便了。』一夜無詞。

次日，小道人整頓了禮物，托老嫖送過對門去。連這老嫖也裝扮得齊整起來：

白皙皙臉搯胡粉，紅霏霏頭戴絨花。胭脂濃抹露黃牙，鬚髻渾如斗大。沒把臂一雙窄袖，忒狠狽一對寬鞋。世間何處去尋他？除是金剛脚下。

說這店家老嫖裝得花簇簇地，將個盒盤盛了禮物，雙手捧着，一徑到妙觀肆中來。妙觀接着。看見老

嫖這般打扮，手中又拿着東西，也有些瞧科（丑），忙問其來意。老嫖嘻着臉道：『小店裏小師父多多拜上棋師小娘子，道是昨日王府中席間娘子親口許下了親事；今日是個黃道吉日，特着老身來作伐行禮。這個盒兒裏的，就是他下的聘財，請娘子收下則箇。』妙觀呆了一晌，纔回言道：『這話雖有個來因，却怎麼成得這事？』老嫖道：『既有來因，爲何又成不得？』妙觀道：『那日王府中對局，果然是奴家輸與他了。這話雖然有的，止不過一時戲言，難道奴家終身之事，只在兩局棋上結果了不成！』老嫖道：『別樣話戲得，這個話他怎肯認做戲言！娘子前日央求他時節，他兀自妄想；今日又添出這一番賭賽事體，他怎由得你番悔！娘子休怪老身說，看這小道人人物聰俊，年紀不多；你兩家同道中又是對手，正好做一對兒夫妻。娘子不如許下這段姻緣，又完了終身好事，又不失一時口信，帶挈老身也喝一杯喜酒。未知娘子主見如何？』妙觀嘆口氣道：『奴家自幼失了父母，寄養在妙果菴中。虧得老道姑提挈成人，教了這一家技藝，自來沒一個對手。得受了朝廷冊封，出入王宮內府，誰不欽敬？今日身子雖是自家做得主的，却是上無尊長之命，下無媒妁之言，一時問憑着兩局賭賽，偶爾虧輸，便要認起真來，草草送了終身大事，豈不可羞！這事斷然不可！』老嫖道：『只是他說娘子失了口信，如何回他？』妙觀道：『他原只把黃金五兩出注的。奴家偶然不帶得東西在身畔。以後輸了。今日攆得賠還他這五兩，天大事也完了。』老嫖道：『只怕說他不過。雖然如此，常言道：「事無三不成，」這遭却是兩遭了，老身只得替你再回他去，憑他怎麼處。』妙觀果然到房中箱裏面秤了五兩金子，把個封套封了，拿出來，放在盒兒面上，道：『有煩嫖還了他。重勞尊步，改日再謝。』老嫖

道：『謝是不必說起。只怕回不倒時，還要老身聒絮。』老嫗一頭說，一頭拿了原禮並這一封金子別了妙觀，轉到店中來。

對小道人笑道：『原禮不曾收，回敬到有了。』小道人問其緣故。老嫗將妙觀所言一一說了。小道人怒道：『這小妮子昧了心，說這等說話！既是自家做得主，還要甚尊長之命，媒妁之言？難道各位大王算不得尊長的麼？就是嫗將禮物過去，便也是個媒妁了。怎說沒有？總來他不甘伏，又生出這些話來混賴，却將金子搪塞！我不希罕他金子，且將他的，做個告狀本，告下他來，不怕他不是我的老婆！』老嫗道：『不要性急！此番老身去，他說的話比前番不同了，是軟軟的了。還等老身去再三勸他。』小道人道：『私下去說，未免是我求他了，他必然還要拿班。』不如當官告了他，須賴不去！』當下寫就了一紙告詞，竟到幽州路總管府來。

那幽州路總管泰不華正升堂理事。小道人隨牌進府，遞將狀子上去。泰不華總管接着，看見上面寫道：

告狀人周國能。爲賴婚事。能本籍蔡州，流寓馬足。因與本國棋手女子妙觀賭賽，將金五兩聘定，諸王殿下盡爲證見。詎料事過心變，悔悖前盟。夫妻一世偷常，被賴，死不甘伏！懇究原情，遂斷完聚，異鄉沾化！上告。

總管看了狀詞，說道：『元來爲婚姻事的。凡戶、婚、田、土之事，須到析津、番、宛平兩縣去。如何到這裏來告？』周國能道：『這女子是冊封棋童的；況千連着諸王殿下，非天臺這裏不能主婚。』總管

准了狀詞。一面差人行拘妙觀對理。差人到了妙觀肆中，將官票與妙觀看了。妙觀吃了一驚道：「這個小弟子孩兒怎便如此惡取笑！」一邊叫弟子張生將酒飯陪待了公差，將賞錢出來打發了，自行打點出官。公差知是冊封的棋師，不敢囉唆，約在衙門前相會，先自去了。妙觀叫乘轎，擡到府前，進去見了總管。總管問道：「周國能告你賴婚一事，這怎麼說？」妙觀道：「一時賭賽虧輸，實非情愿。」總管道：「既已輸了，說不得情愿不情愿。」妙觀道：「偶爾戲言，並無甚麼文書約契，怎算得真？」周國能道：「諸王殿下多在面上作證，大家認做保親，還要甚文書約契？」總管道：「這話有的麼？」妙觀一時語塞，無言可答。總管道：「豈不聞「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況且婚姻大事，主合不主離。你們兩人既是棋中國手，也不錯了配頭。我做主與你成其好事罷。」妙觀道：「天臺張主，豈敢不從。只是此人不是本國之人，萍踪浪跡。嫁了他，須隨着他走。小婦人是個官身，有許多不便處。」周國能道：「小人雖在湖海飄零，自信有此絕藝，不甘輕配凡女。就是妙觀，女中國手，也豈容輕配凡夫！若得天臺做主成婚，小人情愿超籍在此，兩下裏相幫行教，不回故鄉去了。」總管道：「這個却好。」妙觀無可推辭，只得憑總管斷合。周國能與妙觀各回下處。

周國能就再央店家老嫗重下聘禮，約定日期成親。又到各王府說知。各王府俱各助花紅燈燭之費。胡大郎、支公子一千好事的，纔曉得前日暗地相囑許下佳期之說。大家笑要各來幫興。成親之日，好不熱鬧。過了幾時，兩情和洽，自不必說。周國能又指點妙觀神妙之着。兩個都造到絕頂，竟成對手。諸王貴人以爲佳話，又替周國能提請官職，封爲棋學博士，御前供奉。後來周國能差人到蔡州，密地接了

爹娘，到燕山同享榮華。周老夫妻見了媳婦一表人物，兩心快樂。方信國能起初不肯娶妻，畢竟尋出好姻緣來，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有詩爲證：

國手惟爭一着先，
個中藏着好姻緣。

綠窗相對無餘事，
演譜推敲思入玄。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終

卷之二 小道人一着饒天下 女棋童兩局注終身

註：「社」此二字與今日所用的意義不同，這是必須注意的。「社」是「社日」之略，應作「祭社神之日」

解，社有「春」「秋」的分別。「春社」大約在仲春（即立春後第五個戊日）祀土神以祈農事，所以叫做「春祈」。「秋社」是在立秋後第五個戊日，適當秋收，祀土神以表謝意，所以叫做「秋報」。「會」是迎神賽會之意，世俗具儀仗鑼鼓雜戲迎神，叫做「賽會」。此處按前後文，應是「秋社」。

〔三〕顏魯公即唐代有名書家顏真卿，因為他在代宗朝曾受封為魯郡公，所以被稱為顏魯公。他善寫正草書，筆力遒勁秀拔，後世學他的字體的，通稱為「顏體」或「顏字」。

〔三〕王羲之晉代有名書家，曾任右軍將軍，世稱為「王右軍」。草書隸書，可稱為古今之冠，所寫蘭亭集序，最為後世所重視。

〔四〕礮石「礮」是「磨平」的意思，因為豫備叫王維翰寫字刻碑，所以父老豫先準備磨好的石碑，以便他來寫字。

〔五〕踢毬通俗編卷三十一引唐音癸籤云：『唐變古蹴鞠戲為蹴毬，其法植兩修（「長」的意思。古魯）竹，高數丈，絡網於上為門以度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負。』「蹴毬」即「踢毬」。

〔六〕五花爨弄元陶宗儀輟耕錄云：『國朝院本五人：一曰「副淨」；一曰「副末」；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爨弄」。』「爨弄」實即村中所演戲劇，元吳自牧夢梁錄云：『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為山東河北村叟，以資笑端，』據此可以約略知道它的大概情形。

〔七〕分神福通俗編云：『今謂牲物曰「福禮」，分胙曰「散福」。』「胙」是祭神的酒肉，「分神福」即「散」

「福」，亦即指「分散祭神的酒肉」。

〔八〕上廳行首這是過去稱官妓中班行之首的名稱，她管着門戶中人，每遇良辰佳節，或本處有官員來往，必須迎新送舊參見伺候酒，所以稱爲「官身」。（參閱元曲選謝天香楔子）上廳行首，亦稱「大行首」。（參

閱元曲選風光好劇三）

〔九〕兀的不：小說戲曲中常用語。「兀的」，指示辭，同現在的「這」字或「那」字。下接「不」字，卽成爲反問語氣或加重語氣。此處作『那不是王秀才來了麼！』的『那不是』解。

〔一〇〕恁樣「恁」，「如此」也。「恁樣」卽「這樣」。

〔一一〕顏骨柳筋「顏」卽指本篇註〔三〕中的顏魯公；柳指柳公權，兩人都是唐代有名書家。此四字，是王秀才用來讚美謝天香所寫的字體兼有顏柳兩家字體的長處的。

〔一二〕是必小說中常用語，作「務必」解。

〔一三〕父老每「每」字附於代名詞之下構成多數的「們」音之轉。據通俗編，北宋時先借「懣」字用之，南宋別借爲「們」，而元時則又借爲「每」，小說和元雜劇中頗多用「每」來替代代名詞的複數「們」字的。

以下不再註。

〔一四〕趙子昂趙孟頫，元湖州人，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卒贈魏國公，書（卽過去通稱爲趙體字）畫極有名。

〔一五〕管仲姬管道昇，元吳興人，字仲姬，一字瑤姬，趙子昂妻，世稱管夫人，畫墨竹蘭梅，筆意清絕，亦工山水佛像，畫極有名。

〔二六〕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司馬相如，漢成都人，字長卿，所作有子虛、上林、大人等賦。相傳在他未獻賦得官時，曾遊臨邛縣。臨邛富人卓王孫招飲，卓有女，名文君，適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後世傳爲美談。

〔二七〕王質爛柯。「柯」卽「斧柄」。爛柯，山名，在浙江省衢縣南。據梁任昉述異記：「晉王質入山採樵，見二童子對弈，童子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饑。局終，童子指示曰：「汝柯爛矣！」質歸鄉里，已及百歲，」此處卽指這個故事。

〔二八〕相傳是帝堯所置上條所說的「弈」，就是圍棋。據博物志：「堯造圍棋，丹朱善棋，」就是此句的來源。

〔二九〕弈遮的，此處作「有本事的」解，吳語中至今還有此用法。

〔三〇〕着把「把」字，是約計之詞，「有餘」之意，例如「年餘」叫做「年把」；「一小時多點」叫做「點把鐘」。此處作「一兩着棋」解。

〔三一〕調喉似假換真，叫做「調」，「調喉」有兩種意，一指「假討好」；一指「撒謊」。此處作「撒謊」解。

〔三二〕天話據馮夢龍古今譚麈第三十天話條，註云：「吳下謂大言曰天話。」

〔三三〕望頭吳語，卽「希望」。

〔三四〕燕山遼置燕京，卽今北京。

〔三五〕單于、可汗、贊普、郎主據史傳所傳，外邦君主的名稱，匈奴叫做「單于」；西域諸族叫做「可汗」；吐

「贊普」叫做「贊普」。相傳金叫做「狼主」或「郎主」，來源待考。

〔五〕【門徒】此處並不和本書卷一註〔三〕中所說的「門徒」意義相同。這是指自己所教的弟子。例如後漢書鄭玄傳中所云：『馬融門徒四百餘人，』也是這個意思。

〔六〕【秤】就是碁局，陸游詩云：『圍碁客散但空秤。』

〔七〕【不當人子】原意「不成人」，引伸爲「不該」，「豈有此理」或「胡說」之意。此處作「胡說」解。下同。

〔八〕【話靶】亦作「話靶」，即「話柄」，也就是說：「供人作談論的資料」。

〔九〕【奉饒……一先】「饒」即「讓」；「一先」即「先下一着棋子」。『奉饒……一先』即『讓……先下一着棋子』之意。

〔十〕【遮末】即「遮莫」，參閱本書卷一註〔四〕。

〔十一〕【擲……出馬】「擲」，「逼迫」之意，「擲他師父出馬」，可作「逼他師父出馬」解。此種用法不見於辭書之中，但可在小說中求得相類之例。水滸全傳第五十四回中：『戴宗道：「高廉那厮近日箭瘡平復，每日領兵來擲戰，哥哥堅守不敢出敵；」』句中的『擲戰』，就是『逼戰』，『索戰』之意，用法相同。

〔十二〕【利物】即「賭注」或「賭采」，賭勝負的財物。

〔十三〕【不爭】小說戲曲中常用語，含義頗多，此處作『如果』解。類例如下，忍字記劇四：『師父也！不爭你昇天去後我如何！』用法相同，其意是說：『師父啊！如果你昇了天，我就不得了啊！』此處全句作『如果和他賭勝……』解。

【毒】【魘地】小說中常用語，此處作「鬼鬼祟祟」解。

【着】……則簡】此處表示動作進行時的語助辭，相當「……着」字，有時此二字，僅取曼聲而無意義，下不專註。

【毛】【見】即「現」字。下不再註。

【吳】【後生家】吳俗稱年輕人做「後生」或「後生家」。

【急】【喉急】吳語，「急」音似「極」，作「性急」或「發急」解。此處引伸作「急於解法」之意。

【啞】【深深一啞】「啞」音「惹」，吳俗稱「作揖」做「唱啞」。類例可在本書卷六中看到，即「金生對他唱個

啞道：「老丈拜揖。」此處「深深一啞」，即「深深一揖」之意。

【遮】【遮莫】此處的「遮莫」，作「不論」，「不管」解，全句是「不論是甚麼事……」之意。

【陰溝洞裏想天鵝肉吃】俗語中譏諷別人想做自己能力或身份上所辦不到的事，就說他是「癩蝦蟆想吃天

鵝肉」。此處「陰溝洞」，係吳語，相當北方的「滲溝洞」，南方潮濕，陰溝洞裏是蝦蟆一個居住的地方，所

以此語用來譏笑「小道人是癩蝦蟆」，借此減輕妙觀的羞惱，却又把小道人的心意完全傳達了出來。

【耐】【耐耐】「耐」是「不可」的切音，「耐」就是「奈」，「耐耐」本是「不可奈何」之意，後來轉為罵人語，

和現在的「可惡」用法同。此處即作「可惡」解。

【弟子孩兒】罵人語。「弟子」也用來稱呼「倡伎」的。「弟子孩兒」，指倡伎生的孩兒，引伸為「娼

婦養的」，用來罵人。

【班門弄斧】這個典故，採自梅之渙題李白墓詩中「……魯班門前弄大斧」一句，之渙自己覺得詩不如李

白，所以自謙爲「不自量」之意。魯班即公輸子，魯之巧匠，如果有人在他門前弄大斧，可見是「不自量」了。

【後生】吳語中「後生」有兩種用法。一作名詞用，指「年輕人」，參閱本篇註【云】；一作形容詞用，指「年輕」。此處作「年輕」解。

【偌多】「偌」，副詞，「這樣」之意。「偌多」即「這樣多」。

【事體】吳語，即「事情」。

【手談】指「圍棋」。世說巧藝：『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爲手談。』

【撥】吳語，音近「得」，似係「端」字之轉。意義同「端」，指「雙手持物」之意。即「搬取」。

【瞧科】「科」在戲曲中作「動作」解。此處就是說：『瞧出來了。』

【聒絮】「費口舌」或「嘮叨」之意。此處指「費口舌」。一作「絮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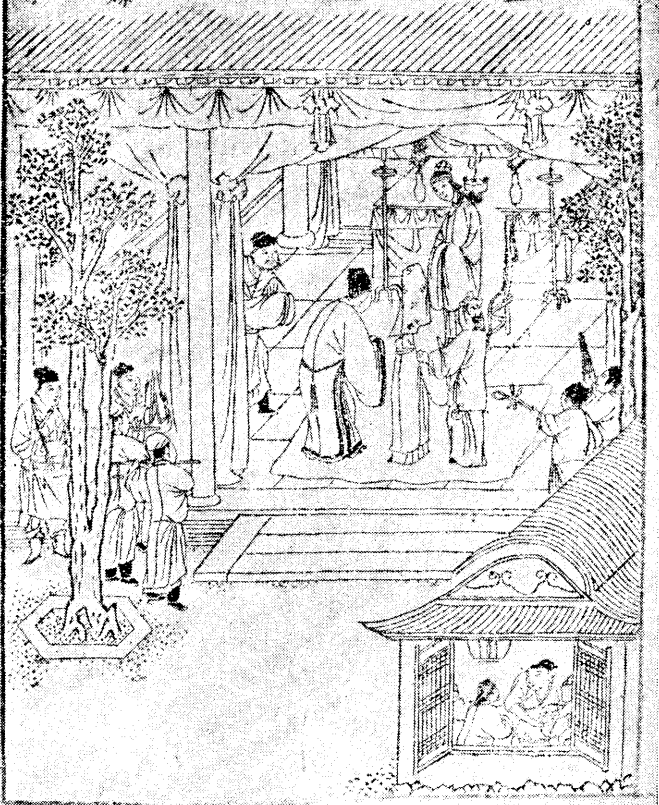
【拿班】俗稱「紮架子」或「粧模粧樣」。

【析津】原書註云：『即今之大興。』



權學士條誌
遠卿姑

白藜人白嫁
親生女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三

權學士權認遠鄉姑

白孺人白嫁親生女

詞云：

世間奇物緣多巧，不怕風波顛倒。遮莫一時開了，到底還完好。

豐成劍氣冲天表，雷煥、張華

分寶；他日偶然齊到，津底雙龍裊。

此詞名桃源憶故人，說着世間物事有些好處的，雖然一時拆開，後來必定遇巧得合。那『豐城劍氣』是怎麼說？晉時，大臣張華字茂先，善識天文，能辨古物。一日，看見天上斗牛（二）分野（三）之間，寶氣燭天，曉得豫章豐城縣中當有奇物出世。有個朋友雷煥也是博物的人，遂選他做了豐城縣令，托他到彼專一爲訪尋發光動天的寶物。分付他道：『光中帶有殺氣，此必寶劍無疑。』那雷煥領命。到了縣間，看那寶氣却在縣間獄中。雷煥領了從人，到獄中盡頭去處，果然掘出一對寶劍來，雄曰『純鈞』，雌曰『湛盧』。雷煥自佩其一，將其一獻與張華，各自寶藏，自不必說。後來，張華帶了此劍行到延平津（四）口。那劍忽在匣中躍出，到了水邊，化成一龍，津水之中，也鑽出一條龍來，湊成一雙，飛舞昇天而去。張華一時驚異，分明曉得：『寶劍道神，只水中這個出來湊成雙的，不知何物？』因遣人到雷煥處問『前劍所在？』雷煥回答道：『先曾渡延平津口，失手落於水中了。』方知兩劍分而復合，以此變化而去也。至今人說因緣湊巧，多用『延津劍合』故事。所以這詞中說的正是這話。

而今說一段因緣隔着萬千里路，也只爲一件物事湊合成了，深爲奇巧。有詩爲證：

溫嶠〔五〕曾輸玉鏡臺，圓成鈿合更奇哉！

可知宿世紅絲繫，自有媒人月下〔六〕來。

話說國朝有一位官人，姓權，名次卿，表字文長，乃是南直隸寧國府〔七〕人氏。少年登第，官拜翰林編修〔八〕之職。那翰林〔九〕生得儀容俊雅，性格風流；所事在行〔一〇〕，諸般得趣，真乃是天上謫仙〔一一〕，人中玉樹〔一二〕。他自登甲第〔一三〕，在京師爲官，一載有餘。京師有個風俗：每遇初一、十五、二十五日，謂之廟市。凡百般貨物俱趕在城隍廟前，直擺到刑部街上來賣，挨擠不開，人山人海的做生意。那官員每清閒好事的，換了便巾、便衣，帶了一兩個管家、長班〔一四〕出來，走走游看，收買好東西舊物事〔一五〕。朝中惟有翰林衙門最是清閒不過，讀書，下棋，飲酒，拜客，別無他事相干。權翰林況且少年心性，下處閒坐不過，每遇做市熱鬧時，就便出來行走。

一日，在市上看見一個老人家，一張桌兒上擺着許多零碎物件，多是人家動用家伙，無非是些燈臺、銅杓、壺、瓶、碗、碟之類，看不得在文墨眼裏的。權翰林偶然一眼瞟去，見就中有一個色樣奇異些的盒兒。用手去取來一看，乃是個舊紫金鈿盒兒〔一六〕，却只是盒蓋。翰林認得是件古物，可惜不全。問那老兒道：『這件東西須還有個底兒，在那裏？』老兒道：『只有這個蓋，沒有見甚麼底。』翰林道：『豈有沒底的理？你且說：「這蓋是那裏來的？」便好再尋着那底了。』老兒道：『老漢有幾間空房在東直門，賃與人住。有個賃房的，一家四五口害了天行症候〔一七〕先死了一兩個後生〔一八〕。那家子

慌了，帶病搬去。還欠下些房錢，遺下這些東西作退帳。老漢收拾得，所以將來貨賣度日。這盒兒也是那人家的，外邊還有一個紙籠兒藏着，有幾張故字紙包着。曙也不曉得：「那半扇盒兒要做甚用？」所以擺在桌兒上，或者遇個主兒買去也不見得。」翰林道：「我到要買你的，可惜是個不全之物。你且將你那紙籠兒來看！」老兒用手去桌底下摸將出來，却是一個破碎零落的紙糊頭籠兒。翰林道：「多是無用之物，不多幾個錢賣與我罷。」老兒道：「些小之物，憑爺賞賜罷。」翰林叫隨從管家權忠與他一百個錢，當下成交。老兒又在籠中取出舊包的紙兒來包了，放在籠中，雙手遞與翰林。翰林叫權忠拿了。又在市上去買了好幾件文房古物。回到下處來，放在一張水磨天然几上，逐件細看，多覺買得得意。

落後看到那紙籠兒。扯開蓋，取出紙包來。開了紙包，又細看那鈿盒。金色燦爛，果是件好東西。顛倒相來，到底只是一個蓋。想道：「這半扇落在那裏？且把來藏着，或者湊巧有遇着的時節也未可知。」隨取原包的紙兒包他，只見紙破處，裏頭露出一些些紅的出來。翰林把外邊紙兒揭開來看，裏頭却襯着一張紅字紙。翰林取出，定睛一看，道：「元來如此！」你道：「寫的甚麼？」上寫道：

『大時雍坊住人徐門白氏，有女徐丹桂，年方二歲。有兄白大子曰留哥，亦係同年生。緣氏夫徐方，原籍蘇州；恐他年隔別無憑，有紫金鈿盒各分一半，執此相尋爲照。』

後寫着年、月，下面着個押字。翰林看了道：「元來是人家婚姻照驗之物；是個要緊的，如何却將來遺

下？又被人賣了，也是個沒搭煞（三〇）的人了。」又想到：『這寫文書的婦人既有丈夫，如何却不是丈夫出名？』又把年、月迭起指頭算一算看，笑道：『立議之時到今一十八年；此女已是一十九歲，正當妙齡，不知成親與未成親？』又笑道：『妄想他則甚？且收起着。』因而把幾件東西一同收拾過了。到了下市，又踱出街上來行走。看見那老兒仍舊在那裏賣東西。問他道：『你前日賣的盒兒，說是那一家掉下的。這家人搬在那裏去了？你可曉得？』老兒道：『誰曉得他？他一家人先從小的死起，死得來慌了，連夜逃去。而今敢是（三一）死絕了，也不見得。』翰林道：『他住在你家時有甚麼親戚往來？』老兒道：『他有個妹子，嫁與下路人（三二），住在前門。以後不知那里去了？多年不見往來了。』權翰林自想道：『問得着時，還了他那件東西，也是一樁方便的好事，而今不知頭緒，也只索繇他罷了。』

回還寓所。只見家間有書信來，夫人在家中亡過了。翰林痛哭了一場。沒情沒緒，打點回家。就上个告病的本。奉聖旨：『權某准回籍調理；病痊赴京聽用。欽此！』權翰林從此就離了京師，回到家中來了。

話分兩頭。且說鈿盒的來歷。蘇州有個舊家子弟，姓徐，名方，別號西泉，是太學中監生。爲幹辦前程，留寓京師多年。在下處岑寂，央媒娶下本京白家之女爲妾。生下一個女兒，是八月中得的，取名丹桂。同時，白氏之兄白大郎也生一子，喚做留哥。白氏女人家性子，只護着自家人。況且京師中人不知外方頭路，不喜歡攀扯外方親戚，一心要把這丹桂許與姪兒去。徐太學自是寄居的人，早晚思量

回家，要留着結下路親眷，十分不肯。一日，太學得選了闈中二尹〔三〕。打點回家赴任。就帶了白氏出京。白氏不得遂願，戀戀骨肉之情。瞞着徐二尹，私下寫個文書。不敢就說許他爲婚，只把一個鈿盒兒分做兩處，留與侄兒做執照。指望他年重到京師，或是天涯海角，做個表證。

白氏隨了二尹到了吳門。元來二尹久無正室，白氏就填了孀人之缺。一同赴任。又得了一子，是九月生的，名喚糕兒。二尹做了兩任官回家。已此把丹桂許下同府陳家了。白孀人心下之事，地遠時乖，只得丟在腦後。雖然如此，中懷歉然。時常在佛菩薩面前默禱，思想還鄉，尋鈿盒的下落。已後，二尹亡逝。守了兒女，做了孤孀，纔把京師念頭息了。想那出京時節，好歹已是十五六個年頭。丹桂長得美麗非凡。所許陳家兒子年紀長大，正要納禮成婚；不想害了色癆，一病而亡。眼見得丹桂命硬，做了望門寡婦〔四〕！一時未好許人；且隨着母親、兄弟，穿些淡素衣服挨着過日。正是：

孤辰寡宿無緣分，
空向天邊盼女牛。

不說徐丹桂淒涼。且說權翰林自從斷了弦〔五〕，告病回家，一年有餘，尙未續娶。心緒無聊，且到吳門閒耍，意圖尋訪美妾。因怕上司府縣知道，車馬迎送，酒禮往來，拘束得不耐煩。揣料自己年紀不多，面龐嬌嫩，身材瑣小，傍人看不出他是官，假說是個游學秀才。借寓在城外月波菴隔壁靜室中，那菴乃是尼僧。有個老尼喚做妙通師父，年有六十已上，專在各大家往來，禮度熟閑，世情透徹。看見權翰林一表人物，雖然不曉得是埋名貴人，只認做青年秀士；也道他不是落後的人，不敢怠慢。時常叫香公〔六〕送茶來，或者請過菴中清話。權翰林也略把訪妾之意問及妙通。妙通說是：『出家之人不

管閒事。」權翰林就住口不好說得。

是時正是七月七日，權翰林身居客邸，孤形吊影；想着『牛女銀河』之事，好生無聊。乃詠宋人汪彥章秋闈詞，改其末句一字，云：

高柳蟬嘶，采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髻，湖上山橫翠。簾捲西樓，過雨涼生袂。天如水，畫樓十二，

少個人同倚。詞寄點絳脣

權翰林高聲歌詠，趁步走出靜室外來。新月之下，只見一個素衣的女子走入菴中。翰林急忙尾在背後，在黑影中閃着身子看那女子。只見妙通師父出來接着。女子未叙寒溫，且把一炷香在佛前燒起。那女子生得如何？

聞道雙銜鳳帶，不妨單着鮫綃。夜香知與阿誰燒？悵望水沉煙裊。雲鬢風前絲捲，玉顏醉裏

紅潮。莫教空度可憐宵！月與佳人共僚。（音了。）詞寄西江月

那女子拈着香，跪在佛前，對着上面，口裏喃喃喃喃，低低微微，不知說着許多說話，沒聽得一個字。那妙通老尼便來收科。道：『小娘子，你的心事說不能盡，不如我替你說一句簡便的罷。』那女子立起身來道：『師父，怎的簡便？』妙通道：『佛天保佑，早嫁個得意的丈夫。』可好麼？』女子道：『休得取笑！奴家只爲生來命苦，父亡母老，一身無靠，所以拜禱佛天，專求福庇。』妙通笑道：『大意相去不遠。』女子也笑將起來。妙通擺上茶食，女子吃了兩盞茶，起身作別而行。權翰林在暗中看得明白。險些兒眼裏放出火來，恨不得走上前一把抱住。見他去了，心痒難熬。

正在禁架不定，恰值妙通送了女子回身轉來，見了道：『相公還不曾睡？幾時來在此間？』翰林道：『小生見白衣大士出現，特來瞻禮！』妙通道：『此鄰人徐氏之女，丹桂小娘子。果然生得一貌傾城，目中罕見。』翰林道：『曾嫁人未？』妙通道：『說不得：他父親在時，曾許下在城陳家小官人。比及將次成親，那小官人沒福死了。擔閣了這小娘子做了個望門寡』，一時未有人家來求他的。』翰林道：『怪道穿着淡素。如何夜晚間到此？』妙通道：『今晚是七夕牛女佳期。他遭着如此不偶之事，心願不足，故此對母親說了來燒炷夜香。』翰林道：『他母親是甚麼樣人？』妙通道：『他母親姓白，是個京師人，當初徐家老爺在京中選官，娶了來家的。且是直性子，好相與。對我說，還有個親兄在京，他出京時節，有個侄兒方兩歲，與他女兒同庚的，自出京之後，杳不相聞，差不多將二十年來了，不知生死存亡。時常託我在佛前保佑。』翰林聽着，呆了一會。想道：『我前日買了半扇銅盒，那包的紙上分明寫是徐門白氏，女丹桂，兄白大子白留哥。今這個女子姓徐名丹桂，母親姓白，眼見得就是這家了。那賣盒兒的老兒說：「那家死了兩個後生，老人家連忙逃去，把信物多掉下了。」想必死的後生就是他姪兒留哥，不消說得。誰想此女如此妙麗？在此另許了人家，可又斷了。那信物却落在我手中，却又在此相遇，有如此湊巧之事！或者到是我的姻緣也未可知。』以心問心，跌足道：『二十年的事，三四千里的路，有甚查帳處？只須如此如此。』算計已定，對妙通道：『適才所言白老孺人，多少年紀了？』妙通道：『有四十多歲了。』翰林道：『他京中親兄可是白大？姪兒子可叫做留哥？』妙通道：『正是，正是。相公如何曉得？』翰林道：『那孺人正是家姑！小生就是白留哥，是

孺人的姪兒。』妙通道：『相公好取笑。相公自姓權，如何姓白？』翰林道：『小生幼年離了京師，在江湖上游學。一來慕南方風景，二來專爲尋取這頭親眷，所以移名改姓，游到此地。今偶然見師父說着端的，也是一緣一會，天使其然。不然，小生怎地曉得他家姓名？』妙通道：『元來有這等巧事！相公，你明日去認了令姑，小尼再來奉賀便了。』翰林當下別了老尼，到靜室中。游思妄想，過了一夜。天明起來，叫管家權忠，叮囑停當了說話。結束整齊，一直問道徐家來。到了門首，看見門上一個老兒在那裏閒坐。翰林叫權忠對他說：『可進去通報一聲，有個白大官打從京中出來的。』老兒說道：『我家老主人沒了，小官兒又小。你要見那個的？』翰林道：『你家老孺人可是京中人，姓白麼？』老兒道：『正是姓白。』權忠道：『我主人是白大官，正是孺人的姪兒。』老兒道：『這等，你隨我進去通報便是。』老兒領了權忠，竟到孺人面前。權忠是慣事的人，磕了一頭，道：『主人白大官在京中出來，已在門首了。』白孺人道：『可是留哥？』權忠道：『這是主人乳名。』孺人喜動顏色，道：『如此喜事！』即忙喚自家兒子道：『糕兒，你哥哥到了，快去接了進來。』那小孩子嬉嬉顛顛，搖搖擺擺出來，接了翰林進去。翰林靦靦腆腆，冒冒失失進去。見那孺人起來；翰林叫了『姑娘』一聲，唱了一諾，待拜下去，孺人一把扯住，道：『行路辛苦，不必大禮。』孺人含着眼淚看那翰林，只見眉清目秀，一表非凡，不勝之喜。說道：『想老身出京之時，你只有兩歲，如今長成得這般好了。你父親如今還健麼？』翰林假意掩淚道：『棄世久矣！小姪只爲眼底沒個親人，見父親在時曾說有個姑娘嫁在下路，所以小姪到南方來游學，專欲尋訪。昨日偶見月波菴妙通師父說起端的，方知姑娘在此，

特來拜見。」孺人道：『如何聲口不像北邊？』翰林道：『小姪在江湖上已久，愛學南言，所以變却鄉音也。』翰林叫權忠送上禮物。孺人歡喜收了，謝道：『至親骨肉，只來相會便是，何必多禮？』翰林道：『客途乏物孝敬姑娘，不必說起。且喜姑娘康健。昨日見妙通說過，已知姑夫不在了。適間這位是表弟；還有一位表妹與小姪同庚的，在麼？』孺人道：『你姑夫在時已許了人家，姻緣不偶，未過門就斷了。而今還是個沒吃茶』(三)的女兒。』翰林道：『也要請相見。』孺人道：『昨日去燒香，感了些風寒。今日還沒起來梳洗。總是你在此還要久住，兄妹之間時常可以相見。且到西堂安下了行李再處。』一邊分付排飯，一手拽着翰林到西堂來。打從一個小院門邊經過，孺人用手指道：『這裏頭就是你妹子的臥房。』翰林鼻邊悄悄聞得一陣蘭麝之香，心中好生倏倏。那孺人陪翰林吃了飯。着落他行李在書房中，是件』(三)安頓停當了，方纔進去。權翰林到了書房中。想道：『特地冒認了姪兒，要來見這女子，誰想尙未得見。』幸喜已認做是真，留在此居住，早晚必然生出機會來。不必性急，且待明日相見過了，再作道理。』

且說徐氏丹桂，年正當時，誤了佳期，心中常懷不足。自那七夕燒香，想着牛女之事，未免感傷情緒；兼冒了些風寒，一時懶起。見說有個表兄自京中遠來。他曾見母親說小時有許他爲婚之意，又聞得他容貌魁梧，心裏也有些暗動，思量會他一面。雖然身子懶怯，只得強起梳妝。對鏡長嘆道：『如此好容顏，到底付之何人！』也有綿搭絮一首爲證：

瘦來難任，寶鏡怕初臨。鬼病侵尋，悶對秋光冷透襟，最傷心靜夜聞砧。慵拈繡絳，懶撫瑤琴。終

宵裏有夢難成，待曉起翻嫌曉思沉。

梳妝完了，正待出來見表兄。只見兄弟糕兒急急忙忙走將來道：『母親害起急心疼來，一時暈去。我要到街上去取藥，姐姐可快去看護母親去！』桂娘聽得，疾忙抽身便走了出房，減妝（三）也不及收，房門也不及鎖，竟到孺人那裏去了。

權翰林在書房中梳洗已畢。正要打點精神，今日求見表妹。只聽得人傳出來道：『老孺人一時急心疼，暈倒了。』他想到：『此病惟有前門棋盤街「定神丹」一服立效，恰好拜匣（四）中帶得在此。我且以子姪之禮入堂問病，就把這藥送他一丸。醫好了他，也是一個討好的機會。』就去開出來，袖在袖裏，一徑望內裏來問病。路經東邊小院，他昨日見孺人說，已曉得是桂娘的臥房，却見門開在那裏。想到：『桂娘一定在裏頭，只作三不知（五）闖將進去，見他時再作道理。』翰林捏着一把汗（六）走進臥房。只見：

香奩尙啓，寶鏡未收。剩粉殘脂，還在盆中蕩漾；花鈿翠黛，依然几上鋪張。想他纖手理妝時，少個畫眉人湊巧。

翰林如癡似醉，把桌上東西這件聞聞，那件嗅嗅，好不伎癢。又聞得撲鼻馨香。回首看時，那繡帳、牙床、錦衾、角枕且是整齊精潔。想到：『我且在他床裏眠他一眠，也沾他些香氣，只當親挨着他皮肉一般。』一淌淌下去，眠在枕頭上，呆呆地想了一回，等待幾時，不見動靜，沒些意智。慢慢走了出來。將到孺人房前，摸摸袖裏，早不見了那丸藥，正不知失落在那裏了？定性想一想，只得打原來路上一路

尋到書房裏去了。

桂娘在母親跟前守得疼痛少定，思量房門未鎖，妝臺未收，跑到自房裏來。收拾已完，身子困倦。揭開羅帳，待要歇息一歇息。忽見席間一個紙包。拾起來，打開看時，却是一丸藥。紙包上有字，乃是『定神丹，專治心疼，神効』幾個字。桂娘道：『此自何來？若是兄弟取至，怎不送到母親那裏去，却放在我的席上？除了兄弟，此處何人來到？却又恰恰是治心疼的藥！果是蹺蹊。且拿到母親那裏去，問個端的。』取了藥，掩了房門，走到孺人處來。問道：『母親，兄弟取藥回來未曾？』孺人道：『望得眼穿，這孩子不知在那裏頑耍？再不來了。』桂娘道：『好教母親得知，適間轉到房中，只見床上一顆丸藥，紙上寫着『定神丹，專治心疼，神効。』我疑心是兄弟取來的，怎不送到母親這裏，却放在我的房中？今兄弟兀自〔三〕未回，正不知這藥在那裏來的？』孺人道：『我兒，這『定神丹』只有京中前門街上有得賣，此處那討？這分明是你孝心所感，神仙所賜。快拿來我吃！』桂娘取湯來，遞與孺人，嚥了下去。一會，果然，心疼立止，母子歡喜不盡。孺人疼痛既止，精神疲倦，朦朦的睡了去。桂娘守在帳前，不敢移動。

恰好權翰林尋藥不見，空手走來問安。正撞着桂娘在那裏，不及迴避。桂娘認做是白家表兄，少不得要相見的，也不躲閃。這裏權翰林正要親傍，堆下笑來，買將上去，唱個肥喏〔三〕道：『妹子，拜揖了。』桂娘連忙還禮道：『哥哥，萬福。』翰林道：『姑娘病體若何？』桂娘道：『覺道好些，方纔睡去。』翰林道：『昨日到宅，渴想妹子芳容一見。見說玉體欠安，不敢驚動。』桂娘道：『小妹聽說哥

哥到來，心下急欲迎侍；梳洗不及，不敢草率。今日正要請哥哥廝見，恰遇母親病急，脫身不得。不想哥哥又進來問病，幸瞻丰範。」翰林道：「小兄不遠千里而來，得見妹子玉貌，真個是不枉奔波走這遭了。」桂娘道：「哥哥與母親姑姪至親，自然割不斷的？小妹薄命之人，何足挂齒！」翰林道：「妹子芳年美質，後祿正長，佳期可待。何出此言？」此時兩人對話，一遞一來。桂娘年大知味，看見翰林丰姿俊雅，早已動火了八九分；亦且認是自家中表兄妹一脈，甜言軟語，更不羞縮。對翰林道：「哥哥初來舍下，書房中有甚不周到處，可對你妹子說，你妹子好來照瞭一二。」翰林道：「有甚麼不周到？」桂娘道：「難道不缺長少短？」翰林道：「雖有缺少，不好對妹子說得。」桂娘道：「但說何妨。」翰林道：「所少的，只怕妹子不好照管，然不是妹子，也不能照管。」桂娘道：「少甚東西？」翰林笑道：「晚間少個人作伴耳。」桂娘通紅了面皮，也不回答，轉身就走。翰林趕上去一把扯住，道：「攜帶小兄到繡房中，拜望妹子一拜望，何如？」桂娘見他動手動腳，正難分解。只聽得帳裏老孺人開聲道：「那個在此說話響？」翰林只得放了手，回首轉來，道：「是小姪問安。」其時桂娘已脫了身，跑進房裏去了。

孺人揭開帳來，看見了翰林，道：「元來是姪兒到此。小兄弟街上未回，妹子怎不來接待？你方纔却和那個說話？」翰林心懷鬼胎，假說道：「只是小姪，並沒有那個。」孺人道：「這等，是老人家聽差了。」翰林心不在焉，一兩句話，連忙告退。孺人看見他有些慌速失張失志的光景，心裏疑惑道：「起初我服的「定神丹」出於京中，想必是姪兒帶來的，如何却在女兒房內。適纔睡夢之中分明聽得與我

女兒說話，却又說道：「沒有。」他兩人不要曉得前因，輒便私自往來，日後做出勾當。他男長女大，況我原有心配合他的；只是姪兒初到，未見怎的，又不知他會有妻未？不好就啓齒，且再過幾時，看有機會圓成罷了。」躊躇之間，只見糕兒拿了一貼藥走將來，道：「醫生入娘賊！出去了，等了多時纔取這藥來。」孺人嗔他來遲，說道：「等你藥到，娘死多時了。今天幸不疼，不吃這藥了。你自陪你哥哥去。」糕兒道：「那哥哥也不是老實人。方纔走進來，撞着他，却在姐姐臥房門首東張西張，見了我，方出去了。」孺人道：「不要多嘴！」糕兒道：「我看這哥哥也標致。我姐姐又沒了姐夫。何不配與他了，也完了一件事，省得他做出許多饒勞喉急出相。」孺人道：「孩子家恁地輕出口！我自有的主意。」孺人雖喝住了兒子，却也道是有理的事。放在心中打點，只是未便說出來。

那權翰林自遇桂娘兩下交口之後，時常相遇，便眉來眼去，彼此有情。翰林終日如癡似狂，拿着一管筆寫來寫去，茶飯懶吃。桂娘也日日無情無緒，懨懨欲睡，針線慵拈。多被孺人看在眼里。然兩個只是各自有心，礙人耳目，不曾做甚手脚。

一日，翰林到孺人處去，恰好遇着桂娘梳妝已畢，正待出房。翰林闌門迎着，相喚了一禮。翰林道：「久聞妹子房闈精緻，未曾得造一觀。今日幸得在此相遇，必要進去一看。」不繇分說，望門裏一鑽。桂娘只得也走了進來。翰林看見無人，一把抱住，道：「妹子慈悲，救你哥哥客中一命則箇！」桂娘不敢聲張，低低道：「哥哥尊重。哥哥不棄小妹，何不央人向母親處求親？必然見允。如何做那輕薄模樣！」翰林道：「多蒙妹子指教，足見厚情。只是遠水救不得近火，小兄其實等不得那從容的事了。」

桂娘正色道：『若要苟合，妹子斷然不從！他日得做夫妻，豈不爲兄所賤！』搥脫了身子，望門外便走。早把個雲髻扭歪，兩鬢都亂了。急急走到孺人處，喘氣尚有未息。孺人見了，覺得有些異樣，問道：『爲何如此模樣？』桂娘道：『正出房來，撞見哥哥後邊走來，連忙先跑，走得急了些箇。』孺人道：『自家兄妹，何必如此躲避！』孺人也只道姪兒就在後邊來，却又不見到。元來沒些意思，反走出去了。孺人自此又是一番疑心，性急要配合他兩個了，只是少個中間撮合的人。猛然想到：『姪兒初到時說道，見妙通師父說了纔尋到我家的，何不就叫妙通來與他說知其事，豈不爲妙？』當下就分付兒子糕兒，叫他去巷中接那妙通。不在話下。

却說權翰林走到書房中，想起適纔之事，心中怏怏。又思量：『桂娘有心於我，雖是未肯相從，其言有理。却不知我是假批子，教我央誰的是？』自又忖道：『他母子俱認我是白大，自然是鈿盒上的根瓣了。我只將鈿盒爲證，怕這事不成！』又轉想一想道：『不好，不好。萬一名姓偶然相同，鈿盒不是他家的，却不弄真成假！且不要打破網兒，只是做些工夫，俾得親熱，自然到手。』正胡思亂想，走出堂前閒步。忽然妙通師父走進門來，見了翰林，打個問訊。道：『相公，你投親眷好處安身許久了，再到小菴走走。』權翰林還了一禮，笑道：『不敢瞞師父說：一來家姑相留；二來小生的形孤影隻，岑寂不過，貪着骨肉相傍，懶向外邊去了。』妙通道：『相公既苦孤單，老身替你做個媒罷！』翰林道：『小生久欲買妾。師父前日說不管閒事，所以不敢相央。若得替我做個媒人，十分好了。』妙通道：『親事到有一頭在我心裏。適纔白老孺人相請說話。待我見過了他，再來和相公細講。』翰林道：

『我也有個人在肚裏，正少個說合的，師父來得正好。見過了家姑，是必到書房中來走走，有話相商則個。』妙通道：『曉得了。』說罷話，望內裏就走進去。見了孺人。孺人道：『多時不來走走。』妙通道：『見說孺人有些貴恙，正要來看。恰好小哥來喚我，故此就來了。』孺人道：『前日我姪初到，心中一喜一悲，又兼辛苦了些兒，生出病來。而今小恙已好，不勞費心。只有一句話兒要與師父說說。』妙通道：『甚麼話？』孺人道：『我只爲女兒未有人家，日夜憂愁。』妙通道：『一時也難得像意的。』孺人道：『有到有一個在這裏，正要與師父商量。』妙通道：『是那個？到要與我出家人商量的。』孺人道：『且莫說出那個！只問師父一句話，我京中來的姪兒說道：「先認得你的，」可曉得麼？』妙通道：『在我那里作寓好些時，見我說起孺人，纔來認親的，怎不曉得？且是好一個俊雅人物！』孺人道：『我這姪兒與我女兒同年所生，先前也曾告訴師父過的。當時在京就要把女兒許他爲妻，是我家當先老爹不肯。我出京之時，私下把一個鈿盒分開兩扇，各藏一扇以爲後驗，寫下文書一紙。當時姪兒還小。經今年遠，這鈿盒文書雖不知「還在不在？」人却是了。眼見得女兒別家無緣，也似有個天意在那裏。我意欲完前日之約，不好自家啓齒；抑且不知他「京中曾娶過妻否？」要煩你到西堂與我姪兒說此事，如若未娶，待與他圓成了。可好麼？』妙通道：『這個當得。管取一說就成。且拿了這半扇鈿盒去，好做個話柄。』孺人道：『說得是。』走進房裏去，取出來，交與妙通。妙通袋在袖裏了，一徑到西堂書房中來。

翰林接着道：『師父見過家姑了？』妙通道：『是，見過了。』翰林道：『有甚說話？』妙通道：

『多時不見，閒叙而已。』翰林道：『可見我妹子麼？』妙通道：『方才不曾見，再過會到他房裏去。』翰林道：『好個精緻房，只可惜獨自孤守！』妙通道：『目下也要說一個人與他了。』翰林道：『起先師父說：「有頭親事要與小生爲媒。」是那一家？』妙通道：『是有一家，是老身的檀越。小娘子模樣儘好，正與相公廝稱。只是相公要娶妾，必定有個正夫人了。他家却是不肯做妾的。』翰林道：『小生曾有正妻，亡過一年多了。恐怕一時難得門當戶對的佳配，所以且說個取妾。若果有好人家像得吾意，自然聘爲正室了。』妙通道：『你要怎麼樣的纔像得你意？』翰林把手指着裏面道：『不瞞老師父說，得像這裏表妹方妙。』妙通道：『容貌到也差不多兒。』翰林道：『要多少聘財？』妙通袖裏摸出鈿盒來，道：『不須別樣聘財。却倒是個難題目！他家有半扇金盒兒，配得上的就嫁他。』翰林接上手一看，明知是那半扇的底兒，不勝歡喜。故意問道：『他家要配此盒，必有緣故。師父可曉得備細？』妙通道：『當初這家子原是京中住的。有個中表曾結姻盟，各分鈿盒一扇爲證。若有那扇，便是前緣了。』翰林道：『若論鈿盒，我也有半扇，只不知可配得着否？』急在拜匣中取出來，一配，却好是一個盒兒。妙通道：『果然是一個！虧你還留得在。』翰林道：『你且說那半扇，是那一家的？』妙通道：『再有那家？怎佯不知，到來哄我。是你的親親表妹桂娘子的。難道你到不曉得！』翰林道：『我見師父藏頭露尾不肯直說出來，所以也做啞妝呆，取笑一回。却又一件，這是家姑從幼許我的，何必今日又要師父多這些宛轉？』妙通道：『令姑也曾道來，年深月久，只怕相公已會別娶，就不好意思。所以要老身探問個明白。今相公弦斷未續，鈿盒現配成雙，待老身回覆孺人，

只須成親罷了。』翰林道：『多謝撮合大恩。只不知幾時可以成親？早得一日也好。』妙通道：『你這饒樣的新郎。明日是中秋佳節，我攬掇孺人就完成了罷，等甚麼日子！』翰林道：『多感，多感。』妙通袖裏懷了這兩扇完全的鈿盒，欣然而去，回覆孺人。孺人道是「骨肉重完，舊物再見，」喜歡無盡。只待明日成親，吃喜酒了。此時胸中十萬分那有半分道不是他的姪兒。正是：

只認盒爲真，豈知人是假？

奇事顛倒顛，一似塞翁馬。

權翰林喜之如狂。一夜不睡。絕早起來，叫權忠到當舖裏去賃了一頂儒巾，一套儒衣，整備拜堂。孺人也絕早起來，料理酒席，催促女兒梳妝，少不得一對參拜行禮。權翰林穿着儒衣，正似白龍魚服，掩着口只是笑。連權忠也笑。傍人看的無非道是他喜歡之故，那知其情？但見花燭輝煌，恍作遊仙一夢。有詞爲證：

銀燭燦芙渠，瑞鴨微歎麝煙浮。喜紅絲初結，寶合曾輸。何郎俊才調凌雲，謝女艷容華濯露。月
權正直值團圓暮，雅稱錦堂歡聚。右調西眉序

酒罷，送入洞房。就是東邊小院桂娘的臥房。乃前日偷眠，妄想強進挨光^{〔四〕}的所在；今日停眠整宿，你道快活不快活！權翰林真如入蓬萊山島了。入得羅幃，男貪女愛，兩情歡暢，自不必說。雲雨既闌，翰林撫着桂娘道：『我和你千里姻緣，今朝美滿，可謂三生有幸。』桂娘道：『我和你自幼相許，今日完聚，不足爲奇。所喜者，隔着多年，又如此遠路，到底團圓，乃像是天意周全耳。只有一件，你須不

是這裏人，今入贅我家，不知到底萍踪浪跡，歸於何處？抑且不知你爲儒？爲商？作何生業？我嫁雞逐雞，也要商量個終身之策。一時歡愛不足戀也。」翰林道：「你不須多慮。只怕你不嫁得我。既嫁了我，包你有好處。」桂娘道：「有甚好處？料沒有五花官誥夫人之分！」翰林笑道：「別件或者煩難。若只要五花官誥，包管箱籠裏就取得出。」桂娘啐了一啐道：「虧你不羞！」桂娘只道是一句誇大的說話，不以爲意。翰林却也含笑，不就明言。且只軟款溫柔、輕憐痛惜、如魚似水，過了一夜。

明晨起來，各各梳洗已畢，一對兒穿着大衣，來拜見尊姑；並謝妙通爲媒之功。正行禮之時，忽聽得堂前一片價篩鑼，像有十來個人喧嚷將起來，慌得小舅糕兒沒鑽處。翰林走出堂前來，問道：「誰人在此囉呢？」說聲未了，只見老人家權孝同了一班京報人一見了就磕頭，道：「京中報人特來報爺高陞的。小人們那里不尋得到？方纔街上遇見權忠，纔知爺寄跡在此。却如何這般打扮？快請換了衣服！」權翰林連忙搖手，叫他不要說破。禁得那一個住？你也『權爺』，我也『權爺』，不住的叫。拿出一張報單來，已陞了學士之職，只管嚷着求賞。翰林着實叫他們『不要說我姓權！』京報人那管甚麼頭銜，早把一張報喜的紅紙高高貼起在中間，上寫：

「飛報貴府老爺權：高陞翰林學士，命下。」

這裏跟隨管家權忠拿出冠帶，對學士道：「料想瞞不過了，不如老實行事罷！」學士帶笑脫了儒巾儒衣，換了冠帶，討香案來，謝了聖恩。分付京報人出去門外候賞。

轉身進來，重請岳母拜見。那孺人出於不意，心慌撩亂，沒個是處。好像青天裏一個霹靂，不知是那

裏起的。只見學士拜下去，孺人連聲道：『折殺老身也！老身不知賢婿姓權，乃是朝廷貴臣，真是有眼不識泰山。望高擡貴手，恕家下簡慢之罪。』學士道：『而今總是一家人，不必如此說了。』孺人道：『不敢動問賢婿；賢婿既非姓白，爲何假稱舍姪，光降寒門？其間必有因緣。』學士道：『小婿寄跡禪林，晚間閒步月下，看見令愛芳姿，心中仰慕無已。問起妙通師父，說着姓名、居址、家中長短備細。故此託名前來，假意認親。不想岳母不疑，欣然招納，也是三生有緣。』妙通道：『學士初到菴中，原說姓權。後來說着孺人家事，就轉口說了姓白。小尼也曾問來，學士回說道：「因爲訪親，所以改換名姓。」豈知貴人游戲，我們多被瞞得不通風，也是一場天大笑話。』孺人道：『却又一件，那半扇鈿盒却自何來？難道賢婿是通神的？』學士笑道：『姪兒是假，鈿盒却真。說起來實有天緣，非可強也。』孺人與妙通多驚異道：『願聞其詳。』學士道：『小婿在長安市上偶然買得此盒一扇，那包盒的却是文字一紙，正是岳母寫與令姪留哥的，上有令愛名字。今此紙見在小婿處。所以小婿一發有膽冒認了。求岳母饒恕欺誑之罪。』孺人道：『此話不必題起了。只是舍姪家爲何把此盒出賣？賣的是甚麼樣人？賢婿必然明白。』學士道：『賣的是一個老兒，說是令兄舊房主。他說：令兄全家遭疫，少者先亡，止遺老口，一時逃去，所以把物件遺下拿出來賣的。』孺人道：『這等說起來，我兄與姪皆不可保。真個是物在人亡了！』不覺掉下淚來。妙通便收科道：『老孺人，姻緣分定，而今還管甚麼兒？不姪兒？是姓權？是姓白？招得個翰林學士做女婿，須不辱莫了你的女兒！』孺人道：『老師父說得有理。』大家稱喜不盡。

此時桂娘子在旁，逐句逐句聽着。口雖不說出來，纔曉得昨夜許他五花官誥做夫人，是有來歷的，不是過頭說說話。亦且鈿盒天緣，實爲湊巧。心下得意，不言可知。

權學士既喜着桂娘美貌，又見鈿盒之遇以爲奇異，兩下恩愛非常。重謝了妙通師父，連岳母、小舅都帶了赴任。後來秩滿，桂娘封爲宜人，夫妻偕老。

世間百物總憑緣，大海浮萍有偶然。

不向長安買鈿盒，何從千里配嬋娟？

註：〔一〕【豐城劍氣】此處所記與晉書張華傳略有出入。過延平津失劍的，是雷煥之子雷華，而非張華，當時張華已死，張劍已早失所在了。豐城，今縣名，屬江西省，在南昌縣南。

〔三〕【斗牛】「斗」是「斗宿」，亦稱「北斗」，玄武七宿的首宿；「牛」是「牛宿」，鄰接「斗宿」，玄武七宿的第二宿。

〔三〕【分野】原屬天文上專名，用來指稱各星次（即所謂「列宿」）所當的區域。

〔四〕【延平津】一名劍津（或劍溪），又名龍津，現在又名建溪，在福建省南平縣（近改市）東，晉時屬延平縣，所以叫做延平津。

〔五〕【溫嶠】晉祁人，字太真。嶠婦逝世，適從姑有女，屬嶠覓壻，嶠有自婚意，以玉鏡臺一枚為聘禮，得成夫婦。後世相傳為佳話，元明曲中多有演這個故事的。

〔六〕【月下】指月下老人故事。相傳老人囊中有赤繩（亦稱「紅絲」），一經繫在男女足上，雖仇家異域，亦必成爲夫婦。世俗因此稱媒妁為「月下老人」或簡稱為「月老」。

〔七〕【寧國府】今縣名，屬安徽省，在宣城縣南。

〔八〕【編修】官名，宋有史館編修（正七品），明代始屬翰林院，稱爲史官，掌修國史。

〔九〕【翰林】凡進士得入翰林院做官的，都尊稱爲「翰林」。

〔一〇〕【所事在行】「所事」作「各事」或「一切事」解。「在行」，俗指「對於某事有經驗」，叫做「在行」或「內行」。

〔二〕謫仙 舊日稱讚「人品的清超，猶如謫降塵世的仙人」時用語。唐書李白傳記李白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來源出此。

〔三〕玉樹 譬喻美好的材料，好比說「不同凡品」。

〔四〕登甲第 明清時俗稱進士爲「甲科」，亦稱「甲第」，「登甲第」即「中進士」之意。

〔五〕長班 舊時北京各省會館中服役的人，叫做「長班」。

〔六〕物事 同本書卷一註〔二〕。下不再註。

〔七〕紫金鈿盒 用紫金鑲嵌的盒子。

〔八〕天行症候 流行性病，舊日又稱做「時疫」。

〔九〕後生 吳語，稱年輕人做「後生」。

〔十〕顛倒相來 「相」是「辨察」的意思，此句作『反反覆覆地辨察』解。

〔十一〕沒搭煞 作「荒唐」或「沒有頭腦」解。

〔十二〕敢是 同本書卷一註〔七〕，下不再註。

〔十三〕下路人 「下路」即「下江」，指長江下游地方。下路人即長江下游地方的人。

〔十四〕二尹 明清時俗稱「同知」官爲「二府」，而職務則同知府事。「二尹」即「二府」。

〔十五〕望門寡婦 簡稱「望門寡」，舊俗指「已許婚而未婚夫婿在婚前死亡了」的女子。

〔十六〕斷了弦 俗稱喪妻做「斷弦」。

〔六〕【香公】寺廟中「香火」（司香火之事的人），俗尊稱做「香公」。

〔七〕【牛女銀河】「牛」、「女」指「牽牛」，「織女」二星；銀河一名天河。牽牛星在天河側，與織女星相對。舊稱七月七日之夜爲「七夕」，相傳是夜牛郎織女二星相會。

〔八〕【少】據原註云：『「少」字原是「有」字。』

〔九〕【收科】「科」，在戲曲中作「動作」解。「收科」即「收場」。

〔十〕【望門寡】見本篇註〔四〕。

〔十一〕【沒吃茶】一名「受茶」，舊日指「女子受聘」，因爲聘婦多用茶。至於爲什麼用茶？據天中記云：『凡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生，故聘婦必以茶爲禮。』據此可知，用來表示「一經受聘，不再受旁人家之聘」的意思。「沒吃茶」，指至今「尙未受聘」，用現在通用語說：「還沒有訂婚」。

〔十二〕【是件】小說中，「是」字，有時作「一切」或「各」解。此處即「件件」或「各件」之意。

〔十三〕【減妝】即婦女梳妝匣（盛粉鏡飾物銀錢之具），亦稱「香奩」。

〔十四〕【拜匣】舊日吳地置東帖或送禮份的小長方木匣。

〔十五〕【三不知】指「匆忙」。來源出左傳，青溪暇筆據此云：『俗謂忙處曰：「三不知」，即「始」、「中」、「終」三者，皆不能知也。』

〔十六〕【捏着一把汗】吳俗語，形容「提心吊膽」的情形。

〔十七〕【兀自】作「還」解。

【四〇】唱個肥喏見本書卷二註【四〇】。

【四一】打個問訊僧尼向人合掌或敬揖叫做「問訊」或「打個問訊」。

【四二】塞翁馬指「塞翁失馬」故事，譬喻禍福之事，應當看後來結果，不能拿一時情況來作結論。

【四三】白龍魚服此處用來譬喻「所謂貴人化裝微行」。此處說，權翰林按理應冠帶（即官服），因為化名假說是個游學秀才，所以只能穿戴儒巾儒衣，身分不相稱。因而自覺可笑了。

【四四】揆光金瓶梅第三回對此二字曾作解釋云：『怎的是「揆光」？比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引伸作「勾引婦女」解。

【四五】過頭吳語，即「過分」。

入
樓
市
推
人
跡



紅花場
尾關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四

青樓市探人踪 紅花場假鬼鬧

昔宋時三衢〔一〕守宋彥瞻以書答狀元〔二〕留夢炎，其略云：

『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牆；既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姍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讐者亦蒙恥含媿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扁鑄，遠引若避寇然。予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貴暮富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鄉之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爲？」』

此一段話，載在齊東野語〔三〕中。皆因世上官宦起初未經發跡變泰〔四〕，身居貧賤時節，親戚、朋友、宗族、鄉鄰那一個不望他得了一日，大家增光。及至後邊風雲際會，超出泥塗，終日在仕宦途中，冠裳裏面馳逐富貴，奔趨利名，將自家困窮光景盡多抹過；把當時貧交看不在眼裏，放在心上，全無一毫照顧周恤之意，淡淡相看，用不着他一分氣力。真叫得「官情紙薄」。不知向時盼望他這些意思竟歸何用？雖然如此，這樣人雖是惡薄，也只是沒用罷了。撞着有志氣肩巴硬的拚得個不奉承他，不求告他，也無奈我何，不爲大害。更有一等狠心腸的人，偏要從家門首打牆脚起：詐害親戚，侵占鄉里，

受投獻，窩盜賊，無風起浪，沒屋架梁；把一個地方攪得齷齪不生，雞犬不寧，人人懼憚，個個收斂，怕生出釁端撞在他網裏了。他還要疑心別人仗他勢力得了什麼便宜，心下不放鬆的晝夜算計。似此之人，鄉里有了他怎如沒有的安靜！所以宋彥瞻見留夢炎中狀元之後，把此書規諷他，要他做好人的意思。其間說話雖是憤激，却句句透切着今時病痛。

看官每〔丑〕不信，小子，而今單表一個作惡的官宦做着沒天理的勾當，後來遇着清正嚴明的憲司做對頭，方得明正其罪。說來與世上人勸戒一番。有詩爲證：

惡人心性自天生，慢道多因習染成。

用盡兇謀如翹虎，豈知有日貫爲盈！

這段話文〔六〕乃是四川新都縣〔七〕有一鄉宦，姓楊，是本朝甲科〔八〕。後來沒收煞〔九〕，不好說得他名諱。其人家富心貪，兇暴殘忍。居家爲一鄉之害，自不必說。曾在雲南做兵備僉事。其時屬下有個學霸廩生〔一〇〕，性張，名寅。父親是個鉅萬財主，有妻有妾。妻所生一子，就是張廩生。妾所生一子，名喚張賓，年紀尙幼。張廩生母親先年已死，父親就把家事盡托長子經營。那廩生學業儘通，考試每列高等。一時稱爲名士，頗與郡縣官長往來。只是賦性陰險，存心不善。父親見他每事苛刻取利，常勸他道：『我家道儘裕，勾你幾世受用不了。況你學業日進，發達有時，何苦錙銖較量，討人便宜的？』張廩生不以爲好言，反疑道：『父親必竟身有私藏，故此把財物輕易，嫌道我苛刻。況我母已死，見前父親有愛妾、幼子，到底他們得便宜。我只有得眼面前東西，還有他一股之分，我能有得多

少？』爲此日夕算計，結交官府。只要父親一倒頭，便思量擺佈這庶母、幼弟，占他家業。

已後父親死了，張廩生恐怕分家，反向父妾要索取私藏。父妾回說：『沒有。』張廩生罄將房中箱籠搜過，並無踪跡。又道他埋在地下，或是藏在人家。胡猜亂嚷，沒個休息。及至父妾要他分家與弟，却又分毫不吐，只推道：『你也不拿出來，我也沒得與你兒子。』族人各有私厚薄；也有爲着哥子的；也有爲着兄弟的，沒個定論，未免兩下搬鬪，搆出訟事。那張廩生有兩子俱已入泮，有財有勢，官府情熟。眼見得庶弟孤兒寡婦下邊沒申訴處，只得在楊巡道手裏告下一紙狀來。

張廩生見楊巡道准了狀，也老大吃驚。你道爲何吃驚？蓋因這巡道又貪又酷，又不讓體面；惱着他性子，眼裏不認得人；不拘甚麼事由，匾打側卓一味倒邊。還虧一件好處，是要銀子，除了銀子再無藥醫的。有名叫做楊瘋子，是惹不得的意思。張廩生忖道：『家財官司，只憑府、縣主張。府縣自然爲我斯文一脈，料不有虧。只是這瘋子手裏的狀，不先停當得他，萬一拘警起來，依着理斷個平分，可不去了我一半家事？！這是老大的干繫。』張廩生世事熟透，便尋個巡道梯己過龍之人與他暗地打個關節，許下他五百兩買心紅的公價，巡道依允。只要現過采，包管停當；若有不妥，不動分文。張廩生只得將出三百兩現銀，篋寶金壺一把，縷絲金首飾一副，精工巧麗，價值頗多，權當二百兩，他日備銀取贖。要過龍的寫了議單，又討個許贖的執照。只要府縣申文上來，批個像意批語，永杜斷與兄弟之患，目下先准一訴詞爲信。若不應驗，原物盡還。要廩生又換了小服，隨着過龍的到私衙門首，當面交割。四目相視，各自心照。張廩生自道算無遺策，只費得五百金，鉅萬家事一人獨享，豈不是「九牛去得

「一毛」，老大的便宜了，喜之不勝。看官，你道人心不平。假如張廩生是個克己之人，不要說平分家事，就是把這一宗五百兩東西讓與小兄弟了，也是與了自家骨肉，那小兄弟自然是母子感激的。何故苦苦貪私，思量獨吃自疴〔二六〕！反把家裏東西送與沒些相干之人。不知驢心狗肺怎樣生的！有詩曰：

私心只欲蔑天親，反把家財送別人。

何不家庭略相讓？自然忿怒變歡欣。

張廩生如此算計，若是後來依心像意〔二七〕，真是天沒眼睛了。豈知世事浮雲，倏易不定？楊巡道受了財物，准了訴狀下去，問官未及審詳〔二八〕，時值萬壽聖節〔二九〕將近，兩司〔三〇〕裏頭例該一人贖表進京朝賀。恰好輪着該是楊巡道去，沒得推故。楊巡道只得收拾起身。張廩生着急，又尋那過龍的去討口氣。楊巡道回說：『此行不出一年可回。府縣且未要申文。待我回任，定行了落。』張廩生只得使用衙門，停閣了詞狀，呆呆守這楊僉憲〔三一〕。回道〔三二〕。爭奈天不從人願，楊僉憲贖表進京，拜過萬壽，赴部考察〔三三〕。他貪聲大著，已註了不謹〔三四〕項頭，冠帶閑住。楊僉憲悶悶出了京城，一面打發人到任，所接了家眷，自回籍去了。

家眷動身時，張廩生又尋了過龍的去要倒出這一宗東西。衙門回言道：『此是老爺自做的事。若是該還，須到我家裏來自與老爺取討，我們不知就裏。』張廩生沒計奈何，只得住手。眼見得這一項銀子拋在東洋大海裏了。這是張廩生心勞術拙，也不為奇。

若只便是這樣沒討處罷了，也還算做便宜。張廩生是個貪私的人，怎捨得五百兩東西白白丟去了？

自思：『身有執照，不幹得事，理該還我。他如今是個鄉宦，須管我不着，我到他家裏討去。說我不過，好歹還我些；就不還得銀子，還我那兩件金東西也好。況且四川是進京必由之路，由成都省下到新都只有五十里之遠，往返甚易。我今年正貢，須赴京廷試，待過成都時，恰好到彼討此一項做路上盤纏，有何不可？』算計得停當，怕人曉得了，暗地把此話藏在心中，連妻子多不曾與他說破。此時家中官事未決，恰值宗師考貢。張廩生已自貢出了學門，一時興匆匆地回家受賀，飲酒做樂了幾時。一面打點長行，把爭家官事且放在一邊了。

帶了四個家人，免不得是張龍、張虎、張興、張富，早晚上道，水宿風餐，早到了成都地方，在飯店裏宿了一晚。張貢生想道：『我在此間還要迂道往新都取討前件，長行行李留在飯店裏不便。我路上幾日心緒鬱悶，何不往此間妓館一游，揀個得意的宿他兩晚，遣遣客興，就把行囊下在他家，待取了債回來帶去，有何不可？』就喚四個家人說了這些意思。那家人是出路的，見說家主要闕，是有些油水的事，那一個不願隨鞭鞭。簇擁着這個老貢生竟往青樓市上去了。

老生何意入青樓？

豈是風情未肯休。

只爲業冤當顯露，

埋根此處做關頭。

却說張貢生走到青樓市上，走來走去，但見：

艷抹濃妝，倚市門而獻笑；穿紅着綠，簾簾箔以迎歡。或聯袖，或憑肩，多是一些湊將來的姊妹；或用嘲，或共語，總不過造做出的風情。心中無事自驚惶，日日恐遭他假母怒；眼裏有人難撮合，時

時任換□□生來。

張貢生見了這些油頭粉面行徑，雖然眼花撩亂，沒一個同來的人，一時間不知走那一家的是，未便入馬。只見前面一個人搖擺將來，見張貢生帶了一夥家人東張西覷，料他是個要鬪的勤兒。沒個幫的人，所以遲疑。便上前問道：『老先生定是貴足，如何踹此賤地？』張貢生拱手道：『學生客邸無聊，閒步適興。』那人笑道：『只是眼闕，怕適不得甚麼興。』張貢生也笑道：『怎便曉得學生不倒身？』那人笑容可掬道：『若果有興，小子當爲引路。』張貢生正投着機，問道：『老兄高姓貴表？』那人道：『小子姓游，名守，號好閑，此間路數最熟。敢問老先生仙鄉上姓？』張貢生道：『學生是滇中。』游好閑道：『是雲南了。』後邊張興攬出來道：『我相公是今年貢元，上京廷試的。』游好閑道：『失敬，失敬。小子幸會，奉陪樂地一游，吃個盡興，作做主人之禮何如？』張貢生道：『最好，不知此間那個妓者爲最？』游好閑把手指一搯二搯的道：『劉金、張賽、郭師師、王丟兒都是少年行時的姊妹。』張貢生道：『誰在行些？』游好閑道：『若是在行，論這些雛兒多不及一個湯興哥，最是幫襯。』軟款，有情親熱，也是行時過來的人。只是年紀多了兩年，將及三十歲邊了。却是着實有趣的。』張貢生道：『我每自家年紀不小，倒不喜歡那孩子心性的，是老成些的好。』游好閑道：『這等，不消說，竟到那里去就是。』於是陪着張貢生一直望湯家進來。

興哥出來接見，果然老成丰韻，是個作家體段。張貢生一見心歡。告茶畢，叙過姓名，游好閑一代答明白。曉得張貢生中意了，便指點張家人將出銀子來，送他辦東道。是夜游好閑就陪着飲酒。張貢

生原是洪飲的，況且客中高興，放懷取樂。那游好閑去了頭便是個酒罈。興哥老在行，一發是行令不犯，連觥不醉的。三人你強我賽，吃過三更方住。游好閑自在寓中去了。張貢生遂與興哥同宿。興哥放出手段，溫存了一夜。張貢生甚是得意。次日叫家人把店中行李盡情搬了來，頓放在興哥家裏了。

一連住了幾日，破費了好幾兩銀子。貪慕着興哥才色，甚是戀戀不捨。想道：『我身畔盤費有限，不能如意；何不暫往成都討取此項到手？便多用些在他身上也好。』出來與這四個人商議，裝束了鞍馬往新都去。他心裏道：『指日可以回來的，對興哥道：『我有一宗銀子在新都，此去只有半日路程。我去討了來，再到你這裏頑耍幾時。』興哥道：『何不你留在此，只教管家們去取討了來？』張貢生道：『此項東西必要親身往取的。叫人去，他那邊不肯發。』興哥道：『有多少東西？』張貢生道：『有五百多兩。』興哥道：『這關係重大，不好阻得你。只是你去了，萬一不到我這裏來了，教我家枉自盼望。』張貢生道：『我一應行囊都不帶去，留在你家，只帶了隨身鋪蓋并幾件禮物去。好歹一兩日隨即回來了。看你家造化，若多討得到手，是必多送你些。』興哥笑道：『只要你早去早來，那在乎此！』兩下珍重而別。

看官，你道此時若有一個見機的人對那張貢生道：『這項銀子是你自己欺心不是處，黑暗裏葬送了，還怨悵兀誰？那官員每手裏東西，有進無出，「老虎喉中討脆骨」，「大象口裏拔生牙」，都不是好惹的，不要思想到手了。況且取得來送與衙衙人家，又是個填不滿的雪井。何苦枉用心機，走這道路。不如認個晦氣，歇了帳罷。』若是張貢生聞得此言轉了念頭，還是老大的造化。可惜當時沒人說

破。就有人說，料沒人聽。只因此一去，有分交：半老書生，狼籍作紅花之鬼；窮兇鄉宦，拘繫爲黑獄之囚。正是：

猪羊入屠戶之家，
一步步來尋死路。

這裏不題。

且說楊僉憲自從考察斷根回家，自道日暮窮途，所爲愈橫。家事已饒，貪心未足。終日在家設謀運局，爲非作歹。他只有一個兄弟，排行第二。家道原自殷富，並不干預外事，到是個守本分的。見哥哥作惡，每每會間微詞勸諫。僉憲道：『你仗我勢做二爺，掙家私勾了，還要管我！』話不投機。楊二曉得他存心尅毒，後來未必不火併自家屋裏。家中也養幾個了得的家人，時時防備他。近新一病不起。所生一子，止得八歲。臨終之時，喚過妻子在面前，分付衆家人道：『我一生只存此骨血。那邊大房做官的虎視眈眈。須要小心祇對他，不可落他圈套之內，我死不瞑目。』淚如雨下，長嘆而逝。死後妻子與同家人輩牢守門戶，自過日子，再不去叨忝僉憲家一分勢利。僉憲無隙可入，心裏思量：『二房好一分家當！不過留得這一個黃毛小廝，若斷送了他，這家當怕不是我一個的。』欲待暗地下手，怎當得這家母子關門閉戶，輕易不來他家裏走動。想道：『我若用毒藥之類暗算了他，外人必竟知道是我，須瞞不過，亦且急忙不得其便。若糾合強盜劫了他家，害了性命，我還好瞞生人眼，說假公道話，只把失盜做推頭。』誰人好說得是我。總是不害得他性命，劫得家私一空，也只當是了。』他一向私下養着劇盜三十餘人，在外莊聽用。但是擄掠得來的，與他平分。若有一二處做將出來，他

就出身包攬遮護。官府曉得他刁，公人怕他的勢，沒個敢正眼覷他。但有心上不像意或是眼裏動了火的人家，公然叫這些人去挪了來莊裏分了。弄得久慣，不在心上。他只待也如此劫了小侄兒子家裏，趁便害了他性命。爭奈他家人晝夜巡，還養着狼也似的守門，天數隻，隄防甚緊。也是天有眼睛，到別處去拌了，就來；到楊二房去幾番，但去便有阻礙，下不得手。

僉憲正在時刻挂心，算計必克。忽然門上傳進一個手本來，乃是：『舊治下雲南貢生張寅稟見。』心中吃了一驚道：『我前番曾受他五百兩賄賂，不曾替他完得事，就壞官回家了。我心裏也道此。』一宗銀兩必有後慮，不想他果然直尋到此。這事元不曾做得，說他不過，理該還他；終不成嚙了下去，又吐出來？若不還他時，他須是個貢生，酸子，智慧必不干休。倘然當官告理，且不顧他聲名不妙，誰奈煩與他調唇弄舌！我且把個體面見他，說話之間或者識時務不提起也不見得。若是這等，好好送他盤纏，打發他去罷了。若是提起要還，又做道理。』僉憲以口問心，計較已定，蹀將出廳來，叫：『請貢生相見。』張貢生整肅衣冠，照着舊上司體統行個大禮。送了些土物爲候敬。僉憲收了，設坐告茶。僉憲道：『老夫承乏貴鄉，罪過多端。後來罷職家居，不得重到貴地。今見了貴鄉朋友，還覺無顏。』張貢生道：『公祖大人直道不容，以致忤時。敝鄉士民迄今摩想明德。』僉憲道：『惶恐，惶恐。』又拱手道：『恭喜賢契歲薦了。』張貢生道：『挨次幸及，殊爲叨冒。』僉憲道：『今將何往？得停玉趾。』張貢生道：『赴京廷試，假途貴省，特來一觀台光。』僉憲道：『此去成都五十里之遙，特煩枉駕，足見不忘老朽。』張貢生見他說話不招攬，只得自說出來道：『前日貢生家下有些瑣事，曾處一付禮物

而奉公祖大人處收貯，以求周全。後來未經結局，公祖已行，此後就回貴鄉。今本不敢造次，只因貢生赴京缺費，意欲求公祖大人發還此一項，以助貢生利往。故此特此叩拜。」僉憲作色道：「老夫在貴處只吃得貴鄉一口水，何曾有此贓污之事？出口誣讒！敢是賢契被別個光棍哄了！」張貢生見他昧了心，改了口不認帳。若是個知機的，就該罷了，怎當得張貢生原不是良善之人，心裏着了急，就狠狠的道：「是貢生親手在私衙門前交付的，議單執照俱在，豈可昧得！」僉憲見有議單執照，回嗔作喜道：「是老夫忘事。得罪，得罪。前日有個妻弟在衙起身，需索老夫餽送。老夫宦囊蕭然，不得已故此借宅上這一項打發了他。不匡（三）日後多阻，不曾與宅上出得力。此項該還。只是妻弟已將此一項用去了，須要老夫賠償。且從容兩日，必當處補。」張貢生見說肯還，心放下了兩分鬆。又見說用去，心中不捨得那兩件金物。又對僉憲道：「內中兩件金器是家下傳世之物，還求保全原件則個。」僉憲冷笑了一聲道：「既是傳世之物，誰教輕易拿出來？且放心！請過了洗塵的薄款再處。」就起身請張貢生書房中慢坐，一面分付整治酒席。張貢生自到書房中去了。

僉憲獨自算了一回。他起初打白賴之時，只說張貢生會意，是必湊他的趣；他却重重送他個回敬做盤纏，也倒兩全了。豈知張貢生算小，不還他體面，搜根剔齒一直說出來。然也還思量還他一半現物，解了他饞涎。只有那金壺與金首飾是他心上得意的東西，時刻把玩的，已曾幾度將出來誇耀親戚過了。你道他捨得也不捨得？張貢生恰恰把這兩件口內要緊。僉憲左思右思，便一時不懷好意了。眼地（四）一聲道：「一不做，二不休。他是個雲南人，家裏出來中途到此間的。斷送了他，誰人曉得！」

須不到得尸親知道。』就叫幾個幹僕約會了莊上一夥強人，到晚間酒散聽候使用。分付停當，請出張貢生來赴席。席間說些閒話，評論些朝事，且是殷勤。又叫俊俏的安童（二）頻頻奉酒。張貢生見是公祖的好意，不好推辭。又料道是如此美情，前物必不留難。放下心懷，只顧吃酒，早已吃得醺醺地醉了。又叫安童奉了又奉，只等待不省人事方住。又問：『張家管家們可曾吃酒了未？』却也被幾個幹僕輪番更換陪伴飲酒。那些奴才們見好酒好飯，道是投着好處，那里管三七二十一，只顧貪婪無厭。四個人一個個吃得瞪眉瞪眼，連人多不認得了。稟知了僉憲，僉憲分付道：『多送在紅花場結果去！』元來這楊僉憲有所紅花場莊子，滿地種着紅花，廣衍有一千餘畝。每年賣那紅花有八九百兩出息。這莊上造着許多房子，專一歇着客人，兼亦藏着強盜。當時只說送張貢生主僕到那裏歇宿。到得莊上，五個人多是醉的，看着被臥，倒頭便睡，鼾聲如雷，也不管天南地北了。那空闊之處一聲鑼响，幾個飛狼的莊客走將攏來，多是有手段的強盜頭，一刀一個。遮莫有三頭六臂的，也只得費得半刻工夫；何況這一個酸子與幾個騃奴，每人只生得一顆頭，消得幾時，早已罄淨，當時就在紅花稀疎之處，掘個坎兒做一堆兒埋下了。可憐張貢生癡心指望討債，還要成都去見心上人，怎知遇着狠主，弄得如此死於非命！正是：

不道逡巡命，還貪傾刻花。

黃泉無妓館，今夜宿誰家？

過了年有餘。張貢生兩個秀才兒子在家，自從父親入京以後，並不會見一紙家書，一個便信回來。

問着個把京中歸來的人，多道不會會面，並不曉得。心中疑惑，商量道：『滇中處在天末，怎能勾京中信至。還往川中省下打聽，彼處不時有在北京還往的。』於是兩個湊些盤纏在身邊了，一逕到成都尋個下處宿了。在街市上行來走去，闖撞，並無遇巧熟人。兩兄弟住過十來日，心內無聊，商量道：『此處儘多名妓，我每各尋一個消遣則個。』兩個小夥子也不用幫閒，我陪你，你陪我，各尋一個雛兒：一個童小五，一個顧阿都，接在下處，大家取樂。混了幾日，鬧烘烘熱騰騰的，早把探父親信息的事撇在腦後了。

一日，那大些的有跳槽〔豎〕之意。兩個雛兒曉得他是雲南人，戲他道：『聞得你雲南人，只要闖老的。我每敢此不中你每的意？不多幾日，只要跳槽。』兩個秀才道：『怎見得我雲南人只要闖老的？』童小五便道：『前日見游伯伯說：「去年有個雲南朋友到這里來，要他尋表子，不要與頭的，只要老成的。後來引他到湯家與哥哥那里去了。」這與哥是我們母親一輩中人。他且是與他過得火熱，也費了好些銀子。約他再來，還要使一主大錢。以後不知怎的了。這不是雲南人要老的樣子？』兩個秀才道：『那雲南人姓個甚麼？怎生模樣？』童小五顧阿都大家拍手笑道：『又來越了。不在我每肝上的事，管他姓張姓李！那曾見他摸樣來？只是游伯伯如此說，故把來取笑。』兩個秀才道：『游伯伯是甚麼人？住在那里？這却是你每曉得的。』童小五、顧阿都又拍手道：『游伯伯也不認得，還要闖！』兩個秀才必竟要問個來歷。童小五道：『游伯伯千頭萬腦的人。撞來就見，要尋他却一世也難。你要問你們貴鄉里，竟到湯興哥家問不是。』兩個秀才道：『說得有理。』留小的秀才窩伴着兩個雛兒，大

的秀才獨自個問到湯家來。

那個湯興哥自從張貢生一去，只說五十里的遠近，早晚便到，不想去了一年有多，絕無消息。留下衣囊行李，也不見有人來取。門戶人家不把來放在心上，已此放下肚腸了。那日無客，在家閉門晝寢。忽然得一夢，夢見張貢生到來，說道：『取銀回來，』正要叙寒溫。却被扣門聲急，一時驚醒。醒來想道：『又不曾念着他，如何越地有此夢？敢是有人遞信息取衣裳，也未可知。』正在疑似間，聽得又扣門響。興哥整整衣裳，叫丫鬢在前，開門出來。丫鬢叫一聲道：『客來了。』張大秀才纔那得腳進，興哥擡眼看時，吃了一驚道：『分明像張貢生一般模樣，如何後生了許多？』請在客座里坐了。問起地方姓名，却正是雲南姓張。興哥心下老大稀罕，未敢遽然說破。張大秀才先問道：『請問大姐，小生聞得這里去年有個雲南朋友往來，可是甚麼樣人？姓甚名誰？』興哥道：『有一位老成朋友姓張，說是個貢行，要往京廷試，在此經過的。盤桓了數日，前往新都取債去了。說半日路程，去了就來。不知爲何一去不來了？』張大秀才道：『隨行有幾人？』興哥道：『有四位管家。』張大秀才心裏曉得是了，問道：『此去不來，敢是竟自長行了？』興哥道：『那裏是。衣囊行李，還留在我家裏，轉來取了纔起身的。』張大秀才道：『這等，爲何不來？難道不想進京，還留在彼處？』興哥道：『多分是取債不來，擔閣在彼。就是如此，好歹也該有個信，或是叫位管家來。影響無踪，竟不知甚麼緣故？』張大秀才道：『見說新都取甚麼債？』興哥道：『只聽得說有一宗五百兩東西，不知是甚麼債？』張大秀才跌脚道：『是了，是了。這等，我每須在新都尋去了。』興哥道：『他是客官甚麼瓜葛，要去尋他？』

張大秀才道：『不敢欺大姐，就是小生的家父。』興哥道：『失敬，失敬。怪道模樣恁地廝像，這等，是一家人了。』笑欣欣的去叫小二整起飯來，留張大官人坐一坐。張大秀才回說道：『這到不消。小生還有個兄弟在那廂等候，只是適間的話，可是確的麼？』興哥道：『怎的不確。見有衣囊行李在此，可認一認看，是不是？』隨引張大秀才到裏邊房裏來，把留下物件與他看了，張大秀才認得是實。忙別了興哥道：『這等，事不宜遲，星夜同兄弟往新都尋去。尋着了，再來相會。』興哥假親熱的留了一會，順水推船送出了門。

張大秀才急急走到下處，對兄弟道：『問到問着了，果然去年在湯家關的正是。只是依他家說起來，竟自不會往京哩！』小秀才道：『這等，在那裏？』大秀才道：『還在這裏新都。我們須到那裏問去。』小秀才道：『爲何住在新都許久？』大秀才道：『他家說是聽得往新都取五百金的債。定是到楊瘋子家去了。』小秀才道：『取得取不得，好歹走路。怎麼還在那裏？』大秀才道：『行囊還在湯家，方纔見過的。豈有不帶了去，徑自跑路的理？畢竟是擔閣在新都不來，不消說了。此去那裏苦不多遠，我每收拾起來一同去走遭，訪問下落則個。』兩人計議停當，將出些銀兩，謝了兩個妓者，送了家去，一徑到新都來。

下在飯店裏。店主人見是遠來的，問道：『兩位客官貴處？』兩個秀才道：『是雲南，到此尋人的。』店主人道：『雲南來是尋人的，不是倒贓的麼？』兩個秀才吃驚道：『怎說此話？』店主人道：『偶然這般說笑。』兩個秀才坐定，問店主人道：『此間有個楊僉事，住在何處？』店主人伸伸

舌頭：『這人不是好惹的。你遠來的人，有甚要緊，沒事問他怎麼？』兩個秀才道：『問聲何妨！怎便這樣怕他？』店主人道：『他輕則官司害你，重則強盜劫你。若是遠來的人沖撞了他，好歹就結果了性命。』兩個秀才道：『清平世界，難道殺了人不要償命的？』店主人道：『他償誰的命？去年也是一個雲南人，一主四僕投奔他家。聞得是替他討甚麼任上過手賊的，一夜裏多殺了。至今冤屈無伸。那見得要償命來！方才見兩位說是雲南，所以取笑。』兩個秀才見說了，嚇得魂不附體，你看我，我看你，一時做不得聲。呆了一會，戰抖抖的問道：『那個人姓甚名誰？老丈，可知得明白否？』店主人道：『我那裏明白。他家有一個管家，叫做老三，常在小店吃酒。這個人還有些天理的。時常飲酒中間，把家主做的歹事一一告訴我，心中不服。去年雲南這五個被害，忒煞（音）乖張了。外人紛紛揚揚，也多曉得。小可每（音）還疑心，不敢輕信。老三說是果然真有的，煞是不平。所以小可每纔信。可惜這五個人死得苦惱，沒個親人得知。小可見客官方纔問及楊家，偶然如此閒講。客官「各人自掃門前雪」，不要閒管罷了。』兩個秀才情知是他父親被害了，不敢聲張，暗暗地叫苦。一夜無眠。次日到街上往來察聽，三三兩兩幾處說來，一般無二。兩人背地裏痛哭了一場。思量要在彼發覺，恐怕反遭網羅。亦且鄉宦勢頭，小可衙門（音）奈何不得他。含酸忍苦，原還到成都來。

見了湯興哥，說了所聞詳細。興哥也賠了幾點眼淚。興哥道：『兩位官人何不告了他討命？』兩個秀才道：『正要如此。』此時四川巡按察院（音）石公正在省下。兩個秀才問湯興哥取了行囊，簡出貢生赴京文書放在身邊了。寫一狀，抱牌進告。狀上寫道：

「告狀生員張珍、張瓊，爲寃殺五命事。有父貢生張寅，前往新都惡宦楊某家取債，一去無踪。珍等親投彼處尋訪，探得當被惡宦謀財害命，併僕四人，同時殺死。道路驚傳，人人可證。尸骨無踪。滔天大變，萬古奇寃！親勸告。告狀生員張珍，係雲南人。」

石察院看罷狀詞。他一向原曉得新都楊僉事的惡蹟著聞，體訪已久，要爲地方除害。只因是個甲科，又無人敢來告他，沒有把柄，未好動手。今見了兩生告詞，雖然明知其事必實，却是詞中沒個實證實據，亂行不得。石察院趕開左右，直喚兩生到案前來，輕輕地分付道：「二生所告，本院久知。此人罪惡貫盈，但彼奸謀叵測。二生可速回家去，毋得留此！倘爲所知，必受其害。待本院廉訪得實，當有移文至彼知會，關取爾等到此明寃。萬萬不可洩漏！」隨將狀詞摺了，收在袖中。兩生叩頭謝教而去。果然依了察院之言，一面收拾，竟回家中靜聽消息去了。

這邊石察院待兩司作揖之日，獨留憲長（四）謝公叙話。袖出此狀與他看着道：「天地間有如此人否！本院留之心中久矣。今日恰有人來告此事，貴司刑法衙門可爲一訪。」謝廉使（四）道：「此人鼻獍爲心，豺狼成性，誠然王法所不容。」石察院道：「舊聞此家有家僮數千，陰養死士數十。若不得其實跡，輕易舉動，吾輩反爲所乘。不可不慎！」謝廉使道：「事在下官。」袖了狀詞，一揖而出。這謝廉使是極有才能的人，況兼按臺囑付，敢不在心。他司中有兩個承差，一個叫做史應，一個叫做魏能，乃是點頭會意的人，謝廉使一向得用的。是日叫他兩個進私衙來分付道：「我有件機密事要你每兩個做去。」兩個承差叩頭道：「憑爺分付那廂使用，水火不辭。」廉使袖中取出狀詞來與他兩個看，把手指

着楊某名字道：『按院老爺要根究他家這事。不得那五個人尸首實跡，拿不倒他。必要體訪的實，曉得了他埋藏去處，才好行事。却是這人兇狡非常，只怕容易打聽不出。若是洩漏了事機，不惟無益，反致有害，是這些難處。』兩承差道：『此宦之惡，播滿一鄉。若是曉得上司尋他不是，他必竟先去下手，非同小可。就是小的每往彼體訪，若認得是衙門人役，惹起疑心，禍不可測。今蒙差委，除非改換打扮，只做無意游到彼地，乘機緝探，方得真實備細。』廉使道：『此言甚是有理。你們快怎麼計較了去。』兩承差自相商議了一回道：『除非如此如此。』隨稟廉使道：『小的們有一計在此，不知中也不中？』廉使道：『且說來。』承差道：『新都專產紅花。小的們曉得楊宦家中有個紅花場，利息千金。小的們兩個打扮做買紅花客人，到彼市買，必竟與他家管事家人交易往來。等走得路數多，人眼熟了，他每沒些疑心，然後看機會空便留心體訪，必知端的。須拘不得時日。』廉使道：『此計頗好。你們小心在意訪着了此宗公事，我另眼看你不打緊，還要對按院老爺說了，分別擡舉你。』兩承差道：『蒙老爺提挈，敢不用心。』叩頭而出。

元來這史應、魏能多是有身家的人，在衙門裏圖出身的。受了這個差委，日夜在心。各自收拾了百來兩銀子，放在身邊了，打扮做客人模樣，一同到新都來。只說買紅花。問了街上人，曉得紅花之事，多是他三管家姓紀的掌管。此人生性梗直，交易公道，故此客人來多投他買賣做得去。每年與家主掙下千來金利息，全虧他一個。若論家主這樣貪暴，鬼也不敢來上門了。當下史應、魏能一竟來到他家拜望了，各述來買紅花之意，送過了土宜。紀老三滿面春風，一團和氣，就置酒相待。這兩個承差是

衙門老溜，好不乖覺。曉得這人有用他處，便有心結識了他。放出虔婆手段，甜言美語，說得入港。魏能便開口道：『史大哥，我們新來這裏做買賣，人面上不熟。自古道：「人來投主，鳥來投林。」難得這樣賢主人，我們序了年庚結爲兄弟何如？』史應道：『此意最好。只是我們初相會，況未經交易，只道是我們先討好了，不便論量。待成了交易，再議未遲。』紀老三道：『多承兩位不棄，足感盛情。待明日看了貨，完了正事，另治個薄設，從容請教，就此結義何如？』兩個同聲應道：『妙，妙。』當夜紀老三送他在客房歇宿，正是紅花場莊上之房。次日起來，看了紅花，講倒了價錢，兩人各取銀子出來兌足了。兩下各各相讓有餘，彼此情投意合。是日紀老三果然宰雞買肉，辦起東道來。史、魏兩人市上去買了些紙馬香燭之類，回到莊上擺設了，先獻了神，各寫出年月日時來。史應最長，紀老三小一歲，魏能又小一歲。挨次序立拜了神，各述了結拜之意道：『自此之後，彼此無欺，有無相濟，患難相救，久遠不忘；若有違盟，神明殛之！』設誓已畢，從此兩人稱紀老三爲二哥；紀老三稱兩人爲大哥、三哥。彼此喜樂，當晚吃個盡歡而散。元來蜀中傳下劉、關、張三人之風，最重的是結義。故此史、魏二人先下此工夫，以結其心。却是未敢說甚麼正經心腸話。只收了紅花停當，且還成都。發在舖中兌客，也原有兩分利息。收起銀子，又走此路。數月之中，如此往來了五六次。去便與紀老三綢繆，我請你，你請我，日日歡飲，真個如兄若弟，形迹俱忘。

一日酒酣，史應便伸伸腰道：『快活，快活。我們遇得好兄弟，到此一番，盡興一番。』魏能接口道：『紀二哥待我們弟兄只好這等了。我心上還嫌他一件未到處。』紀老三道：『小弟何事得罪？但說出

來。自家弟兄不要避忌！』魏能道：『我們晚間貪得一覺好睡。相好弟兄，只該着落我們在安靜去處便好。今在此間，每夜聽得鬼叫，夢寐多是不安的。有這件不像意。這是二哥欠檢點處。小弟心性怕鬼的，只得直說了。』紀老三道：『果然鬼叫麼？』史應道：『是有些詫異。小弟也聽得的，不只是魏三哥。』魏能道：『不叫，難道小弟掉謊？』紀老三點點頭道：『這也怪他叫不得。』對着掛酒的一個夥計道：『你道叫的是兀誰？畢竟是雲南那人了。』史應、魏能見說出真話來，只做原曉得的一般，不加驚異，趁口道：『雲南那人之死，我們也聞得久了。只是既死之後，二哥也該積些陰騭，與你老爺說個方便，與他一堆土埋藏了尸骸也好。爲何拋棄他在那裏了，使他每夜這等叫苦連天？』紀老三道：『死便死得苦了。尸骸原是埋藏的。不要聽外邊人胡猜亂說！』兩人道：『外人多說是當時拋棄了。二哥又說是埋藏了。若是埋藏了，他怎如此叫苦？』紀老三道：『兩個兄弟不信，我領你看。』煞也古怪，但是埋他這一塊地上，一些紅花也不生哩。』史應道：『我每趁着酒興，斟杯熱酒兒，到他那埋裏澆他一澆，叫他晚間不要這等怪叫。就在空曠去處，再吃兩大盃盡興。』兩個一齊起身，走出紅花場上來。紀老三只道是散酒之意，那道是有心的，也起了身，叫小的帶了酒盒，隨了他們同步，引他們到一個所在來看。但見：

瀾漫怨氣結成堆，
凜冽淒風團作陣。

若還不遇有心人，
沉埋數載誰相問。

紀老三把手指道：『那一塊一根草也不生的底下，就是他五個的尸骸。怎說得不曾埋藏？』史應就

樹下個大盃，向空裏作個揖道：『雲南的老兄，請一盃兒酒，晚間不要來驚嚇我們。』魏能道：『我也奠他一杯，湊成雙杯。』紀老三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若不是大哥三哥來，這兩滴酒，幾時能勾到他泉下？』史應道：『也是他的緣分。』大家笑了一場。又將盃來擺在紅花地上，席地而坐，豁了幾拳，各各連飲幾個大觥。看看日色暈黑，方才住手。兩人早已把埋尸的所在周圍暗記認定了。仍到莊房裏宿歇。次日對紀老三道：『昨夜果然安靜些，想是這兩杯酒吃得快活了。』大家笑了一回。是日別了紀老三要回，就問道：『二哥幾時也到省下來走走，我們也好做個東道，盡個薄意，回敬一回敬。』不然，我們只是叨擾，再無回答，也覺面皮忒厚了。』紀老三道：『弟兄家何出此言！小弟沒事不到省下。除非年底要買過年物事，是必要到你們那裏走走，專意來拜大哥三哥的宅上便是。』三人分手，各自散了。

史應、魏能，此番踴知了實地，是長是短，來稟明了謝廉使，廉使道：『你們果是能幹。既是這等了，外邊不可走漏一毫風信。但等那姓紀的來到省城，即忙密報我知道，自有道理。』兩人稟了出來，自在外邊等候紀老三來省。

看看殘年將盡，紀老三果然來買年貨，特到史家、魏家拜望。兩人住處差不多遠。接着紀老三，歡天喜地道：『好風吹得貴客到此。』史應叫魏能假伴了他，道：『魏三哥且陪着紀二哥坐一坐，小弟市上走一走。看中吃的東西，尋些來家請二哥。』魏能道：『是，是。快來則個。』史應就叫了一個小廝，拿了個籃兒，帶着幾百錢，往市上去了。一面買了些魚肉果品之類，先打發小廝歸家整治；一面走進

按察司衙門裏頭去，密稟與廉使知道。廉使分付史應先回家去伴住他，不可放走了。隨即差兩個公人，寫個硃筆票與他道：『立拘新都楊宦家人紀三面審，毋遲時刻！』公人賣了小票，一徑到史應家裏來。史應先到家裏整治酒肴，正與紀老三接風。吃到興頭上，聽得外邊敲門響。史應叫小廝開了門，只見兩個公人跑將進來。對史、魏兩人唱了喏，却不認得紀老三，問道：『這位可是楊管家麼？』史、魏兩人會了意，說道：『正是楊家紀大叔。』公人也拱一拱手說道：『敝司主要請管家相見。』紀老三吃了一驚道：『有何事要見我，莫非錯了？』公人道：『不錯，見有小票在此。』便拿出硃筆的小票來看。史應、魏能假意吃驚道：『古怪，這是怎麼起的？』公人道：『老爺要問楊鄉宦家中事體，一向分付道：「但有管家到省，即忙緝報。」方才見史官人市上買東西，說道請楊家的紀管家。不知那個多嘴的，稟知了老爺。故此特着我每到來相請。』紀老三呆了一晌道：『沒事喚我怎的？我須不會犯事！』公人道：『誰知犯不犯？見了老爺便知端的。』史、魏兩人道：『二哥自身沒甚事，便去見見不妨。』紀老三道：『決然爲我們家裏的老頭兒，再無別事。』史、魏兩人道：『倘若問着家中事體，只是從直說了，料不吃虧。』道：『既然兩位牌頭到此，且請便席略坐一坐，吃三杯了去何如？』公人道：『多謝厚情。只是老爺立等回話的公事，從容不得。』史、魏不由他分說，拿起大觥，每人灌了幾觥，吃了些案酒，公人又催起身。史應道：『我便陪着二哥到衙門裏去去。』魏三哥在家再收拾好了東西，盪熱了酒，等見見官來盡興。』紀老三道：『小弟衙門裏不熟。』史大哥肯同走走，足見幫襯。』紀老三沒處躲閃，只得跟了兩個公人到按察司裏來。

傳梆稟知謝廉使。廉使不升堂，竟叫進私衙裏來。廉使問道：『你是新都楊僉事的家人麼？』紀老三道：『小的是。』廉使道：『你家主做的歹事，你可知道詳細麼？』紀老三道：『小的家主果然有一兩件不守分勾當。只是小的主僕之分，不敢明言。』廉使道：『你從直說了，我饒你打。若有一毫隱蔽，我就用夾棍了。』紀老三道：『老爺要問那一件？小的好說。家主所做的事非一，叫小的何處說起？』廉使冷笑道：『這也說的是。』案上番那狀詞，再看一看，便問道：『你只說那雲南張貢生主僕五命，今在何處？』紀老三道：『這個不該是小的說的，家主這件事，其實有些虧天理。』廉使道：『你且慢慢說來。』紀老三便把從頭如何來討銀，如何留他吃酒，如何殺死了埋在紅花地裏，說了個備細。謝廉使寫了口詞道：『你這人到老實，我不難為你。權發監中，待提到了正犯就放。』當下把紀老三發下監中。史應、魏能到也爲日前相處分上，照管他一應事體，叫監中不要難爲他。不在話下。

謝廉使審得真情，即發憲牌一張，就差史應、魏能兩人賣到新都縣，着落知縣身上，要僉事楊某正身。係連殺五命公事。如不擒獲，即以知縣代解。又發牌捕衙在紅花場起尸。兩個領命到得縣裏，已是除夜那一日了。新都知縣接了來文，又見兩承差口稟緊急，嚇得兩手無措。忖道：『今日是年晚，此老必定在家；須乘此時調兵圍住，出其不意，方無走失。』即忙喚兵房，要僉牌出去，調取一衛兵來，有三百餘人，知縣自領了，把楊家圍得鐵桶也似。其時楊僉事正在家飲圍年酒。日色未晚，早把大門重重關閉了。自與羣妾內宴，歌的歌，舞的舞。內中一妾唱一隻黃鶯兒道：

『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

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

楊僉事見唱出『滇南』兩字，一個撞心拳，變了臉色道：『要你們提起甚麼滇南不滇南？』心下有些不快活起來。不想知縣已在外邊。看見大門關上，兩個承差是認得他家路徑的，從側邊梯牆而入。先把大門開了，請知縣到正廳上坐下，叫人到裏邊傳報道：『邑主在外有請。』楊僉事正因『滇南』二字觸着隱衷，有些動心。忽聽得知縣來到正廳上，想道：『這時候到此何幹？必有蹊蹺，莫非前事有人告發了？』心下驚惶，一時無計，道：『且躲過了他再處，』急往廚下竈前去躲。知縣見報了許久不出，恐防有失，忙入中堂，自求搜尋。家中妻妾一時藏避不及。知縣分付喚一個上前來說話。此時無奈，只得走一個婦女出來答應。知縣問道：『你家爺那裏去了？』這個婦人回道：『出外去了，不在家裏。』知縣道：『胡說。今日是年晚，難道不在家過年的？』叫從人將拶子拶將起來。這婦人着了忙，喊道：『在，在。』就把手指着廚下。知縣率領從人竟往廚下來搜。僉事無計可施，只得走出來道：『今日年夜，老父母何事直入人內室？』知縣道：『非干晚生之事。乃是按臺老大人、憲長老大人相請，問甚麼連殺五命的公事。要老先生星夜到司對理。如老先生不去，要晚生代解。不得不如此唐突。』僉事道：『隨你甚麼事，也須讓過年節。』知縣道：『上司緊急，兩個承差坐提，等不得過年。只得要煩老先生一行，晚生奉陪同往就是。』知縣就叫承差守定，不放寬展。僉事無奈，只得隨了知縣出門。知縣登時僉了解批，連夜解赴會城。兩個承差又指點捕官一面到莊上掘了尸首，一同起來。那些在莊上的強盜，見主人被拏，風聲不好，一闌的走了。

謝廉使特爲這事歲朝升堂。知縣已將僉事解進。僉事換了小服，跪在廳下，口裏還強道：『不知犯官有何事故？鈞牌拘提，如捕反寇。』廉使將按院所准狀詞，讀與他聽。僉事道：『有何憑據？』廉使道：『還你個憑據。』即將紀老三放將出來道：『這可是你家人麼？他所供口詞的確，還有何言。』僉事道：『這是家人懷挾私恨誣首的，怎麼聽得！』廉使道：『誣與不誣，少頃便見。』說話未完，只見新都巡捕縣丞已將紅花場五個尸首，在衙門外着落地方收貯，進司稟知。廉使道：『你說無憑據，這五個尸首，如何在你地上？』廉使又問捕官：『相得尸首怎麼的？』捕官道：『縣丞當時相來，俱是生前被人殺死，身首各離的。』廉使道：『如何，可正與紀三所供不異，再推得麼？』僉事俛首無辭，只得認了道：『一時酒醉觸怒，做了這事。乞看縉紳體面，避蓋些則個。』廉使道：『縉紳中有此！不但衣冠中禽獸，乃禽獸中豺狼也。石按臺早知此事，密訪已久，如何輕貸得！』即將楊僉事收下監候，待行關。五取到原告再問。重賞了兩個承差。紀三釋放寧家去了。

關文行到雲南，兩個秀才知道楊僉事已在獄中，星夜赴成都來執命。曉得事在按察司，竟來投到。廉使叫押到屍場上認領父親屍首。取出僉事對質一番。兩子將僉事拳打腳踢。廉使喝住道：『既在官了，自有應得罪名，不必如此！』將僉事依一人殺死三命者律，今更多二命，擬凌遲處死，決不待時。下手諸盜以爲從定罪，候擒獲發落。僉事係是職官，申院奏請定奪。不等得旨意轉來，楊僉事是受用的人，在獄中受苦不過，又見張貢生率領四僕日日來打他，不多幾時，斃於獄底。

僉事原不會有子，家中竟無主持，諸妾各自散去。只有楊二房八歲的兒子楊清是他親姪，應得承受，

潑天家業多歸於他。楊僉事枉自生前要算計并姪兒子的，豈知身後連自己的倒與他了？這便是天理不泯處。

那張貢生只爲要欺心小兄弟的人家，弄得身子冤死他鄉。幸得官府清正有風力，纔報得仇。却是行關本處，又經題請，把這件行賄上司圖占家產之事各處播揚開了。張賓此時同了母親稟告縣官道：『若是家事不該平分，哥子爲何行賄？眼見得欺心，所以喪身。今兩姓執命，既已明白，家事就好公斷了。此係成都成案，奏疏分明，須不是撰造得出的。』縣官理上說他不過，只得把張家一應產業兩下平分。張賓得了一半，兩個姪兒得了一半，兩個姪兒也無可爭論。

張貢生早知道到底如此，何苦將錢去買憔悴，白折了五百兩銀子，又送了五條性命！真所謂『無梁不成，反輸一帖』也。奉勸世人，還是存些天理，守些本分的好。

錢財有分苦爭多，反自將身入網羅。

看取兩家歸束處，心機用盡竟如何？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四終

註：〔一〕〔三衢〕現在叫做衢縣，屬浙江省。此處因有三衢山，所以又叫做三衢。

〔二〕〔狀元〕癸辛雜識云：『宋以後，皆以廷試首名爲狀元，然宋俗一甲三名，均稱狀元，與後世異。』

〔三〕〔齊東野語〕書名，宋周密撰，共二十卷。

〔四〕〔發跡變泰〕「發跡」，應作「發迹」，指立功顯名起家事；「變泰」指「否極泰來」的意思，與「發跡」

意義略同。

〔五〕〔看官每〕「每」同「們」字，參閱本書卷二註〔三〕。下文同樣用法的例，不再一一註出。

〔六〕〔話文〕自唐到宋，一般稱「說書藝人」做「說話人」，他們所用的底本，叫做「話本」。三言二拍是文人採用話本形式敘述的小說，所以稱做「擬話本」。此處用「話文」二字，乃是「擬話本」模擬說話人的口吻來稱自己所敘述的小說的。

〔七〕〔新都〕今四川縣名，在成都之北，明清皆屬成都府。

〔八〕〔甲科〕明清俗稱進士做「甲科」，亦稱「甲第」。參閱本書卷三註〔三〕。

〔九〕〔沒收煞〕俗稱「收束」做「煞」，例如「收煞」「煞尾」之類。「沒收煞」就是「沒下稍」「沒收場」的意思。

〔十〕〔廩生〕廩膳生員之略，實即「公費生」。

〔十一〕〔入泮〕凡入學做生員，叫做「入泮」。

〔十二〕〔巡道〕明制在按察司之下，設按察分司，在按察使（這是一省的司法長官）之下，置按察副使、按察僉事等

員，任按察分司之職，分察府、州、縣，叫做「分巡道」，簡稱「巡道」。楊巡道，按照上文，乃是兵備僉事。

〔三〕「梯已過龍」「梯已」，指的是「貼身親隨人」；「過龍」，指「過付賄賂」。

〔四〕「打個關節」指「通賄賂」。

〔五〕「現過采」吳俗語，「好處」叫做「采頭」；「得利」叫做「得采頭」。此處巡道要求的是「現過采」，就是說：「要求先付賄賂」。

〔六〕「獨吃自疴」「疴」應作「屙」。吳俗語，叫大便做「屙屎」。此處就是說：『自吃自拉（屎）』，形容「一人獨吞」之意。

〔七〕「像意」即稱心如意。參閱本書卷一註〔三〕。

〔八〕「審詳」舊時訴訟問案，叫做「審」，下級官對上級官有所陳報時所用的官文書叫做「詳」。

〔九〕「萬壽聖節」舊稱皇帝生日做「萬壽節」。

〔十〕「兩司」明代官制，每省中最高的官署是兩司。一名「承宣布政使司」，最高長官為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下設左右參政等官，布政使掌一省之政；一名「提刑按察使司」，最高長官為按察使一人。此處指四川一省中的「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兩司。

〔十一〕「楊僉憲」「僉」字是「按察使司兵備僉事」之略；「憲」是舊日對上官的尊稱，如「憲臺」、「大憲」之類。

〔十二〕「回道」「道」是楊兵備僉事所巡察的區域，此處指楊僉道出差回來之意。

【三言】考察明制外官三年一朝，朝以「丑」、「辰」、「未」、「戌」年，前期移撫按官，各綜其屬三年內功過狀，註考彙送覆核，以定黜陟。

【四言】註了不謹此處對楊巡道加註「考語」的，當然是他的上司撫按官，考語項內，註的是「不謹」，雖則不滿，語氣還輕，所以只去了他現任職務，而是「原官休致在家」，因此，下句稱爲「冠帶閒住」了。

【五言】「貢監」或即「貢生」之略，貢生可參加會試，中式者皇帝親試於廷，就叫做廷試，又叫做殿試。（按科舉時代，選府州縣學生員之學行俱優者，貢諸京師，升入太學，有副貢、拔貢、優貢、歲貢、恩貢等名，統叫做貢生。）

【六言】考貢即提學使考試生員充貢之期。

【七言】自貢即「納粟馬捐貢監」，所以叫做「自貢」。

【八言】闕明人小說中多此字，音「瓢」，越諺，指「宿娼」，即現在的「嫖」字。

【九言】青樓梁劉邈詩：「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始指妓館，後爲妓館之稱。

【十言】勤兒據大宋宣和遺事和金瓶梅的例子，推定這是「使錢散漫的主兒」的隱語。又據明徐渭南詞敘錄：「勤兒，言其勤於悅色不憚煩也，亦曰刷子，言其亂也。」

【十一言】撒出來吳語，插入其間之意，此處作「插嘴」解。

【十二言】幫襯對人體貼衛護。

【十三言】是必此處作「一定」解。

【衙衙人家】指妓家。

【推頭】吳語，即「藉口」。

【拌】即「撈」。

【手本】明萬曆間士夫名刺多用六扣白柬，稱做「名帖」，後改用青殼黏前後葉，始稱「手本」。

【酸子】墨娥小錄載秀才調侃爲酸丁。此處「酸子」也用來指讀書人的。

【不匡】「匡」字在戲曲小說中常見。通常與「不」字或「誰」字連用，作「不料」或「誰許」解。

【喂地】即「狠狠地」。

【安童】小說戲曲中，多稱書童爲安童。通俗編卷十八稱謂云：『俚俗小說每有「安童」之稱，嘗疑其爲

「家童」之訛，今據此（即夢梁錄）則當時自有此稱。』

【跳槽】舊日浮浪子弟嫖院，忽然拋棄一個素識的妓女，又到一妓女處來往，叫做「跳槽」。

【忒煞】吳語，即「太」的反切，作「太過分」解。

【小可每】「小可」，自稱謙詞；「每」即「們」。

【小可衙門】即「小一點的衙門」。

【巡按察院】官名，明於十三省各置巡按御史一人，專以察吏安民，職權與漢刺史相似。因爲巡按全銜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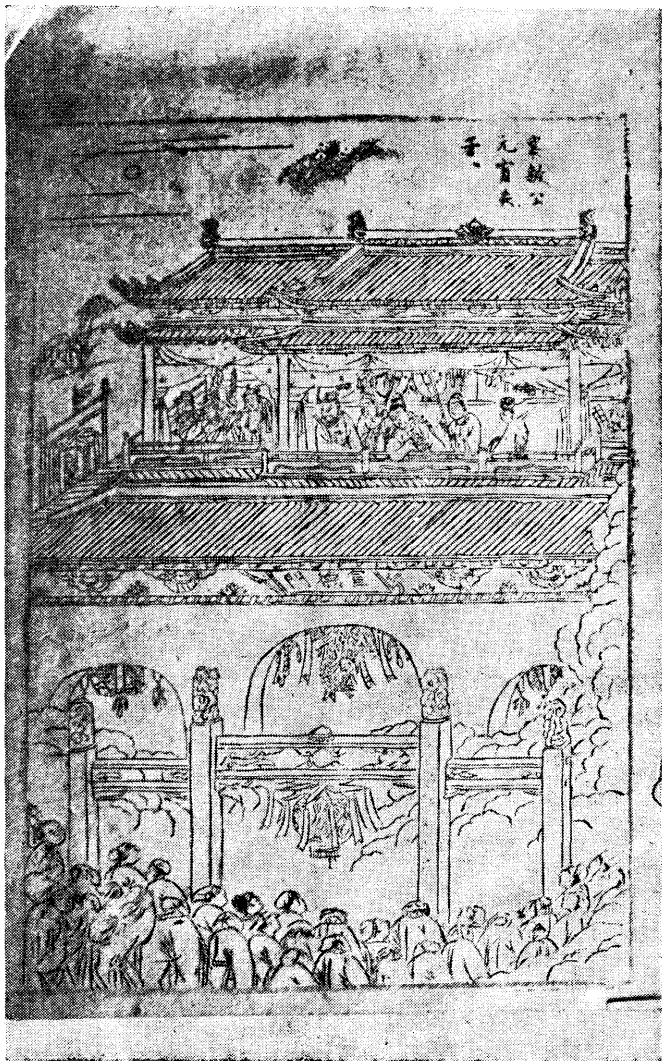
「巡按某處監察御史」，故稱爲「巡按察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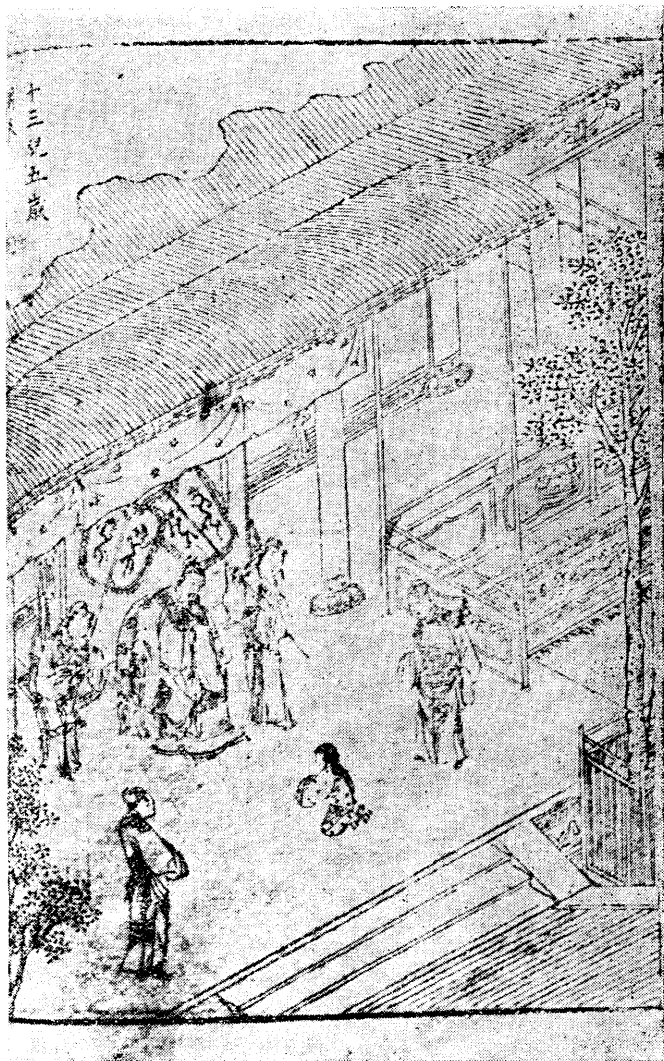
【憲長】刑法衙門長官的尊稱，此處指提刑按察使。

【廉使】即「廉訪」，提刑按察使的別名。

【兵房】舊制知縣衙門內部組織有吏、禮、戶、兵、刑、工六房。兵房掌軍事、調兵等事。

【行關】「關」是「關文」之略，參閱本書卷一註【三】。下不再註。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歲朝天

詞云：

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華滿。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球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叢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翫。風柔夜煖。花

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着冠兒鬪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詞寄瑞鶴仙

這一首詞乃是宋紹興年間詞人康伯可〔二〕所作。伯可元是北人，隨駕南渡，有名是個會做樂府的人才。秦申王〔三〕薦於高宗皇帝。這詞單道着上元佳景，高宗皇帝極其稱賞，御賜金帛甚多。詞中爲何說「舊日風光太平再見」？蓋因靖康之亂，徽欽被擄，中原盡屬金夷；僥倖康王南渡，卽了帝位，偏安一隅，偷閒取樂，還要模擬擬盛時光景，故詞人歌詠如此，也是自解自樂而已。怎如得當初柳耆卿〔三〕另有一首詞云：

禁漏花深。繡工日永。薰風布燠，變韶景都門十二。元宵三五，銀蟾光滿。凌飛觀，聳皇居麗，佳氣瑞烟葱蒨。翠華宵幸，是處層城闔苑。龍鳳燭交光星漢，對咫尺鰲山開雉扇。會樂府兩籍神仙，

梨園四部絃筚。向曉色都人未散。盈萬井山呼鰲抃，願歲歲。天仗裏，常瞻鳳輦。詞寄傾盃樂

這首詞，多說着盛時宮禁說話。只因宋時極作興〔四〕是個元宵，大張燈火，御駕親臨，君民同樂。所以

說道『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然因是傾城士女通宵出游，沒些禁忌，其間就有私期密約，鼠竊狗偷，弄出許多笑柄來。當時李漢老又有一首詞云：

帝城三五，燈光花市盈路。天街游處，此時方信鳳闕都民，奢華豪富。紗籠纔過處，喝道轉身一壁，小來且住，見許多才子艷質，攜手並肩低語。東來西往誰家女？買玉梅爭戴，緩步春風度。北

觀南顧，見畫燭影裏，神仙無數，引人魂似醉。不如趁早步月歸去。這一雙情眼，怎生禁得許多胡

覷！詞寄女冠子

細看此一詞，可見元宵之夜，趁着喧鬧叢中幹那不三不四〔五〕勾當〔六〕的，不一而足。不消說起。而今在下說一件元宵的事體〔七〕，直教：

鬧動公侯府，分開帝主顏。

猾徒入去地，稚子見天還。

話說宋神宗朝，有個大臣王襄敏公〔八〕，單諱着一個韶字。全家住在京師。真是潭潭相府，富貴奢華，自不必說。那年正月十五元宵佳節，其時王安石未用，新法未行，四境無侵，萬民樂業：正是太平時候。家家戶戶，點放花燈。自從十三日爲始，十街九市，歡呼達旦。這夜十五日是正夜。年年規矩，官家〔九〕親自出來，賞翫通宵。傾城士女，專待天顏一看。且是此日難得，一輪明月當空，照耀如同白晝；映着各色奇巧花燈，從來叫做『燈月交輝』，極爲美景。襄敏公家內眷，自夫人以下，老老幼幼，沒一個不打扮齊整了，祇候人捧着帷幙出來，街上看燈遊耍。

看官，你道如何用着帷幙？蓋因官宦人家女眷，恐防街市人挨擦，不成體面，所以或用絹段或用布疋等類，扯作長圈圍着。只要隔絕外邊人，他在裏頭，走的人原自四邊看得見的。晉時叫他做「步障」(一〇)。故有「紫絲布步障」、「錦布障」之稱。這是大人家規範如此。

閒話且過。却說襄敏公有個小衙內(一一)，是他末堂最小的兒子，排行第十三，小名叫做南陔(一二)。年方五歲。聰明乖覺，容貌不凡，合家內外大小都是喜歡他的。公與夫人自不必說，其時也要到街上看燈。大宅門中衙內穿着齊整，還是等閒。只頭上一頂帽子，多是黃豆來大不打眼的洋珠，穿成雙鳳穿牡丹花樣，當面前一粒貓兒眼(一三)寶石睛光閃爍，四圍又是五色寶石鑲着，乃是鴉青祖母綠(一四)之類。只這頂帽，也值千來貫錢。襄敏公分付一個家人王吉，馱在背上，隨着內眷一起看燈。那王吉是個曉法度的人，自道身是男人，不敢在帷中走，只是傍帷外而行。

行到宣德門前，恰好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門樓(一五)。聖旨許令萬目仰觀，金吾衛(一六)不得攔阻。樓上設着鰲山(一七)，燈光燦爛，香煙馥郁；奏動御樂，簫鼓喧闐。樓下施呈百戲(一八)，供奉御覽。看的真是人山人海，擠得縫地都沒有了。有翰林承旨王禹玉上元應制詩爲證：

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

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

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

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盃。

此時王吉擁入人叢之中。因爲肩上負了小衙內，好生不便，觀看得不甚像意。忽然覺得背上輕鬆了些。一時看得渾了，忘其所以，伸伸腰，擡擡頭，且是自在，呆呆裏向上看着。猛然想道：『小衙內呢？』急回頭看時，眼見得不在背上。四下一望，多是而生之人，竟不見了小衙內踪影。欲要找尋，又被擠住了脚，行走不得。王吉心慌撩亂，將身子儘力挨出。挨得骨軟筋麻，纔到得稀鬆之處。遇見府中一夥人，問題：『你們見小衙內麼？』府中人道：『小衙內是你負着，怎到來問我們！』王吉道：『正是鬧嚷之際，不知那個伸手來我背上接了去。想必是府中弟兄們見我費力，替我抱了，放鬆我些，也不見得。我一時貪個鬆快，人鬧裏不看得仔細，及至尋時已不見了。你們難道不曾撞見？』府中人見說，大家慌張起來，道：『你來作怪了！這是作耍的事，好如此不小心！你在人千人萬處失去了，却在此間張問李，豈不悞事！還是分頭再到鬧頭裏尋去。』一夥十來個人同了王吉挨出挨入，高呼大叫。怎當得人多得緊了，茫茫裏向那個問是。落得眼睛也看花了，喉嚨也叫啞了，並無一些影響。尋了一回，走將攏來，我問你，你問我，多一般不見，慌做了一團。有的道：『或者那個抱了家去了。』有的道：『你我都在，又是那一個抱去！』王吉道：『且到家問問看又處。』一個老家人道：『決不在家裏。頭上東西耀人眼目，被歹人連人盜拐去了。我們且不要驚動夫人，先到家稟知了相公，差人及早緝捕爲是。』王吉見說要稟知相公，先自怯了一半，道：『如何回得相公的話！且從容計較打聽，不要性急便好。』府中人多是着了忙的，那繇得王吉主張，一齊遶了家來。私下問問，那得個小衙內在裏頭。只得來見襄敏公。却也囁囁嚅嚅，未敢一直說失去小衙內的事。襄敏公見衆人急急之狀，到問道：『你

等去未多時，如何一齊跑了回來？且多有些慌張失智光景，必有緣故。」衆家人纔把王吉在人叢中失去小衙內之事說了一遍。王吉跪下，只是叩頭請死。襄敏公毫不在意，笑道：「去了自然回來，何必如此着急？」衆家人道：「此必是歹人拐了去，怎能勾回來？相公還是着落。」開封府及早追捕，方得無失。」襄敏公搖頭道：「也不必。」衆人道是一番天樣大、火樣急的事，怎知襄敏公看得等閒，聲色不動，化做一杯雪水。衆人不解其意，只得到帷中稟知夫人。夫人驚慌抽身急回，噙着一把眼淚來與相公商量。襄敏公道：「若是別個兒子失去，便當急急尋訪。今是吾十三郎，必然自會歸來，不必憂慮。」夫人道：「此子雖然伶俐，點點年紀，奢遮煞也。」只是四五歲的孩子。萬衆之中擠掉了，怎能勾自會歸來。」養娘每道：「聞得歹人拐人家小廝去，有擦瞎眼的，有斫掉脚的，千方百計擺佈壞了，裝做叫化的化錢。若不急急追尋，必然衙內遭了毒手。」各各啼哭不住。家人每道：「相公便不着落府裏緝捕，招帖也寫幾張，或是大張告示，有人貪圖賞錢，便有訪得下落的來報了。」一時間你出一說，我出一見，紛紛亂講。只有襄敏公怡然不以爲意道：「隨你議論百出，總是多的，過幾日自然來家。」夫人道：「魔合羅般」一個孩子，怎生捨得！失去了不在心上，說這樣懈話！」襄敏公道：「包在我身上，還你一個舊孩子便了。不要性急。」夫人那裏放心。就是家人每、養娘每也不肯信相公的話。夫人自分付家人各處找尋去了不題。

却說那晚南陔在王吉背上，正在挨擠喧嚷之際，忽然有個人趁近到王吉身畔，輕輕伸手過來接去，仍舊一般歇着。南陔貪着觀看，正在眼花撩亂，一時不覺。只見那一個人負得在背，便在人叢裏亂擠將

過去，南陔纔喝聲道：『王吉！如何如此亂走！』定睛一看，那裏是個王吉！衣帽裝束，多另是一樣了。南陔年紀雖小，心裏煞是聰明。便曉得是個歹人，被他鬧裏來拐了。欲待聲張，左右一看，並無一個認得的熟人。他心裏思量道：『此必貪我頭上珠帽，若被他掠去，須難尋討，我且藏過帽子；我身子不怕他怎地！』遂將手去頭上除下帽子來，揣在袖中，也不言語，也不慌張，任他歇着前走，却像不曉得甚麼的。將近東華門，看見轎子四五乘疊聯而來，南陔心裏忖量道：『轎中必有官員貴人在內，此時不聲張求救，更待何時？』南陔覷轎子來得較近，伸手去攀着轎轡，大呼道：『有賊！有賊！救人！救人！』那負南陔的賊出於不意，驟聽得背上如此呼叫，吃了一驚，恐怕被人拿住，連忙把南陔撩下背來，脫身便走，在人叢裏混過了。轎中人在轎內聞得孩子聲喚，推開簾子一看，見是個青頭白臉，合羅般一個小孩子，心裏喜歡。叫住了轎，抱將過來，問道：『你是何處來的？』南陔道：『是賊拐了來的。』轎中人道：『賊在何處？』南陔道：『方纔叫喊起來，在人叢中走了。』轎中人見他說話明白，摩他頭道：『乖乖，你不要心慌，且隨我去再處。』便雙手抱來，放在膝上。一直進了東華門，竟入大內去了。

你道：『轎中是何等人？』元來是穿宮的高品近侍中大人。因聖駕御樓觀燈已畢，先同着一般的中貴四五人前去宮中排宴。不想遇着南陔叫喊，抱在轎中，進了大內。中大人分付從人，領他到自己入直的房內，與他果品吃着，被臥溫着，恐防驚嚇了他，叮囑又叮囑。內監心性喜歡小的，自然如此。次早，中大人四五人直到神宗御前叩頭跪稟道：『好教萬歲爺爺得知，奴婢等昨晚隨侍賞燈回來，在

東華門外拾得一個失落的孩子，領進宮來。此乃萬歲爺爺得子之兆，奴婢等不勝喜歡。未知是誰家之子，未請聖旨，不敢擅便。特此啓奏。」神宗此時前星未耀，正急的是生子一事。見說拾得一個孩子，也道是宜男之祥。喜動天顏，叫「快宜來見」。中大人領旨，急到入直房內抱了南陔。先對他說：「聖旨宜召，如今要見駕哩，你不要驚怕！」南陔見說：「見駕」，曉得是見皇帝了，不慌不忙，在袖中取出珠帽來，一似昨晚帶了。隨了中大人竟來見神宗皇帝。娃子家雖不曾習着甚麼嵩呼拜舞之禮，却也擎拳曲腿，一拜兩拜的叩頭稽首。喜得個神宗跌腳歡欣，御口問道：「小孩子，你是誰人之子？可曉得姓甚麼？」南陔竦然起答道：「兒姓王，乃臣詔之幼子也。」神宗見他說出話來，聲音清朗，且語言有禮，大加驚異。又問道：「你緣何得到此處？」南陔道：「只因昨夜元宵舉家觀燈，瞻仰聖容，囂亂之中，被賊人偷馱背上前走。偶見內家三車乘，只得叫呼求救。賊人走脫。臣隨中貴大人一同到此。得見天顏，實出萬幸。」神宗道：「你今年幾歲了？」南陔道：「臣五歲了。」神宗道：「小小年紀，便能如此應對，王詔可謂有子矣。昨夜失去，不知舉家何等驚惶。朕今即要送還汝父，只可惜沒查處那個賊人。」南陔對道：「陛下要查此賊，一發不難。」神宗驚喜道：「你有何見，可以得賊？」南陔道：「臣被賊人馱走，已曉得不是家裏人了，便把頭帶的珠帽除下藏好。那珠帽之頂，有臣母將繡針綵線插戴其上，以厭不祥。臣比時在他背上，想賊人無可記認，就於除帽之時將針線取下，密把他衣領縫線一道，插針在衣內，以爲暗號。今陛下令人密查，若衣領有此針線者，即是昨夜之賊，有何難見？」神宗大驚道：「奇哉，此兒！一點年紀，有如此大見識！朕若不得賊，孩子不如矣！待朕擒治了此賊，

方送汝回去。』又對近侍誇稱道：『如此奇異兒子，不可令宮闈中人不見一見。』傳旨：『急宣欽聖皇后見駕！』穿宮人傳將旨意進宮，宣得欽聖皇后到來。山呼行禮已畢。神宗對欽聖道：『外廂有個好兒子，卿可暫留宮中，替朕看養他幾日，做個得子的讖兆。』欽聖雖然遵旨謝恩，不知甚麼事由，心中有些猶豫不決。神宗道：『要知詳細，領此兒到宮中問他，他自會說明白。』欽聖得旨，領了南隗自往宮中去了。

神宗一面寫下密旨，差個中大人賣到開封府，是長是短的，從頭分付了大尹，立限捕賊以聞。開封府大尹奉得密旨，非比尋常訪賊的事，怎敢時刻怠緩。即喚過當日緝捕使臣何觀察，分付道：『今日奉到密旨，限你三日內要拿元宵夜做不是的（三）一夥人。』觀察稟道：『無賊無證，從何緝捕？』大尹叫何觀察上來附耳低言，把中大人所傳衣領針線爲號之說說了一遍。何觀察道：『恁地的，三日之內，管取完這頭公事。只是不可聲揚。』大尹道：『你好幹這事。此是奉旨的，非比別項盜賊。小心在意！』觀察聲喏而出。到得使臣房，集齊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來商量道：『元宵夜趁着熱鬧做歹事的，不止一人；失事的也不止一家。偶然這一家的小兒不曾撈得去，別家得手處必多。日子不遠，此輩不過在花街柳陌酒樓飯店中，慶鬆取樂，料必未散。雖是不知姓名地方，有此暗記，還怕甚麼？遮莫沒踪影的，也要尋出來。我每幾十個做公的分頭體訪，自然有個下落。』當下派定張三往東，李四往西。各人認路，茶坊酒肆，凡有衆人團聚，面生可疑之處，即便留心挨身體看。各自去訖。

元來那晚這個賊人，有名的叫做「鷓兒手」，一起有十來個，專一趁着熱鬧時節人叢裏做那不本分

的勾當。有詩爲證：

昏夜貪他唾手財，

全憑手快眼兒乖。

世人莫笑胡行事，

譬似求人更可哀。

那一個賊人當時在王家門首，窺探踪跡，見個小衙內齊整打扮背將出來，便自上了心。一路尾着走，不離左右。到了宣德門樓下，正在挨擠喧鬧之處，覷個空，便雙手溜將過來，背了就走。欺他是小孩子，縱有知覺，不過驚怕啼哭之類，料無妨礙，不在心上。不隄防到官轎旁邊却會叫喊『有賊』起來。一時着了忙，想道利害，卸着便走。更不知背上頭，暗地裏又被他做工夫，留下記認了，此是神仙也不猜到之事。後來脫去，見了同夥團聚攏來，各出所獲之物：如簪釵、金寶、珠玉、貂鼠煖耳、狐尾護頸之類，無所不有。只有此人却是空手，述其緣故。衆賊道：『何不單騎了珠帽來？』此人道：『他一身衣服多有寶珠鈕嵌，手足上各有釧鐲。就是四五歲一個小孩子好歹也值兩貫錢，怎捨得輕放了他？』衆賊道：『而今孩子何在！正是貪多嚼不爛了。』此人道：『正在內家轎邊叫喊起來，隨從的虞候虎狼也似，好不（三）多人！在那裏不兜住身子便算天大僥倖，還望財物哩！』衆賊道：『果是利害。而今幸得無事，弟兄們且打平夥，吃酒壓驚去。』於是一日輪一個做主人，只揀隱僻酒務（五），便去暢飲。是日，正在玉津園旁邊一個酒務裏頭歡呼暢飲。一個做公的，叫做李雲偶然在外經過，聽得猜拳豁指，呼紅喝六之聲。他是有心的，便暫進門來一看，見這些人舉止氣象，心下有十分瞧科。走去坐了一個獨副座頭，叫聲：『買酒飯吃。』店小二先將盞筯安頓去了。他便站將起來，背着手踱來踱去，側眼把那些

人逐個個覷將去。內中一個果然衣領上挂着一寸來長短綵線頭。李雲曉得着手了。叫店家：『且慢盪酒，我去街上邀着個客人一同來吃。』忙走出門，口中打個胡哨，便有七八個做公的走將攏來，問道：『李大，有影響麼？』李雲把手指着店內道：『正在這裏頭，已看的實了。我們幾個守着這裏，把一個走去，再叫集十來個弟兄一同下手。』內中一個會走的飛也似去，又叫了十來個做公的來了。發聲喊，望酒務裏打進去。叫道：『奉聖旨拿元宵夜賊人一夥！店家協力，不得放走了人！』店家聽得『聖旨』二字，曉得利害，急集小二、火工、後生人等，執了器械出來幫助。十來個賊，不曾走了一個，多被網倒。正是：

日間不做虧心事，
夜半敲門不吃驚。

大凡做賊的見了做公的，就是老鼠遇了貓兒，見形便伏；做公的見了做賊的，就是仙鶴遇了蛇洞，聞風即知。所以這兩項人每每私自相通，時常要些孝順，叫做「打業錢」。若是捉破了賊，不是什麼要緊公事，得些利市，便放鬆了。而今是欽限要人的事，衣領上針線鬪着海底眼，如何容得寬展！當下網住，先剝了這一個的衣服。衆賊雖是口裏還強，却個個肉顫身搖，面如土色。身畔一搜，各有零贓。一直裏押到開封府來，報知大尹。大尹升堂，驗着衣領針線是實，明知無枉，喝教：『用起刑來，』令招實情。搨、扒、吊、拷，備受苦楚。這些頑皮賴肉不肯招。大尹即將衣領針線問他道：『你身上何得有此？』賊人不知事端，信口支吾。大尹笑道：『如此劇賊，却被小孩子算破了，豈非天理昭彰！你可記得元宵夜內家轎邊叫救人的孩子麼？你身上已有了暗記，還要抵賴到那裏去？』賊人方知被孩

子暗算了，對口無言。只得招出實話來：乃是積年累歲，遇着節令盛時，即便四出剽竊；以及平時略販子女，傷害性命；罪狀山積，難以枚舉。從不敗露，豈知今年元宵行事之後，卒然被擒；却被小子暗算，驚動天聽，以致有此。莫非天數該敗，一死難逃，大尹責了口詞，疊成文卷，大尹却記起舊年元宵真珠姬一案，現捕未獲的那一件事來。你道又是甚事？看官且放下這頭，聽小子說那一頭。

也只因宣德門張燈，王侯貴戚女眷多設帷幙在門外兩廡，日間先在那裏等候觀看。其時有一個宗王家在東首，有個女兒名喚真珠，因趙姓天潢（三）之族，人都稱他真珠族姬（三）。年十七歲，未曾許嫁人家。顏色明艷，服飾鮮麗，耀人眼目。宗王的夫人姨妹族中却在西首。姨娘曉得外甥真珠姬在帷中觀燈，叫個丫鬚走來相邀一會，上覆道：『若肯來，當差兜轎來迎。』真珠姬聽罷，不勝之喜，便對母親道：『兒正要見見姨娘，恰好他來相請，是必要去。』夫人亦欣然許允。打發了鬚先去回話，專候轎來相迎。過不多時，只見一乘兜轎打從西邊來到帷前。真珠姬孩子心性，巴不得就到那邊頑耍。叫養娘們問得是來接的，分付從人隨後來，自己不耐煩等待，慌忙先自上轎去了。纔去得一會，先前來的丫鬚又領了一乘兜轎來到，說道：『立等真珠姬相會，快請上轎。』王府裏家人道：『真珠姬方纔先隨轎去了，如何又來迎接？』丫鬚道：『只是我同這乘轎來，那裏又有甚麼轎先到？』家人們曉得有些蹊蹺了，大家忙亂起來。聞之宗王。着人到西邊去看，眼見得決不在那裏的了。急急分付虞候祇從人等四下找尋，並無影響。急具事狀，告到開封府。府中曉得是王府裏事，不敢怠慢，散遣緝捕使臣挨查踪跡。王府裏自出賞揭，報信者二千貫，竟無下落不題。

且說真珠姬自上了轎後，但見轎夫四足齊舉，其行如飛。真珠姬心裏道：『是頃刻就到的路，何須得如此慌走？』却也道是轎夫脚步慣了的，不以爲意。及至擡眼看時，倏忽轉灣，不是正路，漸漸走到狹巷裏來；轎夫們脚高步低，越走越黑。心裏正有些疑惑，忽然轎住了，轎夫多走了去，不見有人相接。只得自己掀簾走出轎來。定睛一看，只叫得苦。元來是一所古廟：旁邊鬼卒十餘個各持兵杖夾立，中間坐着一位神道，面闊尺餘，鬚髯滿頰，目光如炬，肩臂搖動，像個活的一般。真珠姬心慌，不免下拜。神道開口大言道：『你休得驚怕！我與汝有夙緣，故使神力攝你至此。』真珠姬見神道說出話來，愈加驚怕，放聲啼哭起來。旁邊兩個鬼卒走來扶着。神道說：『快取壓驚酒來。』旁邊又一鬼卒斟着一杯熱酒，向真珠姬口邊奉來。真珠姬欲待推拒，又懷懼怕，勉強將口接着，被他一灌而盡。真珠姬早已天旋地轉，不知人事，倒在地下。神道走下座來笑道：『着了手也！』旁邊鬼卒多攢將攏來，同神道各卸了裝束，除下面具。元來個個多是活人，乃一夥劇賊裝成的。將蒙汗藥灌倒了真珠姬，擡到後面去。後面走將一個婆子出來，扶去，放在牀上睡着。衆賊漢乘他昏迷，次第姦淫。可憐金枝玉葉之人，零落在狗黨狐羣之手。姦淫已畢，分付婆子看好，各自散去，別做歹事了。

真珠姬睡至天明，看看甦醒；睜眼看時，不知是那裏，但見一個婆子在旁邊坐着。真珠姬自覺□□疼痛，把手摸時，周圍虛腫，明知着了人手。問婆子道：『此是何處？將我送在這裏？』婆子道：『夜間衆好漢每送將小娘子來的。不必心焦，管取你就落好處便了。』真珠姬道：『我是宗王府中閨女，你每歹人怎如此胡行亂做！』婆子道：『而今說不得王府不王府了。老身見你是金枝玉葉，須不把

你作賤。』真珠姬也不曉得他的說話因緣，悔着眼只是啼哭。原來這婆子是個牙婆，專一走大人家僱賣人口的。這夥劇賊掠得人口，便來投他家下，留下幾晚，就有頭主來成了去的。那時留了真珠姬，好言溫慰得熟分。剛兩三日，只見一日一乘轎來擡了去，已將他賣與城外一個富家爲妾了。

主翁成婚後，雲雨之時，心裏曉得不是處子。却見他美色，甚是喜歡，不以爲意，更不會提起問他來歷。真珠姬也深懷羞憤，不敢輕易自言。怎當得那家姬妾頗多，見一人專寵，盡生嫉妬之心。說他：『來歷不明，多管是在家犯姦被逐出來的奴婢，』日日在主翁耳根邊激聒。主翁聽得不耐煩，偶然問其來處。真珠姬揆着心中事，大聲啼泣，訴出事緣來。方知是宗王之女，被人掠賣至此。主翁多曾看見榜文賞帖的，老大吃驚，恐怕事發連累，急忙叫人尋取原媒牙婆，已自不知去向了。主翁尋思道：『此等奸徒，此處不敗，別處必露，到得根究起來，現賊在我家，須臾不過，可不是天大利害！況且王府女眷不是取笑，必有尋着根底的日子。別人做了歹事，把個愁布袋丟在這裏，替他頂死不成？』心生一計，叫兩個家人家裏擡出一頂破竹轎來裝好了，請出真珠姬來。主翁納頭便拜道：『一向有眼不識貴人，多有唐突。却是辱莫了貴人多是歹人做的事，小可並不知道。今情愿折了身價，白送貴人還府。只望高擡貴手，凡事遮蓋，不要牽累小可則個。』真珠姬見說送他還家，就如聽得一封九重恩赦到來。又原是受主翁厚待的；見他小心陪禮，好生過意不去。回言道：『只要見了我父母，決不題起你姓名罷了。』主翁請真珠姬上了轎，兩個家人擡了飛走。真珠姬也不及分別一聲。慌忙走了六七里路，一擡擡到荒野之中，擡轎的放下竹轎，抽身便走，一道煙去了。

真珠姬在轎中探頭出看，只見靜悄無人。走出轎來，前後一看，連兩個擡轎的影踪不見。慌張起來道：『我直如此命蹇！如何不明不白拋我在此？萬一又遇歹人，如何是好？』沒做理會處，只得仍舊進轎坐了，放聲大哭起來。亂喊亂叫，將身子在轎內擲擲不已，頭髮多擲得蓬鬆。此時正是春三月天道，時常有郊外踏青的。有人看見空曠之中，一乘竹轎內有人大哭，不勝駭異，漸漸走將攏來。起初止是一兩個人；後來簍箕般圍將轉來。你詰我問；你喧我嚷。真珠姬慌慌張張，沒口得分訴，一發說不出一句明白話來。內中有老成人搖手，叫四旁人莫嚷，朗聲問道：『娘子是何家宅眷？因甚獨自歇轎在此？』真珠姬方纔噙了眼淚，說得話出來道：『奴是王府中族姬，被歹人拐來在此的。有人報知府中，定當重賞。』當時王府中賞帖，開封府榜文，誰不知道。真珠姬話纔出口，早已有請功的飛也似去報了。須臾之間，王府中幹辦處候走了偌多人來認看，果然破轎之內坐着的是真珠族姬。慌忙打轎來換了，擡歸府中。父母與合家人等，看見頭鬚鬢亂，滿面淚痕，抱着大哭。真珠姬一發亂擲亂擲，哭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直等哭得盡情了，方纔把前時失去今日歸來的事端，一五一十告訴了一遍。宗王道：『可曉得那討你的是那一家？便好挨查。』真珠姬心裏還護着那主翁，回言道：『人家便認得，却是不曉得姓名，也不曉得地方，又來得路遠了，不記起在那一邊。抑且那人家原不知情，多是歹人所爲。』宗王心裏道：『是家醜不可外揚，』恐女兒許不得人家只得含忍過了，不去聲張下老實根究。只暗地囑付開封府，留心訪賊罷了。

隔了一年，又是元宵之夜，弄出王家這件案來。其時大尹拿倒王家做歹事的賊，記得王府中的事，也

把來問問看，果然卽是這夥人。大尹咬牙切齒，拍案大罵道：『這些賊男女，死有餘辜！』喝交加力行杖，各打了六十訊棍，押下死囚牢中。奏請明斷發落。奏內大略云：

「羣盜元夕所爲，止於肢體；居恆所犯，盡屬椎埋。似此梟獍之徒，豈容輦轂之下！合行駢戮，以靖邦畿。」

神宗皇帝見奏，曉得開封府盡獲盜犯，笑道：『果然不出小孩子所算。』龍顏大喜。批准奏章，着會官卽時處決。又命開封府再錄獄詞一通來看。開封府欽此欽遵處斬衆盜已畢，一面回奏，復將前後犯由獄詞詳細錄上。神宗得奏，卽將獄詞籠在袍袖之中，含笑回宮。

且說正宮欽聖皇后那日親奉聖諭，賜與外廂小兒鞠養，以爲得子之兆，當下謝恩領回宮中來。試問他來歷備細，那小孩子應答如流，語言清朗。他在皇帝御前也曾經過，可知道不怕而生，就像自家屋裏一般嘻笑自若。喜得個欽聖心花也開了，將來抱在膝上，寶器心肝的不住的叫。命宮娥取過梳妝匣來，替他掠髮整容，調脂畫額，一發打扮得齊整。合宮妃嬪聞得欽聖宮中御賜一個小兒，盡皆來到宮中，一來稱賀娘娘，二來觀看小兒。蓋因小兒是宮中所不會有的，實覺稀罕。及至見了，又是一個眉清目秀，唇紅齒白，魔合羅般一個能言能語，百問百答，你道有不快活的麼？妃嬪每要奉承娘娘，亦且喜歡孩子，爭先將出寶玩金珠釧鐲等類來，做見面錢，多塞在他小袖子裏，袖子裏盛滿了着不得。欽聖命一個老內人〔毛〕逐一替他收好了。又叫領了他到各宮朝見頑耍。各宮以爲盛事，你強我賽，又多各有賞賜。宮中好不喜歡熱鬧。

如是十來日，正在喧哄之際，忽然駕幸欽聖宮，宣召前日孩子。欽聖當下率領南陔朝見已畢。神宗問欽聖道：『小孩子莫驚怕否？』欽聖道：『蒙聖恩勅令暫鞠此兒。此兒聰慧非凡，雖居禁地，毫不改度，老成人不過如此。實乃陛下洪福齊天，國家有此等神童出世，臣妾不勝欣幸。』神宗道：『好敦卿等知道，只那夜做歹事的人，盡被開封府所獲，則爲衣領上針線暗記，不到得走了一個。此兒可謂有智極矣。今賊人盡行斬訖。怕他家裏不知道，在家忙亂，今日好好送還他去。』欽聖與南陔各叩首謝恩。當下傳旨，勅令前日抱進宮的那個中大人護送歸第。御賜金犀一籠，與他壓驚。中大人得旨，就御前抱了南陔，辭了欽聖，一路出宮。欽聖尙兀自好些不割捨他，梯已自有賞賜；與同前日各宮所贈之物總貯一篋，令人一同交付與中大人收好，送到他家。中大人出了宮門，傳命輛起轎車，轎了聖旨，就抱南陔坐在懷裏了，徑望王家而來。

去時驀地偷將去，來日從天降下來。

孩抱何緣親見帝？恍疑鬼使與神差。

話說王襄敏家中自那晚失去了小衙內，合家裏外大小沒一個不憂愁思慮，哭哭啼啼。只有襄敏毫不在意，竟不令人追尋。雖然夫人與同管家的分付衆家人各處探訪，却也並無一些影響。人人懊惱，沒個是處。忽然此日朝門上飛報將來，有中大人親費聖旨到第開讀。襄敏不知事端，分付忙排香案迎接。自己冠紳袍笏，俯伏聽旨。只見中大人抱了個小孩子，下轎車來。家人上前來爭看，認得是小衙內，到吃了一驚。不覺大家手舞足蹈，禁不得喜歡。中大人喝道：『且聽聖旨！』高聲宣道：

「卿元宵失子，乃朕獲之，今却還卿。特賜壓驚物一籠，獎其幼志。欽哉！」

中大人宣畢，襄敏拜舞謝恩已了，請過聖旨。與中大人叙禮，分賓主坐定。中大人笑道：「老先兒，好個乖令郎！」襄敏正要問起根絲，中大人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卷文書出來，說道：「老先兒要知令郎去來事端，只看此一卷便明白了。」襄敏接過手來一看，乃開封府獲盜獄詞也。襄敏從頭看去，見是密詔開封捕獲，便道：「乳臭小兒，如此驚動天聽，又煩聖慮獲賊，直教老臣粉身碎骨難報聖恩萬一。」中大人笑道：「這賊多是令郎自家拿到的，不煩一毫聖慮，所以爲妙。」南陔當時就口裏說那夜裏，怎的長，怎的短，怎的見皇帝，怎的拜皇后，明明朗朗，訴個不住口。先前合家人聽見聖旨到時，已攢在中門口觀看。及見南陔出車來，大家驚喜，只是不知頭腦。直待聽見南陔備細述此一遍，心下方纔明白，盡多贊歎他乖巧之極。方信襄敏不在心上，不肯追求，道是他自家會歸來的，真有先見之明也。襄敏分付治酒款待中大人。中大人就將聖上欽賞壓驚金犀，及欽聖與各宮所賜之物，陳設起來。真是珠寶盈庭，光采奪目，所直不啻鉅萬。中大人摩着南陔的頭道：「哥，勾你買果兒吃吃。」襄敏又叩首對闕謝恩。立命館客寫下謝表，先附中大人陳奏。等來日早朝面聖，再行率領小子謝恩。中大人道：「令郎哥兒是咱家遇着，搆見聖人的。咱家也有個薄禮兒，做個記念。」將出元寶二個，彩段八表裏來。襄敏再三推辭不得，只得收了。另備厚禮答謝過中大人。中大人上車回覆聖旨去了。

襄敏送了回來，合家歡慶。襄敏公道：「我說：『你們不要忙，我十三必能自歸。』今非但歸來，且得了許多恩賜；又已拿了賊人，多是十三自己的主張來。可見我不着急的是麼？」合家各各稱服。後

來南陔取名王窊；政和年間，大有文聲，功名顯達。只看他小時舉動如此，已占大就矣。

小時了了大時佳，
五歲孩童已足誇；

計縛劇盜如反掌，
直教天子送還家。

註：(二)【康伯可】康與之，字伯可。宋「建炎（公元一一二七——一一三〇年）中高宗駐維揚，伯可上中興十策，名聲甚著，後秦檜當國，乃附會求進，擢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豔粉飾，於是聲名掃地。」（以上據鶴林玉露）他是南渡後一個宮廷的詞人，是一個柳永派的重要作家，此詞即伯可上元應制時所作，可以看出確是「諛豔粉飾」的了。

【三】秦申王即秦檜。宋江寧人，字會之。靖康間，官御史中丞，徽、欽二帝北遷，從至金。高宗時縱歸，後爲相，欲挾金人以自重，力主和議，誣殺岳飛等。據位十九年，誅殺忠臣良將略盡，易執政二十八人。性陰險，晚年尤爲殘忍。死後贈封「申王」，開禧（寧宗年號）追奪王爵，改諡「繆醜」。

【三】柳耆卿初名三變，字耆卿，福建崇安人，因爲喜作小詞，好游狹邪，未能致身科第，後改名永，方中景祐（宋仁宗年號）元年（公元一〇三四年）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世稱柳屯田。所作歌詞，旖旎動情，教坊每得新腔，必求耆卿作辭，所以流傳得極爲廣遍，相傳當時遐方異域以及有井水之處，都歌唱詠誦他所作的歌詞。

死的那天，因爲家無餘財，好多妓女出錢，葬在襄陽縣南門外，每春月上墓，稱做「吊柳七」。他的故事，有柳耆卿詩酒甌江樓（收清平山堂話本集；亦收入繡谷春容中）。此處所引的傾盃樂一詞，查汲古閣本宋六十名家詞柳永樂章集中，在「銀蟾光滿」下，有「連雲複道」四字。「佳」作「嘉」，但萬紅友詞律註，亦作「佳」。古魯識。

【四】極作興「作興」二字，意義很多。此處作「習俗極盛行」解。

【五】不三不四作「不清不楚」或「不法」解。

【六】【勾當】通俗編云：『勾當乃「幹事」之謂，今直以「事」爲勾當。據元典章延祐三年（公元一三二六年）均賦役詔有云：「只交百姓當差勾當，也成就不得，」蓋其時已如是矣。』此處「勾當」卽作「事情」解。【七】【事體】見本書卷二註【六】，下不再註。

【八】【王襄敏公】王韶，字子純，宋史（卷三百二十八）有傳。江州德安人，第進士。熙寧元年（公元一五六八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得神宗賞識，從此卽以一文人出掌軍事，用兵有機略，熙寧七年熙河之役，大敗羌人，召爲樞密副使，爲宋名將。後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失官，元豐二年（公元一五七九年）復官，知洪州，四年病疽死，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襄敏。

【九】【官家】稱皇帝。名義考引廣記云：『五帝官天下；三皇家天下，稱「官家」，猶言帝王也。』

【十】【步障】古貴顯者出行所設屏蔽風寒塵土的行幕。晉書石崇傳：『崇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尙。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三】【小衙內】唐末到宋初，「衙內」是藩鎮親衛之官，大都用親子弟擔任。因此，世俗相沿，遂呼貴家子弟爲「衙內」或「小衙內」。

【三】【南陔】宋岳珂桮史卷一載此事，本篇卽據此敘述。「南陔」，係王案自取的號，可是本篇則以南陔作他的小名，後來才取名王案，乃是不同的地方。按宋史王韶傳記載『韶子十人』；可是桮史則稱案係第十三，不悉有無根據。王案事蹟，附在其父王韶傳中，案，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至校書郎，忽感心疾，好道流，言丹砂神仙事，徽宗時爲林靈素所陷，下大理獄棄市。

〔三〕【貓兒眼】寶石名，一稱「貓眼石」，石英之屬，中含石絨，有「灰」「綠」「褐」等色，磨成圓塊，狀如貓眼，所以有這個名稱，產在錫蘭島，用作寶石，極珍貴，又名貓睛石。據格古要論：「貓睛石出南蕃，性堅，黃如酒色。睛活者中間有一道白橫搭，轉折分明，與貓兒眼睛一般者爲佳。若眼睛散及死而不活或青色者，皆不爲奇。」

〔四〕【祖母綠】寶石名，卽「綠柱玉」。一名「翠玉」，卽一種透明帶綠色的綠柱石。珍玩考云：「寶石中有祖母綠者，形似玻璃而晶瑩過之。元陶九成輟耕錄載回回石頭品極多，有「助木刺」者。……蓋「助木刺」，回回石頭，明是外國方言，有音無字，久之，遂訛爲「祖母綠」，又稱爲「子母綠」，「助水綠」矣。」

〔五〕【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門樓】按宋史本紀，宋代皇帝喜御宣德門觀燈的，確是神宗。熙寧四年春正月庚子；七年春正月壬子；八年春正月丁未；十年春正月乙丑；元豐元年庚申；二年春正月甲申；五年春正月丙申；六年春正月庚寅，均有「御宣德門觀燈記事」。

〔六〕【金吾衛】「金吾」，官名，顏師古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復據宋史職官志環衛官中有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皆以宗室爲之。可知金吾衛乃係侍衛親軍之一種。

〔七〕【熬山】疊燈綵爲山形。乾淳歲時記：「元夕二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熬山，擊輦者皆倒行，以便觀賞。山燈凡千數百種，極其新巧。中以五色玉柵簇成「皇帝萬歲」四大字，其上伶官奏樂，其下爲大露台，百藝羣工，競呈奇技。內人及小黃門百餘，皆巾裹翠蛾，做街坊清樂傀儡，繚繞於燈月之下。」

〔二〇〕百戲即「雜技」。唐書樂志曰：『……秦漢已來，又有雜伎，其變非一，名爲百戲……』後漢書安帝紀：『乙酉，罷魚龍曼延百戲。』劉晏詠王大娘戴竿詩：『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可以知道百戲的情形。

〔二一〕着落吳語「叫……負責」的意思。

〔二二〕奢遮煞，也……「煞」在吳語中用在形容詞之後，作「極」字用。如果下面緊接着「也」字，上半句便構成「假定的」意思。例如：『熱煞，我也要去』，等於說：『便是（或「即使」）熱極，我也要去。』此處「奢遮」，作「伶俐」或「有本事」解。就是說：『即使十三郎十分伶俐，也不過是四五歲的孩子』的意思。

〔二三〕魔合羅般「魔合羅」，又作「摩侯羅」，「摩侯羅兒」「摩訶羅」，乃是宋俗七夕乞巧時所供的「小塑的泥娃娃」，是美妙可愛的兒童形象。「般」，作「一樣」解。此處是說：『十三郎是和魔合羅一般地美妙可愛的一個孩子』的意思。

〔二四〕大內皇帝宮殿之內，謂之「大內」。舊唐書德宗紀：『睿直皇后生子於長安大內之東宮。』

〔二五〕中大人即「中官」（宦官），亦稱「中貴」或「中貴人」。皇帝貴幸的內臣，「中大人」的稱呼，早見於後漢書鄧禹傳，傳云：『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耆宿，皆稱中大人。』

〔二六〕前星「太子」之稱。漢書：『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此處所說『前星未耀』，就是說：『還沒有太子。』

【五】內家】即「內宮」。

【六】觀察】據癸辛雜識，宋時稱緝捕使臣爲觀察。

【七】做不是的】即「做歹事的」。又例：『不想却有一個做不是的，日間賭輸了錢，沒處出豁，夜間出來掏摸些東西。……』（京本通俗小說錯斬崔寧）

【八】好不】作「很」解，和「好」字單用，大略相同。例如元曲曲江池中『好淒涼人也！』，假如加一「不」字，成爲『好不淒涼人也！』意思毫無不同之處。此處『好不多人！』也就是『好多人！』

【九】酒務】即「酒店」。

【十】鬪着海底眼】吳語，指「符合無誤」之意。

【十一】天潢】封建時皇族之稱。

【十二】眞珠族姬】按本篇稱眞珠爲「姬」，又稱「族姬」，究竟這兩個名稱有無不同呢？有的。宋徽宗政和三年，從蔡京請「改「公主」（皇帝女）曰「帝姬」；「郡主」（太子女）曰「宗姬」；「縣主」（宗王女）曰「族姬」，南渡後廢。」據此，眞珠係宗王女，稱「族姬」是不錯的。不過本篇既稱神宗時的故事，就不該有此稱。可以看出這是不符合史實的。

【十三】侮】同「搗」字。

【十四】一佛出世，二佛生天】亦作『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見水滸全傳第三十九回）「出世」指「生」；「生天」或「涅槃」指「生於天界」或「寂滅」，即「死」。此二語形容眞珠族姬的哭，說她『哭得死去活來』

的情形。

【**椎埋**】指「殺人害命」事。史記王溫舒傳：「少時椎埋爲姦，」集解引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

【**梟獍**】「梟」，惡鳥，食母；「獍」，惡獸，食父。因此，過去常常拿這兩字來譬喻「很惡忘恩」的人的。

【**老內人**】凡承應於宮中的人，皆稱「內人」，就是所謂「宮人」。例如後漢書鄧皇后紀：「**康**（太后從兄）以太后久臨朝政，心懷畏懼，託病不朝，太后使內人問之。」此處「老內人」就是「老宮人」。



李將軍錯
魏常

列君松刻

劉氏女翁
視夫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六

李將軍錯認舅

劉氏女詭從夫

詩云：

在天願爲比翼鳥，

在地願爲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限期。

這四句乃是白樂天〔一〕長恨歌中之語。當日只爲唐明皇〔二〕與楊貴妃〔三〕七月七日之夜在長生殿前對天發了私願：『願生生世世得爲夫婦！』後來馬嵬之難，楊貴妃自縊；明皇心中不捨，命鴻都道士求其魂魄。道士凝神御氣，見之玉真仙宮，道是『因爲長生殿〔四〕前私願，還要復降人間，與明皇做來生的夫婦。』所以白樂天述其事，做一篇長恨歌，有此四句。蓋謂世間惟有願得成雙的，隨你天荒地老，此情到底不泯也。

小子而今先說一個不願成雙的古怪事，做個得勝頭回〔五〕。宋時，唐州〔六〕比陽〔七〕有個富人王八郎，在江淮做大商，與一個娼伎往來得密。相與日久，勝似夫妻。每要取他回家，家中先已有妻子，甚是不得意。既有了娶娼之意，歸家見了舊妻時，一發覺得厭憎。只管尋是尋非，要趕逐妻子出去。那妻子是個乖巧的，見不是頭，也就懷着二心，無心戀着夫家。欲待要去，只可惜先前不曾留心積攢得些私房〔八〕，未好便輕易走動。其時身畔有一女兒，年止數歲，把他做了由頭〔九〕，婉辭哄那丈夫道：

『我嫁你已多年了；女兒又小，你趕我出去，叫我那里去好？我決不走路的。』口裏如此說，却日日打點出去的計較。後來王生竟到淮上，帶了娼婦回來。且未到家，在近巷另賃一所房子，與他一同住下。妻子知道，一發堅意要去了。把家中細軟，盡情藏過；狼狽傢伙什物多將來賣掉。等得王生歸來，家裏椅桌多不完全；箸長碗短，全不似人家模樣，訪知盡是妻子敗壞了。一時發怒道：『我這番決留你不得了，今日定要決絕！』妻子也奮然攘臂道：『我曉得到底容不得我。只是要我去，我也要去的明白。我與你當官休去！』當下扭住了王生雙袖，一直嚷到縣堂上來。知縣問着備細，乃是夫妻兩人彼此願離，各無繫戀。取了口詞，畫了手模，依他斷離了。家事對半分開，各自度日。妻若再嫁，追產還夫。所生一女，兩下爭要。妻子訴道：『丈夫薄倖，寵娼棄妻，若留女兒與他，日後也要流落爲娼了。』知縣道他說得是，把女兒斷與妻子領去，各無詞說。出了縣門，自此兩人各自分手。

王生自去接了娼婦，到家同住。妻子與女兒另在別村去買一所房子住了。買些餅罐之類，擺在門前，做些小經紀。他手裏本自有錢，恐怕丈夫他日還有別是非，故意妝這個模樣。一日，王生偶從那裏經過，恰好妻子在那裏搬運這些餅罐。王生還有些舊情不忍，好言對他道：『這些東西能進得多少利息，何不別做些什麼生意？』其妻大怒，趕着罵道：『我與你決絕過了，便同路人。要你管我怎的！來調甚麼喉嚨。』王生老大沒趣，走了回來，自此再不相問了。

過了幾時，其女及笄，嫁了方城田家。其妻方將囊中蓄積搬將出來，盡數與了女婿，約有十來萬貫，皆在王家時瞞了丈夫所藏下之物。也可見王生固然薄倖有外好，其妻原也不是同心的了。

後來王生客死淮南。其妻在女家亦死。既已殯殮，將去埋葬。女兒道：『生前與父不合。而今既同死了，該合做了一處，也是我女兒每孝心。』便叫人去淮南迎了喪柩歸來，重復開棺。一同母尸，各加洗滌，換了衣服，兩尸同臥在一榻之上，等天明時刻到了，下了棺，同去安葬。安頓好了，過了一會，女兒走來看看，吃了一驚。兩尸先前同是仰臥的，今却東西相背，各向了一邊。叫聚合家人多來看看，盡都駭異。有的道：『眼見得生前不合，死後還如此相背。』有的道：『偶然那個移動了，那裏有死尸會掉轉來的？』女兒啼啼哭哭，叫爹叫娘，仍舊把來仰臥好了。到得明日下午棺之時，動手起尸，兩個尸骸仍舊多是側眠着，兩背相向的。方曉得果然是生前怨恨之所致也。女兒不忍，畢竟將來同葬了。要知他們陰中也未必相安的。此是夫婦不願成雙的榜樣，比似那生生世世願爲夫婦的差了多少！而今說一個做夫妻的被拆散了，死後精靈還歸一處，到底不磨滅的話本二五。可見世間的夫婦，原自有這般情種。有詩爲證：

生前不得同衾枕，死後圖他共穴藏。

信是世間情不泯，韓憑塚上有鴛鴦二六。

這個話本：在元順帝至元年間，淮南有個民家姓劉，生有一女，名喚翠翠。生來聰明異常，見字便認，五六歲時便能誦讀詩書。父母見他如此，商量索性送他到學堂去，等他多讀些在肚裏，做個不帶冠的秀才。鄰近有個義學二七，請着個老學究，有好些生童在裏頭從他讀書。劉老也把女兒送去入學。學堂中有個金家兒子，叫金定。生來俊雅，又兼賦性聰明。與翠翠一男一女，算是這一堂中出色的了。

况又是同年生的。學堂中諸生多取笑他道：『你們兩個一般的聰明，又是一般的年紀，後來畢竟是一對夫妻。』金定與翠翠雖然口裏不說，心裏也暗暗有些自認。兩下相愛。金生曾做一首詩贈與翠翠，以見相慕之意。詩云：

「十二欄杆七寶臺，
春風到處艷陽開。

我願東君勤用意，
早移花樹向陽栽。」

在學堂一年有餘。翠翠過目成誦，讀過了好些書。已後年已漸長，不到學堂中來了。

十六歲時，父母要將他許聘人家。翠翠但聞得有人議親，便關了房門，只是啼哭，連粥飯多不肯吃了。父母初時不在心上。後來見每次如此，心中曉得有些尷尬，仔細問他，只不肯說。再三委曲盤問，許他說了出來，必定依他。翠翠然後說道：『西家金定，與我同年。前日同學堂讀書時，心裏已許下了他。今若不依我，我只是死了，決不去嫁別人的！』父母聽罷，想道：『金家兒子雖然聰明俊秀，却是家道貧窮，豈是我家當門對戶！』然見女兒說話堅決，動不動哭個不住，又不肯飲食，恐怕違逆了他，萬一做出事來。只得許他道：『你心裏既然如此，却也不難，找個媒人替你說去。』劉老尋將一個媒媽來，對他說女兒翠翠要許西邊金家定哥的話。媒媽道：『金家貧窮，怎對得宅上起？』劉媽道：『我家翠小娘與他家定哥同年，又曾同學。翠小娘不是他不肯出嫁。故此要許他。』媒媽道：『只怕宅上嫌貧不肯。既然肯許，却有何難？老媳婦一說便成。』媒媽領命竟到金家來說親。金家父母見說了，慚愧不敢當，回覆媒媽道：『我家甚麼家當，敢去扳他？』媒媽道：『不是這等說！劉

家翠翠小娘子心裏一定要嫁小官人，幾番啼哭不食。別家來說的，多回絕了。難得他父母見女兒立志如此，已許下他，肯與你家小官人了。今你家若把貧來推辭，不但失了此一段好姻緣，亦且辜負那小娘子這一片志誠好心。」金老夫妻道：「據着我家定哥才貌，也配得他翠小娘過。只是家下委實貧難，那裏下得起聘定？所以容易應承不得。」媒媽道：「應承絲不得不應承，只好把說話放婉曲些。」金老夫妻道：「怎的婉曲？」媒媽道：「而今我替你傳去，只說道：『寒家有子，頗知詩書。貴宅見諭，萬分盛情，敢不從命。但寒家起自蓬蒿，一向貧薄自甘。若必要取聘問婚娶諸儀，力不能辦。是必見亮，毫不責備，方好應承。』如此說去，他家曉得你每下禮不起的，却又違女兒意思不得，必然是件『』將就了。」金老夫妻大喜道：「多承指教，有勞周全則個。」媒媽果然把這番話到劉家來復命。劉家父母愛女過甚，心下只要成事。見媒媽說了金家自揣家貧，不能下禮，便道：「自古道：『婚姻論財，夷虜之道。』我家只要許得女婿好，那在財禮！但是一件，他家既然不足，我女到他家裏，只怕難過日子。除非招入我每家裏做個贅婿，這纔使得。」媒媽再把此意到金家去說。這是倒在金家懷裏去做的事，金家有何推托。千歡萬喜，應允不迭。遂憑着劉家揀個好日，把金定招將過去。凡是一應幣帛羊酒之類，多是女家自備了過來。從來有這話的：「入舍女婿，只帶着一張布袋走。」金家果然不費分毫，竟成了親事。只因劉翠翠堅意看上了金定，父母拗他不得，只得曲意相從了。當日過門交拜，夫妻相見，兩下裏各稱心懷。是夜翠翠於枕上口占一詞，贈與金生道：

曾向書齋同筆硯，故人今做新人。洞房花燭十分春，汗沾蝴蝶粉，身惹麝香塵。 帶雨尤雲渾未

慣，枕邊眉黛羞顰。輕憐痛惜若辭頻。願郎從此始，日近日相親。右調臨江仙

金生也依韻和一闋道：

記得書齋同筆硯，新人不是他人。扁舟來訪武陵春：仙居鄰紫府，人世隔紅塵。誓海盟山心

已許，幾番淺笑深顰。向人猶自語頻頻。意中無別意，親後有誰親？調同前

兩人相得之樂，真如翡翠之在丹霄，鴛鴦之游碧沼，無以過也。

誰料樂極悲來！快活不上一年，撞着元政失綱，四方盜起。鹽徒張士誠（三）兄弟起兵高郵。沿海一帶郡縣盡爲所陷。部下有個李將軍，領兵爲先鋒，到處民間擄掠美色女子。兵至淮安，聞說劉翠翠之名，率領一隊家丁打進門來。看得中意，劫了就走。此時合家只好自顧性命，抱頭鼠竄，那個敢向前爭得一句，眼盼盼看他擁着去了。金定哭得個死而復生。欲待跟着軍兵踪跡尋訪他去，爭奈元將官兵北來征討，兩下爭持，干戈不息，路斷行人。恐怕沒來由（三）走去，撞在亂兵之手死了，也沒說處。只得忍酸含苦，過了日子。

至正末年，張士誠氣概弄得大了，自江南江北，三吳（二）兩浙（三）直拓至兩廣益州，盡歸掌握。元朝不能征勦，只得定議招撫。士誠原沒有統一之志，只此局面已自滿足，也要休兵。因遂通款元朝，奉其正朔，封爲王爵，各守封疆。民間始得安靜，道路方可通行。金生思念翠翠，時刻不能去心。看見路上好走，便要出去尋訪。收拾了幾兩盤纏，結束了一個包裹，來別了自家父母。對丈人丈母道：『此行必要訪着妻子踪跡，若不得見，誓不還家了。』痛哭而去。

路由揚州過了長江，進了潤州〔三〕。風浪水宿，夜住曉行，來到平江〔三〕。聽得路上人說，李將軍見在紹興守禦。急忙趕到臨安，過了錢塘江，趁着西興〔三〕夜航〔三〕，到得紹興，去問人時，李將軍已調在安豐〔三〕去屯兵了。又不辭辛苦，問到安豐。安豐人說：『早來兩日，也還在此，而今回湖州駐紮，纔起身去的。』金生道：『只怕到湖州時，又要到別處去。』安豐人道：『湖州是駐紮地方，不到別處去了。』金生道：『這等，便遠在天邊，也趕得着。』於是一路向湖州來。算來金生東奔西走，脚下不知有萬千里路跑過來。在路上也過了好兩個年頭，不能勾見妻子一見，却是此心再不放懈。於路沒了盤纏，只得乞丐度日；沒有房錢，只得草眠露宿。真正心堅鐵石，萬死不辭。

不則一日，到了湖州。去訪問時，果然有個李將軍開府在那裏。那將軍是張王得力之人，貴重用事，勢焰赫奕。走到他門前去看時，好不威嚴。但見：

門牆新綵，梁戟森嚴。獸面銅鑲，並啣而宛轉；彪形鐵漢，對峙以巍峨。門闌上貼着兩片不寫字的桃符，坐墩邊列着一雙不吃食的獅子。雖非天上神仙府，自是人間富貴家。

金生到了門首，站立了一回，不敢進去，又不好開言。只是舒頭探腦，望裏邊一望，又退立了兩步，躊躇不決。正在沒些起倒之際，只見一個管門的老蒼頭走出來，問道：『你這秀才有甚麼事幹？在這門前探頭探腦的，莫不是奸細麼？將軍知道了，不是耍處。』金生對他唱個喏〔三〕道：『老丈拜揖。』老蒼頭回了半揖道：『有甚麼話？』金生道：『小生是淮安人氏。前日亂離時節，有一妹子失去。聞得在貴府中，所以不遠千里尋訪到這個所在，意欲求見一面。未知確信，要尋個人問一問。且喜得遇老丈。』

蒼頭道：『你姓甚名誰？你妹子叫甚名？多少年紀？說得明白，我好替你查將出來，回覆你。』金生把自家真姓藏了，只說着妻子的姓道：『小生姓劉，名喚金定。妹子叫名翠翠，識字通書。失去時節，年方十七歲。算到今年，該有二十四歲了。』老蒼頭點點頭道：『是呀，是呀。我府中果有一個小娘子姓劉，是淮安人，今年二十四歲。識得字，做得詩，且是做人乖巧周全。我本官專房之寵，不比其他。你的說話，不差，不差。依說是你妹子，你是舅爺了。你且在門房裏坐一坐，我去報與將軍知道。』蒼頭急急忙忙奔了進去。金生在門房等着回話不題。

且說劉翠翠自那年擄去，初見李將軍之時，先也哭哭啼啼，尋死覓活，不肯隨順。李將軍嚇他道：『隨順了，不去難爲你合家老小；若不隨順，將他家寸草不留。』翠翠惟恐累及父母與丈夫家裏，只能勉強依從。李將軍見他聰明伶俐，知書曉事，愛得他如珠似玉一般，十分抬舉，百順千隨。翠翠雖是支陪笑話，却是無刻不思念丈夫，沒有快活的日子。心裏癡想：『緣分不斷，或者還有時節相會。』爭奈日復一日，隨着李將軍東征西戰，沒個定踪，不覺已是六七年了。

此日李將軍見老蒼頭來稟，說有他的哥哥劉金定在外邊求見。李將軍問翠翠道：『你家裏有個哥哥麼？』翠翠心裏想道：『我那得有甚麼哥哥來？多管是丈夫尋到此間，不好說破，故此托名。』遂轉口道：『是有個哥哥，多年隔別了，不知「是也不是」？且問他「甚麼名字」？纔曉得。』李將軍道：『管門的說「是甚麼劉金定」。』翠翠聽得金定二字，心下痛如刀割，曉得是丈夫冒了劉姓來訪問的了！說道：『這果然我哥哥，我要見他。』李將軍道：『待我先出去見過了，然後來喚你。』將軍分

付蒼頭：『去請那劉秀才進來。』蒼頭承命出來，領了金生進去。李將軍武夫出身，妄自尊大。走到廳上，居中坐下。金生只得向上再拜。將軍受了禮，問道：『秀才何來？』金生道：『金定，姓劉，淮安人氏。先年亂離之中，有個妹子失散。聞得在將軍府中，特自本鄉到此，叩求一見。』將軍見他儀度斯文，出言有序，喜動顏色道：『舅舅請起。你令妹無恙，即當出來相見。』傍邊站着一個童兒，叫名小豎。就叫他進去傳命道：『劉官人特自鄉中遠來，叫翠娘：「可快出來相見！」』起初翠兒見說了，正在心癢難熬之際，聽得外面有請，恨不得兩步做一步移了，急趨出廳中來。抬頭一看，果然是丈夫金定！礙着將軍眼睜睜在上面，不好上前相認。只得將錯就錯，認了妹子，叫聲：『哥哥！』以兄妹之禮在廳前相見。看官聽說，若是此時說話的在旁邊一把把那將軍扯了開來，讓他每講一程話，叙一程闊，豈不是湊趣的事。爭奈將軍不做美，好像個監場的御史，一眼不煞，坐在那裏。金生與翠翠雖然夫妻相見，說不得一句私房話，只好問問：『父母安否？』彼此心照，眼淚從肚裏落下罷了。

昔爲同林鳥， 今作分飛燕。

相見難爲情， 不如不相見。

又昔日樂昌公主，在楊越公處見了徐德言，做一首詩道：

「今日何遷次， 新官對舊官；

笑啼俱不敢， 方信做人難。」

今日翠翠這個光景頗有些相似。然樂昌與徐德言，楊越公曉得是夫妻的。此處金生與翠翠只認做兄妹，一發要遮遮飾飾，恐怕識破，意思更難堪也。還虧得李將軍是武夫粗鹵，看不出機關，毫沒甚麼疑心。只道是當真的哥子，便認做舅舅，親情的念頭重起來。對金生道：『舅舅既是遠來，道途跋涉，心力勞困，可在我門下安息幾時。我還要替舅舅計較。』分付拿出一套新衣服來與舅舅穿了，換下身上塵污的舊衣。又令打掃西首一間小書房，安設床帳被蓆，是件整備，請金生在裏頭歇宿。金生巴不得要他留住，尋出機會與妻子相通。今見他如此認帳，正中心懷，欣然就書房裏宿了。只是心裏想着妻子就在裏面，好生難過。

過了一夜，明早起來，小豎來報道：『將軍請秀才廳上講話。』將軍相見已畢，問道：『令妹能認字，舅舅可通文墨麼？』金生道：『小生在鄉中以儒爲業，那詩書是本等，就是經史百家，也多涉獵過的。有甚麼不曉得的勾當？』將軍喜道：『不瞞舅舅說，我自小失學，遭遇亂世，靠着長鎗大戟掙到此地位。幸得吾王寵任，趨附我的儘多。日逐賓客盈門，沒個人替我接待，往來書札堆滿，沒個人替我裁答。我好些不耐煩。今幸得舅舅到此。既然知書達禮，就在我門下做個記室，我也便當了好些，況關至親，料舅舅必不棄嫌的。舅舅心下何如？』金生是要在裏頭的，答道：『只怕小生才能淺薄。不稱將軍任使。豈敢推辭。』將軍見說大喜。連忙在裏頭去取出十來封書啓來，交與金生道：『就煩舅舅替我看詳裏而意思，回他一回。我正爲這些難處，而今却好了。』金生拿到書房裏去，從頭至尾，逐封逐封備審來意，一一回答停當。將稿來與將軍看。將軍就叫金生讀一遍，就帶些解說在裏頭。聽

罷，將軍拍手道：『妙，妙，句句像我肚裏要說的話。好舅舅，是天送來幫我的了。』從此一發看待得甚厚。

金生是個聰明的人。在他門下，知高識低，溫和待人。自內至外沒一個不喜歡他的。他又愈加謹慎，說話也不敢聲高。將軍面前只有說他好處的。將軍得意自不必說。却是金生主意：『只要安得身牢，尋個空，便見見妻子，剖訴苦情；亦且妻子隨着別人已經多年，不知他心腹怎麼樣了？也要與他說個倒斷。』誰想自廳前一見之後，再不能勾相會。欲要與將軍說那要見的意思，又恐怕生出疑心來，反爲不美。私下要用些計較通個消息，怎當得閨閣深邃，內外隔絕，再不得一個便處。

日挨一日，不覺已是幾個月了。

時值交秋天氣，西風夜起，白露爲霜。獨處空房，感嘆傷悲，終夕不寐。思量妻子翠翠這個時節，綉閣錦帳，同人臥起，有甚不快活處？不知心裏還記念着我否？怎知我如此冷落孤悽，時刻難過？乃將心事作成一詩道：

「好花移入玉欄干，
春色無緣得再看。

樂處豈知愁處苦，
別時雖易見時難。

何年塞上重歸馬？
此夜庭中獨舞鸞。

霧閣雲窗深幾許，
可憐辜負月團圓！」

詩成，寫在一張箋紙上了，要寄進去與翠翠看，等他知其心事。但恐怕泄漏了風聲，生出一個計較來。

把一件布袍拆開了領線，將詩藏在領內了，外邊仍舊縫好。叫那書房中伏侍的小豎來，說道：『天氣冷了。我身上單薄。這件布袍垢穢不堪，你替我拿到裏頭去，交付我家妹子，叫他拆洗一拆洗，補一補，好拿來與我穿。』再把出百來個錢與他道：『我央你走走，與你這錢買菓兒吃。』小豎見了錢，千歡萬喜，有甚麼推托？拿了布袍一徑到裏頭去，交與翠翠道：『外邊劉官人叫拿進來，付與翠娘整理的。』翠娘曉得是丈夫寄進來的，必有緣故。叫他放下了，過一日來拿。小豎自去了。

翠翠把布袍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想道：『是丈夫着身的衣服，我多時不與他縫紉了！』眼淚索珠也似的掉將下來。又想到：『丈夫到此多時，今日特地寄衣與我，決不是爲要拆洗，必有甚麼機關在裏面。』掩了門，把來細細拆將開來。剛拆得領頭，果然一張小小信紙縫在裏面，却是一首詩。翠翠將來細讀。一頭讀，一頭哽哽咽咽，只是流淚。讀罷，哭一聲道：『我的親夫呵！你怎知我心事來？』噙着眼淚，慢慢把布袍洗補好。也做一詩縫在衣領內了。仍叫小豎拿出來，付與金生。金生接得，拆開衣領看時，果然有了回信，也是一首詩。金生拭淚讀其詩道：

「一自鄉關動戰鋒，
舊愁新恨幾重重。

腸雖已斷情難斷，
生不相從死亦從！

長使德言藏破鏡，
終教子建賦游龍。」

綠珠碧玉，心中事，今日誰知也到儂！」

金生讀罷其詩，纔曉得翠翠出於不得已，其情已見。又想：『他把死來相許，』料道今生無有完聚的

指望了！感切傷心，終日鬱悶涕泣，茶飯懶進，遂成痞隔之疾。

將軍也着了急，屢請醫生調治。又道是，「心病還須心上醫。」你道金生這病可是醫生醫得好的麼？看看日重一日，只待不起。裏頭翠翠聞知此信，心如刀刺。只得對將軍說了，要到書房中來看看哥哥的病症。將軍看見病勢已凶，不好阻他，當下依允。翠翠纔到得書房中來。這是他夫妻第二番相見了。可憐金生在床上，一絲兩氣，轉動不得。翠翠見了十分傷情，噙着眼淚，將手去扶他的頭起來，低低喚道：「哥哥！掙扎着！你妹子翠翠在此看你。」說罷淚如泉湧。金生聽得聲音，撐開雙眼，見是妻子翠翠扶他，長嘆一聲道：「妹妹，我不濟事了，難得你出來見這一面！趁你在此，我死在你手裏了，也得瞑目。」便叫翠翠坐在床邊，自家強抬起頭來，枕在翠翠膝上，奄然長逝。

翠翠哭得個發昏章第十一。報與將軍知道。將軍也着實可憐他，又恐怕苦壞了翠翠，分付從厚殮殮。替他在道場山脚下尋得一塊好平坦地面，將棺木送去安葬。翠翠又對將軍說了，自家親去送殮。直看墳塋封閉了，慟哭得幾番死去叫醒，然後回來。自此精神恍惚，坐臥不寧，染成一病。李將軍多方醫救。翠翠心裏巴不得要死，並不肯服藥。展轉床蓆，將及兩月。一日，請將軍進房來，帶着眼淚對他說道：「妾自從十七歲上拋家相從，已得八載。流離他鄉，眼前並無親人，止有一個哥哥，今又死了。妾病若畢竟不起，切記我言，可將我尸骨埋在哥哥傍邊，庶幾黃泉之下，兄妹也得相依，免做了他鄉孤鬼，便是將軍不忘賤妾之大恩也。」言畢大哭。將軍好生不忍，把好言安慰他，叫他休把閒事縈心，且自將息。說不多幾時，昏沉上來，早已絕氣。將軍慟哭一番。念其臨終叮囑之言，不忍違他，果然將去葬在金生

塚傍。可憐金生翠翠二人生前不能成雙，虧得詭認兄妹，死後倒得一處了！

已後國朝洪武初年，於時張士誠已滅，天下一統，路途平靜。翠翠家裏淮安劉氏有一舊僕到湖州來販絲綿。偶過道場山下，見有一所大房子，綠戶朱門，槐柳掩映。門前有兩個人，一男一女打扮，並肩坐着。僕人道大戶人家家眷，打點遠避而過。忽聽得兩人聲喚。走近前去看時，却是金生與翠翠。翠翠開口問父母存亡，及鄉里光景。僕人一一回答已畢。僕人問道：『娘子與郎君離了鄉里多年，爲何到在這裏住家起來？』翠翠道：『起初兵亂時節，我被李將軍擄到這裏；後來郎君遠來尋訪，將軍好意，仍把我歸還郎君，所以就僑居在此了。』僕人道：『小人而今就回淮安。娘子可修一封家書帶去，報與老爹安人知道，省得家中不知下落，終日懸望。』翠翠道：『如此最好。』就領了這僕人進去，留他吃了晚飯，歇了一夜。明日將出一封書來，叫他多多拜上父母。僕人謝了，帶了書來到淮安，遞與劉老。此時劉金兩家久不見二人消耗，自然多道是兵戈死亡了；忽見有家書回來，問是湖州寄來的，道兩人見住在湖州了，真個是喜從天降。叫齊了一家骨肉，盡來看這家書。元來是翠翠出名寫的，乃是長篇四六之書。書上寫道：

「伏以父生母育，難酬（原傳「忘」字）罔極之恩；夫唱婦隨，夙著三從之義。在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多艱？曩者漢日將傾，楚氛甚惡，倒持太阿之柄，擅弄潢池之兵。封豕長蛇，互相吞併（原作「食」字）；雄蜂雌蜺，各自逃生。不能玉碎於亂離，乃至瓦全於倉卒。驅馳戰馬，隨逐征鞍。望高天而八翼莫飛，思故國而三魂屢（原作「累」字）散。良辰易邁，傷青鸞之伴木雞；怨耦爲仇，懼烏鴉之打丹

鳳。雖應酬而爲樂，終感激以（原作「而」字）生悲。夜月杜鵑之啼，春風（原作「花」字）蝴蝶之夢，時移事往，苦盡甘來。今則楊素覽鏡而歸妻，王敦開閣而放妓。蓬島踐當時之約，瀟湘有故人之逢。自憐賦命之屯，不恨尋春之晚。章臺之柳，雖已折於他人；玄都之花，尙不改於前度。將謂瓶沈而簪折，豈期璧返而珠還。殆同玉簫女兩世姻緣，難比紅拂妓一時配合。天與其便，事非偶然。煎鬻膠而續斷弦，重諧繾綣；托魚腹而傳尺素，謹致叮嚀。未奉甘旨，先此中復。」（古魯據翠傳校。）

讀罷，大家歡喜。劉老問僕人道：『你記得那裏住的去處否？』僕人道：『好大房子！我在裏頭歇了一夜，打發了家書來的，怎不記得？』劉老道：『既如此，我同你湖州去走一遭，會一會他夫妻來。』

當下劉老收拾盤纏，別了家裏，一同僕人徑奔湖州。僕人領至道場山下前日留宿之處，只叫得聲：『奇怪！』連房屋影響多沒有，那裏說起高堂大廈？惟有些野草荒煙，狐踪兔跡。茂林之中，兩個墳堆相連。劉老道：『莫不錯了？』僕人道：『前日分明在此，與我吃的是湖州香稻米飯，苕溪中鮮鮑魚，烏程的酒。明明白白，住了一夜去的，怎會得錯？』

正疑怪間，恰好有一個老僧杖錫而來。劉老與僕人問道：『老師父，前日此處有所大房子，有個金官人同一個劉娘子在裏邊居住，今如何不見了？』老僧道：『此乃李將軍所葬劉生與翠翠兄妹兩人之墳，那有甚麼房子來？敢是見鬼了？』劉老道：『見有寫的家書寄來，故此相尋。今家書見在，豈有是鬼之理！』急在纏帶裏摸出家書來一看，乃是一副白紙。纔曉得果然是鬼；這裏正是他墳墓。

因問老僧道：『適間所言李將軍何在？我好去問他詳細。』老僧道：『李將軍是張士誠部下的，已爲天朝誅滅。骨頭不知落在那裏了？怎得有這樣墳土堆埋呢，你到何處尋去？』劉老見說，知是二人已死，不覺大慟。對着墳墓道：『我的兒，你把一封書賺我千里遠來，本是要我見一面的意思。今我到此地了，你們却潛踪隱跡，沒處追尋，叫我怎生過得！我與你父女之情，人鬼可以無間。你若有意，千萬見我一見，放下我的心罷！』老僧道：『老檀越不必傷悲！此二位官人娘子，老僧定中（罽）時得相見。老僧禪舍去此不遠。老檀越，今日已晚，此間露立不便，且到禪舍中一宿。待老僧定中與他討個消息回你，何如？』劉老道：『如此極感老師父指點。』遂同僕人隨了老僧行不上半里，到了禪舍中。老僧將素齋與他主僕吃用，收拾房臥，安頓好。老僧自入定去了。

劉老進得禪房，正要上床，忽聽得門響處，一對少年的夫妻走到面前。仔細看來，正是翠翠與金生。一同拜跪下去，悲啼宛轉，說不出話來。劉老也揮着眼淚，撫摸着翠翠道：『兒，你有說話只管說來。』翠翠道：『向者不幸，遭值亂兵。忍恥偷生，離鄉背井。叫天無路，度日如年。幸得良人不棄，特來相訪；托名兄妹，暫得相見。隔絕夫婦，彼此含冤。以致良人先亡，兒亦繼沒。猶喜許我附葬，今得魂魄相依。惟恐家中不知，故特托僕人寄此一信。兒與金郎生雖異處，死却同歸。兒願已畢，父母勿以爲念！』劉老聽罷，哭道：『我今來此，只道你夫妻還在，要與你們同回故鄉。今却雙雙去世，我明日只得取汝骸骨歸去，遷於先壟之下，也不辜負我來這一番。』翠翠道：『向者因顧念雙親，寄此一書。今承父親遠至，足見慈愛。故不避幽冥，敢與金郎同來相見。骨肉已逢，足慰相思之苦。若遷骨之命，斷

不敢從。」劉老道：『却是爲何？』翠翠道：『兒生前不得侍奉親闈，死後也該依傍祖塋。只是陰道尙靜，不宜勞擾。況且在此溪山秀麗，草木榮華，又與金郎同棲一處。因近禪室，時聞妙理。不久就與金郎托生，重爲夫婦。在此已安，再不必提起。』他說了抱住劉老，放聲大哭。寺裏鐘鳴，忽然散去。劉老哭將醒來，乃是南柯一夢。老僧走到面前道：『夜來有所見否？』劉老一一述其夢中之言。老僧道：『賢女輩精靈未泯，其言可信也。幽冥之事，老檀越旣已見得如此明白，也不必傷悲了。』劉老再三謝別了老僧。一同僕人到城市中，辦了些牲醴酒饌，重到墓間澆奠一番，哭了一場。返棹歸淮安去了。

至今道場山有金翠之墓。行人多指爲佳話。此乃生前隔別，死後成雙，猶自心願滿足，顯出這許多靈異來，真乃是情之所鍾也。有詩爲證：

連理何須一處栽，多情只願死同埋。

試看金翠當年事，憤憤將軍更可哀。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六終

註：〔一〕【白樂天】見本書卷一註〔九〕。

〔三〕【唐明皇】即唐玄宗，名隆基（公元六八五—七六二年），睿宗第三子。後來嗣立為皇帝，先後用姚崇、宋璟為相，字內昇平，世稱開元之治。其後嬖幸楊太真（即楊貴妃），寵任楊國忠、李林甫等，國政日非。安祿山反，奔蜀，肅宗即位，尊為上皇，在位共四十四年。

〔三〕【楊貴妃】唐永樂人，小字玉環，有殊色，性聰穎，曉音律，善歌舞。最初是玄宗的十八子壽王瑁之妃。玄宗召入宮中，為女官，號太真，幸之，大寵。進封貴妃，父兄因之俱貴，勢傾天下。安祿山反，玄宗奔蜀，至馬嵬驛，六軍以太真與從兄國忠倡亂，止不發。玄宗乃誅國忠，賜太真死。記載楊貴妃唐玄宗事較詳細的，有宋樂史所撰楊太真外傳二卷。

〔四〕【長生殿】唐宮名，據唐會要：『華清宮天寶元年（公元七二四年）十月造長生殿，名為集山臺以祀神。』關於唐明皇楊貴妃七夕在長生殿前誓願故事，最初有唐人白居易（樂天）作長恨歌歌詠其事；陳鴻寫長恨歌傳。清初洪昇（字昉思，號稗畦，錢塘人）據此，作成著名戲曲長生殿傳奇。

〔五〕【做個得勝頭回】得勝頭回（一作「迴」）原是說話人用作「開場聚眾」的鼓樂，相當於過去京戲中習用的「開場鑼鼓」。後來漸漸用解釋詩詞，敘述與正話相類或相反的故事來替代，說話人怕聽眾狃於習慣有所不滿，才明白交代出「做個」或「權做個」來說明這是用來替代「得勝頭回」的。凌濛初撰寫此篇還保留着過去兩種形式新舊交替的痕跡。

〔六〕【唐州】春秋唐侯之國，唐起置州，今河南省唐河（即訖源）。

〔七〕比陽今河南省泌陽縣，原名比陽縣，明代改今名。

〔八〕私房俗稱婦女的私蓄做「私房」。

〔九〕由頭「由」，事之原因，例如「事由」，「案由」之類。「由頭」，此處引伸作「藉口」。

〔十〕細軟指珍貴衣飾便於攜帶的物品。

〔十一〕狼抗一作「狼抗」，吳語指「笨重巨大」之意。清吳文英《吳下方言考》：「今吳諺謂物之大而無處置放者曰「狼抗」。」

〔十二〕調……喉嚨參閱本書卷二註〔三〕，同「調喉」，此處作「假討好」解。

〔十三〕及笄「笄」就是「簪」。禮內則：「女子十有五年而笄。」鄭注：「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後世就稱許嫁之年做「及笄」。

〔十四〕方城今河南省方城縣。

〔十五〕話本說話人（說書藝人）的底本叫做「話本」。後來轉用作「故事」解。

〔十六〕韓憑塚上有鴛鴦，韓憑塚故事，古代流傳極廣，和梁山伯祝英臺以及孟姜女故事，都有關聯，可以說都是人民熱愛喜聽的故事。燉煌文庫裏有一篇韓朋（「憑」字之訛）賦，此外在明汪廷訥《鏡陽秋及簷簷外史

情史中亦有記載。憑，戰國時人，妻何氏貌美，爲宋康王所奪，並殺憑，何氏乃投青陵台下自殺。王怒，命封埋其屍，兩塚相望。經宿，有梓木生於兩塚，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雙栖樹上，交頸哀鳴云。相傳韓

憑塚在今開封。

【七】**【義學】**科舉時代用公款或私資設立舊式學校，教授貧家子弟的，叫做「義學」或「義塾」。

【八】**【癩癧】**吳語，即「麻煩」或「毛病」。

【九】**【家當】**見本書卷一註（二）。下不再註。

【十】**【扳】**本作「攀」。吳俗稱舊式訂婚做「攀（或作「扳」）親」，此處所說「扳他」的意思，就是說「和他訂婚」。

【十一】**【聘問婚娶諸儀】**舊式封建婚姻，有所謂六禮，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及「親迎」。所聘門閥較高者，所費財禮愈大，因此金老不敢應承。

【十二】**【是件】**見本書卷三註（三）。下不再註。

【十三】**【財禮】**指娶婦的聘金。夢梁錄云：『議親送定之後行聘，謂之「下財禮」。』

【十四】**【贅婿】**男子就婚於女家，叫做「入贅」。從女家方面說來，叫做「招……贅婿」。「贅婿」，吳俗又叫做「入舍女婿」。

【十五】**【入舍女婿】**見上條註。

【十六】**【張士誠】**元泰州人，小字九四，業操舟運鹽，至正間起義，始稱誠王，國號大周，又改稱吳王，所據地，南抵紹興，北踰徐州，西及汝、潁，東薄於海，共約二千里，帶甲數十萬。後為明將徐達所擒，自縊死。

【十七】**【沒來由】**作「無端」解。

【十八】**【三吳】**古地名，其說不一。今按本篇後文看來，此處的三吳，似指稱蘇州、潤州、湖州。

〔二五〕兩浙，即兩浙，指浙東，浙西。

〔二六〕潤州，今江蘇省的鎮江。

〔二七〕平江，今江蘇省的蘇州。

〔二八〕西興，鎮名，在浙江省蕭山縣西十二里。本名西陵，是吳、越相通必由之道。

〔二九〕夜航，舟人於城埠市鎮人煙繁盛之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的，叫做夜航船，亦簡稱做「夜航」。

〔三〇〕安豐，「路」名，宋置安豐軍，元改「路」，治壽春，即今安徽省的壽縣。

〔三一〕唱個喏，見本書卷二註〔二〇〕。下不再註。

〔三二〕「一眼不煞」「煞」，應作「眨」，眼睛接連地「開」「閉」叫做「眨」。此處的『一眼不煞（眨）』，形容那將軍在旁，眼睛一動也不動地看着，所以金生和翠翠無法說私房話了。

〔三三〕私房話，私話，即「秘密話」。

〔三四〕樂昌公主，陳後主叔寶的妹妹，嫁徐德言。陳亡，夫妻離散前，破鏡爲二，各執一半，以爲後日相會的憑據。其後復得團聚，後世因之，稱「夫妻離散之後復得團聚的」做「破鏡重圓」。

〔三五〕楊越公，即隋楊素，封越國公，所以稱楊越公。樂昌公主亡國後，入楊素府中，後素以樂昌還徐德言。

〔三六〕日逐，一作「日著」。吳文英吳下方言考：『賈誼新書，日著以請之。案日著，每日如此也。吳中謂論日計事曰「日著」。』「日逐」，即「逐日」。

〔三七〕子建賦游龍，子建即三國曹操第三子曹植，極有文名。「游龍」係子建懷念甄后所作洛神賦中語。此處

借喻相愛者不得聚合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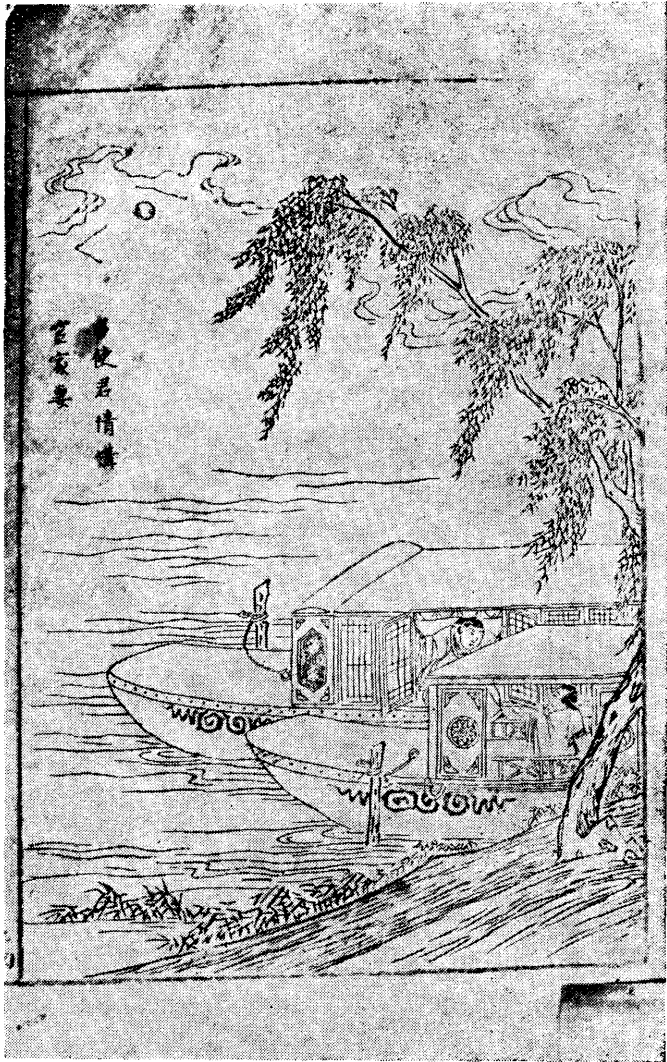
【綠珠碧玉】據侍兒小名錄，唐喬知之之婢，美丰姿，善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作綠珠怨諷之，碧玉跳井死。此處翠翠借用此故事，表示「以死相許」之意。

【儂】胡三省通鑑注云：「吳人率自稱曰「儂」。』同「我」。

【定中】「入定之中」的省略。和尙默坐至片念不起，叫做「入定」。迷信相傳，高僧入定之中，可與鬼神相會。

【南柯一夢】指唐李公佐作南柯記所敘淳于棼夢到大槐國妻公主，任南柯太守的故事。因此，後世稱夢做「南柯」了。

使君情
空寂寞



吳太守義記
儒門士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七

呂使君情媾宦家妻

吳太守義配儒門女

詞曰：

疎眉秀盼向春風，還是宣和裝束。貴氣盈盈姿態巧，舉止况非凡俗。宋室宗姬〔一〕，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橫蕩，事隨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勸人滿飲，旋吹橫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榮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醪。興亡休問，爲伊且盡船玉！

這一首詞名喚念奴嬌，乃是宋朝使臣張孝純在粘罕〔三〕席上有所見之作。當時靖康之變〔二〕，徽欽被擄，不知多少帝女王孫被犬羊之類羣驅北去，正是「內人」〔四〕紅袖泣，王子白衣行」的時節。到得那裏，誰管你是金枝玉葉？多被磨滅得可憐。有些顏色技藝的，纔有豪門大家收做奴婢，又算是有下落的了。其餘驅來逐去，如同犬彘一般。張孝純奉使到彼雲中府，在大將粘罕席上見個吹笛勸酒的女子是南方聲音，私下偷問他，乃是秦王的公主，粘罕取以爲婢。說罷，嗚咽流涕。孝純不勝傷感，故賦此詞。

後來金人將欽宗遷往大都燕京，在路行至平順州地方，駐宿在館驛之中。時逢七夕佳節。金虜家規制，是日官府在驛中排設酒肆，任從人沽酒會飲。欽宗自在內室坐下，閒看外邊喧鬧。只見一個韃婆領了幾個少年美貌的女子，在這些飲酒的座頭邊或歌或舞，或吹笛，斟着酒勸着座客。座客吃罷，各賞

些銀鈔或是酒食之類。衆女子得了，就去納在韃婆處。韃婆又嫌多道少，打那討得少的。這個韃婆想就是中華老鴿兒一般。少間，驛官叫一個皂衣吏費了酒食來送欽宗。其時欽宗只是軟巾長衣秀才打扮。那韃婆也不曉得是前日中朝的皇帝，道是客人吃酒，差一個吹橫笛的女子到室內來伏侍。女子看見是南邊官人，心裏先自悽慘，嗚嗚咽咽，吹不成曲。欽宗對女子道：『我是你的鄉人。你東京是誰家女子？』那女子向外邊看了又看，不敢一時就說，直等那韃婆站得遠了，方說道：『我乃百王宮魏王孫女，先嫁欽慈太后姪孫。京城既破，被賊人擄到此地，賣在粘罕府中做婢。後來主母嫉妬，終日打罵，轉賣與這個胡婦。領了一同衆多女子，在此日夜求討酒錢食物。各有限數，討來不勾，就要痛打。不知何時是了。官人也是東京人，想也是被擄來的了。』欽宗聽罷，不好回言，只是暗暗落淚，目不忍視，好好打發了他出去。這個女子便是張孝純席上所遇的那一個。詞中說「秦王幼女」，秦王乃是廷美之後，徽宗時改封魏王，魏王即秦王也。真個是鳳子龍孫，遭着不幸，流落到這個地位，豈不可憐！然此乃是天地反常時節，連皇帝也顧不得自家身子，這樣事體，不在話下。

還有個清平世界世代爲官的人家，所遭不幸，也墮落了的。若不是幾個好人相逢，怎能勾拔得個身子出來？所以說：

紅顏自古多薄命，
若落娼流更可憐。

但使逢人提掇起，
淤泥原會長青蓮。

話說宋時饒州（五）德興縣（六）有個官人董賓卿，字仲臣。夫人是同縣祝氏。紹興初年，官拜四川漢

州〔七〕太守，全家赴任。不想仲臣做不得幾時，死在官上了。一家老小人口又多，路程又遠，宦囊又薄，算計一時間歸來不得。只得就在那邊尋了房子，權且駐下。

仲臣長子元廣，也是祝家女婿。他有祖蔭在身。未及調官，今且守孝在漢州。三年服滿，正要別了母親兄弟，挈了家小，赴闕聽調。待補官之後，看地方如何，再來商量搬取全家。不料未行之先，其妻祝氏又死。遺有一女。元廣就在漢州娶了一個富家之女做了繼室，帶了妻女回到臨安補官，得了房州竹山〔八〕縣令。地方窄小，又且路遠，也不能勾去四川接家屬。只同妻女在衙中。過了三年考滿，又要進京。

當時挈家東下。且喜竹山到臨安雖是路長，却自長江下了船乃是一水之地。有同行駐泊一船，也是一個官人在內，是四川人，姓呂，人多稱他爲呂使君，也是到臨安公幹的。這個官人年少風流，模樣俊俏。雖然是個官人，還像個子弟一般。棲泊相並，兩邊彼此動問。呂使君曉得董家之船是舊漢州太守的兒子在內。他正是往年治下舊民，過來相拜。董元廣說起親屬尚在漢州居駐，又兼繼室也是漢州人氏，正是通家之誼。大家道是在此聯舟相遇，實爲有緣，彼此欣幸。大凡出路之人，長途寂寞，巴不得尋些根絆，圖個往來；況且同是衣冠中體面相等，往來更便。因此兩家不是你到我船來，就是我到你船中，或是飲酒，或是下棋，或是閒話。真個是無日不會，就是骨肉相與，不過如此。這也是官員每出外的常事。

不想董家船上却動火了一個人。你道是那個？正是那竹山知縣的晚孀人。原來董元廣這個繼室不

是頭婚。先前曾嫁過一個武官。只因他丰姿妖豔，情性淫蕩，武官十分嬖愛，儘力奉承，日夜不歇，淘虛了身子，一病而亡。青年少寡，那裏熬得？待要嫁人，那邊廝人聞得他妖淫之名，沒人敢攬頭。故此肯嫁與外方，纔嫁這個董元廣。怎當得元廣稟性怯弱，一發不濟，再不能暢他的意。他欲心如火，無可熬渴之處。因見這呂使君丰容俊美，就了不得動火起來。況且同是四川人，鄉音慣熟，到比丈夫不同。但是到船中來，裏頭添茶煖酒，十分親熱；又拋聲調噪，要他曉得。那呂使君乖巧之人，頗解其意。只礙着是同袍間，一時也下不得手。誰知那孺人，或是露半面，或是露全身，眉來眼去，恨不得一把抱了他進來。日間眼裏火了，沒處洩得，但是想起，只做丈夫不着（九），不住的要幹事。弄得元廣一絲兩氣，支持不過，疾病上了身子。呂使君越來候問慇勤，曉夜無間。趁此就與董孺人眉目送情，兩下做光（二〇），已此（二一）有好幾分了。舟到臨安，董元廣病不能起。呂使君分付自己船上道：『董爺是我通家，既然病在船上，上去不得，連我行李也不必發上岸，只在船中下着，早晚可以照管。我所有公事，抬進城去勾當便了。』過了兩日，董元廣畢竟死了。呂使君出身替他經紀喪事。凡有相交來弔的，只說：『通家情重，應得代勞。』來往的人盡多贊歎他高義出人，今時罕有！那曉得他自有一副肚腸藏在裏頭，不與人知道的。正是：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若當時身便死，

一生真偽有誰知（三）？

呂使君與董孺人計議道：

『饒州家鄉又遠，蜀中信息難通，令公棺柩不如就在臨安權且擇地安葬。』

他年親丁集會了，別作道理。』商量已定，也都是呂使君擺撥。一面將棺柩厝頓停當，事體已完。孺人率領元廣前妻遺女，出來拜謝使君。孺人道：『亡夫不幸，若非大人周全料理，賤妾兢兢母子怎能勾亡夫入土，真乃是骨肉之恩也。』使君道：『下官一路感蒙令公不棄，通家往來，正要久遠相處，豈知一旦棄撇，客途無人料理。此自是下官身上之事，小小出力，何足稱謝！只是殯事已畢，而今孺人還是作何行止？』孺人道：『亡夫家口盡在川中。妾身也是川中人，此間並無親戚可投，只索原回到川中去。只是路途迢遞，兢兢母子，無可倚靠，寸步難行，如何是好？』使君陪笑道：『孺人不必憂慮，下官公事勾當一完，也要即回川中，便當相陪同往。只望孺人勿嫌棄，足矣。』孺人也含笑道：『果得如此提挈，還鄉有日，寸心感激，豈敢忘報！』使君帶着笑，丟個眼色道：『且看孺人報法何如？』兩人之言俱各有意，彼此心照。只是各自一隻官船，人眼又多，性急不便做手脚，只好嚙乾唾而已。有一隻商調錯葫蘆單道這難過的光景：

兩情人，各一舟。總春心不自由，只落得雙飛蝴蝶夢莊周。活冤家猶然不聚頭，又不知幾時消受？
抵多少 眼穿腸斷爲牽牛。

却說那呂使君只爲要營勾這董孺人，把自家公事趲幹起了，一面支持動身。兩隻船廝幫着一路而行，前前後後，止隔着盈盈一水。到了一個馬頭（三）上，董孺人整備着一席酒，以謝孝（四）爲名，單請着呂使君。呂使君聞召，千歡萬喜，打扮得十分俏倬，趨過船來。孺人笑容可掬，迎進艙裏，口口稱謝。三杯茶罷，安了席，東西對坐了；小女兒在孺人肩下打橫坐着。那女兒只得十來歲，未知甚麼頭腦？見父親

在時往來的，只說道可以同坐吃酒的了。船上外水〔云〕的人，見他們說的多是一口鄉談，又見日逐往來甚密，無非是關着至親的勾當，那管其中就裏。誰曉得借酒爲名，正好兩下做光的時節。正是：

茶爲花博士，酒是色媒人。

兩人飲酒中間，言來語去，眉目送情，又不須用着馬泊六〔云〕，竟是自家靚面打話，有什麼不成的事？只是耳目衆多，也要遮飾些個。看看月色已上，只得起身作別。使君道：『匆匆別去，孺人晚間寂寞，如何消遣？』孺人會意，答道：『只好獨自個推窗看月耳。』使君曉得意思許他了，也回道：『月色果好，獨睡不穩，也待要開窗玩月，不可辜負此清光也。』你看兩人之言，盡多有意。一個說：『開窗』，一個說：『推窗』，分明約定晚間窗內走過相會了。

使君到了自家船中，叫心腹家僮分付船上：『要兩船相並幫着，官艙相對，可以照管。』船上水手聽依分付，卽把兩船緊緊貼着住了。人靜之後，使君悄悄起身，把自己船艙裏窗輕輕推開來。看那對船時節，艙裏小窗虛掩。使君在對窗咳嗽一聲，那邊把兩扇小窗一齊開了。月光之中，露出身面，正是孺人獨自個在那裏。使君忙忙跳過船來，這裏孺人也不躲閃。兩下相偎相抱，竟到房艙中床上幹那話兒去了。

一個新寡的文君，正要相如補空；一個獨居的宋玉，專待鄰女成雙。一個是不繫之舟，隨人牽挽；一個如中流之楫，惟我蕩搖。沙邊鸚鵡好同眠，水底鴛鴦堪比樂。

雲雨旣畢，使君道：『在下與孺人無意相逢，豈知得諧夙願，三生之幸也。』孺人道：『前日瞥見君

子，已使妾不勝動念。後來亡夫遭變，多感周全。女流之輩，無可別報，今日報以此身。願勿以妾自獻爲嫌，他日相棄，使妾失望耳。」使君道：『承子不棄，且自歡娛，不必多慮。』自此朝隱而出，暮隱而入，日以爲常。雖外邊有人知道，也不顧了。

一日正歡樂間，使君忽然長嘆道：『目下幸得同路而行，且喜蜀道尙遠，還有幾時。若一到彼地，你自有家，我自有室，豈能常有此樂哉！』孺人道：『不是這樣說。妾夫既身亡，又無兒女。若到漢州，或恐親屬拘礙。今在途中，惟妾得以自主。就此改嫁從君，不到那董家去了。誰人禁得我來？』使君聞言，不勝欣幸道：『若得如此，足感厚情。在下益州成都郫縣（二七）自有田宅莊房，儘可居住。那是此間去的便道，到得那裏，我接你上去住了，打發了這兩隻船。董家人願隨的，就等他隨你住了。不願的，聽他到漢州去，或各自散去。漢州又遠，料那邊多是孤寡之人，誰管得到這裏的事？倘有人說話，只說你遭喪在途，我已禮聘爲外室（二八）了，却也無奈我何！』孺人道：『這個才是長遠計較。只是我身邊還有這小妮子，是前室祝氏所生。今這個却無去處，也是一累。』使君道：『這個一發不打緊（二九），目下還小，且留在身邊養着。日後有人訪着，還了他去。沒人來訪，等長大了，不拘那裏着落（三〇）了便是。何足爲礙？』兩人一路商量的停停當當。

到了郫縣，果然兩船上東西，盡情搬上去住了。可惜董家竹山一任縣令，所有宦資連妻女，多屬之人。隨來的家人也儘有不平的，却見主母已隨順了，呂使君又是個宦宦，誰人敢與他爭得？只有氣不伏不情願的，當下四散而去。呂使君雖然得了這一手便宜，也被這一干去的人各處把這事播揚開

了。但是聞得的，與舊時稱贊他高誼的，盡多譏他沒行止，鄙薄其人。至於董家關親的，見說着這話，一發切齒痛恨，自不必說了。

董家關親的，莫如祝氏最切！他兩世嫁與董家。有好些出任的在外，盡多是他夫人每弟兄叔侄之稱。有一個祝次騫，在朝爲官，他正是董元廣的妻兒。想着董氏一家飄零四散，元廣妻女被人占據，亦且不知去向，日夜係心。其時鄉中王恭肅公到四川做制使^{三三}，托他在所屬地方訪尋。道里遼闊，誰知下落。乾道^{三三}初年，祝次騫任嘉州^{三三}太守，就除利州路^{三三}運使^{三三}。那呂使君正補着嘉州之缺，該來與祝次騫交代。呂使君曉得次騫是董家前妻之族。他幹了那件短行之事，怎有胆氣見他？遷延稽留，不敢前來到任。祝次騫也恨着呂使君是禽獸一等人，心裏巴不得不見他。趁他未來，把印綬解卸，交與僚官權時收着，竟自去了。呂使君到得任時，也就有人尋他別是非，彈上一本，朝廷震怒，狼狽而去。

祝次騫枉在四川路上作了一番的官，竟不曾訪得甥女兒的消耗，心中常時抱恨。也是人有不了之願，天意必然生出巧來。直到乾道丙戌年間，次騫之子祝東老，名震亨，又做了四川總幹^{三三}之職。受了檄文，前往成都公幹，道經綿州^{三三}，綿州太守吳仲廣出來迎着，置酒相款。仲廣原是待制學士^{三三}出身，極是風流文采的人。是日郡中開宴，凡是應得承直的娼優無一不集。東老坐聞看見戶椽傍邊立着一個妓女，姿態恬雅，宛然閨閣中人，絕無一點輕狂之度。東老注目不瞬，看勾多時。却好隊中行首^{三三}到面前來斟酒。東老且不接他的酒，指着那戶椽傍邊的妓女問他道：『這個人是那個？』行首笑道：『官人喜他麼？』東老道：『不是喜他。我看他有好些與你們不同處，心中疑怪，故此問你。』

行首道：『他叫得薛倩。』東老正要細問，吳太守走出席來，斟着巨觥來勸。東老只得住了話頭。接着太守手中之酒，放下席間，却推辭道：『賤量實不能飲，只可小杯適興。』太守看見行首正在傍邊，就指着巨觥分付道：『你可在這奉着總幹，是必要總幹飲乾；不然，就要罰你。』行首笑道：『不須罰小的。若要總幹多飲，只叫薛倩來奉，自然毫不推辭。』吳太守也笑道：『說得古怪，想是總幹曾與他相識麼？』東老道：『震亨從來不曾到大府這裏，何緣得與此輩相接？』太守反問行首道：『這等，你爲何這般說？』行首道：『適間總幹殷殷問及，好生垂情於他。』東老道：『適纔邂逅之間，見他標格如野鶴在鷄羣。據下官看起來，不像是個中之人』，心裏疑惑，所以在此詢問他爲首的，豈關有甚別意來？』太守道：『既然如此，只叫薛倩侍在總幹席傍勸酒罷了。』行首領命，就喚將薛倩來侍着。東老正要問他來歷，恰中下懷。命取一個小杌子，賜他坐了。低問他道：『我看你定然不是風塵中人，爲何在此？』薛倩不敢答應，只嘆口氣，把閒話支吾過去。東老越越疑心。過會又問道：『你可實對我說！』薛倩只是不開口，要說又住了。東老道：『直說不妨。』薛倩道：『說也無幹，落得羞人。』東老道：『你儘說與我知道，焉知無益？』薛倩道：『尊官盤問不過，不敢不說，其實說來可羞。我本好人家兒女。祖父俱曾做官。所遭不幸，失身辱地。只是前生業債所欠，今世償還，說他怎的！』東老惻然動心道：『汝祖、汝父莫不是漢州知州，竹山知縣麼？』薛倩大驚，哭將起來道：『官人如何得知？』東老道：『果若是，汝母當姓祝了。』薛倩道：『後來的是繼母，生身亡母正是姓祝。』東老道：『汝母乃我姑娘也。不幸早亡。我聞你與繼母流落於外。尋覓多年，竟無消耗。不

期邂逅於此。却爲何失身妓籍？可備與我說。」薛倩道：「自從父親亡後，即有呂使君來照管喪事，與同繼母一路歸川。豈知得到川中，經過他家門首，竟自盡室占爲己有。繼母與我，多隨他居住多年。那年壞官回家，鬱鬱不快，一病而亡。連繼母無所倚靠，便將我出賣，得了薛媽七十千錢，遂入妓籍。今已是一年多了。追想父親亡時，年紀雖小，猶在目前，豈知流落羞辱，到了這個地位！」言畢，失聲大哭。東老不覺也哭將起來。初時說話低微，衆人見他交頭接耳，盡見道無非是些調情肉麻之態，那裏管他就裏。直見兩人多哭做一堆，方纔一座驚駭，盡來詰問。東老道：「此話甚長，不是今日立談可盡，況且還要費好些周折，改日當與守公細說罷了。」太守也有些疑心，不好再問。酒罷各散。東老自向公館中歇宿去了。

薛倩到得家裏，把席間事體對薛媽說道：「總幹官府是我親眷。」今日說起，已自認帳。明日可到他寓館一見，必有出格賞賜。」薛媽千歡萬喜。到了第二日，薛媽率領了薛倩，來到總幹館舍前求見。祝東老見說，即叫放他母子進來。正要與他細話，只見報說太守吳仲廣也來了。東老笑對薛倩道：「來得正好。」薛倩母子多未知其意。太守下得轎，薛倩走過去先叩了頭。太守笑道：「昨日哭得不勾，今日又來補麼？」東老道：「正要見守公說昨日哭的緣故。此子之父董元廣乃竹山知縣。祖父仲臣是漢州太守，兩世衣冠之後。只因祖死漢州；父又死於都下。妻女隨在舟次，所遇匪人，流落到此地。乞求守公急爲除去樂籍。」太守惻然道：「元來如此。除籍在下官所司，甚爲易事。但除籍之後，此女畢竟如何？若明公有意，當爲效勞。」東老道：「不是這話。此女之母卽是下官之姑，下官

正與此女爲嫡表兄妹。今既相遇，必須擇個良人嫁與他，以了其終身。但下官尚有公事須去，一時未得便有這樣湊巧的。愚意欲將此女暫托之尊夫人處安頓幾時。下官且到成都往回一番。待此行所得諸臺及諸郡餽遺路贖〔善〕之物，悉將來爲此女的嫁資。慢慢揀選一個佳婿與他，也完我做親眷的心事。」太守笑道：「天下義事豈可讓公一人做盡了？我也當出二十萬錢爲助。」東老道：「守公如此高義，此女不幸中大幸矣。」當下分付薛倩隨着吳太守到衙中媽媽處住着，等我來時再處。太守帶着自去。東老叫薛媽過來，先賞了他十千錢，說道：「薛倩身價在我身上，加利還你。」薛媽見了是官府做主，怎敢有違？只得淒淒涼涼自去了。東老一而往成都進發不題。

且說吳太守帶得薛倩到衙裏來，叫他見過了夫人，說了這些緣故，叫夫人好好看待他，夫人應允了。吳太守在衙裏，仔細把薛倩舉動看了多時，見他仍是滿面憂愁不歇的嘆氣。心裏忖道：「他是好人家兒女，一向墮落，那不得意是怪他不得的。今既已遇着表兄相托，收在官衙，他人打點嫁人，已提掣在好處了，爲何還如此不快？他心中畢竟還有掉不下的事。」教夫人緩緩盤問他備細。薛倩初時不肯說。吳太守對他道：「不拘有甚麼心事，只管明白說來，我就與你做主。」薛倩方纔說道：「官人再三盤問，不敢不說，說來也是枉然的。」太守道：「你且說來，看是如何？」薛倩道：「賤妾心中實是有一個人放他不下，所以被官人看破了。」太守道：「是甚麼人？」薛倩道：「妾身雖在烟花之中，那些浮浪子弟，未嘗傾心交往。只有一個書生，年方弱冠〔善〕尚未娶妻。曾到妾家往來，彼此相愛。他也曉得妾身出於良家，深加憫恤，越覺情濃，但是入城必來相叙。他家父母知道，拿回家去痛打一頓，

鎖禁在書房中。以後雖是時或_(三)有個信來，再不能勾見他一面了。今蒙官人每抬舉，若脫離了此地，料此書生無緣再會，所以不覺心中怏怏，撇放不開，豈知被官人看了出來？」太守道：「那個書生姓甚麼？」薛倩道：「姓史，是個秀才，家在鄉間。」太守道：「他父親是甚麼人？」薛倩道：「是個老學究。」太守道：「他多少家事？」薛倩道：「娶得你起麼？」薛倩道：「因是寒儒之家，那書生雖往來了幾番，原自力量不能，破費不多，只爲情上難捨，頻來看覷。他家兀自道破壞了家私，狠下禁鎖，怎有錢財娶得妾身？」太守道：「你看得他做人如何？可真心得意他否？」薛倩道：「做人是個忠誠有餘的，不是那些輕薄少年，所以妾身也十分敬愛。誰知反爲妾受累，而今就得意，也沒處說了。」說罷，早又眼淚落將出來。太守問得明白，出堂去僉了一張密票，差一個公人，撥與一匹快馬，「急取綿州學史秀才到州，有官司勾當，不可遲誤！」公人得了密票，狐假虎威，扯破了一場火急勢頭，忙下鄉來，敲進史家門去。將硃筆官票與看，乃是府間遣馬追取秀才，立等回話的公事。史家父子驚得呆了，各沒想處。那老史埋怨兒子道：「定是你終日宿娼，被他家告害了，再無他事。」史秀才道：「府尊大人取我，又遣一匹馬來，焉知不是文賦上邊有甚麼相商處？」老史道：「好，來請你！柬帖不用一個？出張硃票？」史秀才道：「決是沒人告我。」父子兩個胡猜不住。公人只催起身。老史只得去收拾酒飯，待了公人，又送了些辛苦錢。打發兒子起身到州裏來。正是：

烏鴉喜鵲同聲， 吉凶全然未保。

今日捉將官去， 這回頭皮送了。

史生同了官差，一程來到州中，不知甚麼事繇。穿了小服，進見太守。太守教換了公服相見。史生纔把疑心放下了好些。換了衣服，進去行禮已畢。太守問道：『秀才家小小年紀，怎不苦志讀書？倒來非禮之地頻遊，何也？』史生道：『小生誦讀詩書，頗知禮法。蓬窗自守，從不遊甚非禮之地。』太守笑道：『也曾去薛家走走麼？』史生見道着真話，通紅了兩頰道：『不敢欺大人，客寓州城，誦讀餘功，偶與朋友輩適興閒步，容或有之，並無越禮之事。』太守又道：『秀才家說話不必遮飾！試把與薛倩往來事情實訴我知道。』史生見問得親切，曉得瞞不過了。只得答道：『大人問及於此，不敢相誑。此女雖落娼地，實非娼流，乃名門宦裔，不幸至此。小生偶得邂逅，見其標格有似良人。問得其詳，不勝義憤。自惜身微力薄，不能拔之風塵，所以憐而與游。雖係兒女子之私，實亦士君子之念。然如此鄙事，不知大人何以知而問及？殊深惶愧！只得實陳，伏乞大人容恕！』太守道：『而今假若以此女配足下，足下願以之爲室家否？』史生道：『淤泥青蓮，亦願加以拂拭。但貧士所不能，不敢妄想。』太守笑道：『且站在一邊，我教你看一件事。』就掣一枝簽，喚將薛媽來。薛媽慌忙來見太守。太守叫庫吏取出一百道官券來與他道：『昨聞你買薛倩身價止得錢七十千，今加你價三十千，共一百道，你可領着。』時史生站在傍邊，太守用手指着對薛媽道：『汝女已嫁此秀才了。此官券即是我與秀才出的聘禮也。』薛媽不敢違拗，只得收了。當下認得史生的，又不好問得緣故。老媽們心性，見了一百千，算來不虧了本，隨他女兒短長也不在他心上。不管三七二十一，歡歡喜喜自出去了。此時史生看見太守如此發放，不曉其意，心中想道：『難道太守肯出己錢討來與我不成？這怎麼解？』出了神沒

可想處。太守喚史生過來，笑道：『足下苦貧不能得娶，適間已爲足下下聘了。今以此女與足下爲室，可喜歡麼？』史生扣頭道：『不知大人何以有此天恩？出自望外，豈不踴躍！但家有嚴父，不敢不告。若知所娶媾女，事亦未必可諧，所慮在此耳。』太守道：『你還不知此女爲總幹祝使君表妹。前日在此相遇，已托下官脫了樂籍。俟成都歸來，替他擇壻。下官見此義舉，原願以二十萬錢助嫁。今此女見在我衙中。昨日見他心事不快，問得其故，知與足下兩意相孚，不得成就。下官爲此相請，欲爲你兩人成此好事。適間已將十萬錢還了薛媼，今再以十萬錢助足下婚禮，以完下官口信。待總幹來時，整備成親。若尊人間及，不必再提起薛家，只說總幹表妹，下官爲媒，無可慮也。』史生見說，歡喜非常，謝道：『鰥生何幸，有此奇緣，得此恩遇。雖粉骨碎身，難以稱報。』太守又叫庫吏取一百道官券，付與史生。史生領下拜謝而去。看見丹墀之下荷花正開，賦詩一首，以見感恩之意。詩云：

蓮染青泥埋暗香，東君移取一齊芳。

擊珠擬做啣環報，已學葵心映日光。

史生到得家裏，照依太守說的話回覆了父母。父母道是喜從天降，不費一錢攀了好親事，又且見有許多官券拿回家來。問其來歷，說道是太守助的花燭之費。一發支持有餘，十分快活。一面整頓酒筵各項。只等總幹回信不題。

却說吳太守雖已定下了史生，在薛倩面前只不說破。隔得一月，祝東老成都事畢，重回綿州，來見太守。一見便說表妹之事。太守道：『別後已幹辦得一個佳壻在此，只等明公來，便可嫁了。』東老

道：『此行所得合來有五十萬，今當悉以付彼，使其成家立業。』太守道：『下官所許二十萬，已將十萬還其身價，十萬備其婚資。今又有此助，可以不憂生計。況其人可倚，明公可以安心了。』東老道：『婿是何人？』太守道：『是個書生，姓史。今即去召他來相見。』東老道：『書生最好。』太守立刻命人去召將史秀才來到，教他見了東老。東老見他少年丰姿出衆，心裏甚喜。太守即擇取來日大吉。叫他備轎，明日到州迎娶家去。太守回衙，對薛倩道：『總幹已到，佳婿已擇得有人，看定明日成婚。婚資多備，從此爲良人婦了。』薛倩心裏且喜且悲。喜的是虧得遇着親眷，又得太守做主，脫了賤地，嫁個丈夫，立了婦名；悲的是心上書生從此再不能勾相會了。正是：

笑啼俱不敢，方信做人難。

早知燈是火，落得放心安。

明日，祝東老早到州中，坐在後堂。與太守說了，教薛倩出來相見。東老即將五十萬錢之數交與薛倩道：『聊助子粧奩之費，少盡姑表之情。只無端累守公破費二十萬，甚爲不安。』太守笑道：『如此美事，豈可不許我費一分乎？』薛倩叩謝不已。東老道：『婿是守公所擇，頗爲得人，終身可傍矣。』太守笑道：『婿是令表妹所自擇，與下官無干。』東老與薛倩俱愕然不解。太守道：『少頃自見。』正話間，門上進稟史秀才迎婚轎到。太守立請史秀才進來，指着史生對薛倩道：『前日你再三不肯說，我道說明白了，好與你做主。今以此生爲汝夫，汝心中沒有不足處了麼？』薛倩見說，方敢抬眼一看，正是平日心上之人！方曉得適間之言，心下暗地喜歡無盡。太守立命取香案，教他兩人拜了天地。已

畢，兩人隨即拜謝了總幹與太守。太守分付花紅羊酒鼓樂，送到他家。東老又命從人抬了這五十萬嫁資，一齊送到史家家裏來。史家老兒只說是娶得總幹府表妹，以此爲榮，却不知就是兒子前日爲闖了廝鬧的表子。後來漸漸明白，却見兩處大官人做主，又平白得了許多嫁資，也心滿意足了。史生夫妻二人感激吳太守，做個木主，供在家堂，奉祀香火不絕。

次年，史生得預鄉薦。東老又着人去漢州，訪着了董氏兄弟；托與本處運使，周給了好些生計。來通知史生夫妻二人，教他相通往來。史生後來得第，好生照管妻家。漢州之後得以不絕。此乃是不幸中之幸，遭遇得好人，有此結果。不然，世上的人多似呂使君，那兩代爲官之後到底墮落了。天網恢恢，正不知呂使君子女又如何哩？

公卿宣淫，誤人兒女。

不遇援手，焉復其所？

瞻彼穹廬，涕零如雨。

千載傷心，王孫帝主。

註：(一)【宗姬】見本書卷五註(三)。

(二)【粘罕】完顏宗翰，金景祖曾孫，撒改子，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爲粘罕。虜徽欽二宗北去，就是此人。

(三)【靖康之變】靖康，宋欽宗年號。欽宗在位一年(一一二六年)，金人南侵，虜徽宗及欽宗北去，史上稱做「靖康之變」。

康之變」。

(四)【內人】見本書卷五註(三)。下不再註。

(五)【饒州】舊府名，今江西省鄱陽縣。

(六)【德興】今縣名，屬江西省，在樂平縣東。

(七)【漢州】今四川省廣漢縣，在成都東北。

(八)【竹山】今縣名，屬湖北省，在房縣西。

(九)【做……不着】作「拿……犧牲」解。

(十)【做光】「偷情」叫做「挨光」(參閱本書卷三註(四))。此處「做光」，按上下文，似係「調情」之意。

(十一)【已此】見本書卷一註(三)。下不再註。

(十二)【周公恐懼流言日……】此詩四句，在京本通俗小說拘相公一篇中亦採用，並說明此係唐詩。我曾爲了此詩，

請教前輩老友，經轉輾詢問，最後才知道是白樂天放言五首之一，原係七言律詩，這是後半首詩句，收入白

氏長慶集卷十五中，字句略有小異，錄之如下，並誌我本人對各位友人的謝意。

『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

【三】馬頭 水岸停船的地方，今作「碼頭」。

【四】謝孝 舊「親人喪事完畢，答拜弔客」，叫做「謝孝」。

【五】外水 本來「外水」是對「內水」而言的。四川省以涪江爲「內水」；岷江（亦叫蜀江）爲「外水」。此處看前後文大意，是指「非四川省的」意思，似與「外江」的用法相同。

【六】馬泊六 亦作「馬伯六」。堅瓠廣集云：「俗呼撮合者曰馬伯六。……」

【七】郫縣 今縣名，屬四川省，在成都市西北，位岷江支流東岸。

【八】外室 指「外婦」，亦稱「外妻」。

【九】不打緊 作「無關緊要」解。

【十】着落 此處作『給他一個歸宿』解。

【十一】制使 卽制置使，掌節制軍馬官員升改放散類，省試舉人，錄量郡守，舉辟邊州守貳，其權略同宣撫使。

【十二】乾道 南宋孝宗年號（公元一一六五——一八九年）。

【十三】嘉州 今四川省樂山縣。

【十四】利州路 宋代最初爲陝西路地，後來劃成利州路，故治卽今陝西省南鄭縣，後改爲廣元路，移治今四川省廣元縣。

【十五】運使 轉運使之略。宋代於轉運司設轉運使，其始僅掌軍需糧餉水陸轉運之事，其後兼理邊防、盜賊、獄

訟、鑄穀、按廉諸事，俾之分路而治，遂爲一路之監司。

〔二十六〕**【四川總幹】**宋代四川設總領，掌管興元與州金州諸軍錢糧。總幹卽總領。

〔二十七〕**【綿州】**今四川綿陽縣。

〔二十八〕**【待制學士】**官名，宋於「殿」「閣」皆置待制之官，例如「保和殿待制」「龍圖閣待制」之類，位在「學士」「直學士」下，爲侍從顧問之職。

〔二十九〕**【行首】**見本書卷二註〔八〕。

〔三十〕**【個中之人】**有時作「箇中人」（或「個中人」）。「個」是有所指之詞，等於「此」或「這」字。「個中之人」，卽「此中人」，此處指「風塵中人」（卽「娼妓」）。

〔三十一〕**【小杌子】**吳語稱凳子做「杌子」。「小杌子」卽「小凳子」。

〔三十二〕**【親眷】**見本書卷一註〔三〕，下不再註。

〔三十三〕**【認賬】**吳語，作「相認」或「承認」解。

〔三十四〕**【樂籍】**指樂部所轄官妓的名籍。

〔三十五〕**【路贖】**送行者所贈「路費」。

〔三十六〕**【弱冠】**年二十，叫做「弱冠」，見禮典禮。後世沿用，指稱二十歲左右的人。

〔三十七〕**【時或】**吳語中至今沿用，作「有時」解。

〔三十八〕**【家事】**卽「家私」，指「家中財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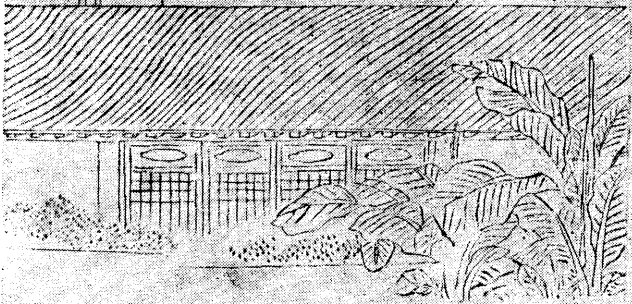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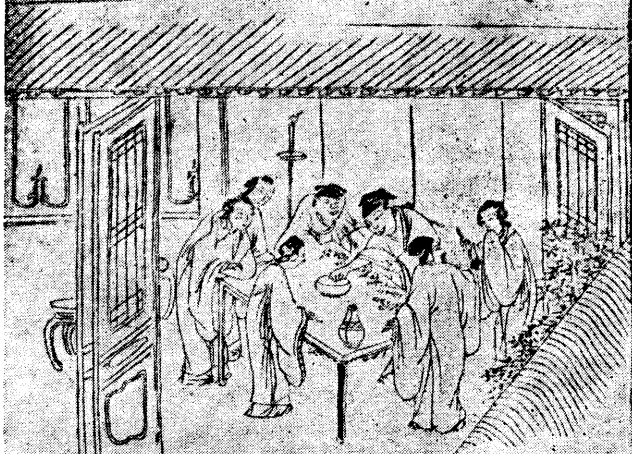
【表子】周祈名義考云：「俗謂娼曰「表子」……「表」對「裏」之稱，猶言「外婦」。」

【鄉薦】鄉試中式的人，叫做「舉人」，又叫「領鄉薦」。

沈符仕三子
買夫奴



王朝臨一夜
迷魂陣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八

沈將仕三千買笑錢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

詞云：

風月襟懷，圖取歡來。戲場中儘有安排。呼盧博賽，豈不豪哉？費自家心，自家力，自家財。有等奸胎，慣弄喬才，巧妝成科諱難猜。非關此輩忒使心乖，總自家癡，自家狠，自家賤。詞寄行香子

這首詞說着人世上諸般戲事皆可遣興陶情，惟有賭博一途最是爲害不淺。蓋因世間人總是一個貪心所使，見那守分的一日裏辛辛苦苦，巴着生理，不能勾進得多少錢；那賭場中一得了采，精金白銀只在一兩擲骰子上收了許多來，豈不是個不費本錢的好生理？豈知有這幾擲贏，便有幾擲輸。贏時節道是倘來之物（一），就有粘頭的、討賞的、幫襯的，大家來撮哄。這時節意氣揚揚，出之不吝。到得贏骰過了，輸骰齊到，不知不覺的弄個罄淨，却多是自家肉裏錢（二），傍邊的人不曾幫了他一文。所以只是輸的多，贏的少。有的不伏道：『我贏了就住，不到得輸就是了。』這句話恰似有理，却是那一個如此把得定？有的巴了千錢要萬錢，人心不足不肯住的；有的乘着勝采，只道是常得如此，高興了不肯住的；有的怕別人譏誚他小家子相，礙上礙下不好住的；及至臨後輸來，雖悔無及道：『先前不曾住得，如今難道就罷？』一發住不成了，不到得弄完決不收場。況且又有一落場便輸了的，總有幾擲贏骰，不勾番本，怎好住得？到得番本到手，又望多少贏些，那裏肯住？所以一耽了這件滋味，定是無明無夜，拋

家失業，失魂落魄，忘飧廢寢的。朋友們譏評，妻子們怨悵，到此地位，一總不理。只是心心念念記掛此事，一似擔雪填井，再沒個滿的日子了。全不想錢財自命裏帶來，人人各有分限，豈由你空手博來，做得人家的？不要說不能勾贏，就是贏了，未必是福處。

宋熙寧^(三)年間，相國寺前有一相士，極相得着，其門如市。彼時南省^(四)開科，紛紛舉子多來扣問得失。他一一決來，名數不爽。有一舉子姓丁名湜，隨衆往訪。相士看見大驚道：『先輩^(五)氣色極高。吾在此閱人多矣，無出君右者。據某所見，便當第一人及第。』問了姓名，相士就取筆在手，大書數字於紙云：『是年狀元是丁湜』，粘在壁上。向丁生拱手道：『留爲後驗。』丁生大喜自負。

別了相士，走回寓中來。不覺心神暢快，思量要尋個樂處。元來這丁生少年才俊，却有個僻性，酷好的是賭博。在家時先曾敗掉好些家資，被父親鎖閉空室，要餓死他。其家中有嫗憐之，破壁得逃。到得京師，補試太學，幸得南省奏名；只待廷試。心緒閒暇，此興轉高。况兼破費了許多家私，學得一番奢遮手段，手到處會贏，心中技癢不過。聞得同榜中有兩個四川舉子，帶得多資，亦好賭博。丁生寫個請帖，着家童請他二人到酒樓上飲酒。二人欣然領命而來。分賓主坐定。飲到半酣，丁生家童另將一個包袱放在左邊一張桌子上面，取出一個匣子開了，拿出一對賞鍾來。二客看見匣子裏面藏着許多戲具，乃是骨牌、雙陸、圍棋、象棋及五木骰子^(六)、枚馬之類，無非賭博場上用的，曉得丁生好此。又觸着兩人心下所好，相視而笑。丁生便道：『我們乘着酒興，三人共賭一回取樂何如？』兩人拍手道：『絕妙，絕妙。』一齊立起來，看樓上傍邊有一小閣，丁生指着道：『這裏頭到幽靜些。』遂叫取了博

具，一同到閣中來。相約道：『我輩今日逢場作戲，係是彼此同袍，十分大有勝負忒難爲人了。每人只以萬錢爲率，盡數贏了，止得三萬，盡數輸了，不過一萬。圖個發興消閒而已。』說定了，方纔下場相博起來。初時果然不十分大來往。到得擲到興頭上，你強我賽，各要爭雄，一二萬錢只好做一擲，怎好就歇得手。兩人又着家童到下處，再取東西，下着本錢，頻頻添入，不記其次。丁生煞是好手段，越贏得來，精神越旺。兩人不伏，輸狼將注頭〔七〕亂推，要博轉來，一注大似一注。怎當得丁生連擲勝采，兩人出注，正如衆流歸海，儘數趕在丁生處了。直贏得兩人油乾火盡，兩人也怕起來，只得忍着性子住了，垂頭喪氣而別。丁生總計所贏，共有六百萬錢。命家童等負歸寓中，歡喜無盡。

隔了兩日，又到相士店里來走走，意欲再審問他前日言語的確。纔進門來，相士一見大驚道：『先輩爲何氣色大變？連中榜多不能了，何況魁選！』急將前日所粘在壁上這一條紙扯下來，揉得粉碎。嘆道：『壞了我名聲，此番不准了。可恨！可恨！』丁生慌了道：『前日小生原無此望，是足下如此相許。今日爲何改了口？此是何故？』相士道：『相人功名，先觀天庭〔八〕氣色。前日黃亮潤澤，非大魁無此等光景，所以相許。今變得枯焦且黑滯了，那裏還望功名？莫非先輩有甚設心不良，做了些謀利之事，有負神明麼？試想一想看！』丁生悚然，便把賭博得勝之事說出來道：『難道是爲此戲事？』相士道：『你莫說是戲事！關着財物，便有神明主張。非義之得，自然減福。』丁生悔之無及，忖了一忖，問相士道：『我如今盡數還了他，恐怕仍舊不妨了？』相士道：『纔一發心，暗中神明便知。果能悔過，還可占甲科〔九〕，但名次不能如舊，五人之下可望，切須留心！』

丁生亟回寓所，着人去請將二人到寓。兩人只道是又來糾賭，正要番手，三脚兩步忙忙過來。丁生相見了，道：『前日偶爾做戲。大家在客中，豈有實得所贏錢物之理！今日特請兩位過來，奉還原物。』兩人出於不意，道：『既已賭輸，豈有竟還之理？或者再博一番，多少等我們翻些，纔使得。』丁生道：『道義朋友，豈可以一時戲耍傷損客囊財物？小弟誓不敢取一文。也不敢再做此等事了。』即叫家童各將前物竟送還兩人下處。兩人喜出望外，道是丁生非常高誼，千恩萬謝而去。豈知丁生原爲着自己功名要緊，故依着相士之言，改了前非。

後來廷試唱名，果中徐鐸榜（二）第六人。相士之術不差毫釐。若非是這一番賭，這狀頭穩是丁湜，不讓別人了。今低了五名，又還虧得悔過遷善，還了他人錢物，尙得高標。倘貪了小便宜，執迷不悟，不弄得功名無分了？所以說：『錢財有分限；靠着賭博得來，便贏了也不是好事。』況且有此等近利之事，便有一番謀利之術。有一夥賭中光棍，慣一結了一班黨與，局騙少年子弟，俗名謂之「相識」。用鉛沙灌成藥骰，有輕有重。將手指捻將轉來，撚得得法，拋下去多是贏色；若任意拋下，十擲九輸。又有慣使手法，攥紅坐六的；又有陰陽出法，推班出色的。那不識事的小二哥，一團高興，好歹要賭，俗名喚作「酒頭」。落在套中，出身不得，誰有得與你贏了去？奉勸人家子弟，莫要癡心想別人的！看取了湜故事，就贏了也要折了狀元之福。何況沒福的！何況必輸的！不如學好守本分的爲強。有詩爲證：

財是他人物，癡心何用貪。

寢興多失節，飢飽亦相參。

輸去中心苦， 贏來衆口饒。

到頭終一敗， 辛苦爲誰甜？

小子只爲苦口勸着世人休要賭博，却想起一個人來，沒事閒遊，撞在光棍手裏，不知不覺弄去一賭，賭得精光，沒些巴鼻^(二)，說得來好笑好聽。

風流誤入綺羅叢， 自訝通宵依翠紅。

誰道醉翁非在酒？ 却教眨眼盡成空。

這本話文，乃在宋朝道君皇帝^(三)宣和年間。平江府^(四)有一個官人姓沈，承着祖上官蔭，應授將仕郎^(五)之職，赴京聽調。這個將仕家道豐厚，年紀又不多，帶了許多金銀寶貨在身邊。少年心性好的是那歌樓舞榭，倚翠偎紅，綠水青山，閒茶浪酒。況兼身伴有的是東西，只要撞得個樂意所在，揮金如土，毫無吝色。大凡世情如此，纔是有個撒漫使錢的勤兒^(六)，便有那幫閒儂的陪客來了。寓所差不多遠，有兩個游手人戶：一個姓鄭，一個姓李。總是些沒頭鬼^(七)，也沒個甚麼真名號，只叫作鄭十哥、李三郎。終日來沈將仕下處，與他同坐同起，同飲同餐。沈將仕一刻也離不得他二人。他二人也有時破些錢鈔，請沈將仕到平康里中好姊妹家裏，擺個還席。吃得高興，就在姊妹人家宿了。少不得串同了他家扶頭得差一路兒撮哄，弄出些錢鈔，大家有分，決不到得白折了本。虧得沈將仕壯年貪色，心性不常，略略得味就要跳槽^(八)，不迷戀着一個；也不能起發他大主錢財，只好和哄過日，常得嘴頭肥膩而已。如是盤桓將及半年，城中樂地也沒有不游到的所在了。

一日，沈將仕與兩人商議道：『我們城中各處走遍了。況且塵囂嘈雜，沒甚景趣。我要城外野曠去處走走，散心耍子一回何如？』鄭十、李三道：『有興，有興。大官人一發在行得緊。只是今日有些小事未完，不得相陪。若得遲至明日便好。』沈將仕道：『就是明日無妨。却不可誤期。』鄭李二人道：『大官人如此高懷，我輩若有個推故不去，便是俗物了。明日准來相陪就是。』兩人別去了一夜。到得次日，來約沈將仕道：『城外之興何如？』沈將仕道：『專等，專等。』鄭十道：『不知大官人轎去馬去？』李三道：『要去閒步散心，又不趕甚路程，要那轎馬何幹？』沈將仕道：『三哥說得是。有這些人隨着，便要來催你東去西去，不得自由。我們只是散步消遣，要行要止，憑得自家，豈不為妙？只帶個把家僮去跟跟便了。』沈將仕身邊有物，放心不下，叫個貼身安童二背着一個皮箱，隨在身後，一同鄭李二人踱出長安門外來。但見：

甫離城郭，漸遠市塵。參差古樹繞河流，蕩漾游絲飛野岸。布帘沾酒處，惟有畊農村老來嘗；小艇載魚還，多是牧豎樵夫來問。炊烟四起，黑雲影裏有人家；路徑多歧，青草痕中爲孔道。別是一番野趣，頓教忘却塵情。

三人信步而行，觀玩景緻，一頭說話，一頭走路。迤邐有二三里之遠，來到一個塘邊。只見幾個粗腿大脚的漢子赤剝了上身，手提着皮鞭，牽着五七匹好馬，在池塘裏洗浴。看見他三人走來至近，一齊跳出塘子，慌忙將衣服穿上，望着三人齊道迎喏。沈將仕驚疑，問二人道：『此輩素非相識，爲何見吾三人恭敬如此？』鄭李兩人道：『此王朝議二使君之隸卒也。使君與吾兩人最相厚善，故此輩見吾

等走過，不敢怠慢。」沈將仕道：「元來這個緣故，我也道：『爲何無因至前？』」三人又一頭說，一頭走，離池邊上前又數百步遠了。李三忽然叫沈將仕一聲道：「大官人，我有句話商量着。」沈將仕道：「甚話？」李三道：「今日之游頗得野興。只是信步浪走，沒個住腳的去處。若便是這樣轉去，了，又無意味。何不就騎着適纔王公之馬？拜一拜王公，豈不是妙？」沈將仕道：「王公是何人？我却不會認得，怎好拜他？」李三道：「此老極是個妙人。他曾爲一大郡守，家資絕富，姬妾極多。他最喜的是賓客往來，款接不倦。今年紀已老，又有了些痰病。諸姬妾皆有離心。却是他防禁嚴密。除了我兩人忘形相知，得以相見，平時等閒不放出外邊來。那些姬妾無事，只是終日合伴頑耍而已。若吾輩去看他，他是極喜的。大官人雖不曾相會，有吾輩同往，只說道欽慕高雅，願一識荆，他看見是吾每的好友，自不敢輕。吾兩人再遞一個春與他，等他曉得大官人是在京調官的，衣冠一脈，一發注意了，必有極精的飲饌相款。吾每且落得開懷快暢他一晚，也是有興的事。強如寂寂寞寞，仍舊三人走了回去。」沈將仕心裏未決。鄭十又道：「此老真是會快活的人。有了許多美妾，他却又在朋友面上十分殷勤，尋出興趣來。更兼留心飲饌，必要精潔，惟恐朋友們不中意，吃得盡興。只這一片高興熱腸，何處再討得有？大官人既到此地，也該認一認這個人，不可錯過。」沈將仕也喜道：「果然如此，便同二位拜他一拜也好。」李三道：「我每原回到池邊，要了他的馬去。」於是三人同路而回，走到池邊。鄭李大聲叫道：「帶四個馬過來！」看馬的不敢違慢，答應道：「家爺的馬，官人每要騎，儘意騎坐就是。」鄭李與沈將仕各騎了一匹，連沈家家僮捧着箱兒，也騎了一匹。看馬的帶住了馬頭，問道：「官

人每要到那裏去？」鄭十將鞭梢指道：「到你爺家裏去。」看馬的道：「曉得了。」在前走着引路。三人聯鑣按轡而行。

轉過兩個坊曲，見一所高門。李三道：「到了，到了。鄭十哥也陪大官人站一會，待我先進去報知了，好出來相迎。」沈將仕開了箱，取個名帖，與李三帶了報去。李三進門內去了。少歇出來道：「主人聽得有新客到此，甚是喜歡；只是久病倦懶，怕着冠帶，願求便服相見。」沈將仕道：「論來初次拜謁，禮該具服。今主人有命，恐怕反勞，若許便服，最爲灑脫。」李三又進去說了。只見王朝議命兩個安童扶了，一同李三出來迎客。沈將仕舉眼看時，但見：

儀度端莊，容顏羸瘦，一前一却，渾如野鶴步罡；半喘半吁，大似吳牛見月。深淺躬不思而得，是鷺鴛班裏習將來；長短氣不約而同，敢鴛燕窩中輸了去。

沈將仕見王朝議雖是衰老模樣，自然是士大夫體段，肅然起敬。王朝議見沈將仕少年丰采，不覺笑逐顏開，拱進堂來。沈將仕與二人俱與朝議相見了。沈將仕叙了些仰慕的說話道：「幸鄭李兩兄爲紹介，得以識荆，固快夙心，實出唐突。」王朝議道：「兩君之友，卽僕友也。況兩君勝士，相與的必是高賢，老朽何幸得以霑接。」茶罷，朝議揖客進了口口軒，分付當直的設席款待。分付不多時，杯盤菓饌片刻卽至。沈將仕看時，雖不怎的大擺設，却多精美雅潔，色色在行，不是等閒人家辦得出的。朝議謙道：「一時不能治具，菓菜小酌，勿怪輕褻。」鄭李二人道：「沈君極是脫洒人。既忝吾輩相知，原不必認作新客，只管盡主人之興，吃酒便是，不必過謙了。」小童二人頻頻斟酒，三個客人忘懷大醺，主人

勉強支陪。看看天晚，點上燈來。朝議又陪了一晌，忽然喉中發喘，連嗽不止，痰聲曳鋸也似響震四座。支吾不得，叫兩個小童扶了，立起身來道：『賤體不快，上客光顧，不能盡主禮，却怎的好？』對鄭生道：『沒耐何了，有煩鄭兄代作主人，請客隨意劇飲，不要阻興。老朽略去歇息一會，煮藥吃了，少定即來奉陪。恕罪，恕罪。』朝議一面同兩個小童扶擁而去。

剩得他三個在座，小童也不出來斟酒了。李三道：『我等尋人去，』起身走了進去。沈將仕見主人去了，酒席闌珊，心裏有些失望。欲待要辭了回去，又不曾別得主人，抑且餘興還未盡。只得走下庭中散步。忽然聽得一陣歡呼擲骰子聲。循聲覓去，却在軒後一小閣中，有些燈影在窗隙裏射將出來。沈將仕將窗隙弄大了些，窺看裏面。不看時萬事全休，一看看見了，真是：

酥麻了半壁，軟難做一堆。

你道裏頭是甚光景？但見：

明燭高張，巨案中列。擲盧賽雉，織織玉手擎成；喝六呼么，點點朱唇吐就。金步搖、玉條脫，盡爲孤注爭雄；風流陣、肉屏風，竟自和盤托出。若非廣寒殿裏，怎能勾如許仙風；不是金谷園中，何處來若干媚質。任是愚人須縮舌，怎教浪子不輸心！

元來沈將仕窗隙中看去，見裏頭是美女七八人環立在一張八仙桌外。桌上明晃晃點着一枝高燭，中間放下酒榼一架，一個骰盆。盆邊七八堆采物，每一美女面前一堆，是將來作注賭采的。衆女掀拳裸袖，各欲爭雄。燈下偷眼看去，真個個個如嫦娥出世，丰姿態度目中所罕見。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看

得目不轉睛，頑涎亂吐。正在禁架不定之際，只見這個李三不知在那裏走將進去，也攢在裏頭了。抓起色子，便待要擲下去。衆女賭在間深處，忽見是李三下注，盡嚷道：『李秀才，你又來鬼廝攪，打斷我姊妹們興頭。』李三頑着臉皮道：『便等我在裏頭與賢妹們幫興一幫興也好。』一個女子道：『總是熟人，不妨事。要來便來，不要酸子氣，快擺下注錢來。』衆女道：『看這個酸鬼！那裏熬得起大注？』一遞一句譏諷着。李三擲一擲，做一個鬼臉。大家把他來做一個取笑的物事。李三只是忍着羞，皮着臉，憑他壁面啐來，只是頑鈍無恥，挨在幫裏。一霎時，不分彼此，竟大家着他在裏面擲了。沈將仕看見李三情狀，一發神魂搖蕩，頓足道：『真神仙境界也！若使吾得似李三，也在裏頭廝混得一場，死也甘心。』急得心癢難熬，好似熱地上蜒蚰，一歇兒立脚不定。急走來要與鄭十商量。鄭十正獨自個坐在前軒打盹。沈將仕急搖他醒來道：『虧你還睡得着！我們一樣到此，李三哥却落在蜜缸裏了。』鄭十道：『怎麼的？』沈將仕扯了他手，竟到窗隙邊來，指着裏面道：『你看麼！』鄭十打眼一看，果然李三與羣女在裏頭混賭。鄭十對沈將仕道：『這個李三，好沒廉恥！』沈將仕道：『如此勝會，怎生知會他一聲，設法我也在裏頭去擲擲兒，也不枉了今日來走這一番。』鄭十道：『諸女皆王公侍兒。此老方才去眠宿了，諸女得閒在此頑耍。吾每是熟極的，故李三插得進去。諸女素不識大官人，主人又不在面前，怎好與他們接對？須比我每不得。』沈將仕情極了道：『好哥哥，帶挈我帶挈。』鄭十道：『若挨得進去，須要稍物。』方才可賭。』沈將仕道：『吾隨身篋中有金寶千金，又有二三千張茶券子，』可以爲稍。只要十哥設法得我進去，取樂得一回，就雙手送掉了這些東西，我願畢矣。』

鄭十道：『這等，不要高聲。悄悄地隨着我來，看相個機會，慢慢插將下去。切勿驚散了他們，便不妙了。』

沈將仕謹依其言，不敢則一聲。鄭十拽了他手，轉灣抹角，且是熟溜，早已走到了聚賭的去處。諸姬正賭得酣，各不擡頭，不見沈將仕。鄭十將他捏一把，扯他到一個稀空的所在站下了。偵伺了許久，直等兩下決了輸贏會稍之時，鄭十方纔開聲道：『容我每也擲擲兒麼？』衆女擡頭看時，認得是鄭十。却見肩下立着個面生的人。大家喝道：『何處兒郎？突然到此。』鄭十道：『此吾好友沈大官人。知卿等今宵良會，願一拭目，幸勿驚訝。』衆女道：『主翁與汝等通家，故彼此各無避忌。如何帶了他家少年來？攪預我良人之會。』一個老成些的道：『既是兩君好友，亦是一體的。既來之，則安之。且請一杯遲到的酒。』遂取一大卮，滿斟着一杯熱酒，奉與沈將仕。沈將仕此時身體皆已麻酥，見了親手奉酒，敢有推辭？雙手接過來，一飲而盡，不剩一滴。奉酒的姬對着衆姬笑道：『妙人也，每人可各奉一杯。』鄭十道：『列位休得妙斷了擲興。吾友沈大官人，也願與衆位下一局。一頭擲骰，一頭飲酒助興，更爲有趣。』那老成的道：『妙，妙。雖然如此，也要防主人覺來。』遂喚小鬟快去朝議房裏伺候，倘若睡覺，亟來報知，切勿誤事！小鬟領命去了。諸女就與沈將仕共博。沈將仕自喜身入仙宮，志得意滿，采色隨手得勝。諸姬頭上釵餌首飾盡數除下來作采賭賽，盡被沈將仕贏了。須臾之間，約有千金。諸姬個個目瞪口呆，面前一空。鄭十將沈將仕扯一把道：『贏勾了，歇手罷！』怎當得沈將仕魂不附體，他心裏只要多插得一會寡趣便好，不在乎財物輸贏，那裏肯住？只管伸手去取酒

吃，吃了又擲，擲了又吃，諸姬又來趁興，奉他不休。沈將仕越肉麻了，風將起來。弄得諸姬皆赤手無稍可擲。

其間有一小姬，年最少，貌最美，獨是他輸得最多。見沈將仕風風世世，連擲采骰。帶着怒容，起身竟去。走至房中轉了一轉，提着一個羊脂玉花罇到面前，向桌上一擲道：『此罇直千緡。只此作孤注，輸贏在此一決。』衆姬問道：『此不是爾所有，何故將來作注？』小姬道：『此主人物也。此一決得勝固妙，倘若再不如意一發輸了去，明日主人尋究，定遭鞭笞。然事勢至此，我情已極，不得不然！』衆人勸他道：『不可趕興。萬一又輸，再無挽回了。』小姬拂然道：『憑我自主，何故阻我！』堅意要擲。衆人見他已怒，便道：『本圖歡樂，何故到此地位？』沈將仕看見小姬光景，又憐又愛，心裏躊躇道：『我本意豈欲贏他？爭奈骰子自勝，怎生得幫襯這一擲輸與他了，也解得他的惱怒；不然，反是我殺風景了。』看官聽說：這骰子雖無知覺，極有靈通，最是跟着人意興走的。起初沈將仕神來氣旺，勝采便跟着他走，所以連擲連贏。歇了一會，勝頭已過，敗色將來；況且心裏有些過意不去，情願認輸，一團銳氣已自餒了十分了。更見那小姬氣忿忿，雄糾糾，十分有趣，魂靈也被他吊了去。心裏忙亂，一擲大敗。小姬叫聲：『慚愧！也有這一擲該我贏的。』卽把花罇底兒朝天，倒將轉來。沈將仕只道止是個花罇，就是千緡，也賠得起。豈知花罇裏頭盡是金釵珠琲塞滿其中，一倒倒將出來，輝煌奪目，正不知多少價錢，盡該是輸家賠償的。沈將仕無言可對。鄭李二人與同諸姬公估價值，所值三千緡錢。沈將仕須賴不得，盡把先前所贏儘數退還，不上千金；只得走出叫家僮取帶來箱子裏面

茶券子二千多張，算了價錢，盡作賭資還了。說話的，「茶券子」是甚物件，可當金銀？看官聽說，「茶券子」即是『茶引』。宋時禁茶權稅，但是茶商納了官銀，方關『茶引』，認『引』不認人。有此『茶引』，可以到處販賣。每張之利，一兩有餘。大戶人家儘有當着『茶引』生利的，所以這『茶引』當得銀子用。蘇小卿二六之母受了三千張『茶引』，把小卿嫁與馮魁，即是此例也。沈將仕去了二千餘張『茶引』，即是去了二千餘兩銀子。沈將仕自道：「只輸得一擲，身邊還有剩下幾百張，其餘金寶他物在外不動，還思量再下局去，博將轉來。」忽聽得朝議裏頭大聲咳嗽，急索唾壺。諸姬慌張起來，忙將三客推出閣外，把火打滅，一齊奔入房去。

三人重復走到軒外元飲酒去處。剛坐下，只見兩個小童又出來勸酒道：「朝議多多致意尊客：「夜深體倦，不敢奉陪，求尊客發興多飲一杯。」」三人同聲辭道：「酒興已闌，不必再叨了。只要作別了便去。」小童走進去說了，又走出來道：「朝議說：「倉卒之間，多有簡慢。夜已深了，不勞面別。此後三日，再求三位同會此處，更加盡興，切勿相拒。」又叫：「分付看馬的仍舊送三位到寓所，轉來回話。」」三人一同沈家家僮，乘着原來的四匹馬，離了王家。行到城門邊，天色將明，城門已自開了。馬夫送沈將仕到了寓所。沈將仕賞了馬夫酒錢，連鄭李二人的也多是沈將仕出了，一齊打發了去。鄭李二人別了沈將仕道：「一夜不睡，且各還寓所安息一安息。等到後日再去赴約。」二人別去。

沈將仕自思夜來之事，雖然失去了一二千本錢，却是着實得趣。想來：「老姬贊他，何等有情！小姬怒他，也自有興。其餘諸姬遞相勸酒，輪流賭賽，好不風光！多是背着主人做的。可恨鄭李兩人先占

着這些便宜，而今我既弄入了門，少不得也熟分起來，也與他二人一般受用，或者還有括着個把上手的事在裏頭，也未可知，』轉轉得意。因兩日困倦不出門。巴到第三日清早起來，就要去再赴王朝議之約。却不見鄭李二人到來，急着家童到二人下處去請。下處人回言，走出去了。只得呆呆等着。等到日中，竟不見來。沈將仕急得亂跳，肚腸多爬了出來，想一想道：『莫不他二人不約我先去了？我既已拜過擾過，認得的了，何必待他二人？只是要引進內裏去，還須得他每領路。我如今備些禮物去酬謝前晚之酌。若是他二人先在，不必說了；若是不在，料得必來，好歹在那裏等他每爲是。』叫家僮僱了馬匹，帶了禮物，出了城門。竟依前日之路，到王朝議家裏來。到得門首，只見大門拴着。先叫家僮尋着傍邊一個小側門進去，一直到了裏頭，並無一人在內。家僮正不知甚麼緣故，走出來回覆家主。沈將仕驚疑，猶恐差了，再同着家僮走進去一看。只見前堂東軒與那聚賭的小閣，宛然那夜光景在目，却無一個人影。大駭道：『分明是這個裏頭，那有此等怪事！』急走到大門左側，問着個開皮舖的人道：『這大宅裏王朝議全家那裏去了！』皮匠道：『此是內相侯公公的空房，從來沒個甚麼王朝議在此。』沈將仕道：『前夜有個王朝議，與同家眷，正在此中居住。我們來拜他，他做主人留我每吃了一夜酒。分明是此處，如何說從來沒有？』皮匠道：『三日前有好幾個惡少年挾了幾個上廳有名粉頭，稅了此房吃酒賭錢。次日分了利錢，各自散去。那裏是甚麼王朝議請客來？這位官人莫不着了他道兒了？』沈將仕方才疑道是奸計裝成圈套，來騙他這些茶券子的。一二千金之物分明付之一空了。却又轉一念頭，追思那日池邊喚馬，宅內留賓，後來閣中聚賭，都是無心湊着的，難道是設得來的計較。

似信不信道：『只可惜不見兩人，畢竟有個緣故在內，等待幾日，尋着他兩個再問。』豈知自此之後，屢屢叫人到鄭李兩人下處去問，連下處的人多不曉得。說道：『自那日出後，一竟不來；虛鎖着兩間房，開進去並無一物在內，不知去向了。』到此方知前日這些逐段逐節行徑，令人看不出一些，與馬夫小童，多是一套中人物，只在遲這一夜裏頭打合成的。正是拐騙得十分巧處，神鬼莫測也。

漫道良朋作勝游，誰知胠篋有陰謀？

清閨不是閒人到，祇爲癡心錯下籌。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八終

註：〔一〕「倘來之物」「倘來」卽「儻來」。新方言釋言：「吳楚皆謂不意得之者爲「儻來」。』此處作「無意間得到的東西」解。

〔三〕「自家肉裏錢」吳語，「自家」同北方語「自己的」；「肉裏錢」卽「血汗錢」。全句作「掏出辛苦得來的自己口袋裏的錢」解。

〔三〕「熙寧」宋神宗年號（公元一〇六八—一〇七七年）。

〔四〕「南省」據事文類聚：「禮部稱「南省」，又曰「禮闈」……」唐宋以來，會試由禮部執掌。

〔五〕「先輩」唐宋時稱「未登科之士」做「先輩」。蘇東坡稱自己的門人李方叔做先輩。

〔六〕「五木骰子」演繁露：「五木」之形，兩頭尖銳，故可轉躍。中間平廣，故可鑿采。凡一子，悉爲兩面。一面塗黑，書犖；一面塗白，書雉。投子者，五皆現黑，名曰「盧」，爲最高之采；四黑一白，名曰「雉」，降「盧」一等，……」

〔七〕「注頭」賭博的財物，叫做「注」或「注頭」。

〔八〕「天庭」人兩眉之間，叫做「天庭」。

〔九〕「甲科」見本書卷三註〔三〕。下不再註。

〔一〇〕「中徐鐸榜」徐鐸，宋史有傳（卷三百二十九），字振文，興化莆田人，熙寧進士第一。此處「中徐鐸榜」的意思，就是說，丁生果然在「錄取徐鐸爲狀元」的榜上中了第六名。

〔一一〕「沒些巴鼻」同「把鼻」，指「把柄」。委巷叢談載杭人語：「言人作事無據者曰沒巴鼻。」此處轉作「沒

辦法」解。

〔三〕道君皇帝據宋史徽宗本紀宣和七年，內禪皇太子即皇帝位，尊徽宗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所以道君就是徽宗。

〔吾〕平江府見本書卷六註〔三〕。下不再註。

〔四〕將仕郎據宋史職官志文臣蔭補，最易補得的，就是將仕郎。

〔吾〕勤兒見本書卷四註〔三〕。下不再註。

〔六〕沒頭鬼即「沒來歷的人」。

〔七〕跳槽見本書卷四註〔四〕。下不再註。

〔八〕安童見本書卷四註〔四〕。下不再註。

〔九〕朝議即朝議大夫，文官職。

〔十〕轉去吳語至今還口頭用着，相當北方語的「回去」。

〔十一〕野鶴步罡「罡」，是道書的「剛」字。「步罡踏斗」，是道家禮斗的儀式，其形狀轉折轉續象斗宿。禽經云：「鶴雌雄相隨，如道士步斗。」此處用此四字來形容那個稱做王朝議的人步履蹣跚的形狀。

〔十二〕吳牛見月出世說言語，滿奮答晉武帝語云：「臣猶吳牛，見月而喘。」此處用此四字來形容那個稱做王朝議的人半喘半吁的形狀。

〔十三〕撒在裏頭「撒」，吳語作「插入」解。「撒在裏頭」，就是說，「李二也插身到這夥美女裏頭去了」。

【四】「稍物」。「稍」指「廩食」，古時按月給發在官之俸曰「稍食」。因此，吳地用來指錢鈔，所以叫現款做「現稍」。此處「稍物」作「財物」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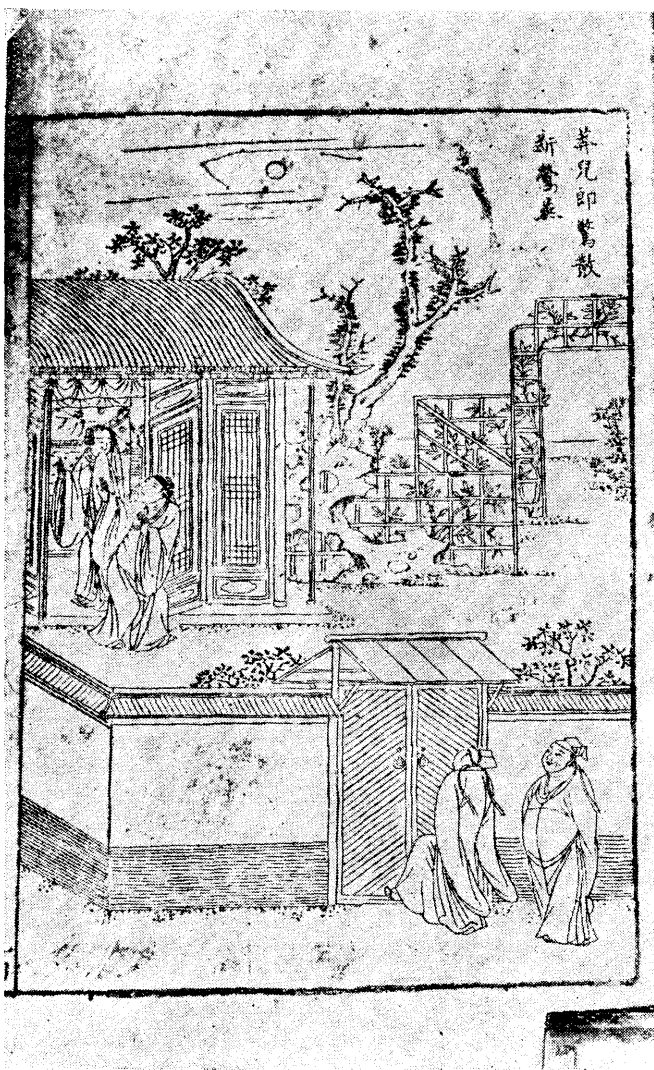
【五】「茶券子」下文對茶券子解釋得很清楚，說：『說話的，「茶券子」是甚物件，可當金銀？看官聽說，「茶券子」即是「茶引」。宋時禁茶權稅，但是茶商納了官銀，方關「茶引」，認「引」不認人。有此「茶引」，可以到處販賣，每張之利，一兩有餘。……所以這「茶引」當得銀子用。』此處沈將仕說：『又有二三千張茶券子，』就是說：『可以當二三千兩銀子用。』

【六】「炒斷」通「吵」，此處說「炒斷……」，就是說：『言多聲雜，會炒得打斷機殼與致』的。

【七】「睡覺」與現在的用法不同，此處指「睡着醒來」的意思。

【八】「蘇小卿」故事見梅禹金青泥蓮花記卷七略云，廬州娼蘇小卿與書生雙漸情好甚篤。漸外出，久不還，小卿守志待之。其母私與江右茶商馮魁，定計賣與之。漸後成名，經官論之，復還爲夫婦。宋金瓶人曲中，多歌詠其事。

華兒即驚散
新鸞表



傷
怡
香
龍
台
王
瑛
珍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九

莽兒郎驚散新鶯燕

傷梅香認合玉蟾蜍

詩云：

世間好事必多磨，緣未來時可奈何；

直至到頭終正果，不知底事欲蹉跎？

話說從來有人道「好事多磨」。那到底不成的自不必說。儘有到底成就的，起初時千難萬難，捱過了多少機會，費過了多少心機，方得了結。就如王仙客與劉無雙（二）兩個中表兄妹，從幼許嫁；年紀長大，只須劉尙書與夫人做主，兩個一配合了，有何可說？却又尙書番悔起來，千推萬阻。比及夫人攬掇得肯了，正要做親，又撞着朱泚、姚令言（三）之亂，御駕蒙塵（四），兩下失散。直到得干戈平靜，仙客入京來訪，不匡（五）劉尙書被人誣陷，家小配入掖庭（六），從此天人路隔，永無相會之日了。姻緣未斷，又得發出宮女打掃皇陵，恰好差着無雙在內。驛庭中通着消息與王仙客，跟尋着希奇古怪的一個俠客古押衙，將茅山道士仙丹矯詔藥死無雙，在皇陵上贖出尸首來救活了，方得成其夫婦，同歸襄、漢。不知捱過了幾個年頭，費過了多少手脚了。早知到底是夫妻，何故又要經這許多磨折，真不知天公主的是何意見？可又有一說，不遇艱難，不顯好處。古人云：

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只如偷情一件，一偷便着，却不早完了事？然沒一些光景了。畢竟歷過多少間阻，無限風波，後來到手，方爲希罕。所以在行的道：「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真有深趣之言也。

而今說一段因緣，正要到手，却被無意中攪散；及至後來兩下各不指望了，又曲曲灣灣，反弄成了。這是氤氳大使〔六〕顛倒人的去處。且說這段故事，出在那個地方？甚麼人家？怎的起頭？怎的了結？看官不要性急，待小子原原委委說來。有詩爲證：

打鴨驚鴛鴦，分飛各異方；

天生應匹耦，羅列自成行。

話說杭州府有一個秀才，姓鳳，名來儀，字梧賓，少年高才。只因父母雙亡，家貧，未娶。有個母舅金三員外，看得他是個不凡之器，是件照管周濟他。鳳生就冒了舅家之姓進了學，入場考試，已得登科〔七〕。朋友往來，只稱鳳生；榜中名字却是金姓。金員外一向出了燈火之資，替他在吳山〔八〕左畔賃下園亭一所，與同兩個朋友做伴讀書。那兩個是嫡親兄弟。一個叫做寶尙文，一個叫做寶尙武。多是少年豪氣，眼底無人之輩。三個人情投意合，頗有管、鮑、雷、陳〔九〕之風。寶家兄弟爲因有一個親眷上京爲官，送他長行，就便往蘇州探訪相識去了。鳳生雖已得中，春試〔一〇〕尙遠，還在園中讀書。

一日，傍晚時節，誦讀少倦，走出書房，散步至園東。忽見牆外樓上有一女子憑窗而立，貌若天人。只隔得一堵牆，差不得多少遠近。那女子看見鳳生青年美質，也似有眷顧之意，毫不躲閃。鳳生貪看自不必說。四目相視足有一個多時辰。鳳生只做看玩園中菊花，步來步去，賣弄着許多風流態度，不

忍走回。直等天黑將來，只聽得女子叫道：『龍香，掩上了樓窗。』一個侍女走起來，把窗撲的關了。鳳生方才回步。心下思量道：『不知鄰家有這等美貌女子；不曉得他姓甚名誰，怎生打聽一個明白便好？』過了一夜。次日，清早起來，也無心想『二』觀看書史，忙忙梳洗了，即望園東牆邊來。抬頭看那鄰家樓上，不見了昨日那女子。正在惆悵之際，猛聽得牆角小門開處，走將一個青青秀秀的丫鬢進來，竟到園中採菊花。鳳生要撩撥他開口，故意厲聲道：『誰家女子盜取花卉？』那丫鬢啞了一聲道：『是我鄰家的園子；你是那裏來的野人？反說我盜。』鳳生笑道：『盜也非盜，野也不野。一時失言，兩下退過罷。』丫鬢也笑道：『不退過，找你些甚麼？』鳳生道：『請問小娘子，採花去與那個戴？』丫鬢道：『我家姐姐梳洗已完，等此插帶。』鳳生道：『你家姐姐，高姓大名？何門宅眷？』丫鬢道：『我家姐姐姓楊，小字素梅；還不會許配人家。』鳳生道：『堂上何人？』丫鬢道：『父母俱亡，傍着兄嫂同居。性愛幽靜，獨處小樓刺繡。』鳳生道：『昨日看見在樓上憑窗而立的，想就是了。』丫鬢道：『正是他了，那裏還有第二個？』鳳生道：『這等，小娘子莫非龍香姐麼？』丫鬢驚道：『官人如何曉得？』鳳生本是昨日聽得叫喚明白在耳朵裏的，却謊一個說道：『小生一向聞得東鄰楊宅有個素梅娘子，世上無雙的美色；侍女龍香姐十分乖巧，十分賢惠，仰慕已久了。』龍香終是丫頭家見識，聽見稱讚他兩句，道是外邊人真個說他好，就有幾分喜動顏色。道：『小婢子有何德能？直叫官人知道。』鳳生道：『強將之下無弱兵。恁樣的姐姐須得恁樣的梅香姐，方為廝稱。小生有緣，昨日得瞥見了姐姐，今日又得遇着龍香姐，真是天大的福分。龍香姐怎生做得一個方便，使小生再見得

姐姐一面麼？」龍香道：「官人好不知進退！好人家兒女，又不是煙花門戶。知道：「你是甚麼人？」面生不熟，說個一見再見。」鳳生道：「小生姓鳳，名來儀，今年秋榜^二舉人。在此園中讀書，就是貼壁緊鄰。你姐姐固是絕代佳人，小生也不愧今時才子。就相見一面，也不辱沒了你姐姐！」龍香道：「慣是秀才家有這些老臉說話！不耐煩與你纏帳^三，且將菊花去與姐姐插戴則個。」說罷，轉身就走。鳳生直跟將來送他，作個揖道：「千萬勞龍香姐在姐姐面前說鳳來儀多多致意。」龍香只做不聽，走進角門，撲的關了。

鳳生只得回步轉來。只聽得樓窗豁然大開，高處有人叫一聲：「龍香，怎麼去了不來？」急抬頭看時，正是昨日憑窗女子。新粧方罷，等龍香採花不來，開窗叫他。恰好與鳳生打個照面。鳳生看上去，愈覺美麗非常。那楊素梅也看上鳳生在眼裏了，呆呆偷覷，目不轉睛。鳳生以爲可動，朗吟一詩道：

幾回空度可憐宵，誰道秦樓有玉簫^四？

咫尺銀河^五難越渡，寧交不瘦沈郎腰^六！

樓上楊素梅聽見吟詩。詳那詩中之意，分明曉得是打動他的了；只不知「這俏書生是那一個？」又沒處好問得。正在心下躊躇，只見龍香手燃了一朵菊花來，與他插好了。就問道：「姐姐，你看見那園中狂生否？」素梅搖手道：「還在那廂搖擺。低聲些，不要被牠聽見了。」龍香道：「我正要他聽見，有這樣老臉皮沒廉恥的！」素梅道：「他是那個？怎麼樣沒廉恥？你且說來。」龍香道：「我自採花，他不知那裏走將來？撞見了，反說我偷他的花，被我搶白^七了一場。後來問我「採花與那個

戴？」我說：「是姐姐。」他見說出姐姐名姓來，不知怎的就曉得我叫做龍香？說道：「一向仰慕姐姐芳名，故此連侍女名字多打聽在肚裏的。」又說：「昨日得瞥見了姐姐，還要指望再見見。」又被我搶白他「是面生不熟之人」。他纔說出名姓來，叫做鳳來儀，是今年中的舉人，在此園中讀書，是個緊鄰。我不睬他。他深深作揖，央我致意姐姐。道：「姐姐是佳人，他是才子。」你道：「好沒廉恥麼！」素梅道：「說輕些。看來他是個少年書生，高才自負的。你不理他便罷，不要十分輕口輕舌的沖撞他。」龍香道：「姐姐怕龍香沖撞了他，等龍香去叫他來見見姐姐，姐姐自回他話罷。」素梅道：「癡丫頭，好個歹舌頭，怎麼好叫他見我？」兩個一頭話，一頭下樓去了。

這裏鳳生聽見樓上唧噥一番，雖不甚明白，曉得是一定說他，心中好生癢癢。直等樓上不見了人，方才走回書房。

從此書卷懶開，茶飯懶吃，一心只在素梅身上。日日在東牆探頭望腦。時常兩下撞見。那素梅也失魂喪魄的，掉那少年書生不下。每日上樓幾番，但遇着便眉來眼去。彼此有意，只不曾交口。又時常打發龍香，只以採花爲名，到花園中探聽他來踪去跡。龍香一來曉得姐姐的心事，二來見鳳生靦靦，心裏也有些喜歡，要在裏頭撮合。不時走到書房裏傳消息，對鳳生說着素梅好生鍾情之意。

鳳生道：「對面甚覺有情，只是隔着樓上下，不好開得口，總有心事，無從可達。」龍香道：「官人，何不寫封書與我姐姐？」鳳生喜道：「姐姐通文墨麼？」龍香道：「姐姐喜的是吟詩作賦，豈但通文墨而已。」鳳生道：「這等我寫一情詞起來，勞煩你替我寄去；看他怎麼說？」鳳生提起筆來，

一揮而就。詞云：

木落庭皋，樓閣外形雲半擁，偏則向淒涼書舍，早將寒送。眼角偷傳傾國貌，心苗曾倩多情種；問天公何日判佳期，成歡寵？詞寄滿江紅

鳳生寫完，付與龍香。龍香收在袖裏，走回家去。

見了素梅，面帶笑容。素梅問道：『你適在那邊書房裏來，有何說話，笑嘻嘻的走來？』龍香道：『好笑那鳳官人見了龍香，不說甚麼說話，把一張紙一管筆只管寫來寫去。被我趁他不見，溜了一張來。姐姐，你看他寫的是甚麼？』素梅接過手來，看了一遍，道：『寫的是一首詞。分明是他叫你拿來的，你却掉謊！』龍香道：『不瞞姐姐說，委實是他叫龍香拿來的。龍香又不識字，知他寫的是好是歹？怕姐姐一時嗔怪，只得如此說。』素梅道：『我也不嗔怪你。只是書生狂妄，不回他幾字，他只知道不知其意，只管歪纏。我也不與他吟詞作賦，賣弄聰明，實實的寫幾句說話回他便了。』龍香即時研起墨來，取幅花箋攤在桌上。好個素梅，也不打稿，提起筆來就寫。寫道：

「自古貞姬守節，俠女憐才。兩者俱賢，各行其是。但恐遇非其人，輕諾寡信，俠不如貞耳。與君爲鄰，幸成目遇。有緣與否？君自揣之！勿徒調文琢句，爲輕薄相誘已也。聊此相復，寸心已盡，無多言。」

寫罷，封好了，教龍香藏着，隔了一日拿去與那鳳生。龍香依言來到鳳生書房。鳳生驚喜道：『龍香姐姐來了。那封書兒，曾達上姐姐否？』龍香拿個班班道：『甚麼書不書？要我替你淘氣。』鳳生道：

『好姐姐，如何累你受氣？』龍香道：『姐姐見了你書，變了臉，道：「甚麼人的書？要你拿來！我是閨門中女兒，怎麼與外人通書帖？」只是要打。』鳳生道：『他既道我是外人不該通書帖，又在樓上眼睜睜看我怎的？是他自家招風攬火，怎到打你！』龍香道：『我也不到得與他打我，回說道：「我又不要看，知他寫的是甚麼？姐姐不像意。」』鳳生道：『不要看他，拿去還他罷了，何必着惱？』方才免得一頓打。』鳳生道：『好澹話！若是不會看着，拿來還了，有何消息？可不誤了我的事？』龍香道：『不管誤事不誤事，還了你，你自看去。』袖中摸出來，擦在地下。鳳生拾起來，却不是起先拿去的了。曉得是龍香耍他，帶着笑道：『我說：「你家协会不捨得怪我，」必是好音回我了。』拆開來細細一看。跌足道：『好個有見識的女子！分明有意於我，只怕我日後負心，未肯造次耳。我如今只得再央龍香姐拿件信物送他，寫封實心實意的話，求他定下個佳期，省得此往彼來，有名無實，白白地想殺了我！』龍香道：『爲人爲徹。快寫來！我與你拿去，我自的道理。』鳳生開了箱子，取出一個白玉蟾蜍紙來，乃是他中榜之時，母舅金三員外與他作賀的，製做精工，是件古玩，今將來送與素梅作表記。寫下一封書，道：

承示玉音，多關肝膈。儀雖薄德，敢負深情。但肯俯通一夕之歡，必當永矢百年之好。謹貢白玉蟾蜍，聊以表信。荆山之產，取其堅潤不渝，月中之象，取其團圓無缺。乞訂佳期，以甦渴想。

末寫道：『辱愛不才生鳳來儀頓首，素梅娘子粧前』

鳳生將書封好，一同玉蟾蜍交付龍香。對龍香道：『我與你姐姐百年好事千金重擔，只在此兩件上』

面了！萬望龍香姐竭力周全，討個回音則個。」龍香道：「不須囑咐，我也巴不得你們兩個成了事。有話面講，不耐煩如此傳書遞柬。」鳳生作個揖道：「好姐姐，如此幫襯，萬代恩德。」龍香帶着笑拿着去了。

走進房來，回覆素梅道：「鳳官人見了姐姐的書，着實贊嘆，說姐姐有見識。又寫一封回書，送一件玉物事」在此。」素梅接過手來，看那玉蟾蜍光潤可愛。笑道：「他送來怎的？且拆開書來看。」素梅看那書時，一路把頭暗點，臉頰微紅，有些沉吟之意。看到「辱愛不才生」幾字，笑道：「駱秀才，那個就在這裏愛你？」龍香道：「姐姐若是不愛，何不絕了他？不許往來！既與他兜兜搭搭，他難道到肯認做不愛不成？」素梅也笑將起來，道：「癡丫頭就像與他一路的。我到有句話與你商量。我心上真有些愛他，其實瞞不得你了。如今他送此玉蟾蜍做了信物，要我去會他，這個却怎麼使得？」龍香道：「姐姐，若是使不得，空愛他，也無用！何苦把這個書生哄得他不上不落」的，呆呆地百事皆廢了。」素梅道：「只恐書生薄倖，且顧眼下風光，日後不在心上，撇人在腦後了。如何是好！」龍香道：「這個龍香也做不得保人。姐姐而今要絕他，却又愛他，要從他，却又疑他。如此兩難，何不約他當面一會。看他說話真誠，罰個咒愿，方纔憑着姐姐或短或長，成就其事，若不像個老實的，姐姐一下子丟開，再不要纏他罷了。」素梅道：「你說得有理。我回他字去。難得今夜是十五日團圓之夜，約他今夜到書房裏相會便了。」素梅寫着幾字，手上除下一個鑲金戒指兒，答他玉蟾蜍之贈。叫龍香拿去。

龍香應允。一面走到園中，心下道：『佳期只在今夜了，便宜了這酸子，不要直與他說知。』走進書房中來，只見鳳生朝着紙窗正在那裏呆想。見了龍香，跳將起來，道：『好姐姐，天大的事如何了？』龍香道：『什麼如何如何！他道你不知進退，開口便問佳期，這等看得容易，一下性子，書多扯壞了，連那玉蟾蜍也攪碎了！』鳳生呆了，道：『這般說起來，教我怎的纔是？等到幾時方好？可不害殺了我！』龍香道：『不要心慌，還有好話在後。』鳳生歡喜道：『既有好話，快說來！』龍香道：『好自在性，大着嘴子，快說來！快說來！』不直得陪個小心？』鳳生陪笑道：『好姐姐，這是我不是了。』跪下去道：『我的親娘！有甚麼好說話？對我說罷。』龍香扶起道：『不要饞臉。你且起來，我對你說：「我姐姐初時不肯，是我再三攛掇，已許下日子了。」』鳳生道：『在幾時呢？』龍香笑道：『在明年。』鳳生道：『若到明年，我也害死，好做周年了。』龍香道：『死了，料不要我償命。自有人不捨得你死，有個丹藥方在此醫你。』袖中摸出戒指與那封字來，交與鳳生，道：『到不是害死，却不要快活殺了。』鳳生接着拆開看時，上寫道：

「徒承往復，未測中心。擬作夜談，各陳所願。固不爲投梭之拒，亦非效踰牆之從。終身事大，欲訂完盟耳。先以約指之物爲定。言出如金，浮情且戒！如斯而已。」末附一詩云：

「試歛聽琴心，來訪吹簫伴；

爲語玉蟾蜍，清光今夜滿。」

鳳生看罷，曉得是許下了佳期，又即在今夜，喜歡得打跌。對龍香道：『虧殺了救命的賢姐，教我怎生

報答也！」龍香道：「閒話休題。既如此約定，到晚來，切不可放甚麼人在此打攪！」鳳生道：「便是。同窗兩個朋友出去久了。舅舅家裏一個送飯的人，送過便打發他去，不呼喚他，却不敢來。此外別無甚人到此。不妨，不妨。只是姐姐不要臨時變卦便好。」龍香道：「這個到不消疑慮。只在我身上，包你今夜成事便了。」龍香自回去了。鳳生一心只打點歡會。住在書房中，巴不得到晚。

那邊素梅也自心裏忒忒地，一似小兒放紙砲，又愛又怕；只等龍香回來，商量到晚赴約。恰好龍香已到，回覆道：「那鳳官人見了姐姐的字，好不快活！連龍香也受了他好些跪拜了。」素梅道：「說便如此說，羞答答地怎好去得？」龍香道：「既許了他，作要不得的。」素梅道：「不去便怎麼？」龍香道：「不去不打緊，龍香說了這一個大謊，後來害死了他，地府中還要攀累我。」素梅道：「你只管自家的來世，再不管我的終身。」龍香道：「甚麼終身？拚得立定主意嫁了他，便是了。」素梅道：「既如此，便依你去走一遭也使得。只要打聽兄嫂睡了才好。」

說話之間，早已天晚。天上皎團團推出一輪明月。龍香走去了，一更多次走來，道：「大官人大娘子多吃了晚飯，我守他收拾睡了纔來的。我每不要點燈，開了角門，趁着明月悄悄去罷。」素梅道：「你在前走，我後邊尾着，怕有人來。」果然龍香先行，素梅在後，遮遮掩掩走到書房前。龍香把手點道：「那有燈的不就是他書房？」素梅見說是書房，便立定了脚。鳳生正在盼望不到之際，心癢難熬，攢出攢入了一會，略在窗前歇氣。只聽得門外脚步響，急走出來迎着。這裏龍香就出聲道：「鳳官人，姐姐來了，還不拜見！」鳳生月下一看，真是天仙下降！不覺的跪了下去，道：「小生有何天幸，勞煩

姐姐這般用心，殺身難報！」素梅通紅了臉，一把扶起，道：「官人請尊重，有話慢講。」鳳生立起來，就扶着素梅衣袂道：「外廂不便，請小姐快進房去。」素梅走進了門內。外邊龍香道：「姐姐，我自去了。」素梅叫道：「龍香，不要去！」鳳生道：「小姐，等他回去安頓着家中的好。」素梅又叫道：「略轉轉就來。」龍香道：「曉得了。」鳳生道：「官人關上了門罷。」當下龍香走了轉去。

鳳生把門關了。進來一把抱住，道：「姐姐，想殺了鳳來儀！如今僥倖殺了鳳來儀也！」一手就去素梅懷裏亂扯衣裙。素梅按住，道：「官人不要性急。說得明白，方可成歡。」鳳生道：「我兩人心事已明，到此地位，還有何說？」只是抱着推他到床上來。素梅掙定了脚不肯走，道：「終身之事，豈可草草？你咒也須賭一個，永不得負心！」鳳生一頭推，一頭口裏嚷道：「鳳來儀若負此情，永遠前程，不吉！不吉！」素梅見他極態，又哄他又愛他，心下已自軟了；不由的脚下放鬆，任他推去。

正要倒在床上，只聽得園門外一片大嚷，搗鼓也似敲門。鳳生正在喉急之際，吃那一驚不小。便道：「做怪了！此時是甚麼人敲門？想來沒有別人。姐姐不要心慌。門是關着的，沒事。我們且自上床，憑他門外叫喚，不要睬他！」素梅也慌道：「只怕使不得！不如我去休！」鳳生極了，恨性命抱住，道：「這等怎使得！這是活活的弄殺我了。」正是色胆如天，鳳生且不管外面的事，把素梅的小衣服解脫了，忙要行事。那曉得花園門年深月久，苦不甚牢，早被外邊一夥人踢開了一扇；一路嚷將進來，直到鳳生書房門首來了。鳳生聽見來得切近，方纔着忙道：「古怪！這聲音却似寶家兄弟兩個。幾時回來的？恰恰到此。我的活冤家，怎麼是好！」只得放下了手，對素梅道：「我去頂住了門，你把燈吹

滅了，不要做聲！」素梅心下驚惶。一手把裙袴結好，一頭把火吹滅。魑魅地揀暗處站着，不敢喘氣。

鳳生走到門邊，輕輕撥（三）條凳子，把門再加頂住。要走進來溫存素梅。只聽得外面打着門道。『鳳兄，快開門！』鳳生戰抖抖的回道：『是：是：是那那個？』一個聲氣小些的道：『小弟寶尙文。』一個

大喊道：『小弟寶尙武。兩個月不相聚了，今日才得回來。這樣好月色，快開門出來，吾們同去吃酒。』

鳳生道：『夜深了，小弟已睡在床上，懶得起來。明日盡興罷。』外邊寶大道：『寒舍不遠，過談甚

便。欲着人來請，因怕兄已睡着，未必就來，故此兄弟兩人特來自邀。快些起來！』鳳生道：『夜深

風露，熱被窩裏起來，怕不感冒了。其實的懶起。不要相強，足見相知。』寶大道：『兄與素豪，今夜

何故如此？』寶二便嚷道：『男子漢見說着吃酒看月有興的事，披衣便起，怕甚風露！』鳳生道：『今

夜偶然沒興，望乞見量。』寶二道：『終不成使我們掃了興便自這樣回去了！你若當真不起來時，我

們一發把這門打開來，莫怪粗鹵！』鳳生着了急，自想道：『倘若他當真打進，怎生是好？』低低對

素梅道：『他若打將進來，必然事露。姐姐你且躲在床後，待我開門出去打發了他，就來。』素梅也低

低道：『撇脫些（三）！我要回去。這事做得不好了，怎麼處！』素梅望床後黑處躲好，鳳生纔撥開

凳子，開出門來。見了他兄弟兩個，且不施禮，便隨手把門扣上了，道：『室中無火，待我搭上了門，

和兄每兩個坐話一番罷。』兩寶道：『坐話甚麼？酒盒多端正在那裏了。且到寒家呼盧浮白吃到天

明。』鳳生道：『小弟不耐煩，饒我罷！』寶二道：『我們興高得緊，管你耐煩不耐煩！我們大家扯

了去。』兄弟兩個多動手，扯着便走；又加家僮們推的推，攙的攙，不由你不走。鳳生只叫得苦，却又

不好說出。正是：

豔子慢嘗黃栢味，難將苦口向人言。

沒奈何，只得跟着吆吆喝喝的去。

這裏素梅在房中心頭丕丕的跳，幾乎把個胆嚇破了。着實懊悔無盡。聽得人聲漸遠，纔按定了性子，走出床面前來。整整衣服，望門外張一張，悄然無人。想道：『此時想沒人了，我也等不得他，趁早走回去罷。』去拽那門時，誰想是外邊搭住了的。狠性子一拽，早把兩三個長指甲一齊蹶斷了。要出來，又出來不得；要叫聲龍香，又想他決在家裏，那裏在外邊聽得，又還怕被別人聽見了，左右不是。心裏煩燥撩亂，沒計奈何。看看夜深了，坐得不耐煩。再不見鳳生來到，心中又氣又恨，道：『難道貪了酒杯，竟忘記我在這裏了！』又替他解道：『方纔他負極不要去；還是這些狂朋沒得放他回來。』轉展躊躇，無聊無賴。身體倦怠，呵欠連天。欲要睡，又是別人家床舖，不曾睡慣，不得伏貼。亦且心下有事，焦焦躁躁，那裏睡得去。悶坐不過，做下一首詞，云：

幽房深鎖多情種，清夜悠悠誰共；羞見枕衾鴛鳳，悶則和衣擁。無端猛烈陰風動，驚破一番新夢；窗外月華霜重，寂寞桃源洞。
詞寄桃源憶故人。

素梅吟詞已罷，早已鷄鳴時候了。

龍香在家裏睡了一覺醒來，想道：『此時姐姐與鳳官人也快活得勾了，不免走去俟候，接了他歸來早些，省得天明有人看見，做出事來。』開了角門，踏着露草，慢慢走到書房前來。只見門上搭着扭兒。

疑道：『這外面是誰搭上的？又來奇怪了。』自言自語了幾句。裏頭素梅聽得聲音，便開言道：『龍香來了麼？』龍香道：『是，來了。』素梅道：『快些開了門進來。』龍香開進去看時，只見素梅衣粧不卸，獨自一個坐着。驚問道：『姐姐起得這般早？』素梅道：『那裏是起早！一夜還不曾睡。』龍香道：『爲何不睡？』鳳官人那裏去了？』素梅嘆口氣道：『有這等不湊巧的事！說不得一兩句說話，一夥狂朋踢進園門來，拉去看月。鳳官人千推萬阻，不肯開門。他直要打進門來。只得開了門，隨他們一路去了。至今不來，且又搭上了門。教我出來又出來不得；坐又坐不過，受了這一夜的罪。而今你來得正好。我和你快回去罷。』龍香道：『怎麼有這等事！姐姐有心得到這時候了，鳳官人畢竟轉來，還在此等他一等麼？』素梅不覺淚汪汪的，又嘆一口氣道：『還說甚麼等他？只自回去罷了。』正是：

驀地魚舟驚比目，
霎時樵斧破連枝。

素梅自與龍香回去不題。

且說鳳生被那不做美的寶大寶二不由分說拉去吃了半夜的酒。鳳生真是熱地上蚰蜒，一時也安不得身子。一聲求罷，就被寶二大碗價罰來。鳳生雖是心裏不願，待推却時，又恐怕他們看出破綻，只得勉強發興。指望早些散場。誰知這些少年心性，吃到興頭上，越吃越狂，那裏肯住。鳳生真是沒天得叫。直等東方發白，大家酩酊吃不得了，方纔歇手。鳳生終是留心，不至大醉。帶了些酒意，別了二寶，一步恨不得做十步，踉蹌歸來。到得園中，只見房門大開。急急走近叫道：『小姐！小姐！』那

見個人影？想着昨宵在此，今不得見了。不覺的趁着酒興，敲臺拍凳，氣得淚點如珠的下來。罵道：『天殺的寶家兄弟！坑害了我。千難萬難，到得今日纔得成就。未曾到手，平白地攪開了。而今不知又要費多少心機，方得圓成。只怕着了這驚，不肯再來了，如何是好？』悶悶不樂，倒在床上，一覺睡到日沉西，方起得來。急急走到園東牆邊一看，但見樓窗緊閉，不見人踪。推推角門，又是關緊了的。沒處問個消息，怏怏而回。且在書房納悶不題。

且說那楊素梅歸到自己房中，心裏還是恍惚不寧的。對龍香道：『今後切須戒着，不可如此！』龍香道：『姐姐只怕戒不定。』素梅道：『且看我狠性子戒起來。』龍香道：『到得戒時，已是遲了。』素梅道：『怎見得遲？』龍香道：『身子已破了。』素梅道：『那裏有此事？你纔轉得身，他們就打將進來。說話也不會說得一句，那有別事？』龍香道：『既如此，那人怎肯放下？定然想殺了，極不也害個風癩。可不是我們的陰陽；還須今夜再走一遭的是。』素梅道：『今夜若去，你住在外面，一邊等我，一邊看人，方不誤事。』龍香冷笑了一聲。素梅道：『你笑甚麼來？』龍香道：『我笑姐姐好個狠性子，着實戒得定。』兩個正要商量晚間再去赴期，不想裏面兄嫂處走出一個丫鬻來，報道：『馮老孀人來了。』

元來素梅有個外婆，嫁在馮家，住在錢塘門裏。雖沒了丈夫，家事頗厚，開個典當舖在門前。人人曉得他是個富室。那些三姑六婆，沒一個不來奉承他的。他只有一女，嫁與楊家，就是素梅的母親，早年夫婦雙亡了。孀人想着外甥女兒雖然傍着兄嫂居住，未嘗許聘人家。一日，與媒婆每說起素梅

親事。媒婆每道：『若只托着楊大官人出名，說把妹子許人，未必人家動火。須得說是老孀人的親外甥就在孀人家裏接茶』^(一)出嫁的，方有門當戶對的來。』孀人道：『是，說得有理。亦且外甥女兒年紀長大，也要收拾他身畔來。』故此自己抬了轎，又叫了一乘空轎，一直到楊家，要接素梅家去。

素梅接着外婆。孀人把前意說了一遍。素梅暗地吃了一驚。推托道：『既然要去，外婆先請回，等甥女收拾兩日就來。』孀人道：『有甚麼收拾？我在此等了你去。』龍香便道：『也要揀個日子。』孀人道：『我揀了來的，今日正是個黃道吉日。就此去罷。』素梅暗暗地叫苦，私對龍香道：『怎生發付那人？』龍香道：『總是老孀人守着在此，便再遲兩日去，也會他不得了。不如且依着去了。等龍香自去回他消息，再尋機會罷。』素梅只得懷着不快，跟着孀人去了。

所以這日鳳生去望樓上，再不得見面。直到外邊去打聽，纔曉得是外婆家接了去了。跌足嘆恨，悔之無及。又不知幾時纔得回家，再得相會。正在不快之際，只見舅舅金三員外家金旺來接他回家去，要商量上京會試之事。說道：『園中一應書箱行李多收拾了家來，不必再到此了。』鳳生口裏不說，心下思量道：『誰想當面一番錯過，便如此你東我西，料想那還有再會的日子！只是他十分的好情，教我怎生放得下？』一邊收拾，望着東牆只管落下淚來。却是沒奈何，只得匆匆出門。到得金三員外家裏。員外早已收拾盤纏，是件停當。吃了餞行酒，送他登程。叫金旺跟着，一路伏侍去了。

員外閒在家裏，偶然一個牙婆^(二)走來賣珠翠，說起錢塘門裏馮家有個女兒，才貌雙全，尚未許人。員外叫討了他八字來，與外甥合一合看。那看命的看得是一對上好到頭夫妻，夫妻妻貴並無沖犯。

員外大喜，卽央人去說合。那馮孺人見說是金三員外，曉得他本處財主。叫人通知了外甥楊大官人，當下許了。擇了吉日，下了聘定，歡天喜地。

誰知楊素梅心裏只想着鳳生，見說許下了甚麼金家，好生不快，又不好說得出來。對着龍香只是啼哭。龍香寬解道：『姻緣分定。想當日若有緣法，早已成事了。如此對面錯過，畢竟不是對頭。虧得還好；若是那一夜有些長短了，而今又許了一家，却怎麼處？』素梅道：『說那裏話！我當初雖不與他沾身，也曾親熱一番，心已相許。我如今癡想還與他有相會日子，權且忍耐。若要我另嫁別人，臨期無奈，只得尋個自盡，報答他那一點情分便了，怎生撇得他下！』龍香道：『姐姐一片好心固然如此，只是而今，怎能勾再與他相會？』素梅道：『他如今料想在京會試。倘若姻緣未斷，得登金榜，他必然歸來尋訪着我。那時我辭了外婆，回到家中，好歹設法得相見一番。那時他身榮貴，就是婚姻之事或者還可挽回萬一。不然，我與他一言面訣，死亦瞑目了。』龍香道：『姐姐也見得是，且耐心着，不要煩煩惱惱，與別人看破了，生出議論來。』不說兩個唧噥。

且說鳳生到京，一舉成名，做了三甲進士，選了福建福州府推官，（三）心裏想道：『我如今便道還家，央媒議親易如反掌；這姻緣仍在，誠爲可喜；進士不足言也。』正要打點起程，金員外家裏有人到京來，說道：『家中已聘下了夫人，只等官人榮歸畢姻。』鳳生吃了一驚，道：『怎麼！聘下了甚麼夫人？』金家人道：『錢塘門裏馮家小姐，見說才貌雙全的。』鳳生變了臉道：『你家員外，好沒要緊！那知我的就裏？』（三）連忙就聘做甚麼？』金家人與金旺多疑怪道：『這是老員外好意，官人爲何反

怪將起來？」鳳生道：「你們不曉得，不要多管！」自此心中反添上一番愁緒起來。正是：

姻事雖成心事遠，
新人歡喜舊人啼；

幾回暗裏添惆悵，
說與旁人那得知？

鳳生心中悶悶，且待到家再作區處，一面京中自起身，一面打發金家人先回，報知擇日到家。

這裏金員外曉得外甥歸來快了，定了成婚吉日，先到馮家下那袍段釵鑽，請期的大禮。他把一個白玉蟾蜍做壓釵物事。這蟾蜍是一對。前日把一個送外甥了，今日又替他行禮，做了個囑囑人情。教媒婆送到馮家去，說：「金家郎金榜題名，不日歸娶，已起程，將到了。」那馮老孀人好不喜歡。旁邊親親眷眷看的人那一個不嘖嘖稱嘆道：「素梅姐姐生得標緻，有此等大福！」多來與素梅叫喜。

誰知素梅心懷鬼胎，只是長吁短嘆，好生愁悶，默默歸房去了。只見龍香走來道：「姐姐，你看見適纔的禮物麼？」素梅道：「有甚心情去看他！」龍香道：「一件天大僥倖的事！好叫姐姐得知。龍香聽得外邊人說：那中進士聘姐姐那個人，雖然姓金，却是金家外甥。我前日記得鳳官人也曾說甚麼金家舅舅。只怕那個人就是鳳官人，也不可不知。」素梅道：「那有此事？」龍香道：「適纔禮物裏邊，有一件壓釵的東西，也是一個玉蟾蜍，與前日鳳官人與姐姐的一模一樣。若不是他家，怎生有這般一對？」素梅道：「而今玉蟾蜍在那裏？設法來看一看。」龍香道：「我方纔見有些蹊蹊，推說姐姐要看，拿將來了。」袖裏取出，遞與素梅看了一會，果像是一般的；再把自家的在臂上解下來，並一並

看，分毫不差。想着前日的情，不覺掉下淚來，道：『若果如此，真是姻緣不斷。古來破鏡重圓，分再合，信有其事了。只是鳳郎得中，自然說是鳳家下禮，如何只說金家？這裏邊有些不明。怎生探得一個實消息？果然是了，便好。』龍香道：『是便怎麼？不是便怎麼？』素梅道：『是他了，萬千歡喜，不必說起。若不是他，我前日說過的，臨到迎娶，自縊而死！』龍香道：『龍香到有個計較在此。』素梅道：『怎的計較？』龍香道：『少不得迎親之日，媒婆先回話。那時龍香妝做了媒婆的女兒，隨了他去。看得果是那入，即忙回來說知就是。』素梅道：『如此甚好。但願得就是他，這場喜比天還大。』龍香道：『我也巴不得如此。看來像是有些光景的。』兩人商量已定。

過了兩日，鳳生到了金家了。那時馮老孺人已依着金三員外所定日子成親，先叫媒婆去回話，請來迎娶。龍香知道，趕到路上來，對媒婆說：『我也要去看一看新郎。有人問時，只說是你的女兒，帶了來的。』媒婆道：『這等，折殺了老身。同去走走就是。只有一件事，要問姐姐。』龍香道：『甚事？』媒婆道：『你家姐姐天大喜事臨身，過門去就做夫人了，如何不見喜歡？口裏唧唧噥噥，到像十分不快活的。這怎麼說？』龍香道：『你不知道，我姐姐自小立願，要自家揀個像意的姐夫。而今是老孺人做主，不管他肯不肯，許了。他不知新郎好歹，放心不下，故此不快活。』媒婆道：『新郎是做官的了，有甚麼不好？』龍香道：『夫妻面上，只要人好，做官有甚麼用處？老娘曉得這做官的姓甚麼？』媒婆道：『姓金了，還不知道。』龍香道：『聞說是金員外的外甥，元不姓金，可知道姓甚麼？』媒婆道：『是便是外甥，而今外邊人只叫他金爺；他的姓，姓得有些異樣的，不好記，我忘記了。』龍

香道：『可是姓鳳？』媒婆想了一想，點頭道：『正是這個什麼怪姓。』龍香心裏暗暗喜歡；已有八分是了。

一路行來，已到了金家門首。龍香對媒婆道：『老娘你先進去，我在門外張一張罷。』媒婆道：『正是。』媒婆進去見了鳳生，回覆今日迎親之事。正在問答之際，龍香門外一看，看得果然是了，不覺手舞足蹈起來，嘻嘻的道：『造化！造化！』龍香也有意要他看見，把身子全然露着，早已被門裏面看見了。鳳生問媒婆道：『外面那個隨着你來？』媒婆道：『是老媳婦的女兒。』鳳生一眼瞅去，疑是龍香。便叫媒婆去裏面茶飯。自己踱出來看，果然是龍香了。鳳生忙道：『甚風吹你到此？你姐姐在那裏？』龍香道：『鳳官人還問我姐姐！你只打點迎親罷了。』鳳生道：『龍香姐，小生自那日驚散之後，有一刻不想你姐姐，也叫我天誅地滅！怎奈是這日一去，彼此分散，無路可通。僥倖往京得中，正要歸來央媒尋訪，不想舅舅又先定下了這馮家。而今推却不得，沒奈何了，豈我情愿！』龍香故意道：『而今不情愿，也說不得了。只辜負了我家姐姐一片好情，至今還是淚汪汪的。』鳳生也拭淚道：『待小生過了今日之事，再怎麼約得你姐姐一會面，講得一番，心事明白，死也甘心！而今你姐姐在那裏？曾回去家中不會？』龍香哄他道：『我姐姐也許下人家了。』鳳生吃驚道：『咳！咳！許了那一家？』龍香道：『是這城裏甚麼金家，新中進士的。』鳳生道：『又來胡說！城中再那裏還有個金家新中進士？只有得我。』龍香道：『官人幾時又姓金？』鳳生道：『這是我娘舅家姓。我一向榜上多是姓金不姓鳳。』龍香嘻的一笑道：『白日見鬼！枉着人急了這許多時。』鳳生道：『這等說起來，敢

是我聘定的，就是你家姐姐？却怎麼說姓馮？」龍香道：「我姐姐也是馮老孀人的外甥，故此人只說是馮家女兒，其實就是楊家的人。」鳳生道：「前日分散之後，我問鄰人，說是外婆家接去，想正是馮家了。」龍香道：「正是了。」鳳生道：「這話果真麼？莫非你見我另聘了，特把這話來耍我的？」龍香去袖中摸出兩個玉蟾蜍來，道：「你看這一對先自成雙了。一個是你送與姐姐的；一個是你家壓銀的，眼見得多在這裏了。還要疑心？」鳳生大笑道：「有這樣奇事，可不快活殺了我！」龍香道：「官人如此快活，我姐姐還不知道明白，哭哭啼啼在那裏。」鳳生道：「若不是我，你姐姐待怎麼？」龍香道：「姐姐看見玉蟾蜍一樣，又見說是金家外甥，故此也有些疑心。先教我來打探。說道：「不是官人，便要自盡。」如今即忙回去報他，等他好梳粧相待。而今他這歡喜，也非同小可。」鳳生道：「還有一件，他事在急頭上，只怕還要疑心是你權時哄他的，未必放心得下。你把他前日所與我的戒指拿去與他看，他方信是實了。可好麼？」龍香道：「官人見得是。」鳳生即在指頭上勒下來，交與龍香去了。一面分付鼓樂酒筵齊備，親往迎娶。

却說龍香急急走到家裏，見了素梅，連聲道：「姐姐，正是他！正是他！」素梅道：「難道有這等事？」龍香道：「不信，你看，這戒指那裏來的？」就把戒指遞將過來，道：「是他手上親除下來與我，叫我拿與姐姐看，做個憑據的。」素梅微笑道：「這個真也奇怪了。你且說，他見你說些甚麼？」龍香道：「他說，「自從那日驚散，沒有一日不想姐姐，而今做了官，正要來圖謀這事，不想舅舅先定下了，他不知是姐姐，十分不情愿的。」」素梅道：「他不匡是我，別娶之後，却待怎麼？」龍香道：

『他說：「原要設法與姐姐一面，說個衷曲，死也瞑目！」就眼淚流下來。我見他說得至誠，方與他說明白了這些話。他好不喜歡！』素梅道：『他却不知我爲他如此立志，只說我輕易許了人家，道我沒信行的了，怎麼好？』龍香道：『我把姐姐這些意思，盡數對他說了。原說：「打聽不是，迎娶之日，尋個自盡的。」他也着意，恐怕我來回話，姐姐不信，疑是一時權宜之計哄上轎的說話，故此拿出這戒指來爲信。』素梅道：『戒指在那裏拿出來的？』龍香道：『緊緊的勒在指頭上，可見他不忘姐姐的了。』素梅此時纔放心得下。

須臾，堂前鼓樂齊鳴，新郎冠帶上門，親自迎娶。新人上轎。馮老孺人也上轎，送到金家，與金三員外會了親，吃了喜酒，送入洞房，兩下成其夫婦。恩情美滿，自不必說。次日，楊家兄嫂多來會親。寶家兄弟兩人也來做賀。鳳生見了二寶，想着那晚之事，不覺失笑。自忖道：『虧得原是姻緣，到底配合了。不然，這一場攪散，豈是小可的！』又不好說得出來，只自家暗暗僥倖而已。做了夫妻之後，時常與素梅說着那事，兩個還是打啞的。

因想：『世上的事，最好是笑。假如鳳生與素梅索性無緣罷了；既然到底是夫妻，那日書房中時節，何不休要生出這番風波來？略遲一會，也到手了。再不然，不要外婆家去，次日也還好再續前約。怎生不先不後，偏要如此間阻。及至後來，兩下多不打點子的了，却又無意中聘定成了夫婦。這多是天公巧處，却像一下子就上了手反沒趣味，故意如此的。却又有一時不偶便到底不諧的，這又不知怎麼說？』有詩爲證：

從來女俠會憐才，
到底姻成亦異哉！
也有驚分終不偶，
獨含幽怨向琴臺！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九終

卷之九 莽兒郎驚散新鶯燕 傷梅香認合玉蟾蜍

註：〔一〕王仙客與劉無雙、王劉和古押衙事，見唐薛調所撰傳奇小說劉無雙傳。

〔二〕朱泚、姚令言、朱泚，唐昌平人，代宗時爲盧龍節度使朱希彩部將，希彩爲部下所殺，泚代領其衆。後入朝，德宗立，拜太尉。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在京作亂，德宗奔奉天，令言奉泚稱帝，號大秦，旋改號漢。泚又將兵圍德宗於奉天，屢攻未破。兵敗，泚走彭原，爲部下所殺。令言亦被殺。

〔三〕蒙塵指「皇帝逃難」。

〔四〕不匡見本書卷四註〔三〕。下不再註。

〔五〕掖庭宮殿中旁舍，后妃宮嬪所居住的地方。

〔六〕氾、竄、大、使、清、異、錄：『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繾、司、總、統。其長官號氾、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氾、大、使、清、異、錄下乃成。』

〔七〕登科科舉時代，試士之年，叫做「科」。入選的，叫做「登科」。

〔八〕吳山在浙江省杭州市治。春秋時爲吳、南、界，故名。上有伍子胥廟，亦名胥山；又有城隍廟，俗稱爲城隍山。

〔九〕管鮑、雷陳、管指春秋齊桓公賢相管仲；「鮑」指管友鮑叔牙。管鮑友誼甚篤，管曾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雷陳則指東漢時雷義和陳重，義被舉爲茂才，讓重，刺史不許，義佯狂不應命，後來只得同時舉薦二人。後世稱朋友交誼深厚的，大都拿管鮑、雷陳來作譬喻的。

〔十〕春試「進士試」叫做春試，或叫「春榜」。

〔二〕【無心想】吳俗語，「無」音「嘸」，作「定不下心來」解。

〔三〕【秋榜】指秋試所發的榜。明清鄉試（中式者就是舉人），例於八月舉行，所以也稱鄉試做「科試」或「秋試」。「秋闈」。

〔四〕【纏帳】吳語，作「糾纏不清」解。

〔五〕【秦樓有玉簫】列仙傳，蕭史春秋人，善吹簫作鳳鳴，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後弄玉乘鳳，蕭史乘龍飛昇去云。秦樓名鳳樓，穆公爲弄玉所建的重樓。蕭史所吹簫，相傳爲赤玉簫。

〔六〕【銀河】見本書卷三註〔七〕。下不再註。

〔七〕【瘦沈郎腰】南史沈約傳：「沈約有志台司，而帝（梁武帝）不用，因陳情於徐勉曰：「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後世以「沈腰」爲「腰瘦」的代辭。此處沈郎卽沈約，鳳來儀借此譬喻自己因相思而腰瘦的意思。

〔八〕【搶白】吳語，作「指斥」解。

〔九〕【拿個班】見本書卷二註〔善〕。下不再註。

〔十〕【淘氣】吳語，含義不一俗指「受氣」亦稱「淘氣」。

〔十一〕【不像意】「像意」，吳語，此處作「願意」解。「不像意」卽「不願意」。

〔十二〕【玉物事】「物」（音如北京音「沒有」的「沒」）事，吳語，作「東西」解。此書和古今小說等明代短篇話本集中常見。此處加一「玉」字，作「玉器」或「玉做的東西」解。

〔三〕「不上不落」北方話中凡用「下」字之處，吳語中頗多用「落」字，如「下雨」叫做「落雨」；元宵節掛燈，叫做「上燈」；可是取下來，却叫做「落燈」；下船叫做「落船」；下麵叫做「落麵」。如果看舊日科舉中「下第」叫做「落第」看，此種用法，來源頗古。所以此處「不上不落」應作「不上不下」（心不定）解。

〔四〕「魘地」見本書卷一註〔三〕。下不再註。

〔五〕「投梭」晉書謝鯤傳：「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以後指「拒誘」爲「投梭」。

〔六〕「轉去」見本書卷八註〔四〕。

〔七〕「極態」吳語稱「急」作「極」，「發急」作「發極」。「極態」指「急色狀態」。

〔八〕「撥」見本書卷二註〔五〕。下不再註。

〔九〕「撇脫些」「撇脫」，吳語，指「一無糾纏」之意，此處素梅關照「撇脫些！」叫鳳生「打發寶家兄弟，要漂亮，不讓事露」之意。

〔十〕「三姑六婆」據輟耕錄，尼姑、道姑、卦姑，叫做「三姑」；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叫做「六婆」。

〔十一〕「接茶」一名「受茶」，舊時女子受聘，叫做「受茶」。

〔十二〕「牙婆」賣珠翠的婦女，叫做「牙婆」。古今小說珍珠衫篇，亦稱賣珠子的薛婆做牙婆可證。

〔十三〕「福州府推官」元明於各府皆置推官，掌理刑獄。鳳生中了三甲進士後，選了福建福州府的推官，掌理福州

府的刑獄。

〔十四〕「我的就裏」「就裏」，作「個中」「內容」，或「情形」解。『我的就裏』就是說『我的情形』。

【囍】【匾處】作『分別處理』解。

【囍】【請期】舊時封建婚姻六禮之一。男家行聘之後，卜婚日，得吉日，又使媒人赴女家告之日期，形式上由男家請示女家，所以做叫「請期」。

【囍】【壓釵物事】吳俗，稱「請期」做「行盤」。盤中有禮，即上文所稱的「袍段釵鑽」，有時有人家用一種較貴重的物事（東西）放入，叫它做「壓釵物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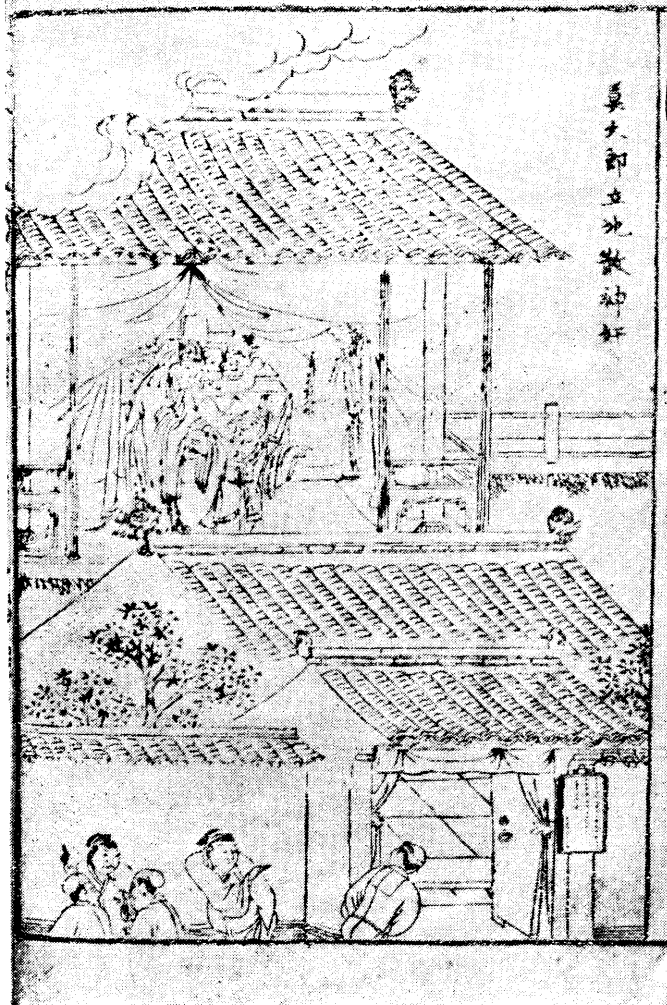
【囍】【囿圖人情】物體完整，叫做「囿圖」；饋贈物品，叫做「人情」。囿圖人情，指「整個贈送」。

【囍】【破鏡重圓】見本書卷六註【囍】。

【囍】【不打點】「打點」是「了其未了」的意思。「不打點」作「不打算怎樣」解。



真大郎立地敬神軒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十

趙五虎合計挑家釁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詩曰：

黑蟒口中舌，

黑蜂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婦人心。

話說婦人家妬忌乃是七出之條〔二〕內一條，極是不好的事。却這個毛病，像是天生成的一般，再改不來的。

宋紹興年間，有一個官人，乃是台州司法〔三〕，姓葉，名薦。有妻方氏，天生殘妬，猶如虎狼。手下養娘婦女們，箠楚梃杖，乃是常刑。還有灼鐵燒肉，將錐擗腮。性急起來，一口咬住不放，定要咬下一塊肉來；狼極之時，連血帶生吃了。常有致死了的。婦女裏頭，若是模樣略似人的，就要疑心司法喜他，一發受苦不勝了。司法那裏還好解勸得的。雖是心裏好生不然，却不能制得他，沒奈何。所以中年無子，再不敢萌娶妾之念。

後來司法年已六旬，那方氏他也五十六七歲差不多。司法一日懇求方氏道：『我年已衰邁，豈還有取樂好色之意？但老而無子，後邊光景難堪。欲要尋一個丫頭，與他養個兒子，爲接續祖宗之計。須得你周全這事才好。』方氏大怒道：『你就匡〔三〕我養不出，生起外心來了！我看自家晚間儘有精

神，只怕還養得出來。你不要胡想！」司法道：「男子過了六十，還有生子之事；幾曾見女人六十將到了，生得兒子出的？」方氏道：「你見我今年做六十齊頭了麼？」司法道：「就是六十，也差不多兩年了。」方氏道：「再與你約三年；那時無子，憑你尋一個淫婦，快活死了罷了。」司法唯唯從命，不敢再說。

過了三年；只得又將前說提起。方氏已許出了口，不好悔得，只得粧聾做啞；聽他娶了一個妾。娶便娶了，只是心裏不伏氣；尋非廝鬧，沒有一會清淨的。忽然一日對司法道：「我眼中看你們做把戲，實是使不得。我年紀老了，也不耐煩在此爭嚷。你那裏另揀一間房，獨自關得斷的，與我住了。我在裏邊修行，只叫人供給我飲食，我再不出來了。憑你們過日子罷。」司法聽得，不勝之喜，道：「慚愧！若得如此，天從人願！」遂於屋後另築一小院，收拾靜室一間，送方氏進去住了。家人們早晚問安，遞送飲食。

多時沒有說話。司法暗暗喜歡道：「似此清淨，還像人家。不道他晚年心性這樣改得好了，他既然從善，我們一發要還他禮體。」對那妾道：「你久不去相見了，也該自去問候一番。」妾依主命，獨自走到屋後去了。直到天晚不見出來。司法道：「難道兩個說得投機，只管留在那裏了？」未免心裏牽挂。自己悄悄步到那裏去看。走到了房前，只見門窗關得鐵桶相似，兩個人多不見。司法把門推推，推不開來；用手敲着兩下，裏頭雖有些聲響，却不開出來。司法道：「奇怪了！」回到前邊，叫了兩個粗使的家人同到後邊去，狠把門亂推亂踢。那門棧脫了，門早已跌倒一邊。一擁進去，只見方

氏撲在地下。說時遲，那時快，見了人來，騰身一跳，望門外亂竄出來。衆人急回頭看去，却是一隻大蟲！吃了一驚。再看地上，血肉狼籍；一個人渾身心腹，多被吃盡，只剩得一頭兩足。認那頭時，正是妾的頭。司法又苦又驚道：『不信有這樣怪事！』連忙去趕那虎，已出屋後跳去，不知那裏去了？又去喚集衆人，點着火把，望屋後山上到處找尋，並無踪跡。

這個事在紹興十九年。此時有人議論：『或者連方氏也是虎吃了的，未必這虎就是他。却有一件，虎只會吃人，那裏又會得關門閉戶來？分明是方氏平日心腸狠毒，元自與虎狼氣類相同。』今在屋後獨居多時，忿戾滿腹，一見妾來，怒氣勃發，遂變出形相來，恣意咀啗，傷其性命，方掉下去了。此皆毒心所化也。所以說道：『婦人家有天生成妬忌的，即此便是榜樣。』

小子爲何說這一段希奇事？只因有個人家，也爲內眷有些妬忌，做出一場沒了落事，幾乎中了人的機謀，哄弄出折家蕩產的事來。若不虧得一個人有主意，處置風恬浪靜，不知妙（已）到幾年上纔是了結。有詩爲證：

些小言詞莫若休，不須經縣與經州；

衙頭府底賠杯酒，贏得貓兒賣了牛。

這首詩，乃是宋賢范奩所作，勸人休要爭訟的話。大凡人家些小事情，自家收拾了，便不見得費甚氣力。若是一個不伏氣，到了官時，衙門中沒一個肯不要賺錢的。不要說後邊輸了，就是贏得來，算一算費用過的財物已自合不來了。何況人家弟兄們爭着祖父的遺產，不肯相讓一些，情愿大塊的東西作成別個

得去了。又有不肖官府，見是上千上萬的狀態，動了火，起心設法。這邊送將來，便道：『我斷多少與你』；那邊送將來，便道：『我替你斷絕後患』；只管埋着根脚漏洞，等人家爭個沒休歇，蕩盡方休。又有不肖縉紳，見人家是爭財的事，容易相幫。東邊來說，也叫他：『送些與我便左袒』，西邊來說，也叫他：『送些與我便右袒』。兩家不歇手，落得他自飽滿了。世間自有這些人在那裏，官司豈是容易打的。自古說，「鵝蚌相持，漁人得利」」。到收場想一想，總是被沒相干的人得了去。何不自己骨肉便吃了些虧？錢財還在自家門裏頭好。

今日小子說這有主意的人，便真是見識高強的。

這件事也出在宋紹興年間。吳興地方有個老翁，姓莫，家資鉅萬；一妻二子，已有三孫。那莫翁富家性子，本好淫慾。少年時節，便有娶妾買婢好些風流快活的念頭。又不愁家事做不起，隨他討着幾房，粉黛三千，金釵十二，也不難處的。只有一件不湊趣處，那莫老姥却是十分利害。他平生有三恨：

一恨天地，二恨爹娘，三恨雜色匠作。

你道他爲甚麼恨這幾件？他道自己身上生了此物，別家女人就不該生了。爲甚天地沒主意？不惟我不爲希罕，又要防着男人。二來爹娘嫁得他遲了些個，不曾眼見老兒破體，到底有些放心不下處。更有一件，女人溺尿總在馬子上罷了；偏有那些燒窰匠、銅錫匠，弄成溺器與男人撒溺，將口口放進放出形狀看不得。似此心性，你道莫翁少年之時，容得他些鬆寬門路麼？後來生子生孫，一發把這些閒花

野草的事體，回個盡絕了。

此時莫翁年已望七。莫媽房裏有個丫鬚，名喚雙荷，十八歲了。莫翁晚間睡時，叫他擦背捶腰。莫媽因是老兒年紀已高，無心防他這件事。況且平時奉法惟謹，放心得下慣了。誰知莫翁年紀雖高，慾心未已。乘他身邊伏侍時節，與他捏手捏腳，私下肉麻。那雙荷一來見是家主，不敢則聲；二來正值芳年，情竇已開，也滿意思量那事，儘吃得這一杯酒。背地裏兩個做了一手。有個歌兒單嘲着老人家偷情的事：

老人家，再不把淫心改變，見了後生家〔七〕只管歪纏。怎知道行事多不便；搵腮是皺面頰；做嘴是白鬚髯；正到那要緊關頭也，却又軟軟軟軟軟。

說那莫翁與雙荷偷了幾次，家裏人漸漸有些曉得了。因為莫媽心性利害，只沒人敢對他說。連兒子媳婦爲着老人家面上，大家替他隱瞞。

誰知有這樣不作美的冤家勾當，那妮子日逐〔八〕覺得眉黛眼慢，乳脹腹高，嘔吐不停。起初還只道是病，看看肚裏動將起來，曉得是有胎了。心裏着忙，對莫翁道：『多是你老沒志氣，做了這件事，而今這樣不慚慚〔九〕起來。媽媽心性，若是知道了，肯干休的？我這條性命眼見得要葬送了！』不住的眼淚落下來。莫翁只得寬慰他道：『且莫着急，我自有個處置在那裏。』莫翁心下自想道：『當真不是耍處。我一時高興，與他弄一個在肚裏了。媽媽知道，必然打罵不容，枉害了他性命。縱或未必致死，我老人家子孫滿前，却做了這沒正經事，炒得家裏不靜，也好羞人！不如趁這妮子未生之前，尋

個人家嫁了出去，等他帶胎去別人家生育了，糊塗得過再處。』算計已定，私下對雙荷說了。雙荷也是巴不得這樣的，既脫了狼家主婆，又別配個後生男子，有何不妙？方纔把一天愁消釋了好些。果然莫翁在莫媽面前，尋個頭腦，故意說了頭不好，要賣他出去。莫媽也見雙荷年長，光景妖嬈，也有些不要他在身邊了。遂聽了媒人之言，嫁出與在城花樓橋賣湯粉的朱三。

朱三年紀三十以內，人物儘也濟楚。雙荷嫁了他，算做得郎才女貌，一對好夫妻。莫翁只要着落，得停當，不爭財物。朱三討得容易，頗自得意。只不知討了個帶胎的老婆來。漸漸朱三識得出了。雙荷實對他說道：『我此胎實係主翁所有。怕媽媽知覺，故此把我嫁了出來；許下我看管終身的。你不可說甚麼打破了機關，落得（二）時常要他周濟些東西。我一心與你做人家（三）便了。』朱三是個經紀行中人，只要些小便宜，那裏還管青黃皂白？況且曉得人家出來的丫頭，那有真正女身？又是新娶情熱，自然含糊忍住了。娶過來五個多月，養下一個小廝來。雙荷密地叫人通與莫翁知道。莫翁雖是沒奈何嫁了出來，心裏還是割不斷的。見說養了兒子，道是自己骨血。瞞着家裏，悄悄將兩挑米，幾貫錢，先送去與他食用。以後首飾衣服，與那小娃子穿着的，沒一件不支持了去。朱三反靠着老婆福蔭，落得吃自來食（二）。那兒子漸漸大起來。莫翁雖是暗地周給他，用度無缺，却到底瞞着生人眼，不好認帳。隨那兒子自姓了朱。跟着朱三也到市上幫做生意。此時已有十來歲。街坊上人點點搗搗（二）他家多曉得是莫翁之種。連莫翁家裏兒子媳婦們也多曉得老兒有這外養之子，私下在那裏盤纏（二）他家的；却大家粧聾做啞，只做不知。莫姥心裏也有些疑心。不在眼面前了，又沒人敢提起，也只索罷了。

忽一日，莫翁一病告殂。家裏成服停喪，自不必說。

在城有一夥破落戶，管閒事吃閒飯的沒頭鬼（二六）光棍。一個叫做鐵裏蟲宋禮，一個叫做鑽倉鼠張朝，一個叫做吊睛虎牛三，一個叫做洒墨判官周丙，一個叫做白日鬼王癩子；還有幾個不出名提草鞋的小夥，共是十來個。專一捕風捉影，尋人家閒頭腦，挑弄是非，扛幫生事。那五個爲頭，在黑虎玄壇趙元帥廟（二七）裏歃血爲盟，結爲兄弟。盡多改姓了。趙，總叫做「趙家五虎」。不拘那裏有事，一個人打聽將來，便合着伴去做，得利平分。平日曉得賣粉朱三家兒子，是莫家骨血。這日見說莫翁死了，衆兄弟商量道：「一樁好買賣到了。莫家乃巨富之家。老媽媽只生得二子，享用那二三十萬不了。我們攬撥朱三家那話兒去告爭，分得他一股，最少也有幾萬之數；我們幫的也有小富貴了。就不然，只要起了官司，我們打點的打點，賣陣的賣陣；這邊不着那邊着，好歹也有幾年纏帳（二八）了。也強似在家裏嚼本。」大家拍手道：「造化，造化。」鐵裏蟲道：「我們且去見那雌兒（二九）看他主意怎麼的；設法誘他上這條路便了。」多道：「有理。」一齊向朱三家裏來。

朱三平日賣湯粉。這五虎日日在衙門前後走動，時常買他的點飢，是熟主顧家。朱三見了，拱手道：「列位光降，必有見論。」那吊睛虎道：「請你娘子出來，我有一事報他。」朱三道：「何事？」白日鬼道：「他家莫老兒死了。」雙荷在裏面聽得，哭將出來，道：「我方纔聽得街上是這樣說，還道未的。」而今列位來說，一定是真了。」一頭哭，一頭對朱三說：「我與你失了這泰山的靠傍，今生再無好日子了。」鑽倉鼠便道：「怎說這話？如今正是你們的富貴到了。」五人齊聲道：「我兄弟們，特來

送這一套橫財。」與你們的。」朱三夫妻多驚疑道：「這怎麼說？」鐵裏蟲道：「你家兒子，乃是莫老兒骨血。而今他家裏萬萬貫家財，田園屋宇，你兒子多該有分。何不到他家去要分他的？他若不肯分，拚與他吃場官司，料不倒斷了你們些去。撞住」三三「打到底」三三「苦你兒子不着」三四，與他滴起血」三五「來，怕道不是真的？這一股穩穩是了。」朱三夫妻道：「事到委實如此，我們也曉得。只是輕易起了個頭，一時住不得手的。自古道，「貧莫與富鬪。」吃官司全得財來使費。我們怎麼敵得他過？弄得後邊，不恰不俐，反爲不美。況且我每這樣人家，一日不做，一日沒得吃的。那裏來的人力？那裏來的工夫去吃官司？」鐵裏蟲道：「這個誠然也要慮到，打官司」三六「全靠使費與那人力兩項。而今我和你們熟商量。要人力時，我們幾個弟兄相幫，你衙門做事儘勾了。只這使費難處。我們也說不得，小錢不去，大錢不來。五個弟兄，一人應出一百兩，先將來下本錢，替你使用去。你寫起一千兩的借票來，我們收着。直等日後斷過家業來到了手，你每照契還我。只近得你每一本一利，也不爲多。此外謝我們的，憑你們另商量了。那時是白得來的東西，左右是不費之惠，料然決不怠慢了我們。」朱三夫妻道：「若得列位如此相幫，可知道好。只是打從那裏做起？」鐵裏蟲道：「你只依我們調度，包管停當。且把借票寫起來爲定。」朱三只得依着寫了，押了個字，連兒子也要他畫了一個，交與衆人。衆人道：「今日我每弟兄且去，一面收拾銀錢停當了，明日再來計較行事。」朱三夫妻道：「全仗列位看顧。」當下衆人散了去。

雙荷對丈夫道：「這些人所言，不知如何？可做得來的麼？」朱三道：「總是不要我費一個錢。看

他們怎麼主張？依得的只管依着做去，或者有些油水〔三〕也不見得。用去是他們的，得來是我們的，有甚麼不便宜處？』雙荷道：『不該就寫紙筆與他？』朱三道：『秤我們三個做肉賣，也值不上幾兩。他拿了我千貫的票子，若不奪得家事〔六〕來，他好向那裏討？果然奪得來時，就與他些也不難了。況且不寫得與他，他怎肯拿銀子來應用？有這一紙安定他每的心，纔肯盡力幫我。』雙荷道：『爲甚孩子也要他着個字？』朱三道：『奪得家事是孩子的，怎不叫他着字？這個到多不打緊。只看他們指撥怎麼樣做法便了。』不說夫妻商量。

且說五虎出了朱家的門，大家笑道：『這家子被我們說得動火了。只是扯下這樣大謊，那裏多少得與他起個頭。』鐵裏蟲道：『當真我們有得肉裏錢〔七〕先折去不成？只看我略施小計，不必用錢。』這四個道：『有何妙計？』鐵裏蟲道：『我如今只要拿一疋粗麻布，做件蓑衣〔八〕，與他家小廝穿了，叫他竟到莫家去做孝子。撩得莫家母子惱躁起來，吾每只一個錢白紙，告他一狀。這就是五百兩本錢了。』四個拍手道：『妙，妙。事不宜遲，快去！快去！』鐵裏蟲果然去膽那了一疋麻布，到裁衣店剪開了，縫成了一件蓑衣，手裏拿着，道：『本錢在此了。』一湧的望朱三家裏來。

朱三夫妻接着道：『列位還是怎麼主張？』鐵裏蟲道：『叫你兒子出來，我教道他事體。』雙荷對着孩子道：『這幾位伯伯，幫你去討生身父母的家業，你只依着做去便了。』那兒子也是個乖的，說道：『既是我生身的父親，那家業我應得的。只是我娃子家，教我怎的去討纔是？』鐵裏蟲道：『不要你開口討。只着了這件孝服，我們引你到那裏；你們進去，到了孝堂裏面，看見靈幃，你便放聲

大哭，哭罷就拜；拜了四拜，往外就走。有人問你說話，你不要回他，一徑到外邊來。我們多在左側茶坊裏等你便了。這個却不難的。」朱三道：「只如此有何益？」衆人道：「這是先送個信與他家。你兒子出了門，第二日就去進狀。我們就去替你使用打點。你兒子又小，官府見了，只有可憐，決不難爲他的。況又實實是骨血，腳踏硬地」，這家私到底是穩取的了。只管依着我們做去。」朱三對妻子道：「列位說來的話，多是有着數」的，只教兒子依着行事，決然停當。」那兒子道：「只如方才這樣說的話，我多依得。我心裏也要去見見親生父親的影像」，哭他一場，拜他一拜。」雙荷掩淚道：「乖兒子，正是如此。」朱三道：「我到不好隨去得。既是列位同行，必然不差。把兒子交付與列位了。我自到市上做生意」去，晚來討消息罷。」當下朱三自出了門。

五虎一同了朱家兒子，徑往莫家來。將到門首，多走進一個茶坊裏面，坐下吃個泡茶。叮囑朱家兒子道：「那門上有喪牌」孝簾的，就是你老兒家裏。你進去，依着我言語行事。」遂把衰衣與他穿着停當了。那孩子依了說話，不知甚麼好歹，大踏步走進門裏而來。一直到了孝堂，看見靈幃，果然淚天倒地，哭起來。也是孩子家天性所在。那孝堂裏頭聽見哭響，只道是弔客來到，盡皆來看。只見是一個小廝，身上打扮與孝子無二；且是哭得悲切，口口聲聲叫着親爹爹。孝堂裏看的，不知是甚麼緣故。人人驚駭道：「這是那裏說起？」莫媽聽得哭着親爹，又見這般打扮，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嘆道：「那裏來這個野貓，哭得如此異樣！」虧得莫大郎是個老成有見識的人，早已瞧科了八九分。忙對母親說道：「媽媽切不可造次！這件事了不得。我家初喪之際，必有好人動火，

要來挑釁。紮成火團，落了他們圈套，這人家不經折的。只依我指分，方免禍患。」莫媽一時間見大郎說得利害，也有些慌了。且住着不嚷，冷眼看那外邊孩子。只見他哭罷就拜，拜了四拜。正待轉身，莫大郎連忙跳出來，一把抱住，道：「你不是那花樓橋賣湯粉朱家的兒子麼？」孩子道：「正是。」大郎道：「既是這等，你方纔拜了爹爹，也就該認了媽媽。你隨我來。」一把扯他到孝幔裏頭，指着莫媽，道：「這是你的嫡母親，快些拜見。」莫媽倉卒之際，只憑兒子。受了他拜已過。大郎指自家道：「我乃是你長兄，你也要拜。」拜過。又指點他拜了二兄；以次至大嫂二嫂，多叫拜見了。又領自己兩個兒子，兄弟一個兒子，立齊了，對孩子道：「這三個是你姪兒，你該受拜。」拜罷，孩子又望外就走。大郎道：「你到那裏去？你是我的兄弟，父親既死，就該住在此居喪。這是你家裏了，還到那裏去？」大郎領他到裏面，交付與自己娘子，道：「你與小叔叔把頭梳一梳，替他身上出脫一出脫。」把舊時衣服脫掉了，多替他換了些新鮮的。而今是我家裏人了。」孩子見大郎如此待得好，心裏雖也歡喜，只是人生面不熟，又不知娘的意思怎麼，有些不安貼，還想要去。大郎曉得光景，就着人到花樓橋朱家，去喚那雙荷到家裏來，說道有要緊說話。雙荷曉得是兒子面上的事了，亦且原要來弔喪，急忙換了一身孝服，來到莫家。靈前哭拜已畢，大郎即對他說：「你的兒子，今早到此，我們已認做兄弟了。而今與我們一同守孝，日後與我們一樣分家，你不必記挂。所有老爹爹在日給你的飯米衣服，我們照帳按月送過來與你，與在日一般。這是有你兒子面上。你沒事不必到這裏來，因你是有丈夫的，恐怕議論，到粧你兒子的醜。只今日起，你兒子歸宗姓莫，不到朱家來了。你分付你兒子一聲。你自己去罷。」

雙荷聽得，不勝之喜。『若得大郎看死的老爹爹而上，如此處置停當，我燒香點燭，祝報大郎不盡。』說罷，進去見了莫媽，與大嫂二嫂，只是拜謝。莫媽此時也不好生分得。大家沒甚說話，打發他回去。雙荷叮囑兒子：『好生住在這裏，小心奉事大媽媽與哥哥嫂嫂。你落了好處，我放心得下了。方纔大郎說過，我不好長到這裏。你在此過幾時，斷了七七^(四)四十九日，再到朱家來相會罷。』孩子既見了自家的娘，又聽了分付的話，方纔安心住下。雙荷自歡歡喜喜，與丈夫說知去了。

且說那些沒頭鬼，光棍趙家五虎，在茶房裏面坐地，眼巴巴望那孩子出來，就去做事，狀子多打點停當了。誰知守了多時，再守不出。看看到晚，不見動靜。疑道：『莫非我們閒話時，那孩子出來，錯了眼^(四)，竟到他家裏去了？』走一個到朱家去看，見說兒子不會到家，倒叫了娘子去，一發不解。走來回覆衆人，大家疑惑，就像熱盤上蟻子，坐立不安。再着一個到朱家伺候，又說見雙荷歸來，老大歡喜，說兒子已得認下收留了。衆人尙在茶坊未散，見了此說，個個木呆。正是：

思量撥草去尋蛇，
這回却沒蛇兒弄。

平常家裏沒風波，
總有良平^(四)也無用。

說這幾個人，聞得孩子已被莫家認作兒子了，許多焰騰騰的火氣，却像淋了幾桶的冰水，手臂多索解了。大家嘆道：『悔氣！撞着這樣不長進的人家。難道我們商量的這幾時，當真倒單便宜了這小廝不成！』鐵裏蟲道：『且不要慌！也不到得便宜了他，也不到得我們白住了手。』衆人道：『而今還好在那裏入脚？』鐵裏蟲道：『我們原說，與他奪了人家，要謝我們一千銀子。他須有借票在我手裏，

是朱三的親筆。』衆人道：『他家先自收拾了，我們並不會幫得他一些，也不好替朱三討得。況且朱三是窮人，討也沒幹。』鐵裏蟲道：『昨日我要那孩子也着個字的。而今揀有頭髮的揪（四）。過幾時，只與那孩子討。等他說沒有，就告了他。他小廝家新做了財主，定怕吃官司的。央人來與我們講和，須要贖得這張紙去纔乾淨。難道白了不成！』衆人道：『有見識，不枉叫你做鐵裏蟲，真是見識硬掙。』鐵裏蟲道：『還有一件，只是眼下還要從容。一來那票子上日子沒多兩日，就討就告，官府要疑心。二來他家方纔收留，家業未有得就分與他，他也便沒有得拿出來還人。這是半年一年後的事。』衆人道：『多說得是。且藏好了借票，再耐心等等弄他。』自此一夥各散去了。

這裏莫媽性定，抱怨兒子道：『那小業種（五）來時，爲甚麼就認了他？』大郎道：『我家富名久出，誰不動火？這兄弟實是爹爹親骨血。我不認他時，被光棍弄了去，今日一狀，明日一狀，告將來，告個沒休歇。衙門人役個個來詐錢，親眷朋友人人來拐騙。還有官府思量起發，開了口不怕不送。不知把人家折到那裏田地？及至拌得到底，問出根由，少不得要斷這一股與他，何苦作成（六）別人肥了家去！所以不如一面收留，省了許多人的妄想，有何不妙？』媽媽見說得明白，也道是了。

一家喜歡過日。忽然一日，有一夥人走進門來，說道要見小二官人的。這裏門上方要問明，內一人大聲道：『便是朱家的拖油瓶（七）。』大郎見說得不好聽，自家走出來。見是五個人雄糾糾的來施禮問道：『小令弟在家麼？』大郎道：『在家裏。列位有何說話？』五個人道：『令弟少在下家裏些銀子，特來與他取用。』大郎道：『這個却不知道。叫他出來就是。』大郎進去對小兄弟說了。那孩子

不知是甚麼頭腦。走出來一看，認得是前日趙家五虎。上前見禮。那幾個見了孩子，道：『好個小官人！前日是我們送你來的。你在此做了財主，就不記得我們了。』孩子道：『前日這邊留住了，不放出門，故此我不出來得。』五虎道：『你而今既做了財主，這一千銀子該還得我們了。』孩子道：『我幾會曉得有甚麼銀子？』五虎道：『銀子是你晚老子』(兒)朱三官所借，却是爲你用的。你也着得有花字』(兒)。孩子道：『前日我也見說，說道恐怕吃官司要銀子用，故寫下借票。而今官司不吃了，那裏還用你們甚麼銀子？』五虎發狠道：『現有票在這裏，你賴了不成？』大郎聽得聲高，走出來看時，五虎告訴道：『小令弟在朱家時借了我們一千銀子不還，而今要賴起來。』大郎道：『我這小小兄弟借這許多銀子何用？』孩子道：『哥哥，不要聽他！』五虎道：『現有借票。我和你衙門裏說去。』一闕多散了。

大郎問兄弟道：『這是怎麼說？』孩子道：『起初這幾個攬掇我母親告狀，母親回他沒盤纏』(兒)吃官司。他們說：『只要一張借票，我每借來與你。』以後他們領我到這裏來，哥哥就收留下。不曾成官司，他怎麼要我還起銀子來？』大郎道：『可恨這些光棍！早是我們不着他手，而今既有借票在他處，他必不肯干休，定然到官。你若見官，莫怕？只把方纔實情，照樣是這等一說。官府自然明白的。沒有小小年紀，斷你還他銀子之理。且安心坐着，看他怎麼？』次日，這五虎果然到府裏，告下一紙狀來，告了朱三莫小三兩個名字，騙劫千金之事。來到莫家提人。莫大郎二郎等商量，與兄弟寫下一紙訴狀，訴出從前情節，就着用着兩個哥哥爲證。竟來府裏投到。府裏太守姓唐家，是個極精明的。

一千人提到了。聽審時，先叫宋禮等上前，問道：『朱三是等何人？要這許多銀子來做甚麼用？』宋禮道：『他說要與兒子置田買產借了去的。』太守叫朱三問道：『你做甚麼勾當？借這許多銀子？』朱三道：『小的是賣粉羹的；經紀不上錢數生意，要這許多做甚麼？』宋禮道：『見有借票，我們五人，二百兩一個，交付與他及兒子莫小三的。』太守拿上借票來看。問朱三道：『可是你寫的票？』朱三道：『是小的寫的票，却不會有銀子的。』宋禮道：『票是他寫的，銀子是莫小三收去的。』太守叫莫小三，那莫家孩子應了一聲走上去。太守看見是個十來歲小的，一發奇異，道：『這小廝收去這些銀子何用？』宋禮爭道：『是他父親朱三寫了票，拿銀子與這莫小三買田的。見今他有許多田在家裏。』太守道：『父姓朱，怎麼兒子姓莫？』朱三道：『瞞不得老爺，這小廝原是莫家孽子，他母親嫁與小的，所以他自姓莫。專爲衆人要幫他莫家去爭產，哄小的寫了一票，做爭訟的用途。不想一到莫家，他家大娘與兩個哥子竟自認了，分與田產。小的與他家沒認得爭了，還要借銀做甚麼用？他而今據了借票生端，要這銀子，這那裏得有？』太守問莫小三，其言也是一般。太守點頭道：『是了，是了。』就叫莫大郎起來，問道：『你當時如何就肯認了？』莫大郎道：『在城棍徒無風起浪，無洞掘蟹。虧得當時立地就認了，這些人還道放了空箭，未肯住手，致有今日之告。若當時略有推托，一涉訟端，正是此輩得志之秋。不要說兄弟這千金要被他們詐了去，家裏所費，又不知幾倍了？』太守笑道：『妙哉！不惟高義，又見高識。可敬，可敬。我看宋禮等五人，也不像有千金借人的，朱三也不像借人千金的。原來真情如此，實爲可恨？若非莫大有見，此輩人人飽滿了。』提起筆來判道：

『千金重利，一紙足憑。乃朱三赤貧，貸則誰與？莫子乳臭，須此何爲？細訊其詳，始燭其詭。宋禮立喪，蹄_金之約，希蝸角_善之爭。莫大以對牀之情，消鬩牆之覺。旣漁羣謀而喪氣，猶挾故紙以垂涎。重創其奸，立毀其券！』

當時將宋禮等五人，每人三十大板，問擬了教唆詞訟詐害平人的律，脊杖二十，刺配_善各遠惡軍州。吳興城裏去了這五虎，小民多是快活的。做出幾句口號來：

鐵裏蟲有時蛀不穿，鑽倉鼠有時吃不飽，吊睛老虎沒威風，洒墨判官齊跌倒，白日裏鬼胡行，這回兒不見了。

唐太守又旌獎莫家，與他一個「孝義之門」的匾額，免其本等差徭。此時莫媽媽纔曉得兒子大郎的大見識。世間弟兄不睦，靠着外人相幫起訟者，當以此爲鑒。詩曰：

世間有孽子，亦有本生枝。祇因斬所爲，反爲外人資。

漁翁坐得利，鵝蚌枉相持。何如存一讓，是名不漏卮。

註：(一)【七出之條】封建時代對婦女壓迫的規定，見於儀禮喪服『出妻之子爲母』，疏云：『七出者：無子一也；淫佚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盜竊五也；妬忌六也；惡疾七也。天子諸侯之妻，無子不出，唯有六出耳。』

(二)【司法】官名，兩漢有決曹，賊曹掾，爲郡之佐吏，主刑法。唐宋之制，在府曰法曹參軍；在州曰司法參軍；在縣曰司法。台州是宋代浙江省一個州名，所以葉薦應是司法參軍，「司法」係略稱。

(三)【匡】一如本書卷四註(三)所述，通常與「不」字或「誰」字連用，作「不料」或「誰料」解。此處看到它獨立的用法，意義仍作「料」字解。

(四)【炒】通「吵」字，見本書卷八註(三)。

(五)【鷓蚌相持，漁人得利】出國策燕策，一般引用此二語來譬喻「雙方相持不相讓，結果讓第三者得着便宜去」的事情。

(六)【吳興】宋湖州吳興郡，今浙江省縣名。

(七)【後生家】見本書卷二註(三)。

(八)【日逐】見本書卷六註(四)。下不再註。

(九)【不齷齪】「齷齪」，原作「齷齪」，「不齷齪」作「發生麻煩」解。

(一〇)【着落】見本書卷七註(三)。下不再註。

(一一)【落得】吳語中常用，作「安然得到」解。

〔三〕【做人家】吳語，作「積儲貨財興家立業」或「節儉」解。

〔三〕【自來食】作「不勞而獲的食物」解。

〔四〕【點點搖搖】一作「指指擗擗」，即「指說」之意。

〔五〕【盤纏】一般指「旅費」，亦作「日常費用」解。此處作動詞用，含有「供給日常費用」之意。

〔六〕【沒頭鬼】見本書卷八註〔二〕。

〔七〕【黑虎玄壇趙元帥廟】舊社會中，俗祀財神，其像黑面濃鬚，武裝執鞭，身騎黑虎，相傳姓趙名公明，受封正一

玄壇元帥。

〔八〕【纏帳】此處轉用作「混混」解。

〔九〕【雌兒】吳語，一作「雌頭」，似北方語「娘們」却帶有輕薄的意思。

〔十〕【未的】「的」，指「真確」。「未的」，「不真確」也。

〔三〕【橫財】「橫」，含「意外」之意。例如意外的災禍，叫「橫禍」；意外的事，叫「橫事」。此處作「意外的錢財」解。

〔三〕【撞住】吳俗語，作副詞用，修飾動詞或形容詞，意思是「至多」。

〔三〕【打到底】「打」，指「打官司」，此處作「打官司打到底」解。

〔四〕【苦……不着】與「做……不着」用法同，作「拚着……吃些苦」解。

〔五〕【滴……血】據洗冤錄：「……試令某乙，就身刺一兩點血滴骸骨上，是的親生，則血沁入骨，否則不入，俗

云滴骨親，蓋謂此也。」

【六】【打官司】舊日稱「訴訟」。

【七】【有些油水】吳俗語，作「有利益可圖」解。

【八】【家事】見本書卷七註【六】。

【九】【着……字】吳俗語，即「畫花押」。

【十】【肉裏錢】見本書卷八註【三】。

【十一】【褻衣】即「斬衰」，孝服名，五服中最重的孝服，用粗生麻布做，乃是子爲父穿孝的孝服。

【十二】【腳踏硬地】作「證據確鑿」解。

【十三】【著數】圍棋下子叫做「著」，「著數」，指「下棋的先後方法」，此處借用作「有步驟」解。

【十四】【影像】吳俗，又叫做「幀子」，指死者的遺像。

【十五】【做生意】即「做買賣」。

【十六】【喪牌】舊日吳俗凡有喪事人家，首七後，即有喪牌（或豎立「喪屏」）掛起（可參閱附圖下頁右下角）。

計告親友。

【十七】【價】助詞，常附在形容詞之後構成副詞，現在一般用「的」或「地」字。

【十八】【瞧科】見本書卷二註【五】。

【十九】【繫成火團】一名「仙人跳」，原來用在男女私情方面，一種詐取金錢的美人計。此處「繫成火團」的意義

轉用作「做好圈套」解。

【四〇】【出脫】出脫，吳語，指「潔淨頭面，換穿衣服」之意。

【四一】【七七】吳俗喪事，每七日設祭，叫做「七」，自「首七」至「七七」，共四十九日，俗稱「七裏」，「七七」又名「終七」，喪事至此，告一段落。

【四二】【錯了眼】吳語，指「眼睛一時沒有注意到」之意。

【四三】【良平】張良、陳平之略，相傳二人俱有智謀，用來譬喻「機智」之意。

【四四】【揀有頭髮的揪】揪光頭，不如揪有頭髮的人，因為好揪也。吳俗用來譬喻「有身家的人的財產好似頭髮，容易給人揪住」。

【四五】【小業種】「小冤家」或「小畜生」之意。

【四六】【作成】「作成」在吳語中，含義頗多，此處作「便宜」解。

【四七】【拖油瓶】吳俗語，指婦女所帶着出嫁的孩子。

【四八】【晚老子】吳俗語，指小孩母親再嫁的後夫，叫做晚老子。

【四九】【花字】即「花押」。

【五〇】【盤纏】此處作名詞用，即「費用」。

【五一】【裏蹄】「裏」音「嫻」，「裏蹄」，鑄金成馬蹄形也。蘇東坡有詩句云：「近聞壯士取丹穴，欲助君在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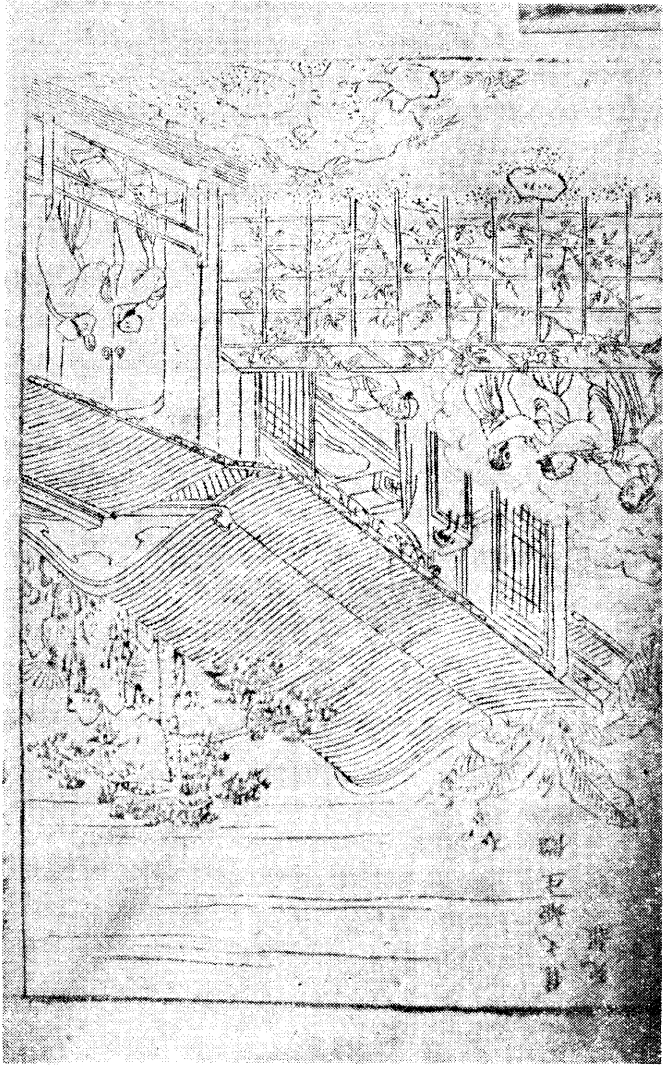
裏蹄。」此處作「助力」解。

【善】【蝸角】出莊子則陽，「蝸牛之角」，譬喻「微小事情」。

【善】【刺配】徙置罪人於某地，叫做「配」。宋制在發遣的時候，在犯人臉上刺字，所以叫做「刺配」。

滿少卿飲厨
飽





日本書紀
卷之八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一

滿少卿飢附飽颺

焦文姬生讎死報

詩云：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

今日把贈君，誰有不平事。

話說天下最不平的，是那負心的事，所以冥中獨重其罰，劍俠專誅其人。那負心中最不堪的，尤在那夫妻之間。蓋朋友內忘恩負義，拚得絕交了他，便無別話。惟有夫妻是終身相倚的，一有負心，一生怨恨，不是當要可以了帳的事。古來生死冤家，一還一報的，獨有此項極多。宋時，衢州有一人姓鄭，是個讀書人。娶着會稽陸氏女，姿容嬌媚。兩個伉儷綢繆，如膠似漆。一日正在枕席情濃之際，鄭生忽然對陸氏道：『我與你二人相愛，已到極處了。萬一他日不能到底，我今日先與你說過：『我若死，你不可再嫁；你若死，我也不再娶了。』』陸氏道：『正要與你百年偕老，怎生說這樣不祥的話？』不覺的光陰荏苒，過了十年，已生有二子。鄭生一時間得了不起的症候。臨危時，對父母道：『兒死無所慮。只有陸氏妻子恩深難捨；況且年紀少艾。日前已與他說過，我死之後不可再嫁。今若肯依所言，兒死亦瞑目矣！』陸氏聽說到此際，也不回言，只是低頭悲哭，十分哀切，連父母也道他沒有二心的了。

死後數月，自有那些走千家管閒事的牙婆每〔二〕，打聽腳踪，探問消息。曉得陸氏青年美貌，未必是守得牢的人。挨身入來，與他來往。那陸氏並不推拒那一夥人，見了面就千歡萬喜，燒茶辦菓，且是相待得好。公婆看見這些光景，心裏嫌他，說道：『居孀行徑，最宜穩重。此輩之人沒事不可引他進門。況且丈夫臨終怎麼樣分付的？沒有別的心腸，也用這些人不着。』陸氏由公婆自說，只當不聞。後來慣熟，連公婆也不說了。果然與一個做媒的說得入港〔三〕，受了蘇州曾工曹〔三〕之聘。公婆雖然惱怒，心裏道：『是他立性既自如此，留着也落得〔四〕做冤家，不是好住手的；不如順水推船，等他去了罷。』只是想着自己兒子臨終之言，對着兩個孫兒，未免感傷痛哭。陸氏多不放在心上。纔等服滿，就收拾箱匣停當，也不顧公婆，也不顧兒子，依了好日，喜喜歡歡嫁過去了。

成婚七日，正在親熱頭上，曾工曹受了漕帥檄文，命他考試外郡，只得收拾起身，作別而去。去了兩日，陸氏自覺淒涼。傍晚之時，走到廳前閒步，忽見一個後生〔五〕，像個遠方來的走到面前，對着陸氏叩了一頭，口稱道：『鄭官人有書拜上娘子。』遞過一封柬帖來。陸氏接着，看那外面封筒上題着三個大字，乃是『示陸氏』三字。認認筆跡，宛然是前夫手跡。正要盤問那後生，忽然不見。陸氏懼怕起來，拿了書急急走進房裏來，別明燈火，仔細看時，那書上寫道：

『十年結髮之夫，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歡，資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他人而輕許。遺棄我之田疇，移蓄積于別戶；不念我之雙親，不恤我之二子。義不足以爲人婦，慈不足以爲人母。吾已訴諸上蒼，行理對于冥府。』

陸氏看罷，嚇得冷汗直流，魂不附體，心中懊悔無及。懷着鬼胎，十分懼怕，說不出來。茶飯不喫，嘿不快，三日而亡。眼見得是負了前夫，得此果報了。却又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節，玷了名，污了身子，是個行不得的事，萬口訾議；及至男人家喪了妻子，却又憑他續弦再娶，置妾買婢，做出若干的勾當，把死的丟在腦後，不提起了，並沒人道他薄幸負心，做一場說話。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醜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貪淫好色，宿娼養妓，無所不爲，總有議論不是的，不爲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憐；男子愈加放肆。這些也是伏不得姑娘們心裏的所在。不知冥冥之中，原有分曉。若是男子風月場中略行着腳，此是尋常勾當，難道就比了女人失節一般。但是果然負心之極，忘了舊時恩義，失了初時信行，以至誤人終身，害人性命的，也沒一個不到底報應的事。從來說王魁負桂英〔六〕。畢竟桂英索了王魁命去。此便是一個男負女的榜樣。不止女負男如所說的陸氏，方有報應也。

今日待小子說一個賽王魁的故事，與看官每一聽，方曉得男子也是負不得女人的。有詩爲證：

繇來女子號痴心。
痴得真時恨亦深。

莫道此痴容易負，
冤冤隔世會相尋。

話說宋時有個鴻臚少卿〔七〕姓滿，因他做事沒下稍〔八〕，諱了名字不傳，只叫他滿少卿。未遇時節，只叫他滿生。那滿生是個淮南大族，世有顯宦。叔父滿貴，見爲樞密副院。族中子弟，遍滿京師，盡皆富厚本分。惟有滿生心性不羈，狂放自負，生得一表人材，風流可喜。懷揣着滿腹文章，道早晚必登高

第。抑且幼無父母，無些拘束，終日吟風弄月，放浪江湖，把些家事多弄掉了，連妻子多不會娶得。族人漸漸不理他，滿生也不在心上。

有個父親舊識，出鎮長安。滿生便收拾行裝，離了家門，指望投托于他，尋些潤濟。到得長安，這個官人已壞了官，離了地方去了，只得轉來。滿生是個少年孟浪不肯仔細的人，只道尋着熟人，財物廣有；不想托了個空，身邊盤纏早已罄盡。行至汴梁中牟地方，有個族人在那裏做主簿，打點去與他尋些盤費還家。那主簿是個小官，地方沒大生意，連自家也只好支持過日，送得他一貫多錢。還了房錢飯錢，餘下不多，不能勾回來。此時已是十二月天氣，滿生自思囊無半文，空身家去，難以度歲；不若只在外廂行動，尋些生意，且過了年又處。關中還有一兩個相識，在那裏做官，仍舊掇轉路頭，往西而來。到了鳳翔〔九〕地方，遇着一天大雪，三日不休。正所謂：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滿生阻住在飯店裏，一連幾日。店小二來討飯錢，還他不勾，連飯也不來了。想着：『自己是好人家子弟，胸藏學問，視功名如拾芥耳。一時未際，浪跡江湖，今受此窮途之苦，誰人曉得我不遇時的公卿。此時若肯雪中送炭，真乃勝似錦上添花，爭奈世情看冷煖，望着那一個救我來。』不覺放聲大哭。早驚動了隔壁一個人，走將過來道：『誰人如此啼哭？』那個人怎生打扮？

頭戴玄狐帽套，身穿羔羊皮裘。紫膛顏色，帶着幾分酒，臉映紅桃；蒼白鬚髯，沾着幾點雪，身如玉樹。疑在浩然驢背下，想從安道宅中來。

那個人走進店中，問店小二道：『誰人啼哭？』店小二答覆道：『大郎，是一個秀才官人。在此三五日了，不見飯錢拿出來。天上雪下不止，又不好走路，我們不與他飯喫了。想是肚中飢餓，故此啼哭。』那個人道：『那裏不是積福處。既是個秀才官人，你把他飯喫了，算在我的帳上，我還你罷。』店小二道：『小人曉得。』便去拿了一分飯，擺在滿生面前道：『客官，是這大郎叫拿來請你的。』滿生道：『那個大郎？』只見那個人已走到面前道：『就是老漢。』滿生忙施了禮道：『與老丈素昧平生，何故如此？』那個人道：『老漢姓焦，就在此酒店間壁居住。因雪下得大了，同小女盪幾杯熱酒，喫寒。聞得這壁廂悲怨之聲，不像是個以下之人，故步至此間尋問。店小二說是個秀才雪阻了的，老漢念斯文一脈，怎教秀才忍飢？故此教他送飯。荒店之中，無物可喫，況如此天氣，也須得杯酒兒敵寒。秀才寬坐，老漢家中叫小廝送來。』滿生喜出望外道：『小生失路之人，與老丈不曾識面，承老丈如此周全，何以克當？』焦大郎道：『秀才一表非俗，目下偶困，決不是落後之人。老漢是此間地主，應得來管顧的。秀才放心，但住此一日，老漢支持一日，直等天色晴霽好走路了，再商量不遲。』滿生道：『多感，多感。』焦大郎又問了滿生姓名鄉貫明白，慢慢的自去了。滿生心裏喜歡道：『誰想絕處逢生，遇着這等好人。』正在僉倖之際，只見一個籠頭的小廝拿了四碗暖飯，四碟小菜，一壺熱酒，送將來，道：『大郎送來與滿官人的。』滿生謝之不盡，收了擺在桌上食用。小廝出門去了。滿生一頭喫酒，一頭就問店小二道：『這位焦大郎是此間甚麼樣人？怎生有此好情？』小二道：『這個大郎是此間大戶，極是好義。平日扶窮濟困，至于見了讀書的，尤肯結交，再不怠慢的。自家好喫幾杯酒，若是陪得

他過的，一發有緣了。』滿生道：『想是家道富厚？』小二道：『有便有些產業，也不爲十分富厚。只是心性如此。官人造化遇着了，便多住幾日，不打緊的了。』滿生道：『雪晴了，你引我去拜他一拜。』小二道：『當得，當得。』過了一會，焦家小廝來收家伙，傳大郎之命分付店小二道：『滿大官人供給，只管照常支應。用酒時，到家裏來取。』店小二領命，果然支持無缺。滿生感激不盡。

過了一日，天色清明，滿生思量走路，身邊並無盤費。亦且受了焦大郎之恩，要去拜謝。真叫做人心不足，得隴望蜀，見他好情，也就有個希冀借些盤纏之意。叫店小二在前引路，竟到焦大郎家裏來。焦大郎接着，滿面春風。滿生見了大郎，倒地便拜。謝他：『窮途周濟，殊出望外。倘有用着之處，情願効力。』焦大郎道：『老漢家裏也非有餘，只因看見秀才如此困阨，量濟一二，以盡地主之意，原無他事，如何說個効力起來？』滿生道：『小生是個應舉秀才，異時倘有寸進，不敢忘報。』大郎道：『好說，好說。目今年已傍晚，秀才還要到那裏去？』滿生道：『小生投人不着，囊匣如洗，無面目還鄉，意思要往關中，一路尋訪幾個相知。不期逗留于此，得遇老丈，實出萬幸。而今除夕在近，前路已去不迭。』

真是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沒奈何了。只得在此飯店中且過了歲，再作道理。』大郎道：『店中冷落，怎好度歲？秀才不嫌家間澹薄，搬到家下，與老漢同住幾日，隨常茶飯，等老漢也不寂寞，過了歲朝再處。秀才意下何如？』滿生道：『小生在飯店中總是叨忝老丈的，就來潭府，也是一般。只是萍踪相遇，受此深恩，無地可報，實切惶愧耳。』大郎道：『四海一家，況且秀才是個讀書之人，前程萬里。他日不忘村落之中，有此老朽，便是願足，何必如此相拘哉？』元來焦大郎固然本性好客，却又看得滿生

儀容俊雅，丰度超羣，語言倜儻，料不是落後的，所以一意周全他，也是滿生有緣，得遇此人。果然叫店小二店中發了行李，到焦家來。是日焦大郎安排晚飯與滿生同喫，滿生一席之間，談吐如流，更加酒興豪邁，痛飲不醉，大郎一發投機，以爲相見之晚，直喫到興盡方休，安置他書房中歇宿了不題。

大郎有一室女，名喚文姬，年方一十八歲，美麗不凡，聰慧無比。焦大郎不肯輕許人家，要在本處尋個衣冠子弟，讀書君子，贅在家裏，照管暮年。因他是個市戶出身，一時沒有高門大族，來求他的。以下富室痴兒，他又不肯。高不湊，低不就，所以蹉跎過了。那文姬年已長大，風情之事，儘知相慕，只爲家裏來往的人，庸流凡輩頗多，沒有看得上眼的。聽得說父親在酒店中，引得外方一個讀書秀才來到，他便在裏頭東張西張，要看他怎生樣的人物？那滿生儀容舉止，儘看得過，便也有一二分動心了。這也是焦大郎的不是。便做道疎財仗義，要做好人，只該賣發滿生些少，打發他走路纔是。況且室無老妻，家有閨女，那滿生非親非戚，爲何留在家裏宿歇？只爲好着幾杯酒，貪個人作伴；又見滿生可愛，傾心待他。誰想滿生是個輕薄後生，一來看見大郎殷勤，道是敬他人才，安然托大，忘其所以。二來曉得內有親女，美貌及時，未曾許人，也就懷着希冀之意，指望圖他爲妻。又不好自開得口，待看機會。日挨一日，徑把關中的念頭丟過一邊，再不提起了。焦大郎終日懵懵醉鄉，沒些搭煞，不加提防。怎當得他每兩下烈火乾柴，你貪我愛，各自有心，竟自勾搭上了。情到濃時，未免不避形跡。焦大郎也見了些光景，有些疑心起來。大凡天下的事，再經有心人冷眼看不起的。起初滿生在家，大郎無日不與他同飲同坐，毫無說話。比及大郎疑心了，便覺滿生飲酒之間，沒心沒想，言語參差，好些破綻。

出來。

大郎一日推個事故，走出門去了。半日轉來，只見滿生醉臥書房，風飄衣起，露出裏面一件衣服來。看去有些紅色，像是女人襖子模樣，走到身邊仔細看時，正是女兒文姬身上的；又吊着一個交頸鴛鴦的香囊，也是文姬手繡的。大驚咤道：『奇怪，奇怪，有這等事！』滿生睡夢之中，聽得喊叫，突然驚起，急斂衣襟不迭。已知爲大郎看見，面如土色。大郎道：『秀才身上衣服，從何而來？』滿生曉得瞞不過，只得謊個說道：『小生身上單寒，忍不過了，向令愛姐姐處，看老丈有舊衣借一件。不想令愛竟將一件女襖拿出來，小生怕冷，不敢推辭，權穿在此衣內。』大郎道：『秀才要衣服，只消替老夫講，豈有與閨中女子自相往來的事？是我養得女兒不成器了。』

抽身望裏邊就走，恰撞着女兒身邊一個丫頭，叫名青箱，一把撾過來道：『你好好實說姐姐與那滿秀才的事情，饒你的打。』青箱慌了，只得抵賴道：『沒曾見甚麼事情。』大郎焦燥道：『還要胡說，眼見得身上襖子多脫與他穿着了。』青箱沒奈何遮飾道：『姐姐見爹爹十分敬重滿官人，平日兩下撞見時，也與他見個禮。他今日告訴身上寒冷，故此把衣服與他，別無甚說話。』大郎道：『女人家衣服，豈肯輕與人着！況今日我又不在家，滿秀才酒氣噴人，是那裏喫的？』青箱推道不知。大郎道：『一發胡說了，他難道再有別處噎酒？他方纔已對我說了，你若不實招，我活活打死你！』青箱曉得沒推處，只得把從前勾搭的事情一一說了。大郎聽罷，氣得抓耳撓腮，沒個是處，喊道：『不成才的歪貨！他是別路來的，與他做下了事，打點怎的？』青箱說：『姐姐今日見爹爹不在，私下擺個酒盒，要滿官

人對天罰誓，你娶我嫁，終身不負，故此與他酒喫了。又脫一件衣服，一個香囊，與他做記念的。」大郎道：「怎了！怎了！」嘆口氣道：「多是我自家熱心腸的不是，不消說了。」反背了雙手，踱出外邊來。

文姬見父親過了青箱去，曉得有些三不鱸魴。仔細聽時，一句一句說到真處來，在裏面正急得要上吊，忽見青箱走到面前，已知父親出去了，纔定了性對青箱道：「事已敗露至此，却怎麼了？我不如死休！」青箱道：「姐姐不要性急！我看爹爹嘆口氣，自怨不是，走了出去，到有幾分成事的意思在那里。」文姬道：「怎見得？」青箱道：「爹爹極敬重滿官人。已知有了此事，若是而今趕逐了他去，不但惡識了，把從前好情多丟去；却怎生了結姐姐？他今出去，若問得滿官人不會娶妻的，畢竟還配合了，纔好住手。」文姬道：「但願得如此便好。」

果然大郎走出去，思量了一回，竟到書房中帶着怒容問滿生道：「秀才，你家中可曾有妻未？」滿生踟躕無地，戰戰兢兢回答道：「小生湖海飄流，實未曾有妻。」大郎道：「秀才家既讀詩書，也該有些行止！吾與你本是一面不會相識，憐你客途，過爲拯救，豈知你所爲不義若此！點污了人家兒女，豈是君子之行！」滿生慚愧難容，下地叩頭道：「小生罪該萬死！小生受老丈深恩，已爲難報。今爲兒女之情，一時不能自禁，猖狂至此。若蒙海涵，小生此生以死相報，誓不忘高天厚地之恩。」大郎又嘆口氣道：「事已至此，雖悔何及！總是我生女不肖，致受此辱。今既爲汝污，豈可別嫁？汝若不嫌地遠，索性贅入我家，做了女婿，養我終身，我也嘆了這口氣罷。」滿生聽得此言，就是九重天上飛下一紙

赦書來，怎不滿心歡喜？又叩着頭道：『若得如此玉成，滿某卽粉身碎骨，難報深恩。滿某父母雙亡，家無妻子，便當奉侍終身，豈再他往！』大郎道：『只怕後生家看得容易了，他日負起心來？』滿生道：『小生與令愛恩深義重，已設誓過了，若有負心之事，教滿某不得好死！』大郎見他言語真切，抑且沒奈何了，只得胡亂揀個日子，擺些酒席，配合了二人。正是：

綺羅叢裏喚新人，
錦綉窩中看舊物。

雖然後娶屬先奸，
此夜恩情翻較密。

滿生與文姬，兩個私情，得成正果。天從人願，喜出望外。文姬對滿生道：『妾見父親敬重君子，一時仰慕，不以自獻爲羞，致于失身。原料一朝事露，不能到底，惟有一死而已。今幸得父親配合，終身之事已完。此是死中得生，萬千僥倖，他日切不可忘！』滿生道：『小生飄蓬浪跡，幸蒙令尊一見如故，解衣推食，恩已過厚。又得遇卿不棄，今日成此良緣，真恩上加恩。他日有負，誠非人類！』兩人愈加如膠似漆，自不必說。

滿生在家無事，日夜讀書，思量應舉。焦大郎見他如此，道是許嫁得人，暗裏心歡。自此內外無間，過了兩年。

時值東京春榜招賢，滿生卽對丈人說，要去應舉。焦大郎收拾了盤費，費發他去。滿生別了丈人妻子，竟到東京，一舉登第。纔得唱名，滿生心裏放文姬不下，曉得選除未及，思量道：『汴梁去鳳翔不遠，今幸已脫白掛綠，何不且到丈人家裏，與他們歡慶一番，再來未遲。』此時滿生已有僕人使喚，不

比前日。便叫收拾行李，即時起身。不多幾日，已到了焦大郎門首。大郎先已有人報知，是日整備迎接，鼓樂喧天，鬧動了一個村坊。滿生綠袍槐簡，搖擺進來。見了丈人，便是納頭四拜。拜罷，長跪不起，口裏稱謝道：『小婿得有今日，皆賴丈人提攜；若使當日困窮旅店，沒人救濟，早已填了丘壑，怎能勾此身榮貴？』叩頭不止。大郎扶起道：『此皆賢婿高才，致身青雲之上，老夫何功之有？當日困窮失意，乃賢士之常；今日衣錦歸來，有光老夫多矣。』滿生又請文姬出來，交拜行禮，各各相謝。其日鄰里看的，挨擠不開。個個說道：『焦大郎能識好人，又且平日好施恩德，今日受此榮華之報，那女兒也落了好處了。』有一等輕薄的道：『那女兒聞得先與他有須說話了，後來配他的。』有的道：『也是大郎有心把女兒許他，故留他在家裏住這幾時。便做道先有些甚麼，左右是他夫妻，而今一床錦被遮蓋了，正好做院君夫人去，還有何妨？』議論之間，只見許多人牽羊擔酒，持花捧幣，盡是些地方鄰里親戚，來與大郎作賀稱慶。大郎此時把個身子擡在半天裏了，好不風騷。一面置酒款待女婿，就先留幾個相知親戚相陪。次日又置酒請這一干作賀的，先是親眷，再是鄰里，一連喫了十來日酒。焦大郎費掉了好些錢鈔，正是懽喜破財，不在心上。滿生與文姬夫妻二人，愈加厮敬厮愛，歡暢非常。連青箱也算做日前有功之人，另眼看覷！別是一分顏色。有一首詞，單道着得第歸來，世情不同光景：

世事從來無定，天公任意安排。寒酸忽地上金堆，立看許多滲瀨。熟識還須再認；至親也要疑猜；夫妻行事別開懷，另似一張卵袋。

話說滿生夫榮妻貴，暮樂朝歡。焦大郎本是個慷慨心性，愈加扯大，道是靠着女兒女婿，不憂下半世

不富貴了。盡心竭力，供養着他兩個，惟其所用。滿生總是憐他人之慨，落得快活。過了幾時，選期將及，要往京師。大郎道是選官須得使用纔有好地方；只得把膏腴之產盡數賣掉了，湊着偌多銀兩，與滿生帶去。焦大郎家事原只如常，經這一番大弄，已此十去八九。只靠着女婿選官之後，再圖興旺，所以毫不吝惜。滿生將行之夕，文姬對他道：『我與你恩情非淺。前日應舉之時，已曾經過一番離別，恰是心裏指望好日，雖然牽繫，不甚傷情。今番得第已過，只要去選地方，眼見得只有好處來了，不知爲甚麼心中只覺悽慘？不捨得你別去，莫非有甚不祥？』滿生道：『我到京即選；甲榜科名必爲美官。一有地方，便着人從來迎你與丈人同到任所，安享榮華。此是算得定的日子，別不多時的，有甚麼不祥之處？切勿掛慮！』文姬道：『我也曉得是這般的，只不知爲何有些異樣，不由人眼淚要落下來，更不知爲甚緣故？』滿生道：『這番熱鬧了多時，今我去了，頓覺冷靜，所以如此。』文姬道：『這個也是。』兩人絮聒了一夜，無非是些恩情濃厚，到底不忘的話。次日天明，整頓衣裝，別了大郎父女，帶了僕人，逕往東京選官去了。這裏大郎與文姬父女兩個，互相安慰，把家中事件，收拾并疊，只等京中差人來接，同去赴任，懸懸指望不題。

且說滿生到京，得授臨海（二）縣尉（二五）。正要收拾起身，轉到鳳翔，接了丈人妻子一同到任。揀了日子，將次起行，只見門外一個人大踏步走將進來，口裏叫道：『兄弟，我那裏不尋得到？你元來在此。』滿生擡頭看時，却是淮南族中一個哥哥。滿生連忙接待。那哥哥道：『兄弟幾年遠游，家中絕無消耗，舉族疑猜，不知兄弟却在那裏。到京一舉成名，實爲莫大之喜。家中叔叔樞密相（二六）見了金榜

〔七〕，即便打發差人到京來相接，四處尋訪不着，不知兄弟又到那裏去了？而今還有地方，少不得出京家去。恁哥哥在此做些小前程，幹辦已滿，收拾回去，已顧〔八〕下船在汴河，行李多下船了。各處挨問得見，兄弟你打迭已完，只須同你哥哥回去，見見親族，然後到任便了。』滿生心中一肚皮要到鳳翔，那裏會有歸家去的念頭？見哥哥說來意思不對，却又不好直對他說，只含糊回道：『小弟還有些別件事幹，且未要到家裏。』那哥哥道：『却又作怪！看你的裝裹多停當了，只要走路的，不到家裏却又到那裏？』滿生道：『小弟流落時節，曾受了一個人的大恩，而今還要向西路去謝他。』那哥哥道：『你雖然得第，還是空囊。謝人先要禮物爲先。這些事自然是到了任再處。況且此去到任所，一路過東，少不得到家邊過，是順路却不走，反走過西去怎的？』滿生此時只該把實話對他講，說個不得已的緣故，他也不好阻當得。爭奈滿生有些不老氣〔九〕，恰像還要把這件事瞞人的一般，並不明說，但只東支西吾，憑那哥哥說得天花亂墜，只是不肯回去。那哥哥大怒起來，罵道：『這樣輕薄無知的人！書生得了科名，難道不該歸來會一會宗族鄰里？這也罷，父母墳墓邊，也不該去拜見一拜見的！我和你各處去問一問，世間有此事否？』滿生見他發出話來，又說得正氣了，一時也沒得回他，通紅了臉，不敢開口。那哥哥見他不說了，叫些隨來的家人，把他的要緊箱籠，不由他分說，只一搬竟自搬到船上去了。滿生沒奈何，心裏想道：『我久不歸家了，況我落魄出來，今衣錦還鄉，也是好事；便到了家裏，再去鳳翔，不過遲得些日子，也不爲礙。』對那哥哥道：『既恁地，便和哥哥同到家去走走來。』只因這一去，有分交：

綠袍年少，別牽繫足之繩〔一〇〕；青鬢佳人，立化望夫之石〔一一〕。

滿生同那哥哥回到家里，果然這番宗族鄰里比前不同，盡多是呵呀捧屁的。滿生心裏也覺快活。隨去見那親叔叔滿貴。那叔叔是樞密副院，致仕家居；既是顯官，又是一族之長。見了姪兒，曉得是新第回來，十分歡喜道：『你一向出外不歸，只道是流落他鄉，豈知却能掙扎，得第做官回來！誠然是與宗族爭氣的。』滿生滿口遜謝。樞密又道：『却還有一件事，要與你說。你父母早亡，壯年未娶。今已成名，嗣續之事最爲緊要。前日我見你登科錄上有名，便已爲你留心此事。宋都朱從簡大夫有一次女，我打聽得才貌雙全。你未來時，我已着人去相求，他已許下了。此極是好姻緣。我知那臨海前官尙未離任，你到彼之期還可從容。且完此親事，夫妻一同赴任，豈不爲妙？』滿生見說，心下喫驚，半晌作聲不得。滿生若是個有主意的，此時便該把鳳翔流落，得遇焦氏之事，是長是短，備細對叔父說一遍道：『成親已久，負他不得，須辭了朱家之婚，一刀兩斷，』說得決絕，叔父未必不依允。爭奈滿生諱言的是前日孟浪出游光景，恰像鳳翔的事是私下做的，不肯當場說明。但只口裏唧噥。樞密道：『你心下不快，敢慮着事體不周備麼？一應聘定禮物，前日是我多已出過。目下成親所費，總在我家支持，你只打點做新郎便了。』滿生道：『多謝叔叔盛情，容姪兒心下再計較一計較。』樞密正色道：『事已定矣，有何計較？』滿生見他詞色嚴毅，不敢回言，只得唯唯而出。

到了家裏，悶悶了一回，想道：『若是應承了叔父所言，怎生撇得文姬父女恩情？欲待辭絕了他的，不但叔父這一段好情不好辜負，只那尊嚴性子也不好沖撞他；況且姻緣又好，又不要我費一些財物周折，也不該挫過！做官的人娶了兩房，原不爲多。欲待兩頭絆着，文姬是先娶的，須讓他做大，這邊朱

家，又是官家小姐，料不肯做小，却又兩難。』心裏真似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反添了許多不快活。躊躇了幾日，委決不下。到底滿生是輕薄性子，見說朱家是宦室之女，好個模樣，又不費己財，先自動了十二分火。只有文姬父女這一點念頭，還有些良心不能盡絕。肚裏展轉了幾番，却就變起卦來。大凡人只有初起這一念，是有天理的，依着行去，好事儘多；若是多轉了兩個念頭，便有許多奸貪詐僞，沒天理的心來了。滿生只爲親事擺脫不開，過了兩日，便把一條肚腸換了轉來，自想道：『文姬與我起初只是兩下偷情，算得個外遇罷了；後來雖然做了親，元不是明婚正配。況且我既爲官，做我配的須是名門大族，焦家不過市井之人，門戶低微，豈堪受朝廷封誥，作終身伉儷哉？我且成了這邊朱家的親，日後他來通消息時，好言回他，等他另嫁了便是。倘若必不肯去，事到其間，要我收留，不怕他不低頭做小了。』算計已定，就去回覆樞密。

樞密揀個黃道吉日！行禮到朱大夫家，娶了過來。那朱家既是宦家，又且嫁的女婿是個新科，愈加要齊整。粧奩豐厚，百物具備。那朱氏女生長宦門，模樣又是著名出色的，真是德、容、言、功，無不具足。滿生快活非常，把那鳳翔的事丟在東洋大海去了。正是：

花神脈脈殿春殘，
爭賞慈恩紫牡丹。

別有玉盤承露冷，
無人起就月中看。

滿生與朱氏門當戶對，年貌相當，你敬我愛，如膠似漆。滿生心裏反悔着鳳翔多了焦家這件事。却也時時念及，心上有些遣不開。因在朱氏面前，索性把前日焦氏所贈衣服香囊拿出來，忍着性子，一把火

燒了，意思要自此絕了念頭。朱氏問其緣故。滿生把文姬的事略略說些始末，道：『這是我未遇時節的事，而今既然與你成親，總不必提起了。』朱氏是個賢慧女子，到說道：『既然未遇時節相處一番，而今富貴了，也不該便絕了他！我不比那世間妬忌婦人，倘或有便，接他來同住過日，未爲不可。』怎當得滿生負了盟誓，難見他面，生怕（言）他尋將來，不好收場，那裏還敢接他到家裏；亦且怕在朱氏面上不好看，一意只是斷絕了。回言道：『多謝夫人好意。他是小人家兒女，我這裏沒消息到他，他自然嫁人去了。不必多事。』自此再不提起。初時滿生心中懷着鬼胎，還慮他有時到來，喜得那邊也絕無音耗。俗語云：『孝重千斤，日減一斤。』滿生日遠一日，竟自忘懷了。

自當日與朱氏同赴臨海任所，後來作尉任滿，一連做了四五任美官，連朱氏封贈過了兩番。不覺過了十來年，累官至鴻臚少卿，出知齊州（魯）。那齊州廳舍甚寬，合家人口住得像意。到任三日裏頭收拾已完，內眷人等要出私衙之外，到後堂來看一看。少卿分付衙門人役盡皆出去。屏除了閒人，同了朱氏，帶領着幾個小廝、丫鬟、家人媳婦，共十來個人，一起到後堂散步，各自東西閒走看耍。少卿偶然走到後堂右邊天井中，見有一小門。少卿推開來看，裏頭一個穿青的丫鬟，見了少卿，飛也似跑了去。少卿急急趕上去看時，那丫鬟早已走入一個破簾內去了。少卿走到簾邊，只見簾內走出一個女人來，少卿仔細一看，正是鳳翔焦文姬。少卿虛心病，元有些怕見他的，亦且出于不意，不覺驚惶失措。文姬一把扯住少卿，哽哽咽咽哭將起來道：『冤家你一別十年，向來許多恩情一些也不念及，頓然忘了，真是忍人！』少卿一時心慌，不及問他從何而來，且自辯說道：『我非忘卿，只因歸到家中，叔父先已別聘，

強我成婚，我力辭不得，所以蹉跎至今，不得來你那里。」文姬道：「你家中之事，我已盡知，不必提起。吾今父親已死，田產俱無，剛剩得我與青箱兩人，別無倚靠。沒奈何了，所以千里相投。前日方得到此，門上人又不肯放我進來。求懇再三，今日纔許我略在別院空房之內，駐足一駐足。幸而相見。今一身孤單，茫無棲泊，你既有佳偶，我情願做你側室，奉事你與夫人，完我餘生。前日之事，我也不計較短長，付之一嘆罷了。」說一句，哭一句。說罷又倒在少卿懷裏，發聲大慟。連青箱也走出來見了，哭做一堆。少卿見他哭得哀切，不由得眼淚也落下來。又恐怕外邊有人知覺，連忙止他道：「多是我的不是。你而今不必啼哭，管還你好處。且喜夫人賢慧，你既肯認做一分小，就不難處了。你且消停在此，等我與夫人說去。」少卿此時也是身不由己的走來對朱氏道：「昔年所言鳳翔焦氏之女，間隔了多年，只道他嫁人去了，不想他父親死了，帶了個丫鬢，直尋到這裏。今若不收留，他沒個着落，叫他沒處去了，却怎麼好？」朱氏道：「我當初原說接了他來家，你自不肯，直誤他到此地位，還好不留得他？快請來與我相見。」少卿道：「我說道夫人賢慧。」就走到西邊去，把朱氏的說話說與文姬。文姬回頭對青箱道：「若得如此，我每且喜有安身之處了。」兩人隨了少卿，步至後堂，見了朱氏，相敘禮畢。文姬道：「多蒙夫人不棄，情願與夫人鋪床疊被。」朱氏道：「那有此理！只是姐妹相處便了。」就相邀了一同進入衙中。朱氏着人替他收拾起一間好臥房，就着青箱與他同住，隨房伏侍。文姬低頭伏氣，且是小心。朱氏見他如此，甚加憐愛。且是過得和睦。

住在衙中幾日了。少卿終是有些羞慚不過意，縮縮朒朒，未敢到他房中歇宿去。一日，外廂去喫了

酒歸來，有些微醺了，望去文姬房中，燈火微明，不覺心中念舊起來。醉後却膽壯了，踉踉跄跄，竟來到文姬面前。文姬與青箱慌忙接着，喜喜歡歡擁他去睡了。這邊朱氏聞知，笑道：『來這幾時，也該到他房裏去了。』當夜朱氏收拾了自睡。到第二日，日色高了，合家多起了身，只有少卿未起。合家人指指點點，笑的話的，道是：『十年不相見了，不知怎地舞弄？這時節還自睡哩；青箱丫頭在傍邊聽得不耐煩，想也倦了，連他也不起來，』有老成的道：『十年的說話，講也講他大半夜，怪道天明多睡了去。』衆人議論了一回，只見動靜。朱氏梳洗已過，也有些不愜意道：『這時節也該起身了，難道忘了外邊坐堂（三）？』同了一個丫鬟走到文姬房前聽一聽，不聽得裏面一些聲響；推推門看，又是裏面關着的。家人每道：『日日此時出外理事去久了，今日遲得不像樣，我每不妨催一催。』一個就去敲那房門，初時低聲，逐漸聲高，直到得亂敲亂叫，莫想裏頭答應一聲。盡來對朱氏道：『有些奇怪了，等他開出來不得。』夫人做主，我們掘開一壁，進去看看。停會相公喚怪，全要夫人擔待。』朱氏道：『這個在我，不妨。』衆人盡皆動手，須臾之間，已撥開了一垛壁。衆人走進裏面一看，開了口合不攏來。正是：

宣子慢傳無鬼論（三），

良宵自昔有冤債。

若還死者全無覺，

落得生人不善良。

衆人走進去看時，只見滿少卿直挺挺倚（三）在地下，口鼻皆流鮮血。近前用手一摸，四肢冰冷，已氣絕多時了。房內並無一人，那裏有甚麼焦氏？連青箱也不見了，剛留得些被臥在那裏。衆人忙請夫人

進來。朱氏一見，驚得目瞪口呆，大哭起來。哭罷道：『不信有這樣的異事！難道他兩個人擺佈死了相公，連夜走了。』衆人道：『衙門封鎖，插翅也飛不出去。況且房裏兀自關門閉戶的，打從那裏走得出來？』朱氏道：『這等，難道青天白日相處這幾時，這兩個却是鬼不成？』似信不信。一面傳出去，說少卿夜來暴死，着地方停當後事。朱氏悲悲切切，到晚來步進臥房，正要上床睡去。只見文姬打從床背後走將出來，對朱氏道：『夫人休要煩惱！滿生當時受我家厚恩，後來負心，一去不來，吾舉家懸望，受盡苦楚，抱恨而死。我父見我死無聊，老人家悲哀過甚，與青箱丫頭相繼淪亡。今在冥府訴准，許自來索命，十年之怨，方得申報。我而今與他冥府對證去。蒙夫人相待好意，不敢相侵，特來告別。』朱氏正要問個備細，一陣冷風，遍體颯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纔曉得文姬青箱兩個真是鬼。少卿之死被他活捉了去，陰府對理，朱氏前日原知文姬這事，也道少卿沒理的。今日死了無可怨悵，只得護喪南還。單苦了朱氏下半世，亦是滿生之遺孽也。世人看了如此榜樣，難道男子又該負得女子的？痴心女子負心漢，准道陰中有判斷！

雖然自古皆有死，

這回死得不好看。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一終

註：〔一〕「牙婆每」「牙婆」一稱「牙嫂」，官媒也。「每」字代名詞複數語尾，與今語「們」字用法同。

〔三〕「入港」談話談得投機，叫做「入港」。

〔三〕「工曹」宋徽宗時，州縣亦置六曹，名曰：「兵曹」、「刑曹」、「工曹」、「吏曹」、「禮曹」、「法曹」。

〔四〕「落得」吳語，此處作「免得」解。

〔五〕「後生」見本書卷二註〔三〕。

〔六〕「王魁負桂英」情史王魁條所敘述故事，茲節略如下。王魁下第失意，赴山東萊州，友人招遊北京深巷小宅，

遇殷氏美婦，名桂英。魁朝去暮來，相處極好。明年魁應試，桂英代辦川資，至海神廟盟誓云：『吾與桂英

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魁至京，唱第，爲天下第一。魁得意後背盟另娶，官徐州。桂英遣人

持書往，魁叱書不受，桂英失望之下，揮刀自刎。不久，魁狂死，相傳爲桂英索命云。據草木子：『俳優戲

文（即南戲），始於王魁』，可見宋代極流行此故事。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段數二百八十本目錄中，有王

魁三鄉題；元人雜劇中有海神廟王魁負桂英，但已失傳。

〔七〕「鴻臚少卿」鴻臚寺，宋自元豐（神宗年號，自公元一〇七八—一〇八五年）官制施行之後，設置「卿」一人，

「少卿」一人，「丞」、「主簿」各一人。卿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送迎之事及國之凶儀。中都詞廟，道

釋籍帳除附之禁令，少卿爲之。（據宋史職官志）

〔八〕「沒下稍」即「沒收場」的意思。

〔九〕「鳳翔」陝西省今縣名。

〔一〇〕【沒……搭煞】見本書卷三註(一〇)。

〔一一〕【沒心沒想】吳語，同「無心想」。意義見本書卷九註(二二)。

〔一二〕【不慳慳】據辭海，今湘贛間謂「事不合機」曰「不慳慳」。

〔一三〕【脫白掛綠】「白」，「白衣」之略。過去沒有做官的人，叫做「白衣」。「綠」係「綠袍」之略，指官服。此處指滿生已得登第，脫去「白衣」穿「綠袍」，從此就不是白衣人了。

〔一四〕【臨海】今浙江省縣名。

〔一五〕【縣尉】官名，主捕盜賊，按察奸宄。

〔一六〕【樞密相公】看上下文，滿生族叔，曾任樞密副院，故尊稱為「樞密相公」。

〔一七〕【金榜】舊時應試中式題名的榜。

〔一八〕【已顧】「顧」同「雇」，「已顧」即「已雇」。

〔一九〕【不老氣】同「怕羞似的」，或「面嫩」。

〔二〇〕【別牽繫足之繩】相傳月下老人囊中赤繩，用來牽繫夫婦之足的。此處指滿生將和其他女性結婚之意。

〔二一〕【立化望夫之石】湖北省武昌縣北山上，有石如人立，名曰望夫石。相傳古時有貞女送其夫赴國難，餞送於此，立望而死，化為石云(據幽明錄)。此處指「滿生此去，將和別姓結婚，因此，青鬢佳人的焦文姬不可

能再望他回來了」之意。

〔二二〕【德、容、言、功】封建道德，稱女應有四德，即周禮九嬪用來教九御的。曹大家女誠則稱之為四行，一曰婦

德；二曰婦容；三曰婦言；四曰婦功。此處即「四德」或「四行」的簡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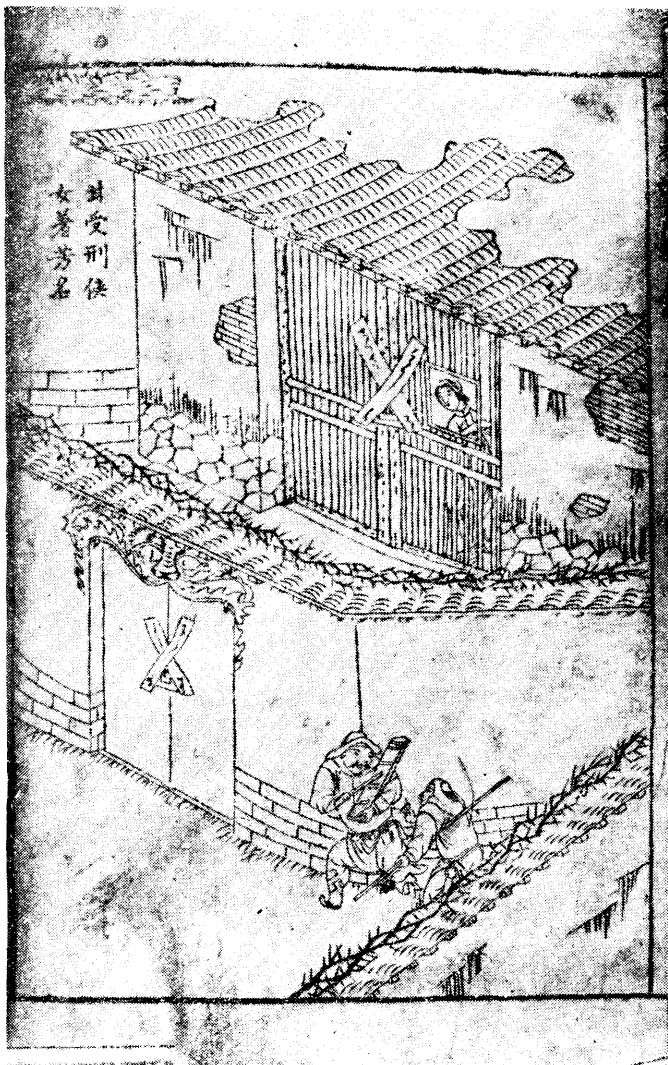
〔三〕【生怕】吳語，作「只怕」解。

〔四〕【齊州】今山東省歷城縣。

〔五〕【坐堂】一名「坐衙」，官吏在堂上判事。

〔六〕【宣子……無鬼論】晉阮修，字宣子，主張「無鬼論」。

〔七〕【倘】同「躺」。



封受刑侯
女著芳名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一

硬勘案大儒爭閒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

詩云：

世事莫有成心，
成心專會認錯，

任是大聖大賢，
也要當着不着。

看官聽說，從來說的書不過談些風月，這些異聞，圖個好聽。最有益的，論些世情，說些因果，等聽了的觸着心裏，把平日邪路念頭化將轉來；這個就是說書的一片道學心腸，却從不曾講着道學。而今爲甚麼說個不可有成心？只爲人心最靈，專是那空虛的纔有公道。一點成心入在肚裏，把好歹多錯認了，就是聖賢也要偏執起來，自以爲是，却不知事體竟不是這樣的了。道學的正派，莫如朱文公晦翁「二」。讀書的人那一個不尊奉他，豈不是個大賢？只爲成心上邊，也曾錯斷了事。

當日在福建崇安縣「三」知縣事，有一小民告一狀道：『有祖先墳塋，縣中大姓奪占做了自己的墳墓，公然安葬了。』晦翁精於風水。況且福建又極重此事，豪門富戶見有好風水吉地，專要占奪了小民的，以致興訟。這樣事日日有的。晦翁準了他狀，提那大姓到官。大姓說：『是自家做的墳墓，與別人毫不相干的，怎麼說起占奪來？』小民道：『原是我家祖上的墓，是他富豪倚勢占了。』兩家爭個不歇。叫中證問時，各人爲着一邊，也沒個的據「三」。 晦翁道：『此皆口說無憑，待我親去踏看明白。』當下

帶了一千人犯及隨從人等，親到墳頭。看見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果然是一個好去處。晦翁心裏道：『如此吉地，怪道有人爭奪。』心裏先有些疑心，必是小民先世葬着，大姓看得好，起心要他的了。大姓先稟道：『這是小人家裏新造的墳，泥土工程，一應皆是新的，如何說是他家舊墳？相公龍目一看，便了然明白。』小民道：『上面新工程是他家的；底下須有老土。這原是一家裏的，他奪了纔裝新起來。』晦翁叫取鋤頭鐵鍬，在墳前挖開來看。挖到鬆泥將盡之處，璫的一聲響，把個挖泥的人振得手疼。撥開浮泥看去，乃是一塊青石頭，上面依稀有字。晦翁叫取起來看。從人拂去泥沙，將水洗淨，字文見將出來，却是『某氏之墓』四個大字；傍邊刻着細行，多是小民家裏祖先名字。大姓吃驚道：『這東西那裏來的！』晦翁喝道：『分明是他家舊墳，你倚強奪了他的。石刻見在，有何可說？』小民只是扣頭。〔四〕道：『青天在上，小人再不必多口了。』晦翁道是見得已真，起身竟回縣中，把墳斷歸小民，把大姓問了個強占田土之罪。小民口口青天，拜謝而去。

晦翁斷了此事，自家道：『此等鋤強扶弱的事，不是我，誰人肯做？』深爲得意，豈知反落了奸民之計？元來小民詭詐，曉得晦翁有此執性，專怪富豪大戶欺侮百姓。此本是一片好心，却被他們看破的，拿定了。因貪大姓所做墳地風水好，造下一計，把青石刻成字，偷埋在他墓前了多時，忽然告此一狀。大姓睡夢之中，說是自家新做的墳，一看就明白的。誰知地下先做成此等圈套，當官發將出來。晦翁見此明驗，豈得不信？況且從來只有大家占小人的，那曾見有小人謀大家的？所以執法而斷。那大姓委實受冤，心裏不伏，到上邊監司〔三〕處再告將下來；仍發崇安縣問理。晦翁越加煩惱，道是大姓刁悍。

抗拒。一發狠，着地方勒令大姓遷出棺柩把地給與小民安居祖先，了完事件。爭奈外邊多曉得是小民欺詐，晦翁錯問了事，公議不平，沸騰喧嚷，也有風聞到晦翁耳朵內。晦翁認是大姓力量大，致得人言如此；慨然嘆息道：『看此世界，直道終不可行！』遂棄官不做，隱居本處武夷山中。

後來有事經過其地，見林木翦然，記得是前日踏勘斷還小民之地。再行閒步一看，看得風水真好，葬下該大發人家。因尋其旁居民問道：『此是何等人家？有福分葬此吉地？』居民道：『若說這家墳墓，多是欺心得來的，難道有好風水報應他不成？』晦翁道：『怎生樣欺心？』居民把小民當日埋石在墓內，騙了縣官，詐了大姓這塊墳地，葬了祖先的話，是長是短（六），備細說了一遍。晦翁聽罷，不覺兩頰通紅，悔之無及，道：『我前日認是奉公執法，怎知反被奸徒所騙？』一點恨心自丹田裏直貫到頭頂來。想道：『據着如此風水，該有發迹好處；據着如此用心貪謀來的，又不該有好處到他了。』遂對天祝下四句道：

『此地若發，是有地理。』

此地不發，是有天理。』

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屋瓦皆響，次日看那墳墓，已毀成一潭，連尸棺多不見了。可見有了成心，雖是晦菴大賢，不能無誤。及後來事體明白，纔知悔悟，天就顯出報應來，此乃天理不泯之處。人若欺心，就騙過了聖賢，占過了便宜，葬過了風水，天地原不容的。

而今爲何把這件說這半日？只爲朱晦翁還有一件爲着成心上邊硬斷一事，屈了一個下賤婦人，反

致得他名聞天子，四海稱揚，得了個好結果。有詩爲證：

白面秀才落得爭，紅顏女子落得苦。

寬仁聖主兩分張，反使娼流名萬古。

話說天台營中有一上廳行首〔七〕姓嚴，名蕊〔八〕，表字幼芳，乃是個絕色的女子。一應琴、棋、書、畫、歌舞、管絃之類，無所不通。善能作詩詞，多自家新造句子，詞人推服。又博曉古今故事。行事最有義氣，待人常是真心。所以人見了的，沒一個不神魂蕩魄在他身上。四方聞其大名。有少年子弟慕他的，不遠千里，直到台州來求一識面。正是：

十年不識君王面，始信嬋娟解誤人。

此時台州太守乃是唐與正，字仲友，少年高才，風流文彩。宋時法度，官府有酒，皆召歌妓承應，只站着歌唱送酒，不許私侍寢席；却是與他謔浪狎昵，也算不得許多清處。仲友見嚴蕊如此十全可喜，儘有眷顧之意；只爲官箴拘束，不敢胡爲。但是良辰佳節，或賓客席上，必定召他來侑酒。一日，紅白桃花盛開，仲友置酒賞玩。嚴蕊少不得來供應。飲酒中間，仲友曉得他善於詞詠，就將紅白桃花爲題，命賦小詞。嚴蕊應聲成一闕。詞云：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詞

寄如夢令

吟罷，呈上仲友。仲友看畢大喜，賞了他兩疋緞帛。

又一日，時逢七夕，府中開宴。仲友有一個朋友謝元卿，極是豪爽之士，是日也在席上。他一向聞得嚴幼芳之名，今得相見，不勝欣幸。看了他這些行動舉止，談諧歌唱，件件動人，道果然名不虛傳。大觥連飲，興趣愈高。對唐太守道：『久聞此子長於詞賦，可當而一試否？』仲友道：『既有佳客，宜賦新詞。此子頗能，正可請教。』元卿道：『就把七夕爲題，以小生之姓爲韻，求賦一詞。小生當飲滿三大觥。』嚴蕊領命，卽口吟一詞道：

碧梧初墜，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初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擘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怕天上方纔隔夜。
詞寄鵲橋隱

詞已吟成，元卿三甌酒剛吃得兩甌。不覺躍然而起道：『詞既新奇，調又適景；且才思敏捷，真天上人也！我輩何幸得親沾芳澤。』亟取大觥相酌道：『也要幼芳分飲此甌，略見小生欽慕之意。』嚴蕊接過吃了。太守看見兩人光景，便道：『元卿客邊，可到嚴子家中做一程兒伴去。』元卿大笑，作個揖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但未知幼芳心下如何？』仲友笑道：『嚴子解人，豈不願事佳客？況爲太守做主人，一發該的了。』嚴蕊不敢推辭得。酒散，竟同謝元卿一路到家。是夜遂留同枕席之歡。元卿意氣豪爽，見此佳麗聰明女子，十分趁懷，只恐不得他歡心。在太守處凡有所得，盡情送與他家。留連半年，方才別去。也用掉若干銀兩，心裏還是歉然的。可見嚴蕊真能令人消魂也。表過不題。

且說婺州永康縣有個有名的秀才，姓陳，名亮，字同父。賦性慷慨，任俠使氣，一時稱爲豪傑。凡縉紳士大夫有氣節的，無不與之交好。淮帥辛稼軒居鉛山時，同父曾去訪他。將近居傍，過

一小橋，騎的馬不肯走。同父將馬三躍，馬三次退却。同父大怒，拔出所佩之劍，一劍揮去馬首，馬倒地。同父面不改容，徐步而去。稼軒適在樓上看見，大以爲奇，遂與定交。平日行徑如此，所以唐仲友也與他相好。因到台州來看仲友。仲友資給館穀，留住了他。閒暇之時，往來講論。仲友喜的是俊爽名流，惱的是道學先生。同父意見亦同，常說道：『而今的世界只管講那道學。說正心誠意的，多是一班害了風痺病，不知痛癢之人。君父大讐全然不理，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性命是甚麼東西？』所以與仲友說得來。只一件，同父雖怪道學，却與朱晦菴相好。晦菴也曾薦過同父來。同父道：『他是實學有用的，不比世儒迂闊。』惟有唐仲友平日恃才，極輕薄的是朱晦菴，道他『字也不識的』。爲此，兩個議論有些左處。

同父客邸興高，思遊妓館。此時嚴蕊之名布滿一郡，人多曉得是太守相公作興的，異樣興頭，沒有一日閒在家裏。同父是個爽利漢子，那裏有心情伺候他空閒？聞得有一個趙娟，色藝雖在嚴蕊之下，却也算得是個上等的衙衙，台州數一數二的。同父就在他家游耍。繾綣多時，兩情歡愛。同父揮金如土，毫無慙澁。妓家見他如此，百倍趨承。趙娟就有嫁他之意，同父也有心要娶趙娟。兩個商量了幾番，彼此樂意。只是是個官身，必須落籍，方可從良嫁人。同父道：『落籍是府間所主，只須與唐仲友一說，易如反掌。』趙娟道：『若得如此，最好。』陳同父特爲此來府裏見唐太守，把此意備細說了。唐仲友取笑道：『同父是當今第一流人物，在此不交嚴蕊而交趙娟，何也？』同父道：『吾輩情之所鍾，便是最勝，那見還有出其右者？況嚴蕊乃守公所屬意，即使與交，肯便落了籍放他去否？』仲

友也笑將起來道：『非是屬意；果然嚴憲若去，此邦便覺無人，自然使不得！若趙娟要脫籍，無不依命。但不知他相從仁兄之意已決否？』同父道：『察其詞意，以出至誠。還要守公贊襄，作個月老。』仲友道：『相從之事，出於本人情願，非小弟所可贊襄。小弟只管與他脫籍便了。』同父別去，就把這話回覆了趙娟，大家歡喜。

次日，府中有宴，就喚將趙娟來承應。飲酒之間，唐太守問趙娟道：『昨日陳官人替你來說，要脫籍從良，果有此事否？』趙娟叩頭道：『賤妾風塵已厭，若得脫離，天地之恩。』太守道：『脫籍不難。脫籍去，就從陳官人否？』趙娟道：『陳官人名流貴客，只怕他嫌棄微賤，未肯相收。今若果有心於妾，妾焉敢自外，一脫籍就從他去了。』太守心裏想道：『這妮子不知高低，輕意應承，豈知同父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漢子？況且手段揮霍，家中空虛，怎了得這妮子終身？』也是一時間爲趙娟的好意，冷笑道：『你果要從了陳官人到他家去，須是會忍得飢，受得凍，纔使得。』趙娟一時變色，想道：『我見他如此撒漫使錢，道他家中必然富饒，故有嫁他之意；若依太守相公的說話，必是個窮漢子，豈能了我終身之事？』好些不快活起來。唐太守一時取笑之言，只道他不以爲意。豈知姊妹行中心路最多，一句開心，陡然疑變。唐太守雖然與了他脫籍文書，出去見了陳同父，並不提起嫁他的說話了。連相待之意，比平日也冷澹了許多。

同父心裏怪道：『難道娟家薄情得這樣滲瀨，哄我與他脫了籍，他就不作准了。』再把前言問趙娟。趙娟回道：『太守相公說：「來到你家，要忍凍餓。」這着甚麼來由？』同父聞得此言，勃然大

怒道：『小唐這樣憊賴！只許你喜歡嚴蕊罷了，也須有我的說話處。』他是個直性尚氣的人，也就不戀了趙家，也不去別唐太守，一徑到朱晦菴處來。

此時朱晦菴提舉浙東常平倉正在婺州。同父進去，相見已畢。問說是台州來。晦菴道：『小唐在台州如何？』同父道：『他只曉得有個嚴蕊，有甚別勾當！』晦菴道：『曾道及下官否？』同父道：『小唐說公尙不識字，如何做得監司？』晦菴聞之，默然了半日。蓋是晦菴早年登朝，茫茫仕宦之中，著書立言，流布天下，自己還有些不慊意處。見唐仲友少年高才，心裏常疑他要來輕薄的。聞得他說已不識字，豈不媿怒！佛然道：『他是我屬吏，敢如此無禮！』然背後之言未卜真僞，遂行一張牌下去，說：『台州刑政有枉，重要巡歷。』星夜到台州來。

晦菴是有心尋不是的，來得急促。唐仲友出于不意，一時迎接不及，來得遲了些。晦菴信道是『同父之言不差，果然如此輕薄，不把我放在心上！』這點惱怒再消不得了。當日下午，就追取了唐太守印信，交付與郡丞，說：『知府不職，聽參。』連嚴蕊也拿來收了監，要問他與太守通奸情狀。晦菴道是『仲友風流，必然有染。況且婦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論有無，自然招承，便好參奏他罪名了。』誰知嚴蕊苗條般的身軀，却是鐵石般的性子。隨你朝打暮罵，千箠百拷，只說：『循分供唱，吟詩侑酒是有的，曾無一毫他事。』受盡了苦楚，監禁了月餘，到底只是這樣話。晦菴也沒奈他何。只得糊塗做了不合蠱惑上官，狠毒將他痛杖了一頓，發去紹興，另加勘問。一面先具本參奏，大略道：

『唐某不伏講學，罔知聖賢道理，却詆臣爲不識字。居官不存政體，夤昵娼流。鞠得奸情，再行覆

奏取進止等因。』

唐仲友有個同鄉友人王淮〔二〕，正在中書省當國也具一私揭，辨晦菴所奏，要他達知聖聽。大略道：

『朱某不遵法制，一方再按，突然而來。因失迎候，酷逼娼流，妄污職官。公道難泯，力不能使賤婦誣服。尙辱瀆奏，明見欺妄等因。』

孝宗皇帝看見晦菴所奏，正拿出來與宰相王淮平章〔三〕。王淮也出仲友私揭與孝宗看。孝宗見了，問道：『二人是非，卿意何如？』王淮奏道：『據臣看着，此乃秀才爭閒氣耳。一個道：「譏了他不識字」，一個道：「道不迎候得他」。此是真情。其餘言語多是增添的，可有一些的正事麼？多不要聽他就是。』孝宗道：『卿說得是。却是上下司不和，地方不便，可兩下平調了他每便了。』王淮奏謝道：『陛下聖見極當，臣當分付所部奉行。』

這番京中虧得王丞相幫襯，孝宗有主意，唐仲友官爵安然無事。只可憐這邊嚴蕊吃過了許多苦楚，還不算帳，出本之後，另要紹興去聽問。紹興太守也是一個講學的。嚴蕊解到時，見他模樣標緻，太守便道：『從來有色者，必然無德。』就用嚴刑拷他，討拶來拶指〔四〕。嚴蕊十指纖細，掌背嫩白。太守道：『若是親操井臼的手，決不是這樣，所以可惡！』又要將夾棍〔五〕夾他。當案孔目〔六〕稟道：『嚴蕊雙足甚小，恐經折挫不起。』太守道：『你道他足小麼？此皆人力矯揉，非天性之自然也。』着實被他騰倒了一番，要他招與唐仲友通奸的事。嚴蕊照前不招。只得且把來監了，以待再問。

嚴蕊到了監中，獄官着實可憐他，分付獄中牢卒，不許難爲。好言問道：『上司加你刑罰，不過要你

招認。你何不早招認了？這罪是有分限的。女人家犯淫，極重不過是杖罪。況且已經杖斷過了，罪無重科。何苦捨着身子，熬這等苦楚？」嚴蕊道：「身爲賤伎，縱是與太守有姦，料然不到得死罪，招認了，有何大害？但天下事，真則是真，假則是假，豈可自惜微軀，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日寧可置我死地，要我誣人，斷然不成的！」獄官見他詞色凜然，十分起敬，盡把其言稟知太守。太守道：「既如此，只依上邊原斷施行罷。可惡這妮子倔強。雖然上邊發落已過，這裏原要決斷。」又把嚴蕊帶出監來，再加痛杖。這也是奉承晦菴的意思。疊成文書，正要回覆提舉司，看他口氣，別行定奪，却得晦菴改調消息，方纔放了嚴蕊出監。嚴蕊恁地，悔氣，官人每自爭閒氣，做他不着，兩處監裏無端的監了兩個月，強坐得他一個不應罪名，到受了兩番科斷；其餘逼招拷打，又是分外的受用。正是：

規圓方竹杖，漆却斷紋琴，

好物不動念，方成道學心。

嚴蕊吃了無限的磨折，放得出來，氣息奄奄，幾番欲死。將息杖瘡幾時，多不得客，却是門前車馬，比前更盛。只因死不肯招唐仲友一事，四方之人重他義氣。那些少年尙氣節的朋友一發道是堪比古來義俠之倫。一向認得的要來問他安，不曾認得的要來識他面。所以挨擠不開。一班風月場中人自然與道學不對，但是來看嚴蕊的沒一個不罵朱晦菴兩句。

晦菴此番竟不會奈何得唐仲友，落得動了好些唇舌，外邊人言喧沸，嚴蕊聲價騰湧，直傳到孝宗耳內。孝宗道：『早是前日兩平處了。若聽了一偏之詞，貶謫了唐與正，却不屈了這有義氣的女子』

沒申訴處！」

陳同父知道了，也悔道：『我只向晦菴說得他兩句說話，不道認真的大弄起來。今唐仲友只疑是我害他，無可辨處。』因致書與晦菴道：

『亮平生不會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真足當田光之死矣。然困窮之中，又自惜此潑命。一笑。』

看來陳同父只爲唐仲友破了他趙娟之事，一時心中憤氣，故把仲友平日說話對晦菴講了出來。原不料晦菴狠毒，就要擺佈仲友起來。至於連累嚴蕊，受此苦拷，皆非同父之意也。這也是晦菴成心不化偏執之過，以後改調去了。

交代的是岳商卿，名霖。到任之時，妓女拜賀。商卿問：『那個是嚴蕊？』嚴蕊上前答應。商卿抬眼一看，見他舉止異人，在一班妓女之中，却像雞羣內野鶴獨立；却是容顏憔悴。商卿曉得前事，他受過挫折，甚覺可憐，因對他道：『聞你長於詞翰，你把自家心事，做成一詞訴我，我自存主意。』嚴蕊領命，略不構思，應聲口占卜算子道：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商卿聽罷，大加稱賞道：『你從良之意決矣。此是好事，我當爲你做主。』立刻取伎籍來，與他除了名字，判與從良。嚴蕊叩頭謝了，出得門去。有人得知此說的，千金幣聘，爭來求討。嚴蕊多不從他。

有一宗室近屬子弟，喪了正配，悲哀過切，百事俱廢。賓客們恐其傷性，拉他到伎館散心。說着別處多不肯去，直等說到嚴蕊家裏，纔肯回來。嚴蕊見此人滿面慼容，問知爲着喪耦之故，曉得是個有情之人，關在心裏。那宗室也慕嚴蕊大名。飲酒中間，彼此喜樂，因而留住。傾心來往了多時，畢竟納了嚴蕊爲妾。嚴蕊也一意隨他，遂成了終身結果。雖然不做得夫人、縣君，却是宗室自取嚴蕊之後，深爲得意，竟不續婚。一根一帶，立了婦名，享用到底，也是嚴蕊立心正直之報也。後人評論這個嚴蕊，乃是真正講得道學的。有七言古風一篇，單說他的好處：

天台有女真奇絕，

揮毫能賦謝庭雪。

搽粉虞侯太守筵，

酒酣未必呼燭滅。

忽爾監司飛檄至，

桁楊橫掠頭搶地。

章臺不犯士師條，

隴石會疏刺史事。

賤質何妨輕一死，

豈承浪語污君子？

罪不重科兩得笞，

獄吏之威止是耳。

君侯能講毋自欺，

乃遣女子誣人爲！

「雖在繯綆非其罪，」

尼父之語胡忘之？

君不見貫高當時白趙王，

身無完膚猶自強，

今日蛾眉亦能爾，

千載同聞俠骨香。

含鑿帶笑出狴犴，
山花滿頭歸去來，

寄聲合眼閉眉漢；
天潢自有梁鴻案。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二終

卷之十二 硬勘案大儒爭閒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

註：

〔一〕朱文公晦翁 朱熹，宋婺源人，僑寓建州，字元晦，一字仲晦，晚號晦翁。歷仕高、孝、光、寧四朝，累官寶文閣待制。其論學以「正君恤民」爲主；其爲學以「居敬窮理」爲主。宋代理學至熹是正統派理學的集大成者。關於理學派的批判，請參閱中國歷史研究會所編中國通史簡編下冊第九章第四節。朱熹講學之所，叫做考亭，宗之者稱考亭學派。卒年七十一歲，世稱朱子，又稱朱文公。

〔二〕崇安縣今縣名，屬福建省，在建陽縣北，位武夷山東北麓。

〔三〕【的據】「的」，「真確」之意，「的據」卽「確切證據」。

〔四〕【扣頭】卽「叩頭」，「扣」字與「叩」字通用。

〔五〕【監司】指監察州郡的官員。宋置諸路轉運使，兼帶按察之任，叫做「監司」。

〔六〕【是長是短】兩個「是」字，都作「這樣」解，「是長是短」卽「這樣長這樣短」也。

〔七〕【上廳行首】見本書卷二註〔八〕。下不再註。

〔八〕【嚴蕊】青泥蓮花記及其所引周密齊東野語，清史中所記嚴與唐仲友事，與此相仿，讀者可參閱。

〔九〕陳亮 宋永康（浙江金華縣東南）人，字同父。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孝宗將官之，亮不欲，卽渡江而歸。亮與朱熹相友善，而持論恆相左。（宋史有傳）

〔一〇〕辛稼軒 辛棄疾，宋 歷城人，字幼安，號稼軒。任湖南 安撫，治軍有聲。歷任至知江陵府。棄疾豪爽尙氣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之士，所作詞，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

〔一一〕鉛山今江西省鉛山縣（在上饒縣西南）。

【三】資給館穀指供給賓客的宿食。

【四】作興的作「放縱得他驕傲起來的」解。

【五】落籍趙娟是官妓，列名於樂部所轄官妓名籍中，必須經州守除去名籍，才可從良。此處「落籍」，即指「除去名籍」。

【六】月老見本書卷三註【六】。下不再註。

【七】姊妹行即吳語中的「姊妹淘」，也就是「姊妹們」，此處則指「妓女們」。

【八】一句開心吳俗語，稱「取笑」做「尋開心」。此處作「一句取笑的話」解。

【九】滲瀨「水流沙上」叫做「瀨」，「滲瀨」乃用以形容「淺險」的意思。

【十】提舉官名，管理之意。宋置，有提舉常平倉等官。據宋史職官志，此官除本職「斂」、「散」農作物，貨物平物價外，還有權對本區內官吏舉過失斥責，所以朱熹能利用職權，對唐仲友施出報復的手段了。

【十一】王淮宋史有傳。王字季海，婺州金華人，官至左丞相，淳熙十年逝世。列傳中也提及浙東提舉朱熹劾知台州唐仲友事，並云：『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爲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僞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爲吏部尙書，相與協力攻道學，……其後慶元僞學之禁始於此。』可以明瞭本篇故事不盡虛構。

【十二】平章即「品評」。

【十三】拶指舊時酷刑的一種，用小木棒數枝，貫以繩，夾持手指急收，受刑者痛苦難忍。

【三言】夾棍亦屬舊時酷刑的一種，較拶指更酷，夾腿足。

【四】孔目職掌勾稽文籍事。

【五】重科「科」是「斷罪」，「重科」指「重複斷罪」。

【六】恁地見本書卷一註【三舌】。下不再註。

【七】做他不着即「拿他犧牲」。

【八】落得此處作「反而得……結果」解。

【九】田光戰國燕處士，薦荆軻於太子丹，謀刺秦王。太子曰：『願先生勿泄也！』光笑諾之，出而歎曰：『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遂自刎。

【十】梁鴻案指漢梁鴻孟光夫婦和睦，每食必舉案齊眉故事。



鹿胎菴客人作寺主

劉洪甲齊地惜斷崖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三

鹿胎菴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舊鬼借新屍

詩曰：

昔日眉山翁，

無事強說鬼。

何取誕怪言，

陰陽等一理。

惟令死可生，

不教生媿死。

晉人頗通玄，

我怪阮宣子。

晉時有個阮修（二）表字宣子，他一生不信有鬼，特做一篇無鬼論。他說道：『今人見鬼者，多說他着活時節衣服，這等說起來，人死有鬼，衣服也有鬼了。』一日，有個書生來拜，他極論鬼神之事。一個說：『無』，一個說：『有』，兩下辯論多時，宣子口才便捷，書生看看說不過了，立起身來道：『君家不信，難以置辯，只眼前有一件大證見，身即是鬼，豈可說無耶？』言畢，忽然不見。宣子驚得木呆，嘿然而慙，這也是他見不到處。從來聖賢多說人死爲鬼，豈有沒有的道理！不止是有，還有許多放生前心事不下，出來顯靈的。所以古人說：『當令死者復生，生者可以不媿，方是忠臣義士。』而今世上的人，可以見得死者的，能有幾個？只爲欺死鬼無知，若是見了顯靈的，可也害怕哩。

宋時福州黃閩人劉監稅的兒子，四九秀才，取鄭司業明仲的女兒爲妻，後來死了三個月，將去葬於鄭

家先隴〔三〕之傍。既掩塋〔三〕，劉秀才邀請送葬來的親朋在墳菴飲酒，忽然一個大鯉飛來，可有三寸多長，在劉秀才左右盤旋飛舞，趕逐不去。劉秀才道是怪異，戲言道：『莫非我妻之靈乎？倘陰間有知，當集我掌上。』剛說得罷，那蝶應聲而下，竟飛在劉秀才右手內，將有一刻光景，然後飛去。細看手內已生下二卵，坐客多來觀看，劉秀才恐失掉了，將紙包着，叫房裏一個養娘〔四〕，交付與他藏了。劉秀才念着鄭氏，嘆息不已，不覺淚下。正在悽惶間，忽見這個養娘走進來，道：『不必悲傷！我自來了。』看着行動舉止，聲音笑貌，宛然與鄭氏一般無二。衆人多道是：『這養娘風發了。』到晚回家，竟走到鄭氏房中，開了箱匣，把冠裳釵釧服飾之類，盡多拿出來，悉照鄭氏平日打扮起來。家人正皆驚駭，他竟走出來，對劉秀才說道：『我去得三月，你在家中做的事，那件不是，那件不是，某妾說甚麼話，某僕做甚勾當，』一一數來，件件不虛。劉秀才曉得是鄭氏附身，把這養娘認做是鄭氏，與他說話，全然無異。也只得附幾時要去的，不想自此聲音不改了，到夜深竟登鄭氏之牀，拉了劉秀才同睡。雲雨歡愛，竟與鄭氏生前一般。明日早起來，區處〔五〕家事，簡較〔六〕莊租簿書，分毫不爽。親眷家聞知，多來看他，他與人寒溫款待，一如平日，人多叫他鬼小娘。養娘的父親，就是劉家莊僕，見說此事，急來看女兒。女兒見了，不認是父親，叫他的名字罵道：『你去年還欠穀若干斛〔七〕，爲何不還？』叫當直的〔八〕拿住了要打，討饒纔住。如此者五年，直到後來劉秀才死了，養娘大叫一聲，轟然倒地，醒來仍舊如常。問他五年間事，分毫不知。看了身上衣服，不勝慙愧，急脫卸了，原做養娘本等去。可見世間鬼附生人的事極多，然只不過一時間事，沒有幾年價〔九〕，竟做了生人與人相處的，也是他陰中撇劉秀才

不下，又要照管家事，故此現出這般奇異來。怎說得個沒鬼？這個是借生人的了，還有個借死人的。說來時

直叫小膽驚欲死，任是英雄也汗流。

只爲滿腔怨抑事，一宵鬼話報心仇。

話說會稽嵊縣〔二〇〕有一座山，叫做鹿胎山。爲何叫得鹿胎山？當時有一個陳惠度專以射獵營生，到此山中，見一帶胎鹿〔二一〕，在面前走過。惠度腰袋內取出箭來，搭上了一箭射去，叫聲『着！』不偏不側，正中了鹿的頭上。那隻鹿帶了箭，急急跑到林中，跳上兩跳，早把個小鹿，生了出來。老鹿既產，便把小鹿身上血，舐個乾淨了，然後倒地身死。陳惠度見了，好生不忍，深悔前業，拋弓棄矢，投寺爲僧。後來鹿死之後，生出一樣草來，就名「鹿胎草」。這個山，原叫得剡山，爲此就改做鹿胎山。山上一個小菴，人只叫做鹿胎菴。

這個菴，苦不甚大。宋淳熙〔二二〕年間，有一僧號竹林，同一行者〔二三〕在裏頭居住。山下村裏，名剡溪里，就是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二四〕的所在。里中有個張姓的人家，家長新死，將入殯殮，來請菴僧竹林去做入棺功德。是夜裏的事，竹林叫行僮〔二五〕，挑了法事〔二六〕經箱，隨着就去。時已日暮，走到半山，只見前面一個人，叫道：『天色晚了，師父下山，到甚處去？』抬頭看時，却是平日與他相好的一個秀才，姓直名諒，字公言。兩人相揖已畢，竹林道：『官人從何處來？小僧要山下人家去，怎麼好？』直生道：『小生從縣間至此，見天色已晚，特來投宿菴中，與師父清話。師父不下山去罷。』竹林道：

『山下張家，主翁入殮，特請去做佛事，事在今夜。多年檀越^(二七)人家，怎好不去得？只是官人已來到此，又沒有不留在菴中宿歇的，事出兩難，如何是好？』直生道：『我不宿此，別無去處。』竹林道：『只不知官人有膽氣獨住否？』直生道：『我輩大丈夫，氣吞湖海，鬼物所畏，有甚沒膽氣處！你每自去，我竟到菴中自宿罷。』竹林道：『如此却好，只是小僧心上過意不去。明日歸來，罰做一個東道請罪罷。』直生道：『快去，快去，省得爲我少得了襯錢^(二八)，明日就將襯錢來破除也好。』竹林就在腰間，解下鑰匙來付與直生，道：『官人，你可自去開了門歇宿去，肚中飢餓時，廚中有糕餅，竈下有見成米飯，食物多有，隨你權宜喫用，將就過了今夜。明日絕早，小僧就回，托在相知，敢如此大膽，幸勿見責。』直生取笑道：『不要開進門去，撞着了什麼避忌的人在裏頭，你放心不下。』竹林也笑道：『山菴淺陋，料沒有婦女藏得，不妨，不妨。』直生道：『若有在裏頭，正好我受用他一夜。』竹林道：『但憑受用，小僧再不喫醋。』大笑而別，竹林自下山去了。直生接了鑰匙，一徑躡上山來，端的好夜景！

棲鴉爭樹，宿鳥歸林。隱隱鐘聲，知是禪關清梵；紛紛烟色，看他比屋晚炊。徑僻少人行，惟有樵夫肩擔下；山深無客至，並稀稚子候門迎。微茫幾點疎星，戶前相引；燦爛一鉤新月，木末來邀。室內知音，祇是滿堂木偶；庭前好伴，無非對座金剛。若非德重鬼神欽，也要心疑魑魅至。

直生走進菴門，竟趨禪室。此時月明如晝，將鑰匙開了房門，在佛前長明燈^(二九)內點個火起來，點在房中了。到竈下看時，鉢頭內有炊下的飯，將來鍋內熱一熱，又去傾瓶倒罐，尋出些筍乾木耳之類，好些物事來。笑道：『只可惜沒處得幾杯酒喫喫。』把飯喫飽了，又去燒些湯，點些茶^(三〇)起來喫了，走入

房中。掩上了門，展一展被，臥停當息了燈，倒頭便睡。一時間睡不去，還在翻覆之際，忽聽得扣門響。直生自念菴僧此時正未歸來，鄰旁別無人跡，有何人到此？必是山魃木魅，不去理他。那門外扣得轉急，直生本有膽氣，毫無怖畏。大聲道：『汝是何物？敢來作怪！』門外道：『小弟是山下劉念嗣，不是甚麼怪。』直生見說出話來，側耳去聽，果然是劉念嗣聲音，原是他相好的舊朋友，恍忽之中，要起開門。想一想道：『劉念嗣已死過幾時，這分明是鬼了，』不走起來。門外道：『你不肯起來放我，我自家會走進來。』說罷，只聽得房門砵砵有聲，一直走進房來。月亮裏邊看去，果然是一個人，踞在禪椅子上，肆然坐下。大呼道：『公言！公言！故人到此，怎不起來相揖？』直生道：『你死了，爲何到此？』鬼道：『與足下往來甚久，我元不曾死，今身子見在，怎麼把死來戲我？』直生道：『我而今想起來，你是某年某月某日死的，我於某日到你家送葬。葬過了纔回家的。你如今却來這裏作怪，你敢道我怕鬼，故戲我麼？我是鐵漢子，膽氣極壯，隨你甚麼千妖百怪，我決不怕的！』鬼笑道：『不必多言！實對足下說，小弟果然死久了，所以不避幽明，昏夜到此，尋足下者，有一腔心事，要訴與足下，求足下一臂之力。足下許我，方才敢說。』直生道：『有何心事？快對我說。我念平日相與之情，倘可用力，必然盡心。』鬼嘆息了一會，方說道：『小弟不幸去世，不上一年，山妻房氏即便改嫁。嫁也罷了，凡我所有箱匣、貨財、田房文券，席捲而去。我止一九歲兒子，家財分毫沒分，又不照管他一些，使他飢寒伶仃，在外邊乞丐度日。說到此處，豈不傷心！』便哽哽咽咽哭將起來。直生好生不忍，便道：『你今來見我之意，想是要我收拾你令郎麼？』鬼道：『幽冥悠悠，徒見悲傷，沒處告愬。今特

來見足下，要足下念平生之好，替我當官一說，申此冤恨。追出家財，付與吾子，使此子得以存活，我瞑目九泉之下，當効結草啣環」之報。』直生聽罷，義氣憤憤，便道：『既承相托，此乃我身上事了，明日即當往見縣官，爲兄申理此事。但兄既死無對證，只我口說有何憑據？』鬼道：『我一一說來，足下須記得明白。我有錢若干，粟若干，布帛若干，在我妻身邊，有一細帳在彼滅粧匣內，匙鑰繫繫身上，田若干畝，在某鄉；屋若干間，在某里，俱有文契在彼房內紫漆箱中，時常放在床頂上。又有白銀五百兩，寄在彼親賴某家。聞得往取幾番，彼家不肯認帳，若得官力，也可追出。此皆件件有據，足下肯爲我留心，不怕他少了。只是兒子幼小無能，不是足下幫扶，到底成不得事。』直生一一牢記，恐怕忘了，又叫他說了再說，說了兩三遍，把許多數目款項，俱明明白了。直生道：『我多已記得，此事在我，不必多言。只是你一向在那裏，今日又何處來？』鬼道：『我死去無罪，不入冥司。各處游蕩，看見家中如此情態，既不到陰司，沒處告理。陽間官府處，又不是鬼魂可告的，所以含忍至今。今日偶在山下人家赴齋，知足下在此山上，故特地上來表此心事，求懇出力，萬祈留神。』直生與他言來語去，覺得更深了。心裏動念道：『他是個鬼，我與他說話已久，不要爲鬼氣所侵，被他迷了。趁心裏清時，打發他去罷。』因對他道：『劉兄所托既完，可以去了。我身子已倦，不要妨了我睡覺。』說罷，就不聽見聲響了，叫兩聲『劉兄！』『劉念嗣！』並不答應了。直生想道：『已去，』揭帳看時，月光朦朧，禪椅之上，依然有個人坐着不動。直生道：『可又作怪，鬼既已去，此又何物？』大聲咳嗽，禪椅之物也依樣咳嗽。直生不理他，假意盪呼，椅上之物也依樣盪呼。及至仍前叫『劉兄』，他却

答應。直生初時膽大，與劉鬼相問答之時，竟把生人待他一般，毫不爲異，此時精神既已少倦，又不見說話了，却只如此作影響，心裏就怕將起來。道：『萬一走上床來，却不利害！』急急走了下床，往外便跑。椅上之物，從背後一路趕來。直生走到佛堂中，聽得背後脚步響，想道：『曾聞得人說，鬼物行步，但會直前，不能曲折。我今環繞而走，必然趕不着，』遂在堂柱邊，繞了一轉。那鬼物踉蹌走不迭了，撲在柱上，就抱住不動。直生見他抱了柱，叫聲『慙愧！』一道煙望門外溜了，兩三步併作一步，一口氣奔到山脚下。

天色已明，只見山下兩個人，前後走來，正是竹林與行僮。見了直生道：『官人起得這等早！爲甚恁地喘氣？』直生喘息略定，道：『險些嚇死了人！』竹林道：『爲何呢？』直生把夜來的事，從頭說了一遍。道：『你們撇了我在檀越家快活，豈知我在山上受如此驚怕？今我下了山，正不知此物怎麼樣了？』竹林道：『好教官人得知，我們撞着的事，比你的還希奇哩。』直生道：『難道還有奇似我的？』竹林道：『我們做了大半夜佛事，正要下棺，搖動靈柩，念過真言，拋個頌子，揭開海被一看，正不知死人屍骸在那裏去了？合家驚慌了，前後找尋，並無影響。送殮的諸親多嚇得走了，孝子無頭可奔，滿堂鼎沸，連我們做佛事的，沒些意智，只得散了回來。你道作怪麼？』直生搖着頭道：『奇！奇！奇！世間人事改常，變怪不一，真個是天翻地覆的事。若不見，說着也不信。』竹林道：『官人你而今往那裏去？』直生道：『要尋劉家的兒子，與他說去。』竹林道：『且從容，昨夜不會相陪得，又吃了這樣驚恐，而今且到小菴裏坐坐，吃些早飯再處。』直生道：『我而今青天白日，便再

去尋尋昨夜光景，看是怎的？」就同了竹林，一同三個，一頭說，一頭笑，踱上山來。

一宵兩地作怪，聞說也須驚懷。

禪師不見不聞，未必心無罣礙。

三人同到菴前，一齊抬起頭來。直生道：『原來還在此。』竹林看時，只見一個死人，抱住在堂柱上。行童大叫一聲，把經箱撲的擯在地上了。連聲喊道：『不好！不好！』竹林啐了一口道：『有我兩人在此，怕怎的？且仔細看看着。』竹林把菴門大開，向亮處一看，叫聲『奇怪！』把個舌頭伸了出來，縮不進去。直生道：『昨夜與我講了半夜話，後來趕我的，正是這個。依他說，只該是劉念嗣的屍首，今却不認得。』竹林道：『我仔細看他，分明像是張家主翁的模樣。敢就是昨夜失去的？却如何走在這裏？』直生道：『這等是劉念嗣借附了屍首來與我講話的了。怪道他說到山下人家赴齋來的，可也奇怪得緊！我而今且把他分付我的說話，一一寫了出來，省得過會忘記了些。』竹林道：『你自做你的事，而今這個屍首在此，不穩便，我便知會張家人來認一認看。若認來不是，又作計較。』連忙叫行童做些早飯，大家吃了，打發他下山，張家去報信，說『山上有個死屍，抱在柱上，有些像老檀越，特來邀請親人去看。』張家兒子見說，急約親戚幾人飛也似到山上來認，鄰里間聞得此說，盡道『希奇。』不約而同，無數的隨着來看。但見

一會子鬧動了剡溪里，險些兒踹平了鹿胎菴。

且說張家兒子走到菴中一看，柱上的果然是他父親屍首。號天拍地，哭了一場。哭罷，拜道：『父

親，何不好好入殮？怎的走到這個所在？如此作怪？便請到家裏去罷。」叫衆人幫了動手解他下來，怎當得雙手緊抱，牢不可脫。欲用力拆開，又恐怕折壞了些肢體，心中不忍。舞弄了多時，再不得計較。此時山下來看的人，越多了，內中有的道：『新屍強魂，必不可脫，除非連柱子弄了家去。』張家是有力之家，便依着說話，叫些匠人把幾枝木頭，將屋梁支架起來，截斷半柱，然後連柱連屍，倒了下來，挺在木板上。才偷_三得柱子出來，一面將木板紮縛了繩索，正要扛抬他下山去。內中走出一個里正_三來道：『列位，不可造次！聽小人一句說話。此事大奇，關係地方怪異，須得報知縣相公，眼同驗看方可。』衆人齊住了手，道：『恁地時你自報去。』里正道：『報時須說此尸在本家怎麼樣不見了？幾時走到這菴裏？怎麼樣抱在這柱子上？說得備細，方可對付知縣相公。』張家人道：『我們只知下棺時，揭開被來，不見了尸首。已後却是菴裏師父來報，才尋得着。這裏的事，我們不知。』竹林道：『小僧也因做佛事，同在張家，不知這裏的事。今早回菴，方才知道。這菴裏自有個秀才官人，晚間在此歇宿，見他尸首來的。』此時直生已寫完了帳，走將出來，道：『晚間的事，多在小生肚裏。』里正道：『這等也要煩官人見一見知縣相公，做個證見。』直生道：『我正要見知縣相公，有話說。』里正就齊了一班地方人，張家孝子扶從了扛尸的。直秀才自帶了寫的帳，一擁下山，同到縣裏來。此時看的何止人山人海，嚷滿了縣堂。知縣出堂，問道：『何事喧嚷？』里正同兩處地方一齊跪下，道：『地方怪異特來告明。』知縣道：『有何怪異？』里正道：『剡溪里民家張某，新死入殮，尸首忽然不見。第二日却在鹿胎山上菴中，抱住佛堂柱子。見有個直秀才在山中歇宿，見得來時明白。』

今本家連柱取下，將要歸家。小人們見此怪異，關係地方，不敢不報。故連作怪之尸，並一千人等，多送到相公台前，憑相公發落。」知縣道：『我會讀過野史，死人能起，喚名「尸魔」，也是人世所有之事。今日偶然有此，不足爲異。只是直秀才所見來的光景，是怎麼樣的？』直生道：『大人所言「尸魔」固是，但其間還有好些緣故，此尸非能作怪，乃一不平之鬼，借此尸來托小生求申理的。今見大人，當以備陳。只是此言未可走洩，望大人主張，發落去了這一千人，小生別有下情，實告。』知縣見他說得有些因由，便叫該房與地方取詞立案，打發張家親屬領尸歸殮，各自散去。

單留着直生問說備細，直生道：『小生有個舊友劉念嗣，家事儘也溫飽，身死不多時，其妻房氏席捲家資，改嫁後夫，致九歲一子，流離道路。昨夜鬼扣山菴，與小生訴苦，備言其妻所掩沒之數，及寄頓之家。朗朗明白，要小生出身代告大人臺下，求理此項。小生義氣所激，一力應承，此鬼安心而去。不想他是借張家新尸附了來的。鬼去尸存，小生覺得有異，離了房門走出，那尸就來趕逐小生，遇柱而抱。幸已天明，小生得脫。故地方見此異事，其實乃友人這一點不平之怨氣所致。今小生記其所言，滿錄一紙，大人台鑒，照此單款爲小生一追，使此子成立，不枉此鬼苦苦見托之意，亦是大人申冤理枉，救困存孤之大德也。』知縣聽罷，道：『世間有此薄行之婦！官府不知，乃使鬼來求申，有媿民牧矣。今有煩先生做個證明，待下官盡數追取出來。』直生道：『待小生去尋着其子，才有主腦。』知縣道：『追明了家財，然後尋其子來給還，未爲遲也。不可先漏機關！』直生道：『大人主張極當。』知縣叫直生出外邊伺候，密地僉個小票，竟拿劉念嗣原妻房氏到官。

原來這個房氏小名恩娘，體態風流，情性淫蕩，初嫁劉家，雖則家道殷厚，爭奈劉生稟賦羸弱，遇敵先敗，儘力奉承，終不愜意。所以得虛怯之病，三年而死。劉家並無翁姑伯叔之親，只憑房氏作主，守孝終七三，就有些耐不得，未滿一年，就嫁了本處一個姓幸的，叫做幸德。到比房氏年小三五歲，少年美貌，精力強壯，更善抽添之法。房氏才知有人道之樂，只恨丈夫死得遲了幾年，所以一家所有，盡情拿去奉承了晚夫，連兒子多不顧了。兒子有時去看他，他一來怕晚夫嫌忌；二來兒子漸長，這些與晚夫恣意取樂光景，終是礙眼，只是趕了出來。「劉家」二字已怕人提起了，不料青天一個霹靂，縣間竟來拿起「劉家原妻房氏」來，驚得個不知頭腦。與晚夫商量道：「我身上無事，如何縣間來拿我。他票上有「劉家」二字，莫非有人唆哄小業種三告了狀麼？」及問差人討票看，竟不知原告是那個？却是沒處躲閃，只得隨着差人到衙門裏來。幸德雖然跟着同去，案上無名，不好見官，只帶得房氏當面。知縣見了房氏，問道：「你是劉念嗣的原妻麼？」房氏道：「當先在劉家，而今的丈夫，叫做幸德。」知縣道：「誰問你後夫！你只說前夫劉念嗣身死，他的家事怎麼樣了？」房氏道：「原沒什麼大家事，死後兒子小，養小婦人不活，只得改嫁了。」知縣道：「你丈夫托夢於我，說：『你捲擄家私，嫁了後夫。他有許多東西，在你手裏。』我一一記得的，你可實招來。」房氏心中不信，賴道：「委實一些沒有。」知縣叫把拶來，拶了指三。房氏忍着痛還說：「沒有。」知縣道：「我且逐件問你：你丈夫說，有錢若干，粟若干，布若干，在你家，可有麼？」房氏道：「沒有。」知縣道：「田在某鄉，屋在某里，可有麼？」房氏道：「沒有。」知縣道：「你丈夫說，錢物細帳，在減粧匣內，匙鑰在你身邊。田

房文契在紫漆箱中，放於床頂上，如此明白的，你還要賴？」房氏起初見說着數目，已自心慌，還勉強只說沒有。今見如此說出海底眼，來，心中驚駭道：「是丈夫夢中告訴明白的，」便就遮飾不出了。只得叩頭道：「誰想老爺知得如此備細，委實件件真有的。」知縣就喚鬆了拶，登時押去，取了那滅粧與紫漆箱來，當堂開看，與直生所寫的，無一不對。又問道：「還有白銀五百兩寄在親眷賴某家，可有的麼？」房氏道：「也是有的，只爲賴家欺小婦人是偷寄的東西，已後去取，推三阻四，不肯拿出來還了。」知縣道：「這個我自有的處。」當下點一個差役，押了那婦人去尋他劉家兒子同來回話。又分付請直秀才進來，知縣對直生道：「多被下官問將出來了，與先生所寫一一皆同，可見鬼之有靈矣。今已押此婦尋他兒子去了，先生也去，大家一尋，若見了，同到此間，當面退給家財與他，也完先生一場爲友的事。」直生謝道：「此乃小生分內事，就當出去找尋他來，」直生去了。

知縣叫牢內取出一名盜犯來，密密分付道：「我帶你到一家去，你只說劫來銀兩，多寄在這家裏的。只這等說，我寬你幾夜鎖押，賞你一頓點心。」賊犯道：「這家姓甚麼？」知縣道：「姓賴。」賊犯道：「姓得好！好歹賴他家娘罷了。」知縣立時帶了許多緝捕員役，押鎖了這盜犯，一徑抬到這賴家來。賴家是個民戶，忽然知縣相公抬進門來，先已慌做一團。只見衆人役簇擁知縣中間坐了，叫賴某過來，賴某戰兢兢的跪倒。知縣道：「你良民不要做，却窩頓盜賊麼？」賴某道：「小人頗知禮法，極守本分的，怎敢幹此非爲之事？」知縣指着盜犯道：「見有這賊招出姓名，說有現銀千兩，寄在你家，怎麼賴得？」賴某正要認看何人，如此誣他？那盜犯受過分付，口裏便喊道：「是有許多銀兩藏在他家

的。』賴某慌了道：『小人不曾認得這個人的，怎麼誣得小人？』知縣道：『口說無憑，左右動手前後搜着！』賴某也自去做眼，不許乘機搶匿物事！』那一干如狼似虎的人，得了口氣，打進房來，只除地皮不翻轉，把箱籠多搬到官面前來。內中一箱沉重，知縣叫打開來看。賴某曉得有銀子在裏頭的，着了急，就喊道：『此是親眷所寄。』知縣道：『也要開看。』打將開來，果然滿箱白物，約有四五百兩。知縣道：『這個明是盜賊了。』盜犯也趁口喊道：『這正是我劫來的東西。』賴某道：『此非小人所有，乃是親眷人家寡婦房氏之物，他起身再醮，權寄在此，豈是盜賊！』知縣道：『信你不得，你寫個口詞到縣驗看！』賴某當下寫了個某人寄頓銀兩數目明白押了個字，隨着到縣間來。却好房氏押出去，尋着了兒子，直生也撞見了，一同進縣裏回話。知縣叫賴某過來道：『你方才說銀兩不是盜賊，是房氏寄的麼？』賴某道：『是。』知縣道：『寄主今在此，可還了他，果然盜情與你無干，趕出去罷。』房某見了房氏，對口無言，只好直看。用了許多欺心，却被賺了出來，又吃了一個虛驚，沒興自去了。

知縣喚過劉家兒子來看了，對直生道：『如此孩子，正好提攜，而今帳目文券俱已見在，只須去交點明白，追出銀兩也給與他去，這已後多是先生之事了。』直生道：『大人神明，奸欺莫道。亡友有知，九泉啣感。此子成立之事，是亡友幽冥見托，既仗大人伸理，若小生有始無終，不但人非，難堪鬼責。』

知縣道：『先生誠感幽冥，故貴友猶相托。今鬼語無一不真，亡者之靈與生者之誼，可畏可敬。豈知此一場鬼怪之事，却勘出此一案來，真奇聞也！』當下就押房氏與兒子出來，照帳目交收了物事，將文契查了田房，一一踏實，僉管了，多是直生與他經理。一個乞丐小廝，遂成富室之子。固是直生不負所

托，也全虧得這一夜鬼話。

彼時晚夫幸德見房氏說是前夫托夢與知縣相公，故知得這等明白，心中先有些害怕。夫妻二人怎敢違拗一些，後來曉得鬼來，活現了一夜，托與直秀才的，一發打了好些寒噤。略略有些頭疼腦熱，就生疑惑，後來破費了些錢鈔，薦度了幾番，方得放心。可見人雖已死，鬼不可輕負也。有詩爲證：

何緣世上多神鬼？ 只爲人心有不平。

若使光明如白日， 縱然有鬼也無靈。

註：(一)【阮修】晉人，字宣子，主張無鬼論，晉書卷四十九，有傳。

【三】【先隴】「隴」通「壟」，就是「墳墓」。「先隴」，俗呼「祖墳」。

【三】【掩壙】「壙」是「墳穴」。「掩壙」，就是說，將棺木放入墳穴內加土掩埋。

【四】【養娘】據醒世恆言第一卷，養娘就是婢女。

【五】【區處】分別處理。

【六】【簡較】「簡」是翻閱；「較」是「比較」。此處說，這個養娘翻閱比較莊租簿籍的意思。

【七】【斛】最初十斗爲「斛」，後來變成五斗爲一斛。此制起於宋賈似道云。

【八】【當值的】原來指直班的人，此處指傭人。

【九】【……價】見本書卷十註【三】。下不再註。

【二〇】【嵒縣】今縣名，屬浙江省，紹興縣南，城臨剡溪。

【二一】【麀鹿】即母鹿。

【二二】【淳熙】宋孝宗年號，公元一一七四—八九年。

【二三】【行者】帶髮修行沒有正式剃度的出家人。

【二四】【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王羲之之子王徽之，字子猷，晉會稽人。戴逵，晉譙國人，字安道，博學善鼓琴，工書

畫。子猷曾雪夜泛舟剡溪訪戴，及門而返。有人問他爲什麼不進去相見？他回答說：『乘興而來，興盡而

去，何必相見？』此溪因子猷訪安道故事傳布後，就又叫戴溪了。

【五】「行僮」和尚所用的工友。據揆車志，「朱三有子，年十三四，傭於應天寺僧爲行童，」「僮」字和「董」字通用。此處即指上述的「行者」。

【六】「法事」指佛家所作懺醮之事。

【七】「檀越」見本書卷一註【三】。

【八】「襴錢」見本書卷一註【四】。

【九】「長明燈」燃燈供佛前，晝夜不滅，所以叫做「長明」。

【十】「點……茶」據清翟灝通俗編卷二十七：「禪寄筆談云：「杭俗用細茗置甌，以沸湯點之，名爲撮泡茶，」

按古人飲茶，皆搗末爲團餅，投湯煎之。「撮泡」但起於一方，今則各處行矣。由此可見，點茶之前，習爲煎茶，點茶近似現在的泡茶。不過當時似用細茶末（將茶葉碾爲細末），此風至今還保存在日本京都

銀閣寺中。

【三】「結草啣環」都用來作「報恩」解。「結草」用春秋魏顆不聽其父死時亂命，不用其父嬖妾殉葬而得報恩的故事。「啣環」用漢楊寶救了一個受傷黃雀，後有一個黃衣童子銜白玉環四枚來拜謝」的故事。

【四】「減粧匣」見本書卷三註【三】。

【五】「認帳」吳語，作「承認」解。

【六】「鼎沸」「鼎」是烹飪器具。「鼎沸」是用來譬喻人聲嘈雜混亂好像鼎水沸騰了一樣。

【七】「過會」即「過一會」或「隔一回」的意思。

【吝】【儉】作「輕輕取得」解。

【七】【里正】唐制百戶爲一里，里置「正」一人，宋、金、元都襲用此名。

【六】【終七】卽「七七」，見本書卷十註【四】。

【五】【小業種】見本書卷十註【四】。

【三】【拶……指】見本書卷十二註【三】。

【三】【說出海底眼】見本書卷五註【三】。



送
黃
柑
植
縣
君
喬

吳宣教
僧白雲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四

趙縣君喬送黃柑

吳宣教乾價白鏹

詩云：

觀色相悅人之情，

個中原有真緣分。

只因無假不成真，

就裏藏機不可問。

少年鹵莽浪貪淫，

等閒踏入風流陣。

饅頭不吃惹身羶，

世俗傳名紫火團〔二〕。

聽說世上男貪女愛，謂之風情。只這兩個字害的人也不淺，送的人也不少。其間又有奸詐之徒，就這些貪愛上面，想出個奇巧題目來，做自家妻子不着〔三〕，裝成圈套，引誘良家子弟，詐他一個小富貴，謂之『紫火團』。若不是識破機關，硬浪的郎君，十個着了九個道兒。記得有個京師人靠着老婆吃飯的，其妻塗脂抹粉，慣賣風情，挑逗那富家郎君。到得上了手的，約會其夫，只撞着，要殺、要剛，直等出財買命，饜足方休，被他弄得也不止一個了。有一個潑皮子弟深知他行徑，佯爲不曉，故意來纏。其妻與了他些甜頭，勾引他上手，正在床裏作樂，其夫打將進來。別個着了忙的，定是跳下床來，尋躲避去處，怎知這個人不慌不忙，且把他妻子摟抱得緊緊的，不放在一起寬鬆，伏在肚皮上，大言道：『不要嚷亂！等我完了事再講。』其妻殺猪也似喊起來，亂顛亂推，只是不下來。其夫進了門，揸起〔三〕帳子，喊道：

『幹得好事！要殺，要殺。』將着刀背放在頸子上，捩了一捩，却不下手。潑皮道：『不必作腔，要殺，就請殺。小子固然不當，也是令正約了來的。死便死做一處，做鬼也風流，終不然獨殺我一個不成。』其夫果然不敢動手，放下刀子，拿起一個大桿杖來，喝道：『權寄顆驢頭在頸上，我且痛打一回。』一下子打來，那潑皮溜撒〔四〕，急把其妻番過來，早在臀脊上受了一杖。其妻又喊道：『是我，是我，不要錯打了。』潑皮道：『打他不錯，也該受一杖兒。』其夫假勢頭已過，早已發作不出了。潑皮道：『老兄放下性子，小子是箇中人〔五〕，我與你熟商量。你要兩人齊殺，你嫂子是搖錢樹〔六〕，料不捨得。若拋得到官，只是和姦，這番打破機關，你那營生〔七〕弄不成了。不如你捨着嫂子與我往來，我公道使些錢鈔，幫你買煤買米，若要紫火圍，別尋個主兒弄弄，靠我不着的。』其夫見說出海底眼，無計可奈，沒些收場，只得住了手，倒縮了出去。潑皮起來，從容穿了衣服，對着婦人叫聲聒噪〔八〕，搖搖擺擺竟自去了。正是：

強中更有強中手，
得便宜處失便宜。

恰是富家子弟郎君，多是嬌嫩出身，誰有此潑皮膽氣，潑皮手段！所以着了道兒〔九〕。宋時向大理〔一〇〕的衙內〔一一〕向士肅出外拜客，喚兩個院長〔一二〕相隨到軍將橋，遇箇婦人，鬢髮蓬鬆，涕泗而來。一箇武夫，著青紵絲袍，狀如將官，帶劍牽驢，執着皮鞭，一頭走，一頭罵那婦人，或時將鞭打去，怒色不可犯。隨後就有健卒十來人，擡着幾杠箱籠，且是沉重，跟着同走。街上人多立駐看他，也有說的，也有笑的。士肅不知其故，方在疑訝。兩個院長笑道：『這番經紀〔一三〕做着了。』士肅問道：『怎麼解？』院長

道：『男女們也試猜，未知端的。衙內要知備細，容打聽的實來回話。』去了一會，院長來了，回說詳細。

原來浙西一個後生官人到臨安赴銓試，在三橋黃家客店樓上下着。每下樓出入，見小房青簾下有個婦人行走，姿態甚美。撞着了多次，心裏未免欣動。問那送茶的小童道：『簾下的，是店中何人？』小童攢着眉頭道：『店中被這婦人累了三年了。』官人驚道：『却是爲何？』小童道：『前歲一個將軍，帶着箇婦人，說是他妻子，要住個潔淨房子，住了十來日，就要到那裏近府去，留這妻子守着房臥行李。說道：「去半個月就好回來，」自這一去，杳無信息。起初婦人自己盤纏，後來用得沒有了，苦央主人家，說：「除了吃時，只等家主回來算還。」主人辭不得，一日供他兩番，而今多了，也供不起了，只得替他募化着同寓這些客人，輪次供他，也不是常法，不知幾時纔了得這孽債？』官人聽得滿心歡喜，問道：『我要見他一見，使得麼？』小童道：『是好人家妻子，丈夫又不在，怎肯見人？』官人道：『既缺衣食，我尋些吃口物事送他，使得麼？』小童道：『這個使得。』官人急走到街上茶食大店裏，買了一包蒸酥餅，一包菓餡餅，在店家討了兩個盒兒，妝好了，叫小童送去。說道：『樓上官人聞知娘子不方便，特意送此點心。』婦人受了千恩萬謝。明日婦人買了一壺酒，妝着四個菜碟，叫小童來答謝，官人也受了。自此一發注意不捨，隔兩日，又買些物事相送，婦人也如前買酒來答。官人即盪其酒來吃，篋內取出金杯一隻，滿斟着一杯，叫茶童送下去，道：『樓上官人奉勸大娘子。』婦人不推，吃乾了，茶童復命官人，又斟一杯下去說：『官人多致意娘子，出外之人不要吃單杯。』婦人又吃了，

官人又叫茶童下去，致意道：『官人多謝娘子不棄，吃了他兩杯酒，官人不好下來自勸，意欲奉邀娘子上樓親獻一杯，如何？』往返兩三次，婦人不肯來，官人只得把些錢來買囑茶童道：『是必要你設法他上來見見。』茶童見了錢，歡喜起來，又去說風說水道：『娘子受了兩杯，也該去回敬一杯。』被他一把拖了上來，道：『娘子來了，』官人沒眼得看，婦人道了個萬福，官人急把酒斟了，唱個肥喏，親手遞一杯過來，道：『承蒙娘子見愛，滿飲此杯。』婦人接過手來，一飲而乾，把杯放在桌上。官人看見杯內還有餘瀝，拿過來吮吸個不歇。婦人看見，嘻的一笑，急急走了下去。官人看見情態可動，厚贈小童，叫他做着牽頭，時常弄他上樓來飲酒。以後便留他同坐，漸不推辭，不像前日走避光景了。眉來眼去，彼此動情，勾搭上了手。然只是日裏偷做一二，晚間隔開，不能同宿。如此兩月有餘。婦人道：『我日日自下而升，人人看見，畢竟免不得起疑，官人何不把房遷了下來？與奴相近，晚間便好相機同宿了。』官人大喜過望，立時把樓上囊橐搬下來，放在婦人間壁一間房裏，推說：『樓上有風，睡不得，所以搬了。』晚間虛閉着房門，竟在婦人房裏同宿。自道是此樂即並頭之蓮，比翼之鳥，無以過也。纔得兩晚，一日早起，尙未梳洗，兩人正自促膝而坐。只見外面店裏一個長大漢子，大踏步踹將進來，大聲道：『娘子那裏？』驚得婦人手脚忙亂，面如土色，慌道：『壞了！壞了！吾夫來了！』那官人急閃了出來，已與大漢打了照面，大漢見個男子在房裏走去，不問好歹，一手揪住婦人頭髮，喊道：『幹得好事！幹得好事！』提起醋鉢大的拳頭，只是打。那官人慌了，脫得身子，顧不得甚麼七長八短，急從後門逃了出去。剩了行李囊費，盡被大漢打開房來，席捲而去。適纔十來個健卒扛着的箱篋，多是

那官人房裏的了。他恐怕有人識破，所以還妝着丈夫打罵妻子模樣走路。其實婦人、男子、店主、小童，總是一夥人也。士肅聽罷道：『那裏這樣不賭事的少年，遭如此圈套！可恨！可恨！』後來常對親友們說此目見之事，以為笑話。雖然如此，這還是到了手的，便紮了東西去，也還得了些甜頭兒。更有那不識氣的小二哥，不曾沾得半點滋味，也被別人弄了一番手脚，折了偌多本錢，還晦氣哩！正是

美色他人自有緣，從傍何用苦垂涎？
請君只守家常飯，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宣教郎（吳約，字叔惠，道州人。兩任廣右官，自韶州錄曹赴吏部磨勘宣教家本饒裕，又兼久在南方，珠翠香象蓄積奇貨頗多，盡帶在身邊，隨行作寓在清河坊客店，因吏部引見留滯，時時出遊伎館，衣服鮮麗，動人眼目。客店相對有一小宅院，門首掛着青簾，簾內常有個婦人立着，看街上人做買賣。宣教終日在對門，未免留意體察，時時聽得他嬌聲媚語，在裏頭說話，又有時露出雙足在簾外來，一灣新筍，着實可觀。只不曾見他面貌如何，心下惶惑不定，恨不得走過去，揜開簾子一看，再無機會。那簾內或時巧囀鶯喉，唱一兩句詞兒。仔細聽那兩句，却是：

柳絲只解風前舞，悄繫惹那人不住。

雖是也間或唱着別的，只是這兩句為多，想是喜歡此二句，又想是他有甚麼心事。宣教但聽得了，便跌足歎賞道：『是在行得緊！世間無此妙人，想來必定標緻，可惜未能勾一見！』懷揣着個提心吊膽，魂靈多不知飛在那裏去了。一日正在門前坐地，呆呆的看着對門簾內，忽有個經紀，挑着一籃永嘉黃柑

子過門，宣教叫住，問道：『這柑子可要博二的？』經紀道：『小人正待要博兩文錢使使，官人作成三則箇。』宣教接將頭錢三過來，往下就撲。那經紀墩三在柑子籃邊，一頭拾錢，一頭數數。怎當得宣教一邊撲，一心牽掛着簾內那人在裏頭看見，沒心沒想的三拋下去，何止千撲，再撲不成一個渾成三來，算一算輸了一萬錢。宣教還是做官人心性，不覺兩臉通紅，恨的一聲道：『壞了我十千錢，一個柑不得到口，可恨！可恨！』欲待再撲，恐怕撲不出來，又要貼錢！欲待住手，輸得多了，又不甘伏。正在嘆恨間，忽見個青衣童子，捧一個小盒，在街上走進店內來。你道那童子生得如何？

短髮齊眉，長衣拂地。滴溜溜一雙俊眼，也會撩人！黑洞洞一個深坑，儘能害客。癡心偏好，反言勝似妖嬈；拗性酷貪，還是圖他撇脫。身上一團孩子氣，獨聳孤陽；腰間一道木樨香，合成衆唾。

向宣教道：『官人借一步說話。』宣教引到僻處，小童出盒道：『趙縣君三奉獻官人的。』宣教不知是那裏說起，疑心是錯了，且揭開盒子來看一看，原來正是永嘉黃柑子十數個。宣教道：『你縣君是那箇？與我素不相識，爲何忽地送此？』小童用手指着對門道：『我縣君即是街南趙大夫的妻室，適在簾間看見官人撲柑子，折了本錢，不會博得他一箇，有些不快活。縣君老大不忍。偶然藏得此數箇，故將來送與官人見意。縣君道：「可惜止有得這幾個不能勾多，官人不要見笑。」』宣教道：『多感縣君美意。你家趙大夫何在？』小童道：『大夫到建康三探親去了。兩個月還未回來，正不知幾時到家？』宣教聽得此話，心裏想道：『他有此美情，況且大夫不在，必有可圖。煞是好機會！』連忙走到臥房內，開了篋，取出色綵二端三來，對小童道：『多謝縣君送柑，客中無可奉答，小小生活』

二端，伏祈笑留。」小童接了走過對門去，須臾，又將這二端來還，上覆道：「縣君多多致意，區區幾個柑子，打甚麼不緊的事。」要官人如此重酬？決不敢受。」宣教道：「若是縣君不收，是差殺小生了，連小生黃柑也不敢領。你依我這樣說去，縣君必收。」小童領着言語對縣君說去，此番果然不辭了。明日，又見小童拿了幾餅精緻小菜走過來道：「縣君昨日蒙惠過重，今見官人在客邊，恐怕店家小菜不中吃，手製此數餅送來奉用。」宣教見這般知趣着人，必然有心於他了，好不後幸！想道：「這童子傳來傳去，想必在他身旁，講得話做得事的，好歹要在他身上圖成這事，不可怠慢了他。」急叫家人去買些魚肉菓品之類，盪了酒來與小童對酌。小童道：「小人是趙家小廝，怎敢同官人坐地？」宣教道：「好兄弟，你是縣君心腹人兒，我怎敢把你等閒廝覷！放心飲酒。」小童告過無禮，吃了幾杯，早已臉紅道：「吃不得了。若醉了，縣君須要見怪，打發我去罷。」宣教又取些珠翠花朵之類，答了來意，付與小童去了。

隔了兩日；小童自家走過來頑耍。宣教又買酒請他，酒間與他說得入港。宣教便道：「好兄弟，我有句話兒問你。你家縣君多少年紀了？」小童道：「過新年纔廿三歲，是我家主人的繼室。」宣教道：「模樣生得如何？」小童搖頭道：「沒正經！早是沒人聽見，怎把這樣說話來問？生得如何，便待怎麼？」宣教道：「總是沒人在此，說說何妨。我既與他送東送西，往來了兩番，也須等我曉得他是長是短的。」小童道：「說着我縣君容貌，真個是世間少比，想是天仙裏頭謫下來的。除了畫圖上仙女，再沒見這樣第二個。」宣教道：「好兄弟，怎生得見他一見？」小童道：「這不難，等我先

把簾子上的繫帶解鬆了，你明日只在對門，等他到簾子下來看的時節，我把簾子揸將出來，揸得重些，繫帶散了，簾子落了下來，他一時回避不及，可不就看見了？」宣教道：「我不要這樣見。」小童道：「要怎的見？」宣教道：「我要好好到宅子裏拜見一拜見，謝他平日往來之意，方稱我願。」小童道：「這個知他肯不肯？我不好自專得。官人有此意，待我回去稟白一聲，好歹討個回音來覆官人。」宣教又將銀一兩送與小童叮囑道：「是必要討個回音。」去了兩日，小童復來說：「縣君聞得要見之意，說道：『既然官人立意惓切，就相見一面也無妨。只是非親非故，不過因對門在此，禮物往來得兩番，沒個名色，遽然相見，恐怕惹人議論。』是這等說。」宣教道：「也是，也是。怎生得個名色？」想了一想道：「我在廣裏來，帶得許多珠寶在此，最是女人用得着的。我只做當面送物事來與縣君看，把此做名色相見一面如何？」小童道：「好到好，也要去對縣君說過，許下方可。」小童又去了一會，來回言道：「縣君說：『使便使得，只是在廳上見一見，就要出去的。』」宣教道：「這個自然，難道我就握住在宅裏不成。」小童笑道：「休得胡說！快隨我來。」宣教大喜過望，一整衣冠，隨着小童三脚兩步走過趙家前廳來。小童進去稟知了，門響處，宣教望見縣君從裏面從從容容走將出來。但見衣裳楚楚，珮帶飄飄。大人家舉止端詳，沒有輕狂半點；小年紀面龐嬌嫩，並無肥重一分。清風引出來，道不得雲是無心之物；好光挨上去，真所謂容是誨淫之端。犬兒雖已到籬邊，天鵝未必來溝裏。

宣教看見縣君走出來，真個如花似玉，不覺的滿身酥麻起來，急急趨上前去唱個肥諾。口裏謝道：「屢

蒙縣君厚意，小子無可答謝，惟有心感而已。」縣君道：「惶愧，惶愧。」宣教忙在袖裏，取出一包珠玉來，捧在手中道：「聞得縣君要換珠玉，小子隨身帶得有些，特地過來面奉與縣君揀擇。」一頭說，一眼看，只指望他伸手來接。誰知縣君立着不動，呼喚小童接了過來，口裏道：「容看過議價。」只說了這句，便抽身往裏面走了進去。宣教雖然見了一見，並不會說得一句掉俏。的說話，心裏猾猾突突，沒些意思，走了出來。到下處，想着他模樣行動，嘆口氣道：「不見時猶可，只這一番相見，定害殺了小生也！」以後遇着小童，只央及他設法再到裏頭去見見，無過把珠寶做因頭，前後也曾會過五六次面，只是一揖之外，再無他詞。顏色莊嚴，毫無可犯，等閒不會笑了一笑，說了一句沒正經的話。那宣教沒入腳處，越越的心魂撩亂，注戀不捨了。

那宣教有個相處的粉頭，叫做丁惜惜，甚是相愛的。只因想着趙縣君，把他丟在腦後了，許久不去走動。丁惜惜邀請了兩個幫閒的再三來約宣教，請他到家裏走走。宣教一似掉了魂的，那裏肯去，被兩個幫閒的不由分說，強拉了去。丁惜惜相見，十分溫存。怎當得吳宣教一些不在心上，丁惜惜撒嬌撒癡了一會，免不得擺上東道。宣教只是心不在焉光景，丁惜惜唱個歌兒嘲他道：

俏冤家，你當初纏我怎的？到今日又丟我怎的？丟我時頓忘了纏我意；纏我又丟我，丟我又去纏誰？似你這般丟人，也，少不得也有人來丟了你！

當下吳宣教沒情沒緒，吃了兩杯，一心想着趙縣君生得十分妙處，看了丁惜惜有好些不像意起來，却是身既到此，沒奈何只得勉強同惜惜上床睡了，雖然少不得幹着一點半點兒事，也是想着那個，惜

這個出火的。雲雨已過，身體疲倦，正要睡去，只見趙家小童走來道：『縣君特請宣教鈞話。』宣教聽了這話，急忙披衣起來，隨着小童就走，小童領了，竟進內室。只見趙縣君雪白肌膚，脫得赤條條的眠在床裏，專等吳宣教來。小童把吳宣教儘力一推，推進床裏，吳宣教喜不自勝，騰的翻上身去，叫一聲『好縣君，快活殺我也！』用得力重了，一箇失脚，跌進裏床，吃了一驚，醒來，見悄悄睡在身邊，朦朧之中，還認做趙縣君，仍舊跨上身去。丁悄悄也在睡裏驚醒道：『好饒貨！怎不好好的，做出這個極模樣！』吳宣教直等聽得悄悄聲音，方記起身在丁家床上，適纔是夢裏的事，連自己也失笑起來。丁悄悄再四盤問：『你心上有何人？以致七顛八倒如此。』宣教只把閒話支吾，不肯說破。到了次日，別了出門，自此以後，再不到丁家來了。無晝無夜，一心只癡想着趙縣君，思量尋機會挨光。

忽然一日小童走來道：『一句話對官人說，明日是我家縣君生辰，官人既然與縣君往來，須辦些壽禮去與縣君作賀。一作賀，覺得人情面上愈加好看。』宣教喜道：『好兄弟，虧你來說，你若不說，我怎知道？這個禮節，最是要緊，失不得的。』亟將綵帛二端封好，又到街上買了些時鮮菜品鷄鴨熟食各一盤，酒一樽，配成一副盛禮，先令家人一同小童送了去，說：『明日虔誠拜賀。』小童領家人去了，趙縣君又叫小童來推辭了兩番，然後受了。明日起來，吳宣教整肅衣冠到趙家來，定要請縣君出來拜壽。趙縣君也不推辭，盛裝步出到前廳，比平日更齊整了。吳宣教沒眼得看，足恭下拜。趙縣君慌忙答禮，口說道：『奴家小小生朝，何足掛齒！却要官人費心賜此厚禮，受之不當。』宣教道：『客中乏物爲敬，甚愧菲薄。縣君如此稱謝，反令小子無顏。』縣君回顧小童道：『留官人吃了壽酒去。』宣教聽得

此言，不勝之喜，道：『既留下吃酒，必有光景了。』誰知縣君說罷，竟自進去。宣教此時如熱地上螞蟻，不知是怎的纔是。又想那縣君如設帳的方士，不知葫蘆裏賣甚麼藥出來。呆呆的坐着，一眼望着內裏。須臾之間，兩個走使的男人，擡了一張桌兒，揩抹乾淨。小童從裏面捧出攢盒酒菜來，擺設停當，掇張椅兒請宣教坐。宣教輕輕問小童道：『難道沒個人陪我？』小童也輕輕道：『縣君就來。』宣教且未就坐，還立着徘徊之際，小童指道：『縣君來了。』果然趙縣君出來，雙手纖纖，捧着杯盤來與宣教安席，道了萬福，說道：『拙夫不在，沒個主人做主，誠恐有慢貴客，奴家只得冒恥奉陪。』宣教大喜道：『過蒙厚情，何以克當？』在小童手中也討過杯盤來，與縣君回敬，安席了，兩下坐定。宣教心下只說此一會，必有眉來眼去之事，便好把幾句說話撩撥他，希圖成事。誰知縣君意思雖然濃厚，容貌却是端嚴，除了請酒請饌之外，再不輕說一句閒話。宣教也生煞煞的浪開不得閑口，便宜得飽看一回而已。酒行數過，縣君不等宣教告止，自立起身道：『官人慢坐，奴家家無夫主，不便久陪，告罪則箇。』吳宣教心裏恨不得伸出兩臂來，將他一把抱着，却不好強留得他，眼盼盼的看他洋洋走了進去。宣教一場掃興，裏邊又傳話出來，叫小童送酒。宣教自覺獨酌無趣，只得分付小童多多上覆縣君，厚擾不當，容日再謝。慢慢地踱過對門下處來，真是一點甜糖抹在鼻頭上，只聞得香却飴不着，心裏好生不快。有

銀絞絲一首爲證：

前世裏冤家美貌也人，挨光已有二三分，好溫存。幾番相見意慇懃，眼兒落得穿，何曾近得身？鼻凹中糖味，那有唇兒分？一個清白的郎君發了也昏，我的天那！陣魂迷，迷魂陣。

是夜，吳宣教整整想了一夜，躊躇道：『若說是無情，如何兩次三番許我會面，又留酒，又肯相陪？若說是有情，如何眉梢眼角，不見些些光景，只是恁等板板地？往來有何了結？思量他每常簾下歌詞，畢竟通知文義，且去討討口氣，看看他如何回我？』算計停當，次日起來，急將西珠十顆，用個沉香盒子盛了，取一幅花箋，寫詩一首在上。詩云：

心事綿綿欲訴君，
洋珠顆顆寄殷勤。

當時贈我黃柑美，
未解相如渴半分。

寫畢，將來全放在盒內，用個小記號圖書，印皮封好了，忙去尋那小童過來，交付與他道：『多拜上縣君，昨日承蒙厚款，些些小珠奉去添妝，不足爲謝。』小童道：『當得拿去。』宣教道：『還有數字在內，須縣君手自拆封，萬勿漏洩則箇。』小童笑道：『我是個有柄兒的紅娘，替你傳書遞箇！』宣教道：『好兄弟，是必替我送送，倘有好音，必當重謝。』小童道：『我縣君詩詞歌賦，最是精通，若有甚說，寫去必有回答。』宣教道：『千萬在意。』小童說：『不勞分付，自有道理。』小童去了半日，笑嘻嘻的走將來道：『有回音了。』袖中拿出一個碧甸匣來，遞與宣教。宣教接上手看時，也是小小花押封記着的。宣教滿心歡喜，慌忙拆將開來，中又有小小紙封裹着青絲髮二縷，挽着個同心結兒，一幅羅紋箋上，有詩一首。詩云：

好將鬢髮付并刀，
祇恐經時失俊髦。

妾恨千絲差可擬，
郎心雙挽莫空勞！

末又有細字一行云：

原珠奉璧，唐人云：『何必珍珠慰寂寥』也？

宣教讀罷，跌足大樂，對小童道：『好了，好了，細詳詩意，縣君深有意於我了。』小童道：『我不懂得，可解與我聽。』宣教道：『他剪髮寄我，詩裏道要挽住我的心，豈非有意？』小童道：『既然有意，爲何不受你珠子？』宣教道：『這又有一說，只是一個故事在裏頭。』小童道：『甚故事？』宣教道：『當時唐明皇寵了楊貴妃，把梅妃江采蘋貶入冷宮，後來思想他，懼怕楊妃不敢去，將珠子一封，私下賜與他。梅妃拜辭不受，回詩一首，後二句云：「長門_三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今縣君不受我珠子，却寫此一句來，分明說你家主不在，他獨居寂寥，不是珠子安慰得的，却不是要我來伴他寂寥麼？』小童道：『果然如此，官人如何謝我？』宣教道：『惟卿所欲。』小童道：『縣君既不受珠子，何不就送與我了？』宣教道：『珠子雖然回來，却還要送去。我另自謝你便是。』宣教箱中取出通天犀簪一枝，海南香扇墜二個，將出來送與小童道：『權爲寸敬，事成重謝。這珠子再煩送一送去，我再附一首詩在內，要他必受。』詩云：

往來珍珠不用疑，還珠垂淚古來癡。

知音但使能欣賞，何必相逢未嫁時？

宣教便將一幅冰銷帕寫了，連珠子付與小童。小童看了，笑道：『這詩意，我又不曉得了。』宣教道：『也是用着個故事。唐張籍詩云：「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今我反用其意，說道：「只

要有心，便是嫁了何妨？」你縣君若有意於我，見了此詩，此珠必受矣。」小童笑道：「原來官人是偷香」的老手。」宣教也笑道：「將就看得過。」小童拿了一徑自去，此番不見來推辭，想多應受了。宣教暗自歡喜，只待好音。

丁惜惜那裏時常叫小二來請他走走，宣教好一似朝門外候旨的官，惟恐不時失誤了宣召，那裏敢移動半步。忽然一日傍晚，小童笑嘻嘻的走來道：「縣君請官人過來說話。」宣教聽罷，忖道：「平日只是我去挨光，纔設法得見面，並不是他着人來請我的。這番却是先叫人來相邀，必有光景。」因問小童道：「縣君適纔在那裏？怎生對你說？叫你來請我的？」小童道：「適來縣君在臥房裏，卸了妝飾，重新梳裹過了，叫我進去，問說：『對門吳官人可在下處否？』我回說：『他這幾時只在下處，再不到外邊去。』」縣君道：「既如此，你可與我悄悄請過來，竟到房裏來相見，切不可驚張。」如此分付的。」宣教不覺踴躍道：「依你說來，此番必成好事矣。」小童道：「我也覺得有些異樣，決比前幾次不同。只是一件，我家人口頗多，耳目難掩，日前只是體面上往來，所以外觀不妨，今却要到內室去，須瞞不得許多人，就是悄着些，是必有幾箇知覺，露出事端，彼此不便，須要商量。」宣教道：「你家中事體，我怎生曉得備細？須得你指引我道路，應該怎生纔妥。」小童道：「常言道：『有錢使得鬼推磨，』世上那一個不愛錢的？你只多把些賞賜分送與我家裏人了，我去調開了他每，他每各人心照，自然躲開去了，任你出入，就有撞見的，也不說破了。」宣教道：「說得甚是有理，真可以築壇拜將。你前日說我是偷香老手，今日看起來，你也像個老馬泊六了。」小童道：「好意替你計較，休得取

笑！』當下吳宣教拿出二十兩零碎銀兩，付與小童，說道：『我須不認得宅上甚麼人，煩你與我分派一分派，是必買他們盡皆口靜方妙。』小童道：『這個在我，不勞分付。我先行一步，停當了衆人，看箇動靜，即來約你同去。』宣教道：『快着些箇。』小童先去了，吳宣教急揀時樣齊楚衣服，打扮得齊整，真個賽過潘安，強如宋玉，眼巴巴只等小童到來，即去行事。正是：

羅綺層層稱體裁，一心指望赴陽臺。

巫山神女雖相待，雲雨寧知到底諧？

說這宣教坐立不定，只想赴期。須臾，小童已至，回覆道：『衆人多有了賄賂，如今一去，徑達寢室，毫無阻礙了。』宣教不勝歡喜，整一整巾幘，洒一洒衣裳，隨着小童，便走過了對門，不由中堂，在傍邊一條街裏，轉了一兩個灣曲，已到臥房之前，只見趙縣君嬾梳妝模樣，早立在簾兒下等候。見了宣教，滿面堆下笑來，全不比日前的莊嚴了。開口道：『請官人房裏坐地。』一個丫鬢，掀起門簾。縣君先走了進房，宣教隨後入來。只是房裏擺設得精緻，爐中香烟馥郁，案上酒肴齊列。宣教此時蕩了三魂，失了六魄，不知該怎麼樣好，只得低聲柔語道：『小子有何德能？過蒙縣君青盼如此。』縣君道：『一向承蒙厚情，今良宵無事，不揣特請官人，清話片晌，別無他說。』宣教道：『小子客居旅邸，縣君獨守清閨，果然兩處寂寥，每遇良宵，不勝懷想。前蒙青絲之惠，小子緊緊懷袖，勝如貼肉。今蒙寵召，小子所望，豈在酒食之類哉？』縣君微笑道：『休說閒話，且自飲酒。』宣教只得坐了，縣君命丫鬢一面斟下熱酒，自己舉杯奉陪。宣教三杯酒落肚，這點熱鬧團圓兒直從脚跟下冒出天庭來，那裏按納得住，而

甚事故。」大夫對着丫鬢問道：「縣君却是怎的？」丫鬢道：「果……果……果然沒有甚麼怎……怎……怎的。」宣教在床下着急，恨不得替了縣君丫鬢的說話，只是不敢爬出來。大夫遲疑了一回道：「好詫異！好詫異！」縣君按定了性兒，纔說得話兒囫圇，重複問道：「今日在那裏起身？怎夜間到此？」大夫道：「我離家多日，放心不下，今因有事在婺州，在此便道，暫歸來一看，明日五更就要起身過江的。」宣教聽得此言，驚中有喜，恨不得天也許下了半邊，道：「原來還要出去，却是我的造化也！」縣君又問道：「可曾用過晚飯？」大夫道：「晚飯已在船上吃過，只要取些熱水來洗脚。」縣君即命丫鬢安好了足盆，廚下去取熱水來，傾在裏頭了。大夫便脫了外衣，坐在盆間，大肆澆洗，澆洗了多時，潑得水流滿地，一直淌進床下來。因是地板房子，舖床處壓得重了，地板必定低些，做了下流之處。那宣教正蹲在裏頭，身上穿着齊整衣服，起初一時極了，顧不得惹了灰塵，鑽了進去。而今又見水流來了，恐怕污了衣服，不覺的把袖子東收西斂來避那些齷齪水，未免有些窸窣窸窣之聲。大夫道：「奇怪！床底下是甚麼響？敢是蛇鼠之類，可拿燈燭來照照。」丫鬢未及答應，大夫急急揩抹乾淨，即伸手桌子上去取燭臺過來，捏在手中，向床底下一看。不看時萬事全休，這一看，好似

霸王初入垓心內，
張飛剛到瀟陵橋。

大夫大吼一聲道：「這是個甚麼鳥人？躲在這底下。」縣君支吾道：「敢是個賊？」大夫一把將宣教拖出來道：「你看！難道有這樣齊整的賊？怪道方纔見吾慌張！原來你在家養奸夫！我去得幾時，你就是這等羞辱門戶！」先是一掌打去，把縣君打個滿天星。縣君啼哭起來，大夫喝教衆奴僕都來。

此時小童也只得隨着衆人行止，大夫叫將宣教四馬攢蹄，捆做一團。聲言道：『今夜且與送去廂房吊着，明日臨安府推問去！』大夫又將一條繩來，親自動手也把縣君縛住道：『你這淫婦也不與你干休！』縣君只是哭，不敢回答一言。大夫道：『好惱！好惱！且煖酒來我吃着消悶！』從人丫鬟們多慌了，急去竈上撮哄些暖飯，熱酒拿來。大夫取個大甌，一頭吃，一頭罵。又取過紙筆，寫下狀詞，一邊寫，一邊吃酒，吃得不少了，不覺懵懵睡去。縣君悄悄對宣教道：『今日之事固是我誤了官人，也是官人先有意向我，誰知隨手事敗。若是到官，兩個都不好了，爲之奈何？』宣教道：『多蒙縣君好意相招，未曾沾得半點恩惠，今事若敗露，我這一官只當斷送在你這冤家手裏了。』縣君道：『沒奈何了，官人只是下些小心求告他，他也是心軟的人求告得轉的。』正說之間，大夫醒來，口裏又喃喃的罵道：『小的們打起火把，快將這賊弟子孩兒，送到廂裏去！』衆人答應一聲，齊來動手。宣教着了急，喊道：『大夫息怒，容小子一言。小子不才，忝爲宣教郎，因赴吏部磨勘，寓居府上對門。蒙縣君青盼，往來雖久，實未曾分毫犯着玉體。今若到公府，罪犯有限，只是這官職有累。望乞高擡貴手，饒過小子，容小子拜納微禮，贖此罪過罷。』大夫笑道：『我是個宦門，把妻子來換錢麼？』宣教道：『今日便壞了小子微官，與君何益？不若等小子納些錢物，實爲兩便。小子亦不敢輕，即當奉送五百千過來。』大夫道：『如此口輕，你一個官，我一個妻子，只值得五百千麼？』宣教聽見論量多少，便道是好處的事了，滿口許道：『便再加一倍，湊做千緡罷。』大夫還是搖頭。縣君在傍哭道：『我爲買這官人的珠翠，約他來議價，實是我的不是。誰知撞着你來，捉破了。我原不會點污，今若拿這官人到官，必

然扳下我來，我也免不得到官對理，出乖露醜，也是你的門面不雅。不如你看日前夫妻之面，寬恕了我，放了這官人罷。」大夫冷笑道：「難道不會點污？」衆從人與了鬻們先前是小童賄賂過的，多來磕頭討饒道：「其實此人不會犯着縣君，只是暮夜不該來此，他既情願出錢贖罪，官人罰他重些，放他去罷。一來免累此人官職，二來免致縣君出醜，實爲兩便。」縣君又哭道：「你若不依我，只是尋個死路罷了。」大夫默然了一晌，指着縣君道：「只爲要保全你這淫婦，要我忍這樣臟污！」小童忙攬到宣教耳邊，低言道：「有了口氣了，快快添多些，收拾這事罷。」宣教道：「錢財好處，放綁要緊。手脚都麻木了。」大夫道：「要我饒你，須得二千緡錢，還只是買那官做，羞辱我門庭之事，只當不曾提起，便宜得多了。」宣教連聲道：「就依着是二千緡，好處，好處。」大夫便喝從人，教且鬆了他的手。小童急忙走去把索子頭解開，鬆出兩隻手來。大夫叫將紙墨筆硯拿過來，放在宣教面前，叫他寫個不願當官的招伏。宣教只得寫道：

吏部候勘宣教郎吳某，只因不合闖入趙大夫內室，不願經官，情甘出錢二千貫贖罪，並無詞說，私供是實。

趙大夫取來看過，要他押了個字，便叫放了他綁縛，只把頸子拴了，叫幾個方纔隨來家的戴大帽穿一撒的家人，押了過對門來，取足這二千緡錢。此時亦有半夜光景，宣教下處幾個手下人已是都睡熟了。這些趙家人個個如狼似虎，見了好東西便搶，珠玉犀象之類，狼籍了不知多少。這多是二千緡外加添的。吳宣教足足取勾了二千數目，分外又把些零碎銀兩送與衆家人，做了東道錢。衆人方纔住手，賣

了東西，仍同了宣教，押至家主面前交割明白。大夫看過了東西，還指着宣教道：『便宜了這弟子孩兒！』喝叫『打出去！』宣教抱頭鼠竄走歸下處，下處店家燈尙未熄，宣教也不敢把這事對主人說。討了個火，點在房裏了，坐了一回，驚心方定，無聊無賴，叫起個小廝來，盪些熱酒，且圖解悶。一邊吃，一邊想道：『用了這幾時工夫，纔得這個機會，再差一會兒，也到手了，誰想却如此不偶，反費了許多錢財！』又自解道：『還算造化哩。若不是趙縣君哭告，衆人拜求，弄得到當官，我這官做不成了。只是縣君如此厚情厚德，又爲我如此受辱，他家大夫說，明日就出去的，這倒還好個機會。只怕有了這番事體，明日就使不在家，是必分外防守，未必如前日之便了。不知今生到底能够相傍否？』心口相問，不覺潛然淚下，鬱抑不快，呵欠上來，也不脫衣服，倒頭便睡。只因辛苦了大半夜，這一睡直睡到第二日晌午，方纔醒來。走出店中，舉目看去，對門趙家，門也不關，簾子也不見了。一望進去，直看到裏頭，內外洞然，不見一人。他還懷着昨夜鬼胎，不敢自進去，悄悄叫個小廝，一步一步挨到裏頭探聽，直到內房左右看過，並無一個人走動踪影。只見幾間空房，連傢伙什物一件也不見了，出來回覆了宣教。宣教忖道：『他原說今日要到外頭去，恐怕出去了，我又來走動，所以連家眷帶去了。只是如何搬得這等罄淨？難道再不回來住了？其間必有緣故。』試問問左右鄰人，纔曉得這趙家也是那裏搬來的，住得不十分長久。這房子也只是賃下的，原非己宅，是用着美人之局，紮了火回去了。宣教渾如做了一個大夢一般，悶悶不樂，且到了惜惜家裏消遣。

惜惜接着宣教，笑容可掬道：『甚好風吹得貴人到此？』連忙置酒相待，飲酒中間，宣教頻頻的嘆

氣。惜惜道：『你向來有了心上人，把我冷落的多時。今日既承不棄到此，如何只是嗟嘆？像有甚不樂之處。』宣教正是事在心头，巴不得對人告訴，只得把如何對門作寓，如何與趙縣君往來，如何約去私期，却被丈夫歸來拿住，將錢買得脫身，備細說了一遍。惜惜大笑道：『你枉用癡心，落了人的圈套了。你前日早對我說，我敢也先點破你，不着他道兒也不見得。我那年有一夥光棍將我包到揚州去，也假了商人的美妾，紮了一個少年子弟千金。這把戲我也曾弄過的，如今你心愛的縣君，又不知是那一家歪刺貨（四〇）也？你前日瞞得我好，撇得我好，也教你受些孽報。』宣教滿臉羞慙，懊恨無已。丁惜惜又只顧把說話盤問，見說道，身畔所有，剩得不少，衙衛家本色，就不十分親熱得緊了。宣教也覺快怏，住了一兩晚，走了出來。滿城中打聽，再無一些消息，看看盤費不勾用了，等不得吏部改秩（四一），急急走回故鄉。親眷朋友曉得這事的，把來做了笑柄。

宣教常時忽忽，如有所失，感了一場纏綿之疾，竟不及調官而終。可憐吳宣教一個好前程的，着了這一些魔頭，不自尊重，被人弄得不尷尬，沒個收場。如今奉勸人家子弟，血氣未定，貪淫好色，不守本分，不知利害的，宜以此爲鑒！詩云：

一瓣肉味不曾嘗，
已盡纏頭髻裏裝。

盡道陷人無底洞，
誰知洞口賺劉郎。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四終

註

〔一〕【紫火團】見本書卷十註〔三九〕。

〔二〕【做……不着】見本書卷七註〔九〕。

〔三〕【揎起】「揎」作「揭」解，「揎起」即「揭起」之意。

〔四〕【溜撒】作「敏捷」、「靈活」解。

〔五〕【箇中人】「箇」作「這」解，此處這三字的意義，就是說：「也懂得這紫火團方法的人。」

〔六〕【搖錢樹】倡家目伎女爲搖錢樹，因爲靠她生活之故。

〔七〕【營生】指「營謀生計」，即「買賣」也。

〔八〕【聒噪】相當「吵鬧」、「驚動」等客氣話。

〔九〕【着了道兒】指「上了圈套」之意。

〔一〇〕【大理】即大理卿，掌刑法之事。

〔一一〕【衙內】見本書卷五註〔二〕。

〔一二〕【院長】「院子」的尊稱，即「院公」，小說中僕從的稱呼。（此條入話，源出夷堅志補卷八，中有帶着解說

的語句云：『士肅因出謁，呼「寺隸」兩人相隨，俗所謂「院長」者也。』五六年九月一日補註。〕

〔一三〕【經紀】作「買賣」解。

〔一四〕【男女們】僕從自己的卑稱。

〔一五〕【銓試】即「銓選」，吏部主文選。當時銓法，試以「身」、「言」、「書」、「判」四事，可取，則先德，德均

以才，才均以勞，已銓而注，然後擬官唱示。唐以後，銓政代有更易，但大抵不外集吏考試，量人授官之意，所以叫做「銓」。

〔六〕【佸多】見本書卷二註〔七〕。

〔七〕【宣敦郎】據宋史職官志，元豐官制，名「宣德郎」，政和避宣德門改。按宣敦郎係散官，正七品。

〔八〕【磨勘】勘驗成績。

〔九〕【博】過去賭博盛行，不僅博錢，甚至小攤販都備博具，用采物誘少年子弟相博謀利。來源頗遠，宋時有「博魚」（元曲選有燕青博魚一劇）「博柑」（本篇）的。

〔十〕【作成】此處作「照顧」解。

〔十一〕【頭錢】據水滸全傳三八回、一〇八回以及元曲選燕青博魚，知道這是博具，共用錢六枚，擲下去，看「字」「鏝」（即「錢背」）多少決定輸贏。

〔十二〕【墩】吳語，作「蹲」解。

〔十三〕【沒心沒想的】即「噉心想」，見本書卷九註〔二〕。

〔十四〕【渾成】又名「六渾純」，或「渾純兒」，即六個錢擲下去，全字或全鏝，就叫「渾成」。（見元曲選燕青博魚）

〔十五〕【縣君】宋制，一般官員的妻子封號。其後改稱室人等名號。

〔十六〕【建康】今南京。

〔十七〕【端】即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二「端正大兩一字」條云：『今人凡以布帛一疋爲一端，殊不知一端則半疋也。』

按左傳，「幣錦二兩」，註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疋也。二兩二疋矣。」但此處似從俗，「一端」似作「疋」解。

〔二〕【生活】吳語稱做工叫「做生活」。「生活」實含有「物品」的意義。此處「小小生活」作「微小物品」解。

〔三〕【打甚麼不緊的事】作「有甚麼了不得的事」解。

〔四〕【徯幸】同「微幸」。

〔五〕【入港】見本書卷十一註〔三〕。

〔六〕【掉俏】「掉」是「賣弄」；「俏」是「俏皮」。「掉俏的話」就是「賣弄俏皮的說話」的意思。

〔七〕【粉頭】指伎女。

〔八〕【東道】士風錄卷九云：『設席請客曰「做東道」。』

〔九〕【揆光】見本書卷三註〔四〕。

〔十〕【長門】漢宮名，陳皇后失寵於武帝別在長門宮，使人奉黃金百金，令司馬相如作長門賦以悟武帝，陳皇后復得親幸。後世用長門二字作「失寵」或「貶入冷宮」意。

〔十一〕【偷香】晉賈充女午，與司空掾韓壽私通，偷充御賜奇香給壽。賈充發覺，乃以女妻壽。後世用此二字來指

男女偷情事。

〔十二〕【馬泊土】見本書卷七註〔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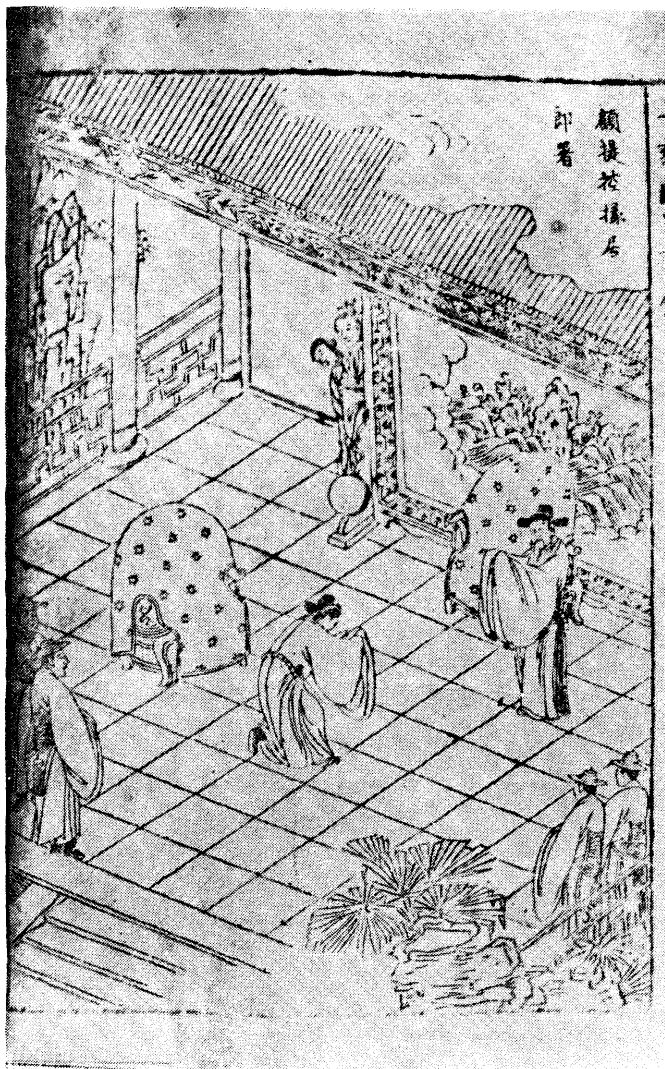
〔十三〕【好處】好辦。

④【歪刺貨】一作「歪刺骨」，又作「歪刺姑」或作「瓦刺姑」，北方罵「卑賤下劣婦女」之詞。
⑤【改秩】「秩」，官職的品級。「改秩」即「調官」。



夫人
請
印
作

顧提按攝后
印署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五

韓侍郎婢作夫人 顧提控掾居郎署

詩云：

曾聞陰德可回天，古往今來效灼然。

奉勸世人行好事，到頭原是自周全。

話說湖州府安吉州〔一〕地浦灘有一居民，家道貧窘，因欠官糧銀二兩，監禁在獄。家中只有一妻，抱着個一周未滿的小兒子度日，別無門路可救。欄中畜養一豬，算計賣與客人，得價還官。因性急銀子要緊，等不得好價，見有人來買，即便成交。婦人家不認得銀子好歹，是個白晃晃的，說是還得官了。客人既去，拿出來與銀匠鑄着銀子。銀匠說：『這是些假銀，要他怎麼？』婦人慌問：『有多少成色〔二〕在裏頭。』銀匠道：『那裏有半毫銀氣，多是鉛銅錫鑲裝成，見火不得的〔三〕。』婦人着了忙，拿在手裏，走回家來，尋思一回道：『家中並無所出，止有此豬，指望賣來救夫，今已被人騙去，眼見得丈夫出來不成。這是我仔細上害了他，心下怎麼過得去，我也不要這性命了，』待尋個自盡，看看小兒子，又不捨得。發個狠道：『罷！罷！索性抱了小冤家，同赴水而死，也免得牽掛。』急急奔到河邊來，正待攬〔四〕下去，恰好一個徽州商人，立在那裏。見他忙忙投水，一把扯住，問道：『清白後生，爲何做此短見勾當？』婦人拭淚答道：『事急無奈，只圖一死。』因將救夫賣豬，誤收假銀之說，一一告訴。

徽商道：『既然如此，與小兒子何干？』婦人道：『沒爺沒娘，少不得一死，不如同死了乾淨。』徽商惻然道：『所欠官銀幾何？』婦人道：『二兩。』徽商道：『能得多少？壞此三條性命！我下處（五）不遠，快隨我來，我捨銀二兩，與你還官罷。』婦人轉悲作喜，抱了兒子，隨着徽商行去，不上半里，已到下處。徽商走入房，秤銀二兩出來，遞與婦人道：『銀是足紋（六），正好還官，不要又被別人騙了。』婦人千恩萬謝轉去（七），央個鄰舍同到縣裏，納了官銀，其夫始得放出監來。到了家裏問起道：『那得這銀子還官救我？』婦人將前情述了一遍，說道：『若非遇此恩人，不要說你不得出來，我母子兩人已作黃泉之鬼了。』其夫半喜半疑；喜的是得銀解救，全了三命；疑的是婦人家沒志行（八），敢怕（九）獨自個一時喉極了，做下了些不伶俐的勾當（一〇），方得這項銀子也不可。不然怎生有此等好人？直如此湊巧！口中不說破他，心生一計道：『要見明白，須得如此如此。』問婦人道：『你可認得那恩人的住處麼？』婦人道：『隨他去秤銀的，怎不認得？』其夫道：『既如此，我與你不可不去謝他一謝。』婦人道：『正該如此，今日安息了，明日同去。』其夫道：『等不得明日，今夜就去。』婦人道：『爲何不要白日裏去？』其夫道：『我自自主意，你不要管我！』婦人不好拗得，只得點着燈，同其夫走到徽商下處門首，此時已是黃昏時候，人多歇息寂靜了。其夫叫婦人扣門，婦人道：『我是女人，如何叫我黑夜敲人門戶？』其夫道：『我正要黑夜試他的心事。』婦人心中曉得丈夫有疑了，想到一個有恩義的人，到如此猜他，也不當人子（一一）！却是恐怕丈夫生疑，只得出聲高叫。徽商在睡夢間，聽得是婦人聲音。問道：『你是何人？却來叫我。』婦人道：『我是前日投水的婦人，因

蒙恩人大德，救了吾夫出獄，故此特來踵門叩謝。」看官你道徽商此時若是個不老成的，聽見一個婦女黑夜尋他，又是施恩過來的，一時動了不良之心，未免說句把「三」綽俏綽趣的話「三」開出門來撞見其夫，可不是老大大一場沒趣？把起初做好事念頭，多弄髒了。不想這個朝奉「四」煞是「五」有正經，聽得婦人說話，便厲聲道：「此我獨臥之所，豈汝婦女家所當來！況昏夜也不是謝人的時節，但請回步，不必謝了。」其夫聽罷，纔把一天疑心，盡多消散。婦人乃答道：「吾夫同在此相謝。」徽商聽見其夫同來，只得披衣下床，要來開門，走得幾步，只聽得天崩地塌之聲，連門外多震得動。徽商慌了，自不必說。夫婦兩人，多吃了一驚。徽商忙叫小二掌火來看，只見一張臥床壓得四脚多折，滿床盡是磚頭泥土，原來那一垛牆走了「六」。一向床遮着不覺得，此時偶然坍將下來，若有人在床時，便是銅筋鐵骨也壓死了。徽商看了，伸了舌頭出來，一時縮不進去。就叫小二開門，見了夫婦二人，反謝道：「若非賢夫婦相叫起身，幾乎一命難存。」夫婦兩人看見牆坍床倒，也自大加驚異，道：「此乃恩人洪福齊天，大難得免，莫非恩人陰德之報。」兩相稱謝，徽商留夫婦茶話少時，珍重而別。只此一件，可見商人二兩銀子，救了母子兩命，到底因他來謝，脫了牆壓之厄，仍舊是自家救了自家性命一般，此乃上天巧於報德處。所以古人說：「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小子起初說：「到頭原是自周全，」並非誑語。看官每不信，小子而今單表一個周全他人，仍舊周全了自己一段長話，作個正文。有詩爲證：

有女顏如玉，

酬德詎能足。

遇彼素心人，

清操同秉燭。

蘭蕙保幽芳，
移來貯金屋。

容臺(二七)粉署(二八)郎，
一朝昇掾屬。

聖明重義人，
報施同轉轂。

這段話文，出在弘治年間，直隸太倉州地方。州中有一個吏典，姓顧名芳，平日迎送官府出城，專在城外一個賣餅的江家做下處歇腳。那江老兒名溶，是個老實忠厚的人，生意儘好，家道將就過得。看見顧吏典舉動端方，容儀俊偉，不像個衙門中以下人，私心敬愛他，每遇他到家，便以「提控」呼之，待如上賓。江家有個嬖嬖，生得個女兒，名喚愛娘，年方十七歲，容貌非凡。顧吏典家裏，也自有妻子，便與江家內裏通往來，竟成了一家骨肉一般。常言道：『一家飽暖千家怨，』江老雖不怎的富，別人看見他生意從容，衣食不缺，便傳說了千金，幾百金家事。有那等眼光淺、心不足的，目中就着不得，不由得不妬忌起來。忽一日，江老正在家裏做活，只見如狼似虎一起捕人，打將進來，喝道：『拿海賊』，把店中家火，打得粉碎。江老出來分辨，衆捕一齊動手，一索子細倒。江嬖嬖與女兒，顧不得羞恥，大家啼啼哭哭，嚷將出來。問道：『是何事端？說個明白。』捕人道：『崇明解到海賊一起，有江溶名字，是個窩家，還問什麼事端？』江老夫妻與女兒叫起撞天屈來，說道：『自來不曾出外，那裏認得什麼海賊？却不屈殺了平人！』捕人道：『不管屈不屈，到州裏分辨去，與我們無干。快些打發我們見官去。』江老是個鄉子裏人，也不曉得盜情利害，也不曉得該怎的打發公差，合家只是一味哭。捕人每不見動靜，便發起狠來道：『老兒奸詐，家裏必有贓物，我們且搜一搜。』衆人不管好歹，打進內裏一齊動手，

險些把地皮多翻了轉來，見了細軟(二〇)，便藏匿了。江老夫妻女兒三口，殺豬也似的叫喊，搥天倒地價哭，捕人每揎拳裸手，耀武揚威，正在沒擺布處。只見一個人踱將進來，喝道：『有我在，不得無理！』衆人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州裏顧提控。大家住手道：『提控來得正好，我們不要粗魯，但憑提控便是。』江老一把扯住提控道：『提控，救我一救。』顧提控問道：『怎的起？』捕人拿牌票出來看，却是海賊指扳窩家，巡捕衙裏來拿的。提控道：『賊指的事多出仇口，此家良善，明是冤屈。你們爲我面上，須要周全一分。』捕人道：『提控在此，誰敢多話！只要分付我們，一面打點見官便是。』提控即便主張江老支持酒飯魚肉之類，擺了滿桌，任他每狼餐虎嘍吃個盡情。又摸出幾兩銀子做差使錢，衆捕人道：『提控分付，我每也不好推辭，也不好較量，權且收着。凡百看提控面上，不難爲他便了。』提控道：『列位別無幫襯處，只求遲帶到一日，等我先見官人替他分訴一番，做個道理。然後投牌，便是列位盛情。』捕人道：『這個當得奉承。』當下江老隨捕人去了，提控轉身安慰他母子道：『此事只要破費，須有分辯處，不妨大事。』母子啼哭道：『全仗提控搭救則箇。』提控道：『且關好店門，安心坐着，我自做道理去。』出了店門，進城來，一徑到州前來見捕盜廳官人道：『顧某有個下處主人江溶，是個良善人戶，今被海賊所扳，想必是仇家陷害，望乞爺台爲顧某薄面周全則箇。』捕官道：『此乃堂上公事，我也不好自專。』提控道：『堂上老爺，顧某自當稟明，只望爺台這裏帶到時，寬他這一番拷究。』捕官道：『這個當得奉命。』須臾，知州升堂，顧提控觀個堂事(三)空便，跪下稟道：『吏典平日伏侍老爺，並不敢有私情冒稟，今日有個下處主人江溶，被海賊誣扳，吏典熟知他是良善人戶，

必是仇家所陷，故此斗膽稟明，望老爺天鑒之下，超豁無辜。若是吏典虛言妄稟，罪該萬死。」知州道：「盜賊之事，非同小可。你敢是私下受人買囑，替人講解麼？」提控叩頭道：「吏典若有此等情弊，老爺日後必然知道，更典情愿受罪。」知州道：「待我細審，也聽不得你一面之詞。」提控道：「老爺「細審」二字便是無辜超生之路了。」復叩一頭，走了下來。想道：「官人方纔說「聽不得一面之詞」，我想人衆則公，明日約同衙門幾位朋友大家稟一聲，必然聽信。」是日拉請一般的十數個提控到酒館中坐一坐，把前事說了，求衆人明日幫他一說。衆人平日與顧提控多有往來，無有不依的。

次日捕人已將江溶解到捕廳，捕廳因顧提控面上，不動刑法，竟送到堂上來。正值知州投文換牌，唱名點到江溶名字，顧提控站在旁邊，又跪下來稟道：「這江溶卽是小吏典昨日所稟過的，果是良善人戶，中間必有冤情，望老爺詳察。」知州作色道：「你兩次三番替人辨白，莫非受了賄賂，故敢大膽……」提控叩頭道：「老爺當堂明查，若不是小吏典下處主人及有賄賂情弊，打死無怨。」只見衆吏典多跪下來，稟道：「委是顧某主人，別無情弊，衆吏典敢百口代保。」知州平日也曉得顧芳行徑，是個忠直小心的人，心下有幾分信他的。說道：「我審時自有道理。」便問江溶：「這夥賊人扳你，你平日曾認得一兩個否？」江老兒叩頭道：「爺爺，小的若認得一人，死也甘心。」知州道：「他們有人認得你否？」江老兒道：「這個小的雖不知，想來也未必認得小的。」知州道：「這個不難，」喚一個阜隸過來，教他脫下衣服與江溶穿了，扮做了阜隸，却叫阜隸穿了江溶衣服，扮做了江溶。分付道：「等強盜執着江溶時，你可替他折證，看他認得認不得？」阜隸依言與江溶更換停當，然後帶出監

犯來。知州問賊首道：『江溶是你窩家麼？』賊首道：『爺爺，正是。』知州敲着氣拍，故意問道：『江溶，怎麼說？』這個阜隸扮的江溶，假着口氣道：『爺爺，並不干小人之事。』賊首看着假江溶，那裏曉得不是，一口指着道：『他住在城外，倚着賣餅爲名，專一窩着我每贓物，怎生賴得？』阜隸道：『爺爺，冤枉，小的不曾認得他的。』賊首道：『怎生不認得？我們長在你家吃餅，某處賊若干，某處賊若干，多在你家，難道忘了？』知府明知不是，假意說道：『江溶是窩家，不必說了。却是天下有名姓相同，』一手指着真江溶扮阜隸的道：『我這個阜隸，也叫得江溶，敢怕是他麼？』賊首把阜隸一看，那裏認得！連喊道：『爺爺，是賣餅的江溶，不是阜隸的江溶。』知州又手指假江溶道：『這個賣餅的江溶，可是了麼？』賊首道：『正是。』這個知州冷笑了一聲，連敲氣拍兩三下，指着賊首道：『你這殺剛不盡的奴才，自做了歹事，又受人買囑，扳陷良善。』賊首連喊道：『這江溶果是窩家，一些不差，爺爺。』知州喝叫掌嘴，打了十來下。知州道：『還要嘴強，早是我先換過了，試驗虛實，險些兒屈陷平民。這個是我阜隸周才，你却認做了江溶，就信口扳殺他。這個扮阜隸的，正是賣餅江溶，你却又不認得，就說道：「無干」，可知道你受人買囑來害江溶，原不曾認得江溶的麼？』賊首低頭無語，只叫：『小的該死。』知州叫江溶與阜隸仍舊換過了衣服，取夾棍來，把賊首夾起，要招出買他指板的人來。賊首是頑皮賴肉，那裏放在心上，任你夾打，只供稱：『是因見江溶殷實，指望扳賠贓物是實，別無指使。』知州道：『眼見得是江溶仇家所使，無得可疑，今這奴才，死不肯招，若必求其人，他又耍信口誣害，反生株連，我只釋放了江溶，不根究也罷。』江溶叩頭道：『小的也不願曉得害小的的仇人，』

省得中心不忘，冤冤相結。」知州道：『果然是個忠厚人。』提起筆來，把名字註銷，喝道：『江溶無干，直趕出去！』當下江溶叩頭不止，阜隸連喝：『快走！』江溶如籠中放出飛鳥，歡天喜地出了衙門，衙門裏許多人撮空叫喜，擁住了不放。又虧得顧提控走出來，把幾句話解散開了衆人，一同江溶走回家來。江老兒一進門，便喚過妻女來道：『快來拜謝恩人！這番若非提控搭救，險些兒相見不成了。』三個人拜做一堆，提控道：『自家家裏，應得出力，況且是知州老爺神明做主，與我無干，快不要如此！』江嫫嫫便問老兒道：『怎生回來得這樣撒脫』，不會吃虧麼？』江老兒道：『兩處俱仗提控先說過了，並不動一些刑法，天字號一場官司，今沒一些干涉，竟自平淨了。』江嫫嫫千恩萬謝，提控立起身來道：『你們且慢慢細講，我還要到衙門去，謝謝官府去。』當下提控作別自去了。

江老送了出門回來，對嫫嫫說：『正是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誰想遭此一場飛來橫禍，若非提控出力，性命難保。今雖然破費了些東西，幸得太平無事，我每不可忘了恩德，怎生酬報得他便好！』嫫嫫道：『我家家事向來不見怎的，只好度日，不知那裏動了人眼，被天殺的暗算，招此非災。前日衆捕人一番擄掠，狠如打劫一般，細軟東西盡被抄扎過了，今日有何重物謝得提控大恩？』江老道：『便是沒東西難處，就湊得些少也當不得數。他也未必肯受，怎麼好？』嫫嫫道：『我到有句話商量，女兒年一十七歲，未曾許人。我們這樣人家，就許了人，不過是村莊人口，不若送與他做了妾，扳他做個女婿，支持門戶，也免得外人欺侮，可不好？』江老道：『此事倒也好，只不知女兒肯不肯？』嫫嫫道：『提控又青年，他家大娘子又賢惠，平日極是與我女兒說得來的，敢怕也情愿？』遂喚女兒來，把

此意說了。女兒道：『此乃爹娘要報恩德，女兒何惜此身！』江老道：『雖然如此，提控是個近道理的人，若與他明說，必是不從。不若你我三人，只作登門拜謝，以後就留下女兒在彼，他便不好推辭得。』

嬖嬖道：『言之有理。』當下三人計議已定，拿來曆日來看，來日上吉。次日起早，把女兒裝扮了，江老夫妻，兩個步行，女兒乘着轎，抬進城中，竟到顧家來。提控夫妻，接了進去，問道：『何事光降？』

江老道：『老漢承提控活命之恩，今日同妻女三口登門拜謝。』提控夫妻道：『有何大事？直得如此！且勞煩小娘子過來，一發不當。』江老道：『老漢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奉告，老漢前日若是受了非刑，死於獄底，留下妻女，不知流落到甚處。今幸得提控救命重生，無恩可報。止有小女愛娘，今正十七歲，與老妻商議，送來與提控娘子鋪床疊被，做個箕箒之妾。提控若不棄嫌龔醜，就此俯留，老漢夫妻終身有托。今日是個吉日，一來到此拜謝，二來特送小女上門。』提控聽罷，正色道：『老丈說那裏話！顧某若做此事，天地不容。』提控娘子道：『難得老伯伯、乾娘、妹妹，一同到此，且請過小飯，有話再說。』提控一面分付廚下擺飯相待，飲酒中間，江老又把前話提起，出位拜提控一拜道：『提控若不受老漢之托，老漢死不瞑目。』提控情知江老心切，暗自想道：『若不權且應承，此老心不肯住，又去別尋事端謝我，反多事了。且依着他言語，我日後自有處置。』飯罷，江老夫妻起身作別，分付女兒留住，道：『你在此伏侍大娘。』愛娘含羞忍淚，應了一聲。提控道：『休要如此說！荆妻且權留小娘子盤桓幾日，自當送還。』江老夫妻也道是他一時門面說話，兩下心照罷了。兩口兒去得，提控娘子便請愛娘到裏面自己房裏坐了，又擺出細菓茶品請他，分付走使了鬻鋪設好了一間小房，一床被臥。

連提控娘子心裏，也只道提控有意留住的，今夜必然趁好日同宿。他本是個大賢惠不撚酸的人，又平日喜歡着愛娘，故此是件周全停當，只等提控到晚受用。正是

一朵鮮花好護持，
芳菲只待賞花時。

等閒未動東君意，
惜處重將帷幙施。

誰想提控是夜竟到自家娘子房裏來睡了，不到愛娘處去。提控娘子問道：『你爲何不到江小娘那裏去宿，莫要忌我。』提控道：『他家不幸遭難，我爲平日往來，出力救他，今他把女兒謝我，我若貪了女色，是乘人危處，遂我欲心，與那海賊指板，應捕搶擄，肚腸有何兩樣？顧某雖是小小前程，若壞了行止，永遠不吉。』提控娘子見他說出咒來，知是真心。便道：『果然如此，也是你的好處。只是日間何不力辭脫了，反又留在家中做甚？』提控道：『江老兒是老實人，若我不允女兒之事，他又剝肉補瘡，別尋道路謝我，反爲不美。他女兒平日與你相愛，通家姊妹留下你處住幾日，這却無妨。我意欲就此看個中意的人家子弟，替他尋下一頭親事，成就他終身結果，也是好事。所以一時不辭他去，原非我自家有意也。』提控娘子道：『如此却好，』當夜無詞。自此江愛娘只在顧家住，提控娘子與他如同親姐妹一般，甚是看待得好。他心中也時常打點提控到他房裏的，怎知道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直待他年榮貴後，
方知今日不爲差。

提控只如常相處，並不會起一毫邪念，說一句戲語，連愛娘房裏，脚也不躡進去一步。愛娘初時疑惑，

後來也不以為怪了。提控衙門事多，時常不在家裏。匆匆過了一月有餘，忽一日得閒在家中，對娘子道：『江小娘在家，初意要替他尋個人家，急切裏湊不着巧。而今一月多了，久留在此，也覺不便。不如備下些禮物，送還他家。他家父母必然問起女兒相處情形，他曉得我心事如此，自然不來強我了。』提控娘子道：『說得有理。』當下把此意與江愛娘說明了，就備了六個盒盤，又將出珠花四朵、金耳環一雙，送與江愛娘插戴好，一乘轎着個從人徑送到江老家裏來。江老夫妻接着轎子，曉得是顧家送女兒回家。心裏疑道：『為何叫他獨自個歸來？』問道：『提控在家麼？』從人道：『提控不得工夫來，多多拜上阿爹，這幾時有慢了小娘子，今特送還府上。』江老見說話蹊蹺，反懷着一肚子鬼胎道：『恐怕有甚不恰當處。』忙忙領女兒到裏邊坐了，同嫫嫫細問他這一月的光景。愛娘把顧娘子相待甚厚，並提控不進房，不近身的事，說了一遍。江老呆了一晌道：『長要來』問個信，自從為事之後，生意淡薄，窮忙沒有工夫，又是素手，不好上門。欲待央個人來，急切裏沒便處，只道你一家和睦，無些別話，誰想却如此行徑？這怎麼說！』嫫嫫道：『敢是日子不好？與女兒無緣法，得個人解禳解禳便好。』江老道：『且等另揀個日子，再送去又做處。』愛娘道：『據女兒看起來，這顧提控不是貪財好色之人，乃是正人君子。我家強要謝他，他不好推辭得，故此權留這幾時，誓不玷污我身。今既送了歸家，自不必再送去。』江老道：『雖然如此，他的恩德，畢竟不會報得，反住在他家打攬多時，又加添禮物送來，難道便是這樣罷了？還是改日再送去的是。』愛娘也不好阻當，只得憑着父母說罷了。過了兩日，江老夫妻做了些餅食，買了幾件新鮮物事，辦着十來個盒盤，一罈泉酒，僱個擔夫，挑了，又是一乘

轎，抬了女兒，留下嫵嫵看家，江老自家伴送過顧家來。提控迎着江老，江老道其來意，提控作色道：『老丈！難道不曾問及令愛來？顧某心事，唯天可表！老丈何不見諒如此！此番決不敢相留，盛惠謹領。令愛不及款接，原轎請回，改日登門拜謝。』江老見提控詞色嚴正，方知女兒不是誑語，連忙出門止住來轎，叫他仍舊抬回家去。提控留江老轉去茶飯，江老也再三辭謝，不敢叨領，當時別去。提控轉來，受了禮物，出了盒盤，打發了腳擔錢，分付多謝去了。進房對娘子說江老今日復來之意。娘子道：『這個便老沒正經，難道前番不諧，今番有再諧之理？只是難爲了愛娘，又來一番，不會會得一會去。』提控道：『若等他下了轎，接了進來，又多一番事了。不如決絕回頭了的是。這老兒真誠，却不見機，既如此把女兒相纏，此後往來也要稀疎了些，外人不知就裏，惹得造下議論來，反害了女兒終身，是要好成歡了。』娘子道：『說得極是。』自此提控家不似前日十分與江家往來得密了。

那江家原無甚麼大根基，不過生意濟楚，自經此一番橫事剝削之後，家計蕭條下來。自古道：『人家天做，』運來時，撞着就是趁錢的，火燄也似長起來；運退時，撞着就是折本的，潮水也似退下去。江家悔氣頭裏，連五熱行裏生意，多不濟了。做下餅食，常管五七日不發市，就是餿蒸氣了，餵豬狗也不中。你道爲何如此？先前爲事時，不多幾日，只因驚怕了。自女兒到顧家去後，闕了一個月多店門不開，主顧家多生疎，改向別家去，就便拘不轉來。況且窩盜爲事，聲名揚開去不好聽，別人不管好歹，信以爲實，就怕來纏帳。以此生意冷落，日吃月空，漸漸支持不來。要把女兒嫁個人家，思量靠他過下半世，又高不湊，低不就，光陰眨眼，一錯就是論年。女兒也大得過期了。忽一日一個徽州商人經過，偶然回

瞥見愛娘顏色，訪問鄰人，曉得是賣餅江家，因問：『可肯與人家爲妾否？』鄰人道：『往年爲官事時，曾送與人做妾，那家行善事，不肯受，還了的。做妾的事，只怕也肯。』徽商聽得此話，去央個熟事的媒婆到江家來說此親事，只要事成，不惜重價。媒婆得了口氣，走到江家便說出徽商許多富厚處，情愿出重禮！聘小娘子爲偏房。江老夫妻正在喉急頭上，見說得動火，便問道：『討在何處去的？』媒婆道：『這個朝奉，只在揚州開當中，大孺人自在徽州家裏，今討去做二孺人，住在揚州當中，是兩頭大_三的，好不受用！亦且路不多遠。』江老夫妻道：『肯出多少禮？』媒婆道：『說過只要事成，不惜重價。你每能要得多少，那富家心性，料必勾你每心下的，憑你每討禮罷了。』江老夫妻商量道：『你我心下不割捨得女兒，欲待留下他，遇不着這樣好主。有心得把與別處人去，多討得些禮錢，也勾下半世做生意度日方可。是必要他三百兩，不可少了。』商量已定，對媒婆說過。媒婆道：『三百兩，忒重些。』江嫵嫵道：『少一釐，我也不肯。』媒婆道：『且替你們說說看，只要事成後，謝我多些兒。』三人盡說三百兩是一大主財物，極頂價錢了，不想商人慕色心重，二三百金之物，那裏在他心上？一說就允，如數下了財禮，揀個日子娶了過去，開船往揚州。江愛娘哭哭啼啼，自道終身不得見父母了。江老雖是賣去了女兒，心中淒楚，却幸得了一主大財，在家別做生理不題。

却說顧提控在州六年，兩考役滿，例當赴京聽考。吏部點卯_三過，撥出在韓侍郎門下辦事効勞。那韓侍郎是個正直忠厚的大臣，見提控謹厚小心，儀表可觀，也自另眼看他，時留在衙前聽候差役。一日侍郎出去拜客，提控不敢擅離衙門左右，只在前堂伺候歸來。等了許久，侍郎又往遠處赴席，一時未

還。提控等得不耐煩，困倦起來，坐在檻上打盹，朦朧睡去，見空中雲端裏黃龍現身，彩霞一片，映在自己身上。正在驚看之際，忽有人蹴他起來，颯然驚覺。乃是後堂傳呼，高聲喝：『夫人出來，』提控倉皇失措，連忙趨避不及。夫人步至前堂，親看見提控慌遽走出之狀，着人喚他轉來。提控自道失了禮度，必遭罪責，趨至庭中，跪倒俯伏地下，不敢仰視。夫人道：『抬起頭來我看。』提控不敢放肆，略把頰子一伸，夫人看見道：『快站起來，你莫不是太倉顧提控麼？爲何在此？』提控道：『不敢，小吏顧芳，實是太倉人，考滿赴京，在此辦事。』夫人道：『你認得我否？』提控不知甚麼緣故，撞個頭路不着，不敢答應一聲。夫人答道：『妾身非別人，即是賣餅江家女兒也。昔年徽州商人娶去，以親女相待，後來嫁於韓相公爲次房。正夫人亡逝，相公立爲繼室，今已受過封誥。想來此等榮華，皆君所致也。若是當年非君厚德義還，妾身今日安能到此地位？妾身時刻在心，正恨無由補報，今天幸相逢於此，當與相公說知就裏，少圖報効。』提控聽罷，恍如夢中一般，偷眼覷着堂上夫人，正是江家愛娘。心下道：『誰想他却有這個地位？』又尋思道：『他分明賣與徽州商人做妾了，如何却嫁得與韓相公？方纔聽見說徽商以親女相待，這又不知怎麼解說？』當下退出外來，私下偷問韓府老都管，方知事體備細。

當日徽商娶去時節，徽人風俗，專要鬧房炒新郎，凡親戚朋友相識的，在住處所在，聞知娶親，就攜了酒榼前來稱慶。說話之間，名爲祝頌，實半帶笑耍，把新郎灌得爛醉方以爲樂。是夜徽商醉極，講不得甚麼雲雨勾當，在新人枕畔一覺睡倒，直至天明。朦朧中見一個金甲神人，將瓜鎚撲他腦蓋一下，蹴他

起來道：『此乃二品夫人，非凡人之配，不可造次胡行！若違我言，必有大咎。』徽商驚醒，覺得頭疼異常，只得扒了起來。自想此夢稀奇，心下疑惑，平日最信的是關聖靈籤。梳洗畢，開個隨身小匣。取出十個錢來，對空虔誠禱告，看與此女緣分何如？卜得個乙戊，乃是第十五籤。籤曰：

兩家門戶各相當，不是姻緣莫較量！

直待春風好消息，却調琴瑟向蘭房。

詳了籤意，疑道『既明說：「不是姻緣」了，又道：「直待春風」「却調琴瑟」，難道放着見貨，等待時來不成？』心下一發糊塗，再繳一籤，卜得個辛丙，乃是第七十三籤。籤曰：

憶昔蘭房分半釵，而今忽報信音乖。

癡心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

得了這籤，想道此籤說話明白，分明不是我的姻緣，不能到底的了。夢中說有二品夫人之分，若把來另嫁與人，看是如何？禱告過，再卜一籤，得了個丙辰，乃是第二十七籤。籤曰：

世間萬物各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取。

英雄豪傑本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

徽商看罷道：『籤句明白如此，必是另該有個主，吾意決矣。』雖是這等說，日間見他美色，未免動心，然但是有些邪念，便覺頭疼。到晚來走近床邊，愈加心神恍惚，頭疼難支。徽商想道：『如此蹉跎，要見夢言可據。籤語分明，萬一破他女身，必為神明所惡，不如放下念頭，認他做個乾女兒，尋個人嫁了』

他，後來果得富貴，也不可。』遂把此意對江愛娘說道：『在下年四十餘歲，與小娘子年紀不等。況且家中原有大孺人，今揚州典當內，又有二孺人。前日只因看見小娘子生得貌美，故此一時聘娶了來，昨晚夢見神明說：「小娘子是個貴人，與在下非是配偶。」今不敢胡亂，辱莫了小娘子，在下癡長一半年紀，不若認爲義父女，等待尋個好姻緣配着，圖個往來，小娘子意下如何？」江愛娘聽見說，不做妾，做女，有甚麼不肯處？答應道：『但憑尊意，只恐不中抬舉。』當下起身插燭也似，拜了徽商四拜，以後只稱徽商做『爹爹』，徽商稱愛娘做『大姐』，各床而睡，同行至揚州當裏，只說是路上結拜的朋友女兒，托他尋人家的。也就分付媒婆替他四下裏尋親事，正是春初時節，恰好湊巧韓侍郎帶領家眷上任，舟過揚州，夫人有病，要娶個偏房，就便伏侍夫人。停舟在關下，此話一聞，那些做媒的如蠅聚羶，來的何止三四十起，各處尋將出來，多看得不中意。落末有個人說：『徽州當裏，有個乾女兒，說是太倉州來的，模樣絕美，也是肯與人爲妾的，問問也好。』其間就有媒婆叨攬去當裏來說，原來徽州人有個僻性，是「烏紗帽」、「紅綉鞋」二物，一生只這兩件，不爭銀子，其餘諸事慳吝了。聽見說個韓侍郎娶妾，先自軟攤了半邊。自誇夢兆有准，巴不得就成了。韓府也叫人看過，看得十分中意。徽商認做自己女兒，不爭財物，反賠嫁裝，只貪個紗帽往來，便自心滿意足。韓府仕宦人家，做事不小，又見徽商行徑冠冕，不說身價，反輕易不得了，連釵環首飾、緞疋、銀兩也下了三四百金禮物。徽商受了，增添嫁事，自己穿了大服，大吹大擂，將愛娘送下官船上來。侍郎與夫人看見人物標致，更加禮儀齊備，心下喜歡，另眼看待。到晚雲雨之際，儼然身是處子，一發敬重。一路相處，甚是相得。到了京中，不料

夫人病重不起，一應家事盡囑愛娘掌管。愛娘處得井井有條，勝過夫人在日。內外大小，無不喜歡。韓相公得意，揀個吉日，立爲繼房。恰遇弘治改元覃恩^三，竟將江氏入冊報去，請下了夫人封誥，從此內外俱稱夫人了。

自從做了夫人，心裏常念先前嫁過兩處，若非多遇着好人，怎生得全得女兒之身，致今日有此享用？那徽商認做乾爺，兀自往來不絕，不必說起。只不知顧提控近日下落，忽在堂前相遇，恰恰正在門下走動。正所謂

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夫人見了顧提控，返轉內房等候侍郎歸來，對侍郎說道：『妾身有個恩人，沒路報効，誰知却在相公衙門中服役。』侍郎問：『是誰人？』夫人道：『卽辦事吏顧芳是也。』侍郎道：『他與你有何恩處？』夫人道：『妾身原籍太倉人，他也是太倉州吏，因妾家裏父母被盜被害，得他解救，幸免大禍。父母將身酬謝，堅辭不受，強留在彼，他與妻子待以賓禮，誓不相犯。獨處室中一月，以禮送歸。後來過繼與徽商爲女，得有今日，豈非恩人？』侍郎大驚道：『此柳下惠魯男子^三之事，我輩所難，不道掾吏之中，却有此等仁人君子？不可埋沒了他，』竟將其事寫成一本，奏上朝廷，本內大略云：

竊見太倉州吏顧芳暴白冤事，俠骨著於公庭；峻絕謝私，真心矢乎暗室。品流雖賤，衣冠所難。合行特旌，以彰篤行。

孝宗見奏，大喜道：『世間那有此等人？』卽召韓侍郎面對，問其詳細。侍郎一一奏知，孝宗稱歎不

置。侍郎道：『此皆陛下中興之化所致，應與表揚。』孝宗道：『何止表揚，其人堪爲國家所用！今在何處？』侍郎道：『今在京中考滿，撥臣衙門辦事。』孝宗回顧內侍，命查那部裏缺司官。司禮監秉筆內監奏道：『昨日吏部上本，禮部儀制司〔三〕欠主事〔四〕一員。』孝宗道：『好，好。禮部乃風化之原，此人正好。』卽御批『顧芳除補，吏部知道！』韓侍郎當下謝恩而出。侍郎初意不過要將他旌表一番，與他個本等職銜，夢裏也不料聖恩如此嘉獎，驟與殊等美官，真個喜出望外。出了朝中，竟回衙來，說與夫人知道。夫人也自歡喜不勝，謝道：『多感相公爲妾報恩，妾身萬幸。』侍郎看見夫人歡喜，心下愈加快活。忙叫親隨報知顧提控，提控聞報，猶如地下墜天，還穿着本等衣服，隨着親隨進來，先拜謝相公。侍郎不肯受禮，道：『如今是朝廷命官，自有體制。且換了冠帶，謝恩之後，然後私宅少敘不遲。』須臾便有禮部衙門人來伺候，伏侍去到鴻臚寺〔三〕報了名，次早，午門外謝了聖恩，到衙門到任。正是

昔年蕭主吏〔三〕，今日叔孫通〔三〕，

兩翅何曾異，只是錦袍紅。

當日顧主事完了衙門裏公事，就穿着公服，竟到韓府私宅中來，拜見侍郎。顧主事道：『多謝恩相提攜，在皇上面前，極力舉薦，故有今日。此恩天高地厚。』韓侍郎道：『此皆足下陰功浩大，以致聖上寵眷非常，得此殊典。老夫何功之有？』拜罷，主事請拜見夫人以謝，推許大恩。侍郎道：『賤室既忝同鄉，今日便同親戚。』傳命請夫人出來相見。夫人見主事，兩相稱謝，各拜了四拜。夫人進去治

酒。是日侍郎款待主事，盡歡而散。夫人又傳問顧主事離家在幾時，父母的安否下落。顧主事回答道：『離家一年，江家生意如常，却幸平安無事。』侍郎與顧主事商議，待主事三月之後，給個假限回籍，就便央他迎取江老夫婦。顧主事領命，果然給假，衣錦回鄉，鄉人無不稱羨。因往江家拜候，就傳女兒消息，江家喜從天降。主事假滿，攜了妻子回京復任，就分付二號船裏着落了江老夫妻。到京相會，一家歡忭無極。自此侍郎與主事通家往來，儼如伯叔子姪一般。顧家大娘子與韓夫人愈加親密，自不必說。後來顧主事三子，皆讀書登第，主事壽登九十五歲，無病而終。此乃上天厚報善人也。所以奉勸世間行善，原是積來自家受用的。有詩爲證：

美色當前誰不慕，
況是酬恩去復來。

若使偶然通一笑，
何緣掾吏入容台？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五終

註：「一【安吉州】今浙江省安吉縣，在湖州市西南。

「三」【成色】指銀子中所含純銀的成分。

「三」【見火不得的】鎔銀必須用火，可是鉛、銅、錫、鐵，都是見火即化的東西，所以此處說『見火不得的』。

「四」【撒】吳語，作「跳」字解。

「五」【下處】吳俗稱旅客借寓的地方。

「六」【足紋】即足色紋銀，指此種銀子的成色達到最高標準的。

「七」【轉去】見本書卷八註三〇。下不再註。

「八」【沒志行】作「沒有志向品行」解。

「九」【敢怕】「敢」字在小說中，常用作「大約」的意思。它與「怕」字連用，作「恐怕」解。

「二〇」【不伶俐的勾當】「伶俐」就今北方語曰「乾脆」，「不伶俐」轉用爲「不正當」，「不伶俐的勾當」，即「不名譽行爲」之意。

「二一」【不當人子】即「不成人」，引伸作「不該」解。

「二三」【句把】「把」字，見本書卷二註二〇，此處作「一句兩句」解。

「二四」【綽俏綽趣的話】吳語，作「俏皮話」，「帶勾引婦女的髒話」解。

「四」【朝奉】翟灝通俗編卷十八引呂種玉言鯖：『徽俗稱富翁爲朝奉。』翟氏按語中云：『……今徽賈假此稱謂……徽嚴之間皆爲是此稱久矣。』此處是對徽商的尊稱。

〔五〕「煞是」「極是」之意。

〔六〕「走了」吳語作「走了原樣」解，即「傾斜」的意思。

〔七〕「容臺」禮部稱「容臺」。事文類聚云：『禮部稱「南省」，又曰「禮閣」，又曰「容臺」，又曰「春臺」。』

〔八〕「粉署」京中各部，都胡粉塗壁，古稱「粉署」，此處指禮部。

〔九〕「海賊」明初江浙沿海地方，常爲倭寇所侵擾，與之勾通者，即爲海賊。

〔一〇〕「細軟」見本書卷六註〔二〇〕。下不再註。

〔一一〕「堂事」長官在堂上判事。

〔一二〕「撇脫」見本書卷九註〔二五〕。下不再註。

〔一三〕「長要來……」吳語，即『好久要來……』之意。

〔一四〕「兩頭大」吳俗稱『不與大婦同居的妾』，「大」即「大老婆」的略稱，其意就是說，大小另居，在丈夫眼中，兩邊都作大老婆看待也。究其實際，仍舊是偏房。

〔一五〕「點卯」舊時官員點驗書役曰「點卯」，名冊曰「卯冊」。

〔一六〕「烏紗帽、紅綉鞋」「烏紗帽」指「官員」；「紅綉鞋」指「婦女」。形容徽商對「官吏」和「女色」方面，並不吝惜銀子。

〔一七〕「弘治改元覃恩」弘治，明孝宗年號。「覃恩」是指舊日封建朝廷有大慶典時，對臣下普行封贈賞賜或赦免事。此處敍出因改元而封贈。

〔六〕【柳下惠魯男子】俗用來指「不好女色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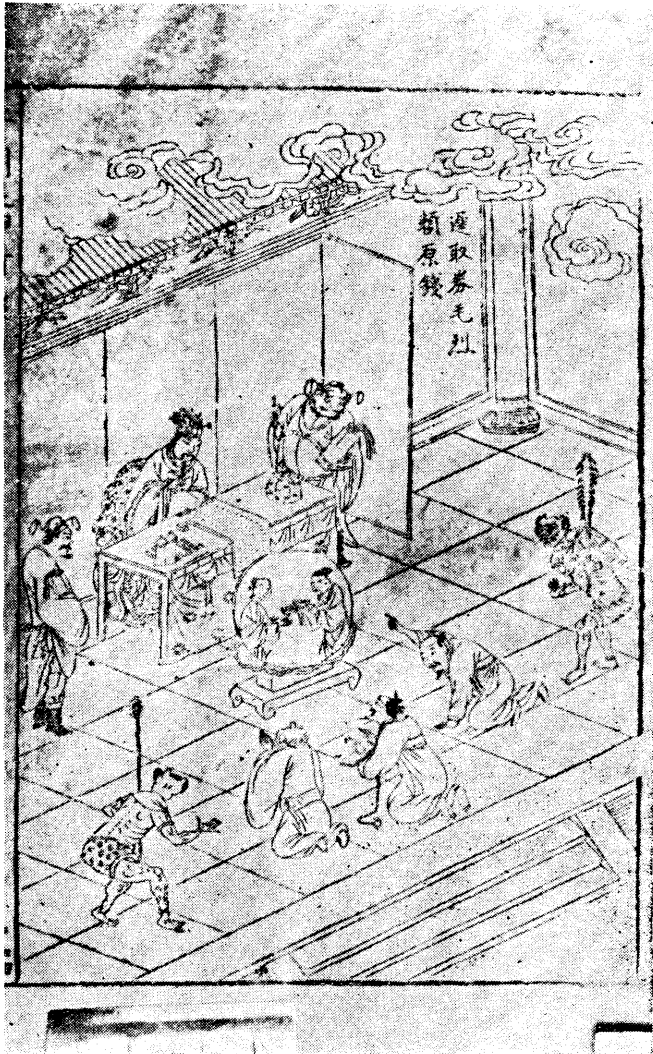
〔五〕【禮部儀制司】明制禮部中設「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四清吏司，儀制司執掌諸禮文宗封貢舉學校之事。

〔三〕【主事】禮部各司，各設主事一人，位在員外郎下，正六品，爲部中司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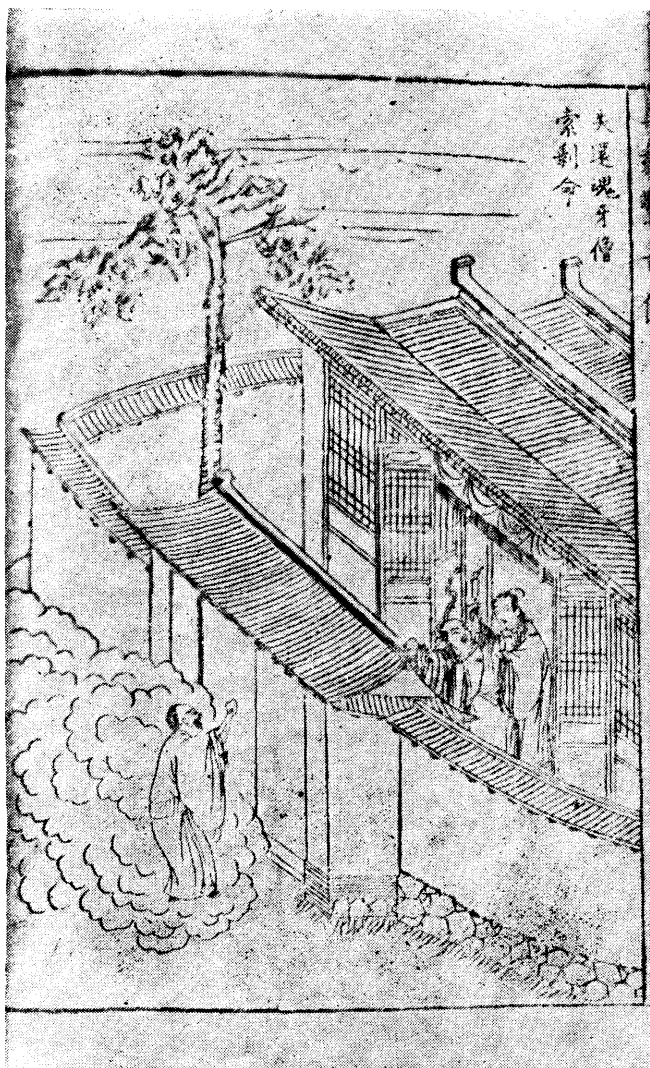
〔三〕【鴻臚寺】明制，百官使臣復命謝恩，若見若辭，均須鴻臚寺引奏。

〔三〕【蕭主吏】指漢蕭何（曾爲主吏）。主吏是「功曹」，徵職。

〔三〕【叔孫通】漢人，定朝儀。此處用來譬喻顧主事一躍而任禮部儀制司主事。



天運魄牙僧
索剝命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六

遲取券毛烈賴原錢

失還魂牙僧索剩命

詩云：

一陌〔一〕金錢便返魂，公私隨處可通門。

鬼神有德開生路，

日月無光照覆盆〔二〕。

貧者何緣蒙佛力，

富家容易受天恩。

早知善惡多無報，

多積黃金遺子孫。

這首詩乃是令狐謬所作。他鄰近有個烏老，家資巨萬，平時好貪不義。死去三日，重復還魂。問他緣故，他說死後虧得家裏廣作佛事，多燒楮錢〔三〕，冥官大喜，所以放還。令狐謬聞得大爲不平，道：『我只道只有陽世間貪官污吏受財枉法，賣富差貧〔四〕，豈知陰間也自如此！』所以做這首詩。後來冥司追去，要治他謗訕〔五〕之罪，被令狐謬是長是短〔六〕，辨折一番。冥司道他持論甚正，放教還魂；仍追烏老置之地獄。蓋是世間沒分割處的冤枉，盡拚到陰司裏理直。若是陰司也如此糊塗，富貴的人只消作惡造業，到死後分付家人多做些功果，多燒些楮錢，便多退過了，却不與陽間一樣沒分曉！所以令狐生不伏，有此一詩。其實陰司報應一毫不差的。

宋淳熙年間，明州〔七〕有個夏主簿〔八〕與富民林氏共出本錢買撲官酒坊地店，做那沽泊生理。夏家

出得本錢多些，林家出得少些。却是經紀官運盡是林家家人主當。夏家只管在裏頭照本算帳，分些乾利錢。夏主簿是個忠厚人，不把心機隄防。指望積下幾年，總收利息。雖然零碎支動了些，攏統算着，還該有二千緡錢多在那裏。若把銀算，就是二千兩了。去到林家取討時，林家在店管帳的共有八個，你推我推，只說算帳未清，不肯付還。討得急了，兩番林家就說出沒行止話來，道：『我家累年價辛苦，你家打點得自在錢，正不知錢在那裏哩。』夏主簿見說得蹊蹺，曉得要賴他的，只得到州裏告了一狀。林家得知告了，笑道：『我家將貓兒尾拌貓飯吃（九），拚得將你家利錢折去了一半，官司好歹是我贏的。』遂將二百兩送與州官，連夜叫八個幹僕把簿籍盡情改造，數目字眼多換過了。反說是夏家透支了，也訴下狀來。州官得過了賄賂，那管青紅皂白，竟斷道：『夏家欠林家二千兩。』把夏主簿收監追比。

其時郡中有個劉八郎名元，人叫他做劉元八郎，平時最有直氣。見了此事，大爲不平。在人前裸臂揎拳的嚷道：『吾鄉有這樣冤枉事！主簿被林家欠了錢，告狀，反致坐監，要那州縣何用？他若要去告，指我作證，我必要替他伸冤理枉，等林家這些沒天理的個個吃棒。』到一處，嚷一處。林家這八個人見他如此行徑，恐怕弄到官府知道了，公道上去不得，翻過案來。商量道：『劉元八郎是個窮漢，與他些東西，買他口靜罷。』就中推兩個有口舌的去邀了八郎，到旗亭（二〇）中坐定。八郎問道：『兩位何故見款？』兩人道：『仰慕八郎義氣，敢此沽一杯奉敬。』酒中說起夏家之事。兩人道：『八郎不要管別人家閒事！且只吃酒。』酒罷，兩人袖中摸出官券二百道（二一）來送與八郎，道：『主人林某

曉得八郎家貧，特將薄物相助，以後求八郎不要多管。」八郎聽罷，把臉兒漲得通紅，大怒起來道：「你每做這樣沒天理的事，又要把沒天理的東西贓污我。我就餓死了，決不要這樣財物！」嘆一口氣道：「這等看起來，你每財多力大，夏家這件事在陽世間不能勾明白了。陰間也有官府，他少不得有剖雪處。且看，且看。」忿忿地叫酒家過來，問道：「我每三個吃了多少錢鈔？」酒家道：「算該一貫八百文。」八郎道：「三個同吃，我該出六百文。」就解一件衣服，到隔壁櫃上解當了六百文錢，付與酒家。對這兩人拱手道：「多謝攜帶。我是清白漢子，不吃這樣不義無名之酒。」大踏步竟自去了。兩個人反覺沒趣，算結了酒錢自散了。

且說夏主簿遭此無妄之災，沒頭沒腦的被貪贓州官收在監裏。一來是好人家出身，不曾受慣這苦；二來被別人少了錢，反關在牢中，心中氣盤，染了牢瘟，病將起來。家屬央人保領，方得放出，已病得八九分了。臨將死時，分付兒子道：「我受了這樣冤恨，今日待死。凡是一向撲官酒坊公店並林家欠錢帳目；與管帳八人名姓，多要放在棺內。吾替他地府申辨去。」纔死得一月，林氏與這八個人陸續盡得暴病而死。眼見得是陰間狀准了。

又過一個多月，劉八郎在家忽覺頭眩眼花，對妻氏道：「眼前境界不好。必是夏主簿要我做對證，勢必要死。奈我平時沒有惡業，對證過了，還要重生。且不可入殮！三日後不還魂，再作道理。」果然死去兩日，活將轉來，拍手笑道：「我而今纔出得這口惡氣！」家人問其緣故。八郎道：「起初見兩個公吏邀我去，走勾百來里路，到了一個官府去處。見一個綠袍官人在廊房中走出來，仔細一看，就是

夏主簿。再三謝我道：「煩勞八郎來此。這裏文書都完，只要八郎略一證明，不必憂慮。」我抬眼看見丹墀之下，林家與八個管帳人共頂着一塊長枷，約有一丈五六尺長，九個頭齊齊露出在枷上。我正要消遣他。忽報王升殿了。吏引我去見過。王道：「夏家事已明白，不須說得。旗亭吃酒一節，明白說來。」我供道：「是兩人見招飲酒，與官券二百道，不曾敢接。」王對左右嘆道：「世上却有如此好人！須商議報答他。可檢他壽算。」吏稟：「他該七十九歲。」王道：「窮人不受錢，更爲難得，豈可不賞！添他陽壽一紀。」就着元追公吏送我回家。出門之時，只見那一夥連枷的人趕入地獄裏去了。必然細細要償還他的。料不似人世間葫蘆提(三)。我今日還魂，豈不快活也！」

後來此人整整活到九十一歲，無疾而終。

可見陽世間有冤枉，陰司事再沒有不明白的。只是這一件事陰報雖然明白，陽世間見的錢鈔到底不會顯還得，未爲大暢。而今說一件，陽間賴了，陰間斷了，仍舊陽間還了，比這事說來好聽。

陽世全憑一張紙，是非顛倒多因此；

豈似幽中業鏡台，半點欺心沒處使。

話說宋紹興年間，廬州合江縣趙氏村有一個富民姓毛名烈。平日貪奸不義，一味欺心，設謀詐害。凡是人家有良田美宅，百計設法，直到得上手纔住。掙得潑天也似人家，心裏不曾有一毫止足。看見人家略有些小罅隙，便在裏頭挑唆，於中取利。沒便宜不做事。其時昌州有一個人，姓陳名祈，也是個狠心不守分之人。與這毛烈十分相好。你道爲何？只因陳祈也有好大家事(三)。他一母所生還有三個兄

弟，年紀多幼小。只是他一個年紀長成，獨掌家事。時常恐怕兄弟每大來，這家事須四分分開，要趁權在他手之時做個計較，打些偏手^(二四)，討些便宜。曉得毛烈是個極有算計的人。早晚用得他着，故此與他往來交好。毛烈也曉得陳祈有三個幼弟，却獨掌着家事，必有欺心毛病，他日可以在裏頭看景生情，得些漁人之利^(二五)。所以兩下親密，語語投機，勝似同胞一般。

一日，陳祈對毛烈計較道：『吾家小兄弟們漸漸長大，少不得要把家事四股分了。我枉替他們白做這幾時奴才，心不甘伏。怎麼處？』毛烈道：『大頭在你手裏，你把要緊好的藏起了些不得？』陳祈道：『藏得的藏了，田地是露天盤子^(二六)，須藏不得。』毛烈道：『只要會計較，要藏的田地也藏得。』陳祈道：『如何計較藏地？』毛烈道：『你如今只推有甚麼公用，將好的田地賣了去，收銀子來藏了，不就是藏田地一般？』陳祈道：『祖上的好田好地，又不捨得賣掉了。』毛烈道：『這更容易。你只揀那好田地，少些價錢，權典^(二七)在我這裏。目下拿些銀子去用。以後直等你們兄弟已將見在田地四股分定了，然後你自將原銀在我處贖了去。這田地不多是你自己的了？』陳祈道：『此言誠爲有見。但你我雖是相好，產業交關^(二八)，少不得立個文書，也要用着個中人纔使得。』毛烈道：『我家出入銀兩，置買田產，大半是大勝寺高公做牙儉^(二九)。如今這件事，也要他在裏頭做個中見^(三〇)罷了。』陳祈道：『高公我也是相熟的。我去查明了田地，寫下了文書，去要他着字^(三一)便了。』原來這高公法名智高，雖然是個僧家，到有好些不像出家人處，頭一件是好利。但是風吹草動，有些個賺得錢的所在，他就鑽的去了。所以囊鉢充盈，經紀慣熟。大戶人家做中做保，到多是用得他着的，分明是個沒頭髮

的牙行。毛家債利出入，好些經他的手。就是做過幾件欺心事體，也有與他首尾過來的。陳祈因此央他做了中，將田立券典與毛烈。因要後來好贖，十分不典他重價錢，只好三分之一，做個交易的意思罷了。陳祈家裏田地廣有，非止一處。但是自家心裏貪着的，便把來典在毛烈處做後門。如此一番，也累起本銀三千多兩了。其田足值萬金，自不消說。毛烈放花作利，已此便宜得多了。只爲陳祈自有欺心，所以情愿把便宜與毛烈得了去。以後陳祈母親死過，他將見在戶下的田產分做四股，把三股分與三個兄弟，自家得了一股。兄弟們不曉得其中委曲，見眼前分得均平，多無說話了。

過了幾時，陳祈端正起贖田的價銀，徑到毛烈處取贖。毛烈笑道：『而今這田却不是你獨享的了？』陳祈道：『多謝主見高妙。今兄弟們皆無言可說，要贖了去自管。』隨將原價一一交明。毛烈照數收了，將進去交與妻子張氏藏好。此時毛烈若是個有本心的，就該想着出的本錢原輕，收他這幾年花息，便宜多了。今有了本錢，自該還他去，有何可說？誰知狠人心性，却又不然。道這田總是欺心來的，今贖去獨吞，有好些放不過。他就起個不良之心，出去對陳祈道：『原契在我拙荆處，一時有些身子不快，不便簡尋。過一日還你罷。』陳祈道：『這等，寫一張收票與我。』毛烈笑道：『你曉得我寫字不大便當，何苦難我？我與你甚樣交情，何必如此？待一二日間，翻出來就送還罷了。』陳祈道：『幾千兩往來，不是取笑。我交了這一主大銀子，難道不要討一些把柄回去？』毛烈道：『正爲幾千兩的事，你交與我了，又好賴得沒有不成？要甚麼把柄？老兄忒過慮了。』陳祈也托大，道是毛烈平日相好，其言可信，料然無事。隔了兩日，陳祈到毛烈家去取前券。毛烈還推道一時未尋得出。又隔了兩

日去取，毛烈躲過，竟推道不在家了。如此兩番，陳祈走得不耐煩，再不得見毛烈之面，纔有些着急起來。走到大勝寺高公那裏去商量，要他去問問毛烈下落。高公推道：『你交銀時不曾通我知道，我不好管得。』陳祈沒奈何，只得又去伺候毛烈。一日撞見了，好言與他取券。毛烈冷笑道：『天下欺心事只許你一箇做。你將衆兄弟的田偷典我處，今要出去自吞。我便公道欺心，再要你多出兩千也不爲過。』陳祈道：『原只典得這些，怎要我多得？』毛烈道：『不與我，我也不還你券，你也管田不成。』陳祈大怒道：『前日說過的說話，怎到要詐我起來？當官去說，也只要的我本錢。』毛烈道：『正是，正是。當官說不過時，還你罷了。』陳祈一忿之氣，歸家寫張狀詞，竟到縣裏告了毛烈。

當得毛烈豫先防備這着的。先將了些錢鈔去尋縣吏丘大，送與他了，求照管此事。丘大領諾。比及陳祈去見時，丘大先自裝腔了。問其告狀本意，陳祈把實情告訴了一遍。丘大只是搖頭道：『說不去。許多銀兩交與他了，豈有沒個執照的理？教我也難幫襯你。』陳祈道：『因爲相好的，不防他欺心，不曾討得執照。今告到了官，全要提控說得明白。』丘大含糊應承了。却在知縣面前只替毛烈說了一邊的話，又替毛家送了些孝順意思與知縣了。知縣聽信。到得兩家聽審時，毛烈把交銀的事一口賴定。陳祈其實一些執照也拿不出。知縣聲口有些向了毛烈。陳祈發起極來，在知縣面前指神罰咒。知縣道：『就是銀子有的，當官只憑文券。既沒有文券，把甚麼做憑據斷還得你？分明是一刻『善混賴』。倒把陳祈打了二十個竹篋，問了『不合圖賴人』罪名，量決二十脊杖。這三千銀子只當丟去東洋大海，竟沒說處。陳祈不服，又到州裏去告。准了；及至問起來，知是縣間問過的，不肯改斷，仍復照舊。又

到轉運司(三)告了。批發縣間，一發是原問衙門。只多得一番紙筆，有甚麼相干？落得費壞了脚手，折掉了盤纏。毛烈得了便宜，暗地喜歡。陳祈失了銀子，又吃打吃罰，竟沒處伸訴。正所謂：

渾身似口不能言，
遍體排牙說不得；

欺心又遇狠心人，
賊偷落得還賊沒。

看官，你道這事多只因陳祈欺瞞兄弟，做這等奸計，故見得反被別人賺了。也是天有眼力處。却是毛烈如此欺心，難道銀子這等好使的，不成？不要性急，還有話在後頭。

且說陳祈受此冤枉，沒處叫撞天屈，氣忿忿的，無可擺佈。宰了一口豬，一隻雞，買了一對魚，一壺酒。左近邊有個社公祠。他把福物拿到祠裏擺下了。跪在神前道：『小人陳祈，將銀三千兩與毛烈贖田。毛烈收了銀子，賴了券書。告到官司，反問輸了小人。小人沒處申訴。天理昭彰，神目如電。還是毛烈賴小人的？小人賴毛烈的？是必三日之內求個報應。』扣了幾個頭，含淚而出。到家裏，晚上得一夢。夢見社神來對他道：『日間所訴，我雖曉得明白，做不得主。你可到東嶽行宮訴告，自然得理。』次日，陳祈寫了一張黃紙，捧了一對燭，一股香，竟望東嶽行宮而來。進得廟門，但見：

殿宇巍巍，威儀整肅。離婁(二)左視，望千里如在目前。師曠(三)右邊，聽九幽直同耳畔。草參亭內，爐中焚百合明香；祝獻台前，案上放萬靈杯玦。夜聽泥神聲諾，朝聞木馬號嘶。比岱宗具體而微，雖行館有呼必應。若非真正冤情事，敢到莊嚴法相前！

陳祈脚了一天怨忿，一步一拜，拜上殿來，將心中之事，是長是短，照依在社神面前時一樣，表白了一

遍。只聽得幡帷神面，彷彿有人聲到耳朵內道：『可到夜間來。』陳祈吃了一驚，曉得靈感。急急站起，走了出來。候到天色晚了，陳祈是氣忿在胸之人，雖是幽暗陰森之地，並無一些畏怯。一直走進殿來，將黃紙狀在燭上點着火，燒在神前爐內了。照舊通誠^三拜禱已畢。又聽得隱隱一聲道：『出去。』陳祈親見如此神靈，明知必有報應。不敢再瀆，悚然歸家。

此時是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陳祈時到毛烈家邊去打聽。過了三日，只見說毛烈死了。陳祈曉得蹊蹺。去訪問鄰舍間，多說道：『毛烈走出門首，撞見一個着黃衣的人走入門來揪住。毛烈奔脫，望裏面飛也似跑，口裏喊道：「有個黃衣人捉我，多來救救。」說不多幾句，倒地就死。從不見死得這樣快的。』陳祈口裏不說，心裏暗暗道是告的陰狀^三。有應，現報在我眼裏了。又過了三日，只見有人說，大勝寺高公也一時卒病而死。陳祈心裏疑惑道：『高公不過是原中，也死在一時，看起來，莫不要陰司中對^三這件事麼？』不覺有些恍恍惚惚，走到家裏，就昏暈了去。少頃醒將轉來，分付家人道：『有兩個人追我去對毛烈事體。聞得說我陽壽未盡，未可入殮。你們守我十來日着，敢怕還要轉來。』分付畢，即倒頭而臥，口鼻俱已無氣。家人依言，不敢妄動，呆呆守着。自不必說。

且說陳祈隨了來追的人竟到陰府。果然毛烈與高公多先在那裏了。一同帶見判官。判官一點名過了，問道：『東嶽發下狀來，毛烈賴了陳祈三千銀兩，這怎麼說？』陳祈道：『是小人與他贖田，他親手接受。後來不肯還原券，竟賴道沒有。小人在陽間與他爭訟不過，只得到東嶽大王處告這狀的。』毛烈道：『判爺，休聽他胡說。若是有銀與小人時，須有小人收他的執照。』判官笑道：『這是你陽

間哄人，可以借此廝賴。」指着毛烈的心道：「我陰間只憑這個，要甚麼執照不執照！」毛烈道：「小人其實不曾收他的。」判官叫取業鏡過來。傍邊一個吏就拿着銅盆大一面鏡子來照着毛烈。毛烈、陳祈與高公三人一齊看那鏡子裏面，只見裏頭照出陳祈交銀；毛烈接受，進去付與妻子張氏；張氏收藏。是那日光景宛然見在。判官道：「你看我這裏可是要甚麼執照的麼？」毛烈沒得開口。陳祈合着掌向空裏道：「今日纔表明得這件事。陽間官府要他做甚麼幹？」高公也道：「既然這銀子果然收了，却是毛大哥不通。」當下判官把筆來寫了些甚麼，就帶了三人到一個大庭內。只見旁邊列着兵衛甚多，也不知殿上坐的是甚麼人，遠望去是冕旒袞袍的王者。判官走上去說了一回。殿上王者大怒，叫取枷來，將毛烈枷了。口裏大聲分付道：「縣令聽決不公削去已後官爵。縣吏丘大，火焚其居，仍削陽壽一半。」又喚僧人智高問道：「毛烈欺心事，與你商同的麼？」智高道：「起初典田時，曾在裏頭做交易中人。以後事體多不知道。」又喚陳祈問道：「贖田之銀，固是毛烈要賴欺心。將田出典的緣故，却是你的欺心。」陳祈道：「也是毛烈教道的。」王者道：「這個推不得，與智高僧人做牙僧一樣，該量加罰治。兩人俱未合死，只教陽世受報。毛烈作業〔善〕尚多，押入地獄受罪。」說畢，只見毛烈身邊就有許多牛頭夜叉，手執鐵鞭、鐵棒趕得他去。毛烈一頭走，一頭哭，對陳祈、高公說道：「吾不能出頭了。二公與我傳語妻子，快作佛事救援我。陳兄原券在床邊木箱之內，還有我平日貪謀強詐得別人家田宅文券，共有一十三紙，也在箱裏。可叫這一十三家的人來，一一還了他，以減我罪。二公切勿有忘！」陳祈見說着還他原契，還要再問個明白。一個夜叉把一根鐵棍在陳祈後心窩裏一擣，喝道：「快

去。』陳祈慌忙縮退，颯然驚醒，出了一身冷汗。

只見妻子坐在床沿守着。問他時節，已過了七晝夜了。妻子道：『因你分付了，不敢入殮。況且心頭溫溫的，只得坐守。幸喜得果然還魂轉來。畢竟是毛烈的事對得明白否？』陳祈道：『東嶽真個有靈，陰間真個無私。一些也瞞不得。大不似陽世間官府沒清頭沒天理的。』因把死後所見事體備細說了一遍。抖搜了精神，坐定了性子一回。先叫人到縣吏丘大家一看，三日之前已被火燒得精光；止燒得這一家火就息了。陳祈越加敬信。再叫人到大勝寺中訪問高公看，果然一同還魂。意思要約他做了證見，索取毛家文券。人回來說，三日之前，寺中師徒已把他茶毗（音）了。說話的，怎麼叫做「茶毗」？看官，這就是僧家四方的說話，又有叫得「闍維」的，總是我們華言「火化」也。陳祈見說高公已火化了，吃了一大驚道：『他與我同在陰間，說陽壽未盡，一同放轉世的，如何就把來化了。叫他還魂在何處？這又是了不得了的事了。怎麼收場？』

陳祈心下忐忑，且走到毛家去取文券。看見了毛家兒子，問道：『尊翁故世，家中有甚麼影響否？』毛家兒子道：『爲何這般問及？』陳祈道：『在下也死去七日，到與尊翁會過一番來，故此動問。』毛家兒子道：『見家父光景何如？有甚說話否？』陳祈道：『在下與尊翁本是多年相好的，只因不還我典田文書，有這些爭訟。昨日到虧得陰間對明，說文書在牀前木箱裏面，所以今日來取。』毛家兒子道：『文書便或者在木箱裏面。只是陰間說話，誰是證見，可以來取？』陳祈道：『有到有個證見。那時大勝寺高師父也在那裏同見。說了一齊放還魂的。可惜他寺中已將他身屍火化，沒了個活證。』

却有一件可信。你尊翁還說另有一十三家文券，也多是來路不明的田產，叫還了這一十三家，等他受罪輕些。又叫替他多做些佛事。這須是我造不出的。』毛家兒子聽說，有些呆了。你道爲何？原來陰間業鏡照出毛妻張氏同受銀子之時，張氏在陽間恰像做夢一般，也夢見陰司對理之狀。曾與兒子說過。故聽得陳祈說着陰間之事，也有些道是真的了。走進去與母親說知。張氏道：『這項銀子委實有的。你父親只管道便宜了他，勒措着文書不與他。意思還要他分外出些加添。不道他竟自去告了官。所以索性一口賴了。又不料死得這樣詫異。今恐怕你父親陰間不寧，只該還了他。既說道還有一十三紙，等明日一總番將出來，逐一還罷。』毛家兒子把母親說話對陳祈說了。陳祈道：『不要又像前番回了，明日漸漸賴皮起來。此關係你家尊翁陰間受罪，非同陽間兒戲的。』毛家兒子道：『這個怎麼還敢！』陳祈當下自去了。

毛家兒子關了門進來。到了晚間，聽得有人敲門。開出去，却又不見；關了，又敲得緊。問：『是那個？』外邊厲聲答道：『我是大勝寺中高和尚，爲你家父親賴了典田銀子，我是原中人，被陰間追去做證見。放我歸來，身屍焚化。今沒處去了。這是你家害我的。須憑你家裏怎麼處我？』毛家兒子慌做一團，走進去與母親說了。張氏也怕起來，移了火，同兒子走出來聽。聽外邊越敲得緊了，道：『你若不開時，我門縫裏自會進來。』張氏聽着果然是高公平日的聲音。硬着膽回答道：『曉得有累師父了。而今既已如此，教我們母子也沒奈何，只好做些佛事超度師父罷。』外邊鬼道：『我命未該死，陰間不肯收留。還有世數未盡，又去脫胎做人不得。隨你追薦陰功，也無用處。直等我世數盡了，才得

托生。這些時叫我在那裏好。我只是守住在你家不開去了。』毛家母子只得燒些紙錢，奠些酒飯，告求他去。鬼道：『叫我別無去處，求我也沒幹。』毛家母子沒奈何，只得跼跼踏踏過了一夜。第二日急急去尋請僧道做道場，一來追薦毛烈，二來超度這個高公。母子親見了這些異樣，怎敢不信。把各家文券多送去還了。

誰知陳祈自得了文券之後，忽然害起心痛來。一痛發，便待死去。記起是陰中被夜叉將鐵棍心窩裏擣了一下之故。又親聽見王者道：『陳祈欺心，陽世受報。』曉得這典田事是欺心的。只得叫三個兄弟來，把毛家贖出之田均作四分分了。却是心痛仍不得止。只因平日掌家時，除典田之外，他欺心處還多。自此每一遭痛發，便去請僧道保禳，或是東嶽燒獻。年年所費，不計其數。此病隨身，終不脫體。到得後來，家計到比三個兄弟消耗了。

那毛家也爲高公之鬼不得離門，每夜必來擾亂，家裏人口不安。賣掉房子，搬到別處，鬼也隨着不捨。只得日日超度，時時齋醮。以後看看聲音遠了些，說道：『你家福事做得多了。雖然與我無益，時常有神佛在家，我也有些不便。我且暫時去去，終是放你家不過的。』以後果然隔着幾日才來。這裏就做法事退他，或做佛事度他。如此纏帳多時，支持不過，毛家家私也逐漸消費下來。以後毛家窮了，連這些佛事法事多做不起了。高公的鬼也不來了。

可見詐欺之財，沒有得與你入己受用的。陰司比陽世間公道，使不得奸詐，分毫不差池。這兩家顯報自不必說。只高公僧人貪財利，管閑事，落得陽壽未終，先被焚燒。雖然爲此攪破了毛氏一家，却也是

僧人的果報了。若當時徒弟們不燒其尸，得以重生，畢竟還與陳祈一樣，也要受此現報，不消說得的。人生作事，豈可不知自省！

陽間有理沒處說，陰司不說也分明；

若是世人終不死，方可橫心自在行。

又有人道這詩未盡，翻案一首云：

陽間不辨到陰間，陰間仍舊判陽還；

縱是世人終不死，也須難使到頭頑。

註：〔一〕「陌」，即「佰」，「一陌」即「一百」。

〔三〕【覆盆】俗稱「沉寃莫白」做「覆盆之寃」。

〔三〕【楮錢】祭祀用的紙錢。

〔四〕【賣富差貧】對於富人，得錢賣放；對於窮人，差派勞役。

〔五〕【謗訕】對上攻訐，叫做「謗訕」。

〔六〕【是長是短】見本書卷十二註〔六〕。

〔七〕【明州】即今浙江省鄞縣。

〔八〕【主簿】宋以後與丞尉，同爲縣佐理員。

〔九〕【貓兒尾拌貓飯吃】吳俗語，與吳另一俗語「蜻蜓吃尾巴」同用來譬喻「自己吃自己」的。就是說，林家豫備把應該給夏家的錢來作打官司費用。

〔九〕【旗亭】即「酒樓」。

〔二〕【官券二百道】據本書卷七中所記，官券「一道」爲「一千」；「二百道」就是「二百千」。官券即「官錢券」。

〔三〕【葫蘆提】即「糊塗」。

〔三〕【家事】見本書卷七註〔三〕。

〔四〕【打……偏手】作「欺心陰匿」，「藏私」，或「做手脚」解。

〔五〕【漁人之利】譬喻第三者在旁坐享其利，毛烈想在他日陳祈兄弟爭財產的時候，在旁得利。參閱本書卷十註〔五〕。

〔六〕【露天盤子】譬喻說這是人人看得見的東西。

〔七〕【典】剝削方法之一，用東西作「抵押」借錢，叫做「典」。「典」是可以加利贖還的。

〔八〕【產業交關】「交關」，吳語，『緊要關鍵』，此處即『產業的緊要關鍵』之意。另例：『性命交關，推板弗起。』

〔九〕【牙儉】賣買的居間人。

〔十〕【中見】「中人見證」之略，剝削契約習例都須有「中人見證」。

〔十一〕【着字】見本書卷十註〔五〕。

〔十二〕【做後門】吳俗指「家裏人欺心陰匿家財寄存別人家」，叫作「做後門」，譏諷其行動鬼祟，不能由正門出去的意思。

〔十三〕【已此】見本書卷一註〔五〕。

〔十四〕【一主】「主」通「注」，「一主」即「一注」。

〔十五〕【一剗】作「一味」解。

〔十六〕【量決】酌量判決。

〔十七〕【轉運司】長官爲轉運使，本掌軍需糧餉水陸轉運事，其後兼理邊防、獄訟等，成爲一路的監司。

〔二六〕**離婁**黃帝時視力極佳的人，俗指稱廟中「千里眼神」。

〔二五〕**師曠**春秋時晉樂師，能辨音，知吉凶。俗指稱廟中「順風耳神」。

〔二四〕**通誠**俗稱在神前表白心意做「通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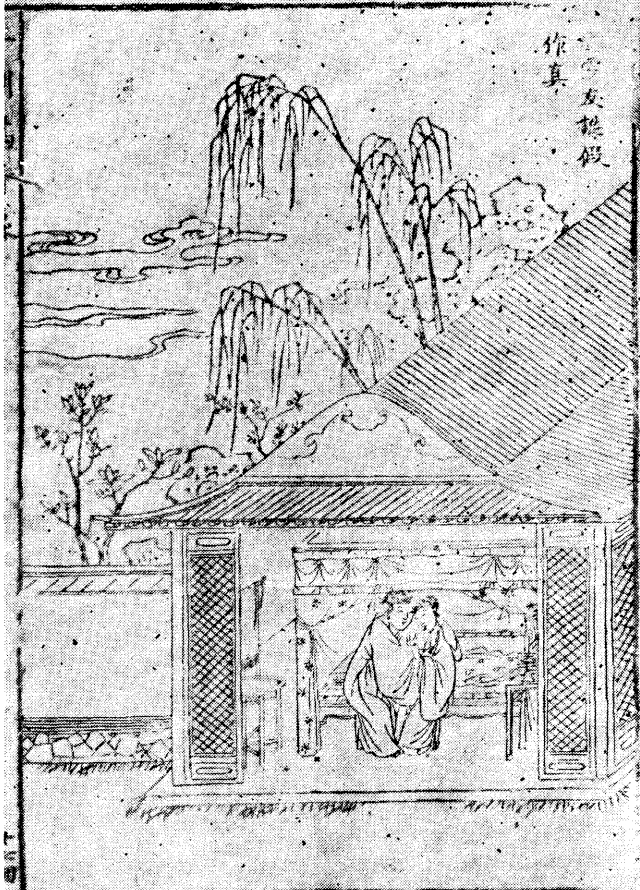
〔二三〕**告……陰狀**過去吳俗迷信，凡自覺怨抑不伸的人，很多到一般認為威靈顯赫的神廟中通誠表白，叫做「告陰狀」，希望神道來給以公正的判決。

〔二二〕**對**即「對證」。

〔二一〕**作業**此處指「所作罪孽」。

〔二〇〕**茶毗**梵語，又作「闍維」，意譯是「焚燒」，即「火化」或「火葬」。

作真
友松假



女秀才種花
接木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七

同窗友認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詩曰：

萬里橋邊薛校書，

枇杷窗下閉門居。

掃眉才子知多少，

管領春風總不如。

這四句詩，乃唐人贈蜀中妓女薛濤之作。這個薛濤乃是女中才子，南康王韋臯〔二〕做西川節度使時，曾表奏他做軍中校書〔三〕，故人多稱爲薛校書。所往來的，是高千里〔三〕元微之〔四〕杜牧之〔五〕一班兒名流。又將浣花溪〔六〕水造成小箋，名曰：「薛濤箋」。詞人墨客得了此箋，猶如拱璧〔七〕。真正名重一時，芳流百世。

國朝洪武年間，有廣東廣州府人田洙，字孟沂，隨父田百祿到成都赴教官之任。那孟沂生得風流標致，又兼才學過人，「書」、「畫」、「琴」、「棋」之類，無不通曉。學中諸生日與嬉遊，愛同骨肉。過了一年，百祿要遣他回家。孟沂的母親心裏捨不得他去，又且寒官冷署〔八〕，盤費難處。百祿與學中幾個秀才商量，要在地方上尋一個館與兒子坐坐，一來可以早晚讀書，二來得些館資，可爲歸計。這些秀才巴不得留住他，訪得附郭一個大姓張氏，要請一館賓。衆人遂將孟沂力薦於張氏，張氏送了館約，約定明年正月元宵後到館。至期，學中許多有名的少年朋友，一同送孟沂到張家來。連百祿也自送去，

張家主人曾爲運使〔九〕，家道饒裕。見是老廣文〔二〕帶了許多時髦〔三〕到家，甚爲喜歡。開筵相待，酒罷各散，孟沂就在館中宿歇。

到了二月花朝日〔三〕，孟沂要歸省父母。主人送他節儀二兩，孟沂藏在袖子裏了，步行回去。偶然一個去處，望見桃花盛開。一路走去看，境甚幽僻。孟沂心裏喜歡，佇立少頃，觀玩景緻。忽見桃林中一個美人掩映花下，孟沂曉得是良人家，不敢顧盼，徑自走過。未免帶些賣俏身子，拖下袖來，袖中之銀，不覺落地。美人看見，便叫隨侍的丫鬢拾將起來，送還孟沂。孟沂笑受，致謝而別。

明日，孟沂有意打那邊經過，只見美人與丫鬢仍立在門首。孟沂望着門前走去，丫鬢指道：『昨日遺金的郎君來了。』美人略略歛身，避入門內。孟沂見了丫鬢敘述道：『昨日多蒙娘子美情，拾還遺金，今日特來造謝。』美人聽得，叫丫鬢請入內廳相見。孟沂喜出望外，急整衣冠，望門內而進。美人早已迎着至廳上，相見禮畢。美人先開口道：『郎君莫非是張運使宅上西賓麼？』孟沂道：『然也。』昨日因館中回家，道經於此，偶遺少物，得遇夫人盛情，命尊姬拾還，實爲感激。』美人道：『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卽我西賓。還金小事，何足爲謝？』孟沂道：『欲問夫人高門姓氏，與敝東何親？』美人道：『寒家姓平，成都舊族也。妾乃文孝坊薛氏女，嫁與平氏子康，不幸早卒，妾獨孀居於此。與郎君賢東乃鄉隣姻婭，郎君卽是通家了。』孟沂見說是孀居，不敢久留，兩杯茶罷，起身告退。美人道：『郎君便在寒舍過了晚去，若賢東曉得郎君到此，妾不能久留款待，覺得沒趣了。』卽分付快辦酒饌，不多時，設着兩席，與孟沂相對而坐。坐中殷勤勸酬，笑語之間，美人多帶些謔浪話頭。孟沂認道是張氏至

戚，雖然心裏技癢難熬，還拘拘束束。不敢十分放肆。美人道：『聞得郎君倜儻俊才，何乃作儒生酸態？妾雖不敏，頗解吟咏。今遇知音，不敢愛醜，當與郎君賞鑒文墨，唱和詞章。郎君不以爲鄙，妾之幸也。』遂教丫鬟取出唐賢遺墨與孟沂看。孟沂從頭細閱，多是唐人真蹟手翰詩詞，惟元稹、杜牧、高駢的最多，墨蹟如新。孟沂愛玩不忍釋手，道：『此希世之寶也。夫人情鍾此類，真是千古韻人了。』美人謙謝，兩個談話有味，不覺夜已二鼓。孟沂辭酒不飲，美人延入寢室，自薦枕席道：『妾獨處已久，今見郎君高雅，不能無情，願得奉陪。』孟沂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兩個解衣就枕，魚水歡情，極其纏綿。枕邊切切叮嚀道：『慎勿輕言，若賢東知道，彼此名節喪盡了。』次日，將一個臥獅玉鎮紙贈與孟沂，送至門外道：『無事就來走走，勿學薄倖人！』孟沂道：『這個何勞分付。』孟沂到館，哄主人道：『老母想念，必要小生歸家宿歇，小生不敢違命留此。從今早來館中，夜歸家裏便了。』主人信了謊話，道：『任從尊便。』自此，孟沂在張家，只推家裏去宿，家裏又說在館中宿，竟夜夜到美人處宿了。整有半年，並沒一個人知道。

孟沂與美人賞花、玩月、酌酒、吟詩，曲盡人間之樂。兩人每每你唱我和，做成聯句，如落花二十四韻，月夜五十韻，門巧爭妍，真成敵手。詩句太多，恐看官每厭聽，不能盡述。只將他兩人四時迴文詩表白一遍。美人詩道：

花朵幾枝柔傍砌，
柳絲千縷細搖風。

霞明半嶺西斜日，
月上孤村一樹松。春

涼回翠簾冰人冷，齒沁清泉夏月寒。

香篆裊風清縷縷，紙窗明月白團團。夏

蘆雪覆汀秋水白，柳風凋樹晚山蒼。

孤幃客夢驚空館，獨雁征書寄遠鄉。秋

天凍雨寒朝閉戶，雪飛風冷夜關城。

鮮紅炭火圍爐煖，淺碧茶甌注茗清。冬

這首詩怎麼叫做『迴文？』因是順讀完了，倒讀轉去，皆可通得。最難得這樣渾成，非是高手不能。美人一揮而就，孟沂也和他四首道：

芳樹吐花紅過雨，入簾飛絮白驚風。

黃添曉色青舒柳，粉落晴香雪覆松。春

瓜浮甕水涼消暑，藕疊盤冰翠嚼寒。

斜石近階穿筍密，小池舒葉出荷團。夏

殘石絢紅霜葉出，薄烟寒樹晚林蒼。

鸞書寄恨羞封淚，蝶夢驚愁怕念鄉。秋

風捲雪簷寒罷釣，月輝霜柝冷敲城。

濃香酒泛霞杯滿，淡影梅橫紙帳清。冬

孟沂和罷，美人甚喜。真是才子佳人，情味相投，樂不可言。却是好物不堅牢，自有散場時節。

一日，張運使偶過學中，對老廣文田百祿說道：『令郎每夜歸家，不勝奔走之勞。何不仍留寒舍住宿，豈不爲便？』百祿道：『自開館後，一向只在公家。止因老妻前日有疾，曾留得數日，這幾時並不會來家宿歇，怎麼如此說？』張運使曉得內中必有蹊蹺，恐礙着孟沂，不敢盡言而別。是晚，孟沂告歸。張運使不說破他，只叫館僕尾着他去。到得半路，忽然不見。館僕趕去追尋，竟無下落。回來對家主說了，運使道：『他少年放逸，必然花柳人家去了。』館僕道：『這條路上，何曾有甚麼伎館？』運使道：『你還到他衙中間問看。』館僕道：『天色晚了，怕關了城門，出來不得。』運使道：『就在田家宿了，明日早晨來回我不妨。』到了天明，館僕回話，說是不會回衙。運使道：『這等，那裏去了？』正疑怪間，孟沂恰到。運使問道：『先生，昨宵宿於何處？』孟沂道：『家間，』運使道：『豈有此理，學生昨日叫人跟隨先生回去，因半路上不見了先生，小僕直到學中去問，先生不會到宅，怎如此說？』孟沂道：『半路上遇到一個朋友處講話，直到天黑回家，故此盛僕來時，問不着。』館僕道：『小人昨夜宿在相公家了，方纔回來的，田老爹見說了，甚是驚慌，要自來尋問。相公如何還說着在家的話？』孟沂支吾不來，顏色盡變。運使道：『先生若有別故，當以實說。』孟沂聽得，遮掩不過，只得把遇着平家薛氏的話說了一遍，道：『此乃令親相留，非小生敢作此無行之事。』運使道：『我家何嘗有親戚在此地方？况親戚中也無平姓者，必是鬼祟，今後先生自愛，不可去了。』孟沂口裏應承，心裏那裏信他。傍晚又到美人家裏去，備對美人說形跡已露之意。美人道：『我已先知道了。郎君不必怨悔，亦是冥數』

盡了。』遂與孟沂痛飲，極盡歡情。到了天明，哭對孟沂道：『從此永別矣！』將出灑墨玉筆管一枝，送與孟沂道：『此唐物也。郎君慎藏在身，以爲記念，』揮淚而別。

那邊張運使料先生晚間必去，叫人看着，果不在館。運使道：『先生這事必要做出來，這是我們做主人的干係，不可不對他父親說知。』遂步至學中，把孟沂之事備細說與百祿知道。百祿大怒，遂叫了學中一個門子，同着張家館僕，到館中喚孟沂回來。孟沂方別了美人，回到張家，想念道：『他說永別之言，只是怕風聲敗露，我便耐守幾時再去走動，或者還可相會。』正躊躇間，父命已至，只得跟着回去。百祿一見，喝道：『你書到不讀，夜夜在那裏遊蕩？』孟沂看見張運使一同在家了，便無言可對。百祿見他不說，就拿起一條柱杖劈頭打去，道：『還不實告！』孟沂無奈，只得把相遇之事，及錄成聯句一本，與所送鎮紙筆管兩物，多將來道：『如此佳人，不容不動心，不必罪兒了。』百祿取來逐件一看，看那玉色是幾百年出土之物，管上有篆刻『渤海高氏清玩』六個字。又揭開詩來，從頭細閱，不覺心服。對張運使道：『物既稀奇，詩又俊逸，豈尋常之怪！我每可同了不肖子，親到那地方去查一查踪跡看。』遂三人同出城來，將近桃林，孟沂道：『此間是了。』進前一看，孟沂驚道：『怎生屋宇俱無了。』百祿與運使齊抬頭一看，只見水碧山青，桃株茂盛。荆棘之中，有塚纍然。張運使點頭道：『是了，是了。此地相傳是唐妓薛濤之墓，後人因鄭谷詩有「小桃花遶薛濤墳」之句，所以種桃百株，爲春時遊賞之所。賢郎所遇，必是薛濤也。』百祿道：『怎見得？』張運使道：『他說所嫁是平氏子康，分明是平康巷了。又說文孝坊，城中並無此坊，「文孝」乃是「教」字，分明是教坊了。平康巷教坊乃是唐時妓

女所居。今云：「薛氏」不是薛濤是誰？且筆上有「高氏」字，乃是西川節度使高駢，駢在蜀時，濤最蒙寵待，二物是其所賜無疑。濤死已久，其精靈猶如此，此事不必窮究了。」百祿曉得運使之言甚確，恐怕兒子還要着迷，打發他回歸廣東。後來孟沂中了進士，常對人說，便將二玉物爲證。雖然想念，再不相遇了，至今傳有田洙遇薛濤故事。

小子爲何說這一段鬼話？只因蜀中女子從來號稱多才，如文君、昭君，多是蜀中所生，皆有文才。所以薛濤一個妓女，生前詩名不減當時詞客，死後猶且詩興勃然。這也是山川的秀氣，唐人詩有云：

錦江膩滑蛾眉秀，

幻出文君與薛濤。

誠爲千古佳話。至於黃崇嘏（言）女扮爲男，做了相府掾屬，今世傳有女狀元，本也是蜀中故事。可見蜀女多才，自古爲然。至今兩川風俗，女人自小從師上學，與男人一般讀書。還有考試進庠做青衿弟子，若在別處，豈非大段奇事。而今說着一家子的事，委曲奇咤，最是好聽。

從來女子守閨房，

幾見裙釵入學堂？

文武習成男子業，

婚姻也只自商量。

話說四川成都府綿竹縣有一個武官，姓聞名確，乃是衛（言）中世襲指揮。因中過武舉兩榜，累官至參將，就鎮守彼處地方。家中富厚，賦性豪奢。夫人已故，房中有一班姬妾，多會吹彈歌舞。有一子，也是妾生，未滿三周。有一個女兒，年十七歲，名曰蜚蛾，丰姿絕世。却是將門將種，自小習得一身武藝，最善騎射，真能百步穿楊。模樣雖是娉婷，志氣賽過男子。他起初因見父親是個武出身，受那

外人指目，只說是個武弁人家。必須得個子弟，在鬻門二五出入，方能結交斯文士夫，不受人的欺侮。爭奈兄弟尚小，等他長大不得，所以一向粧做男子，到學堂讀書。外邊走動，只是個少年學生，到了家中內房，方還女扮。如此數年，果然學得滿腹文章，博通經史，這也是蜀中做慣的事。遇着提學到來，他就報了名，改爲勝傑。說是勝過豪傑男人之意，表字俊卿，一般的入了隊去考童生。一考就進了學，做了秀才。他男扮久了，人多認他做聞參將的小舍人二六。一進了學，多來賀喜。府縣迎送到家，參將也只是將錯就錯，一面歡喜開宴。蓋是武官人家，秀才乃極難得的。從此參將與官府往來，添了個幫手，有好些氣色。爲此內外大小，却像忘記他是女兒一般的，凡事盡是他支持過去。

他同學朋友，一個叫做魏造，字撰之。一個叫做杜億，字子中。兩人多是出羣才學，英銳少年，與聞俊卿意氣相投，學業相長，況且年紀差不多。魏撰之，年十九，長聞俊卿兩歲。杜子中與聞俊卿同年，又是聞俊卿月生二七大些。三人就像一家兄弟一般，極是過得好，相約了同在學中一個齋舍裏讀書。兩個無心，只認做一件的好朋友。聞俊卿却有意要在兩個裏頭揀一個嫁他。兩個人比起來，又覺得杜子中同年所生，凡事彷彿些，模樣也是他標緻些，更爲中意，比魏撰之分外說得投機。杜子中見俊卿意思又好，丰姿又妙。常對他道：『我與兄兩人可惜多做了男子，我若爲女，必當嫁兄；兄若爲女，我必當娶兄。』魏撰之聽得，便取笑道：『而今世界盛行男色，久已顛倒陰陽，那見得兩男便嫁娶不得？』聞俊卿正色道：『我輩俱是孔門子弟，以文藝相知，彼此愛重，豈不有趣？若想着淫昵，便把面目放在何處？我輩堂堂男子，誰肯把身子做頑童乎？魏兄該罰東道便好。』魏撰之道：『適纔聽得子中愛慕俊

卿，恨不得身爲女子，故爾取笑。若俊卿不愛此道，子中也就變不及身子了。」杜子中道：「我原是兩下的說話，今只說得一半，把我說得失便宜了。」魏撰之道：「三人之中，誰叫你小些，自然該吃虧些。」大家笑了一回。

俊卿歸家來，脫了男服，還是個女人。自家想道：「我久與男人做伴，已是不宜，豈可他日舍此同學之人，另尋配偶不成？畢竟止在二人之內了。雖然杜生更覺可喜，魏兄也自不凡，不知後來還是那個結果好？姻緣還在那個身上？」心中委決不下，他家中一個小樓，可以四望。一個高興，趁步登樓。見一隻烏鴉，在樓窗前飛過，却去住在百來步外一株高樹上，對着樓窗呀呀的叫。俊卿認得這株樹，乃是學中齋前之樹，心裏道：「耐耐（耐）這業畜叫得不好聽，我結果他去。」跑下來自己臥房中，取了弓箭，跑上樓來。那烏鴉還在那裏狠叫，俊卿道：「我借這業畜，卜我一件心事則個。」扯開弓，搭上箭，口裏輕輕道：「不要誤我！」聽的一響，箭到處，那邊烏鴉墜地。這邊望去看見，情知中箭了。急急下樓來，仍舊改了男粧，要到學中看那枝箭下落。且說杜子中在齋前閒步，聽得鴉鳴正急，忽然撲的一響，掉下地來。走去看時，鴉頭上中了一箭，貫睛而死。子中拔了箭出來道：「誰有此神手？恰恰貫着他頭腦。」仔細看那箭幹上，有兩行細字道：

『矢不虛發，發必應弦。』

子中念道：「那人好誇口！」魏撰之聽得，跳出來，急叫道：「拿與我看！」在杜子中手裏接了過去。正同着看時，忽然子中家裏有人來尋，子中掉着箭自去了。

魏撰之細看之時，八個字下邊，還有『蜚蛾記』三小字，想道：『蜚蛾乃女人之號，難道女人中有此妙手？這也詫異。適才子中不見這三個字，若見時，必然還要稱奇了。』沉吟間，早有聞俊卿走將來，看見魏撰之捻了這枝箭，立在那裏。忙問道：『這枝箭是兄捨了麼？』撰之道：『箭自何來？兄却如此盤問？』俊卿道：『箭上有字的麼？』撰之道：『因為有字，在此念想。』俊卿道：『念想些甚麼？』撰之道：『有『蜚蛾記』三字。蜚蛾必是女人，故此想着，難道有這般善射的女子不成？』俊卿搗個鬼道：『不敢欺兄，蜚蛾卽是家姊。』撰之道：『令姊有如此巧藝，曾許聘那家了？』俊卿道：『未曾許人。』撰之道：『模樣如何？』俊卿道：『與小弟有些廝像。』撰之道：『這等，必是極美的了。俗語道：「未看老婆，先看阿舅。」小弟尙未有室，吾兄與小弟做個撮合山，如何？』俊卿道：『家下事，多是小弟作主。老父面前，只消小弟一說，無有不依。只未知家姊心下如何？』撰之道：『令姊面前也在吾兄幫襯，通家之雅，料無推拒。』俊卿道：『小弟謹記在心。』撰之喜道：『得兄應承，便十有八九了。誰想姻緣却在此枝箭上，小弟謹當寶此以爲後驗。』便把來收拾在拜匣內了。取出羊脂玉鬧粧，一箇遞與俊卿道：『以此奉令姊，權答此箭，作個信物。』俊卿收來束在腰間。撰之道：『小弟作詩一首，道意於令姊何如？』俊卿道：『願聞。』撰之吟道：

聞得羅敷未有夫，
支機肯許問津無？

他年得射如臯雉，
珍重今朝僕射姑。

俊卿笑道：『詩意最妙，只是兄貌不陋，似太謙了些。』撰之笑道：『小弟雖不便似賈大夫之醜，却與

令姊相並，必是不及。」俊卿含笑自去了。

從此撰之胸中癡癡裏想着。聞俊卿有個姊姊，美貌巧藝，要得爲妻。有了這個念頭，並不與杜子中知道。因爲箭是他拾着的，今自己把做寶貝藏着，恐怕他知因，來要了去。誰想這個箭，原有來歷，俊卿學射時，便懷有擇配之心。竹幹上刻那二句，固是誇着發矢必中，也暗藏箇應弦的啞謎。他射那烏鴉之時，明知在書齋樹上，射去這枝箭，心裏暗卜一卦，看他兩人那個先拾得者，卽爲夫妻。爲此急急來尋下落，不知是杜子中先拾着，後來掉在魏撰之手裏。俊卿只見在魏撰之處，以爲姻緣有定。故假意說是姊姊，其實多暗隱着自己的意思。魏撰之不知其故，憑他搗鬼，只道真有個姊姊罷了。俊卿固然認了魏撰之是天緣，心裏却爲杜子中十分相愛，好些撒打不下。嘆口氣道：「一馬跨不得雙鞍，我又違不得天意。他日別尋件事端，補還他美情罷。」明日來對魏撰之道：「老父與家姊面前，小弟十分攬掇，已有允意。玉闌粧也留在家姊處了。老父的意思，要等秋試。」過，待兄高捷了方議此事。」魏撰之道：「這個也好，只是一言既定，再無翻變纔妙。」俊卿道：「有小弟在，誰翻變得！」魏撰之不勝之喜。

時值秋闈，魏撰之與杜子中、聞俊卿多考在優等，起送鄉試。兩人來拉了俊卿同走，俊卿與父參將計較道：「女孩兒家只好瞞着人，暫時做秀才要子，若當真去鄉試，一下子中了舉人，後邊露出真情來，就要關着奏請干係。事體弄大了，不好收場，決使不得。推了有病不行，魏杜兩生只得撇了自去赴試。揭曉之日，兩生多得中了。聞俊卿見兩家報了捷，也自歡喜。打點等魏撰之迎到家時，方把求親之話，

與父親說知，圖成此親事。

不想安綿兵備道三三與聞參將不合。時值軍政考察，在按院三六處開了款數，遞了一個揭帖，誣他冒用國課，妄報功績，侵剋軍糧，累贓巨萬。按院參上一本，奉聖旨着本處撫院三五提問。此報一至，聞家合門慌做了一團。也就有許多衙門人尋出事端來纏擾，還虧得聞俊卿是個出名的秀才，衆人不敢十分囉唆。過不多時，兵道行個牌到府，說是奉旨犯人，把聞參將收拾在府獄中去了。聞俊卿自把生員出名去遞投訴，就求保候父親。府間准了訴詞，不肯召保。俊卿就央了新中的兩個舉人去見府尊，府尊說：『礙上司分付，做不得情。』三人袖手無計。

此時魏撰之自揣道：『他家患難之際，料說不得求親的閒話，只好不提，且一面去會試再處。』兩人臨行之時，又與俊卿作別。撰之道：『我們三人同心之友，我兩人喜得僥倖。方恨俊卿因病蹉跎，不得同登，不想又遭此家難。而今我們匆匆進京去了，心下如割。却是事出無奈。多致意尊翁，且自安心聽問，我們若少得進步，必當出力相助，來白此冤。』子中道：『此間官官相護，做定了圈套陷人。聞兄只在家營救，未必有益。我兩人進去，倘得好處，聞兄不若徑到京來商量，與尊翁尋個出場。還是那邊上流頭好辨白冤枉，我輩也好相機助力。切記！切記！』撰之又私自叮囑道：『令姊之事，萬萬留心。不論得意不得意，此番回來必求事諧了。』俊卿道：『鬧粧見在，料不使兄失望便了。』三人灑淚而別。

聞俊卿自兩人去後，一發沒有商量可救父親。虧得官無三日急，到有七日寬，無非湊些銀子，上下分

派，使用得停當，獄中的也不受苦，官府也不來急急要問，丟在半邊，做一件未結公案了。參將與女兒計較道：『這邊的官司既未問理，我們正好做手脚』。我意欲修下一個辨本。做成一個備細揭帖，到京中訴冤。只沒個能幹的人去得，心下躊躇未定。』聞俊卿道：『這件事須得孩兒自去，前日魏杜兩兄臨別時，也教孩兒進京去，可以相機行事。但得兩兄有一人得第，也就好做靠傍了。』參將道：『雖是你個女中丈夫，是你去畢竟停當。只是萬里程途，路上恐怕不便。』俊卿道：『自古多稱「緹縈救父」』。以為美談。他也是個女子，況且孩兒男粧已久，游庠已過，一向算在丈夫之列，有甚去不得？雖是路途遙遠，孩兒弓矢可以防身，倘有甚麼人盤問，憑着胸中見識，也支持得過，不足為慮。只是須得個男人隨去，這却不便。孩兒想得有個道理，家丁聞龍夫妻，多是苗種，多善弓馬。孩兒把他妻子也扮做男人，帶着他兩個，連孩兒共是三人一起走，既有婦女伏事，又有男僕跟隨，可以放心，一直到京了。』參將道：『既然算計得停當，事不宜遲，快打點動身便是了。』俊卿依命，一面去收拾。聽得街上報進士說：『魏杜兩人多中了。』俊卿不勝之喜，來對父親說道：『有他兩人在京做主，此去一發不難做事。』

就揀定一日，作急起身。在學中動了一個游學呈子，批一個文書執照，帶在身邊了。路經省下，再察聽一察聽上司的聲音消息。你道聞小姐怎生打扮？

飄飄巾幘，覆着兩鬢青絲；窄窄靴鞋，套着一雙玉笋。上馬衣裁成短後；蠻獅帶粧就偏垂。囊一張玉葩弓，想開時，舒臂扭腰多體態；插幾枝雁翎箭，看放處，猿啼鷓落逞高強。爭羨道，能文善

武的小郎君；怎知是，女扮男粧的喬秀士？

一路來到了成都府中，聞龍先去尋下了一所幽靜飯店。聞俊卿後到，歇下了行李。叫聞龍妻子，取出帶來的山菜幾件，放在碟內，向店中取了一壺酒，斟着慢吃。

又道是無巧不成話。那坐的所在，與隔壁人家窗口相對，只隔得一個小天井。正吃之間，只見那邊窗裏一個女子掩着半窗，對着聞俊卿不轉眼的看。及至聞俊卿擡起眼來，那邊又閃了進去。遮遮掩掩，只不走開。忽地打個照面，乃是個絕色佳人。聞俊卿想道：『原來世間有這樣標緻的？』看官，你道此時若是個男人，必然動了心，就想粧出些風流家數，兩下做起光景來。怎當得聞俊卿自己也是個女身，那裏放在心上？一面取飯來吃了，且自衙門前幹正事去。到得出去了半日，傍晚轉來。俊卿剛得坐下，隔壁聽見這裏有人聲，那個女子又在窗邊來看了，俊卿私下自笑道：『看我做甚？豈知我與你是一般樣的！』正嗟嘆間，只見門外一個老姥走將進來，手中拿着一個小榼兒。見了俊卿，放下榼子，道了『萬福』。對俊卿道：『隔壁景家小娘子見舍人獨酌，送兩件菓子與舍人當茶。』俊卿開看，乃是南充黃柑，順慶紫梨，各十來枚。俊卿道：『小生在此經過，與娘子非親非戚，如何承此美意？』老姥道：『小娘子說來，此間來萬去千的人，不曾見有似舍人這等丰標的，必定是富貴家的出身。及至問人來，說是參府中小舍人，小娘子說這俗店無物可口，叫老媳婦送此二物來解渴。』俊卿道：『小娘子何等人家，却居此間壁？』老姥道：『這小娘子是井研景少卿的小姐。只因父母雙亡，他依着外婆家住。他家裏自有萬金家事，只爲尋不出中意的丈夫，所以還未嫁人。外公是此間富

員外，這城中極興的客店，多是他家的房子，何止有十來處，進益甚廣。只有這裏幽靜些，却同家小每住在間壁。他也不敢主張，把外甥許人。恐怕錯了對頭，後來怨恨。常對景小娘子道：「憑你自家看得中意的，實對我說，我就主婚。」這個小娘子也古怪，自來會揀相人物，再不會說那一個好。方纔見了舍人，便十分稱贊。敢是與舍人有些姻緣動了？」俊卿不好答應，微微笑道：「小生那有此福？」老姥道：「好說，好說。老媳婦且去着。」俊卿道：「致意小娘子，多承佳惠，客中無可奉答，但有心感盛情。」老姥去了，俊卿自想一想，不覺失笑道：「這小娘子看上了我，却不枉費春心？」吟詩一首，聊寄其意。詩云：

爲念相如渴不禁，

交梨邛橘出芳林。

却慚未是求風客，

寂寞囊中綠綺（善）琴。

次日早起，老姥又來，手中將着四枚剝淨的熟鷄子，做一碗盛着，同了一小壺好茶，送到俊卿面前道：「舍人吃點心，」俊卿道：「多謝媽媽盛情。」老姥道：「這是景小娘子昨夜分付了老身支持來的。」俊卿道：「又是小娘子美情，小生如何消受？有一詩奉謝，煩媽媽與我帶去。」俊卿就把昨夜之詩寫在紙上，封好了，付媽媽。詩中分明是推却之意，媽媽將去與景小姐看了，景小姐一心喜着俊卿，見他以相如自比，反認做有意於文君，後邊二句，不過是謙讓些說話。遂也回他一首，和其末韻云：

宋玉牆東思不禁，

願爲比翼止同林。

知音已有新裁句，

何用重挑焦尾（善）琴。

吟罷，也寫在烏絲繭紙上，教老姥送將來，俊卿看罷，笑道：『原來小姐如此高才！難得，難得。』俊卿見他來纏得緊，生一個計較，對老姥道：『多謝小姐美意，小生不是無情，爭奈小生已聘有妻室，不敢欺心妄想。上覆小姐，這段姻緣，種在來世罷。』老姥道：『既然舍人已有親事，老身去回覆了小姐，省得他牽腸掛肚。』空想壞了。』老姥去後，俊卿自出門去打點衙門事體，央求寬緩日期，諸色停當。到了天晚，纔回得下處，是夜無話。

來日天早，這老姥又走將來，笑道：『舍人小小年紀，倒會掉謊，老婆滾到身邊，推着不要。昨日回了小姐，小姐教我問一問兩位管家，多說道：「舍人並不會聘娘子過。」小姐子喜歡不勝，已對員外說過，少刻員外自來奉拜說親，好歹要成事了。』俊卿聽罷，呆了半晌道：『這冤家帳，那裏說起？只索收拾行李起來，趁早去了罷。』分付聞龍與店家會了鈔，急待起身。只見店家走進來報道：『主人富員外相拜聞相公。』說罷，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家，笑嘻嘻進來堂中，望見了俊卿先自歡喜。問道：『這位小相公，想就是聞舍人了麼？』老姥還在店內，也跟將來，說道：『正是這位。』富員外把手一拱道：『請過來相見。』俊卿見過了禮，整了客座，坐了。富員外道：『老漢無事，不敢冒叩新客。老漢有一外甥，乃是景少卿之女，未曾許着人家。舍甥立願不肯輕配凡流，老漢不敢擅做主張，憑他意中自擇。昨日對老漢說，「有個聞舍人，下在本店，丰標不凡，願執箕箒。」所以要老漢自來奉拜，說此親事。老漢今見足下，果然俊雅非常。舍甥也有幾分姿容，況且粗通文墨。實是一對佳耦，足下不可錯過。』俊卿道：『不敢欺老丈，小生過蒙令甥愛，豈敢自外。一來令甥是公卿閥閱，小生是

武弁門風，恐怕攀高不着；二來老父在難中，小生正要入京辨冤，此事既不曾告過，又不好爲此擔閣，所以應承不得。』員外道：『舍人是簪纓世胄，況又是覺宮名士，指日飛騰，豈分甚麼文武門楣？若爲令尊之事，慌速入京，何不把親事議定了？待歸時稟知令尊，方纔完娶。既安了舍甥之心，又不誤了足下之事，有何不可？』聞俊卿無計推托，心下想道：『他家不曉得我的心病，如此相逼，却又不好十分過却，打破機關。我想魏撰之有竹箭之緣，不必說了。還有杜子中更加相厚，到不得不閃下了他。一向有個主意，要在骨肉女伴裏邊，別尋一段因緣，發付他去。而今既有此事，我不若權且應承，定下在這裏。他日作成，了杜子中，豈不爲妙？那時曉得我是女身，須怪不得我說謊。萬一杜子中也不成，那時也好開交了，不像而今礙手。』算計已定，就對員外說：『既承老丈與令甥如此高情，小生豈敢不受人提挈！只得留下一件信物在此爲定，待小生京中回來，上門求娶就是了。』說罷，就在身邊解下那個羊脂玉鬧粧，雙手遞與員外道：『奉此與令甥表信。』富員外千歡萬喜，接受在手，一同老姥去回覆景小姐道：『一言已定了。』員外就叫店中辦起酒來，與聞舍人餞行。俊卿推却不得，吃得盡歡而罷，相別了。

起身上路，少不得風餐水宿，夜住曉行。不一日，到了京城。叫聞龍先去打聽魏杜兩家新進士的下處。問着了杜子中一家，原來那魏撰之已在部給假回去了。杜子中見說聞俊卿來到，不勝之喜，忙差長班三來接到下處，兩人相見，寒溫已畢。俊卿道：『小弟專爲老父之事，前日別時承兄每分付入京圖便，切切在心。後聞兩兄高發，爲此不辭跋涉，特來相托。不想魏撰之已歸，今幸吾兄尙在京師，

小弟不致失望了。」杜子中道：「仁兄，先將老伯被誣事款做一個揭帖，逐一辯明，刊刻起來，在朝門外逢人就送。等公論明白了，然後小弟央個相好的同年，在兵部的條陳別事，帶上一段，就好到本籍去生發出脫了。」俊卿道：「老父有個本藁，可以上得否？」子中道：「而今重文輕武，老伯是按院題的，若武職官出名自辯，他們不容起來，反致激怒弄壞了事。不如小弟方纔說的爲妙，仁兄不要輕率。」俊卿道：「感謝指教。小弟是書生之見，還求仁兄做主行事。」子中道：「異姓兄弟，原是自家身上的事，何勞叮嚀。」俊卿道：「撰之爲何回去了？」子中道：「撰之原與小弟同寓了多時，他說有件心事，要歸來與仁兄商量。問其何事，又不肯說。小弟說仁兄見吾二人中了，未必不進京來。他說這是不可期的，況且事體要在家裏做的，必要先去，所以告假去了。正不知仁兄却又到此，可不兩相左了。敢問仁兄，他果然要商量何等事？」俊卿明知爲婚姻之事。却只做不知，推說道：「連小弟也不曉得他甚爲麼？想來無非爲家裏的事。」子中道：「小弟也想他沒甚麼，爲何恁地等不得？」兩個說了一回，子中分付治酒接風，就叫聞家家人安頓好了行李，不必另尋寓所，只在此間同寓。這是子中先與魏家同寓，今魏家去了，房舍儘有，可以下得聞家主僕三人。子中又分付打掃聞舍人的臥房，就移出自己的榻來，相對舖着。說：「晚間可以聯床清話。」俊卿看見，心裏有些突兀起來。想道：「平日與他們同學，不過是日間相與，會文會酒，並不看見我的臥起，所以不得看破。而今多在一間房內了，須閃避不得，露出馬腳來，怎麼處？」却又沒個說話可以推掉得兩處宿。只是自己放着精細，遮掩過去便了。

雖是如此說，却是天下的事是真難假，是假難真。亦且終日相處，這些細微舉動，水火不便的所在，那裏粧飾得許多來？聞俊卿日間雖是長安街上去送揭帖，做着男人的勾當，晚間宿歇之處，有有些破綻現出在杜子中的眼裏。子中是個聰明人，有甚不省得的事？曉得有些詫異，越加留心閒觀，越看越是了。這日，俊卿出去，忘鎖了拜匣，子中偷揭開來一看，多是些文翰柬帖，內有一幅草藁。寫着道：

『成都綿竹縣信女聞氏，焚香拜告關真君神前。願保父聞確冤情早白，自身安穩還鄉，竹箭之期，鬧粧之約，各得如意。謹疏。』

子中見了拍手道：『眼見得公案在此了。我枉爲男子，被他瞞過了許多時。今不怕他飛上天去，只是後邊兩句解他不出，莫不許過了人家？怎麼處？』心裏狂蕩不禁。

忽見俊卿回來，子中接在房裏坐了，看着俊卿只是笑。俊卿疑怪，將自己身子上下前後看了又看，問道：『小弟今日有何舉動差錯了，仁兄見哂之甚？』子中道：『笑你瞞得我好。』俊卿道：『小弟到此來做的事，不曾瞞仁兄一些。』子中道：『瞞得多哩。俊卿自想麼？』俊卿道：『委實沒有。』子中道：『俊卿記得當初同齋時言語麼？原說弟若爲女，必當嫁兄；兄若爲女，必當娶兄。可惜弟不能爲女，誰知兄果然是女。却瞞了小弟，不然娶兄多時了。怎麼還說不瞞？』俊卿見說着心病，臉上通紅起來道：『誰是這般說？』子中袖中摸出這紙疏頭來道：『這須是俊卿的親筆。』俊卿一時低頭無語。子中就挨過來坐在一處了，笑道：『一向只恨兩雄不能相配，今却遂了人願也。』俊卿站了起來道：『行踪爲兄識破，抵賴不得了。只有一件，一向承兄過愛，慕兄之心，非不有之。爭奈有件緣

事，已屬了撰之，不能再以身事兄，望兄見諒。」子中愕然道：「小弟與撰之同爲俊卿窗友，論起相與意氣，還覺小弟勝他一分。」俊卿何得厚於撰之，薄於小弟乎？況且撰之又不在此間，何規譁不打，反去鍊銅〔四〕？這是何說？」俊卿道：「仁兄有所不知，仁兄可看疏上竹箭之期的說話麼？」子中道：「正是不解。」俊卿道：「小弟因爲與兩兄同學，心中願卜所從，那日向天暗禱，箭到處，先拾得者卽爲夫婦。後來這箭却在撰之處，小弟詭說是家姐所射。撰之遂一心想慕，把一個玉闌粧爲定。此時小弟雖不明言，心已許下了。此天意有屬，非小弟有厚薄也。」子中大笑道：「若如此說，俊卿宜爲我有無疑了。」俊卿道：「怎麼說？」子中道：「前日齋中之箭，原是小弟拾得。看見幹上有兩行細字，以爲奇異。正在念誦，撰之聽得，走出來，在小弟手裏接去觀看。此時偶然家中接小弟，就把竹箭掉在撰之處，不曾取得。何嘗是撰之拾取的？若論俊卿所卜天意，一發正是小弟應占了。撰之他日可問，須混賴不得。」俊卿道：「既是會見箭上字來，今可記得否？」子中道：「雖然看時節倉卒無心，也還記是「矢不虛發，發必應弦」八個字，小弟須是造不出。」俊卿見說得是真，心裏已自軟了。說道：「果是如此，乃天意了。只是枉了魏撰之望空想了許多時，而今又趕將回去，日後知道，甚麼意思？」子中道：「這個說不得。從來說「先下手爲強」，況且原該是我的。」就擁了俊卿求歡道：「相好兄弟，而今得同衾枕，天上人間，無此樂矣。」俊卿推拒不得，只得含羞走入幃帳之內，一任子中所爲。有一首

畚調〔四〕山坡羊，單道其事。

這小秀才有些兒怪樣，走到羅幃，忽現了本相。本來是個鬻宮裏折桂的郎君，改換了章台內司花

的主將。金蘭契，只覺得肉味馨香；筆硯交，果然是有筆如鎗。皺眉頭，忍着疼，受的是良朋針砭；趁胸懷，揉着竅，顯出那知心酣暢。用一番切切惻惻來也；哎呀，分明是遠方來，樂意洋洋。思量，一糶一糶是聯句的篇章。慌忙爲雲爲雨，還錯認了龍陽。

事畢，聞小姐整容而起，嘆道：『妾一生之事，付之郎君，妾願遂矣。只是哄了魏撰之，如何回他？』忽然轉了一想，將手床上一拍道：『有處法了。』杜子中倒吃了一驚道：『這事有甚麼處法？』小姐道：『好教郎君得知，妾身前日行至成都，在客店內安歇，主人有個甥女，窺見了妾身，對他外公說了，逼要相許。是妾身想個計較，將信物權定，推道歸時完娶。當時妾身意思道，魏撰之有了竹箭之約，恐怕冷澹了郎君。又見那個女子才貌雙全，可爲君配，故此留下這頭姻緣。今妾既歸君，他日回去，魏撰之問起所許之言，就把這家的說合與他成了，豈不爲妙？況且當時只說是姊姊，他心裏並不會曉得是妾身自己，也不是哄他了。』子中驚道：『這個最好。足見小姐爲朋友的美情，有了這個出場，就與小姐配合，與撰之也無嫌了。誰曉得途中又有這件奇事？還有一件要問，途中認不出是女客，不必說了。但小姐雖然男扮，同兩個男漢行走，好些不便。』小姐笑道：『誰說同來的，多是男人？他兩個原是一對夫婦，一男一女，打扮做一樣的。所以途中好伏侍走動，不必避嫌也。』子中也笑道：『有其主必有其僕，有才思的人做來多是奇怪的事。』小姐就把景家女子所和之詩，拿出來與子中看。子中道：『世間也還有這般的女人！魏撰之得之，也好意足了。』

小姐再與子中商量着父親之事。子中道：『而今說是我丈人，一發好措詞出力。我吏部有個相知，

先央他把做對頭的兵道調了地方，就好營爲了。」小姐道：「這個最是要着。郎君在心則個。」子中果然去央求吏部，數日之間，推陞本上，已把兵道改陞了廣西地方。子中來回覆小姐道：「對頭改去，我今作速討個差，與你回去，救取岳丈了事。此間辨白已透，撫按輕擬上來，無不停當了。」小姐愈加感激，轉增恩愛。子中討下差來，解餉到山東地方，就便回籍。

小姐仍舊扮做男人，一同聞龍夫妻擎弓帶箭，照前粧束，騎了馬傍着子中的官轎，家人原以舍人相呼。行了幾日，將過鄭州，曠野之中，一枝響箭擦官轎射來。小姐曉得有歹人來了，分付轎上：「你們只管前走，我在此對付他。」真是忙家不會，會家不忙。扯出囊弓，扣上弦，搭上箭，只見百步之外，一騎馬飛也似的跑來。小姐掣開弓，喝聲道：「着。」那邊人不防備的，早中了一箭，倒撞下馬，在地下掙扎。小姐疾鞭着坐馬趕上前轎，高聲道：「賊人已了當了，放心前去。」一路的人多贊稱小舍人好箭，個個忌憚，子中轎裏得意，自不必說。自此完了公事，平平穩穩到了家中。

父親聞參將已因兵道陞去，保候在外了。小姐進見，備說了京中事體及杜子中營爲，調去了兵道之事。參將感激不勝，說道：「如此大恩，何以爲報？」小姐又把被他識破，已將身子嫁他，其他同歸的事也說了。參將也自喜歡道：「這也是郎才女貌，配得不枉了。你快改了粧，趁他今日榮歸吉日，我送你過門去罷。」小姐道：「粧還不好改得，且等會過了魏撰之看。」參將道：「正要對你說，魏撰之自京中回來，不知爲何只管叫人來打聽，說我有個女兒，他要求聘。我只說他曉得些風聲，是來說你了。及至問時，又說是同窗舍人許他的，仍不知你的事。我不好回得，只是含糊說等你回家。你而今要會

他怎的？」小姐道：『其中有許多委曲，一時說不及，父親日後自明。』

正說話間，魏撰之來相拜。原來魏撰之正爲前日婚姻事在心中放不下，故此就回。不想問着聞舍人又已往京，叫人探聽舍人有個姐姐的說話，一發言三語四，不得明白。有的說：『參將只有兩個舍人，一大一小，並無女兒。』又有的說：『參將有個女兒，就是那個舍人。』弄得魏撰之滿肚疑心，胡猜亂想。見說聞舍人已回，所以亟亟來拜，要問明白。聞小姐照舊時家數接了進來，寒溫已畢。撰之急問道：『仁兄，令姊之說如何？小弟特爲此趕回來的。』小姐說：『包管兄有一位好夫人便了。』撰之道：『小弟叫人宅上打聽，其言不一，何也？』小姐道：『兄不必疑，玉鬪粧已在一個人處，待小弟再略調停，準備迎娶便了。』撰之道：『依兄這等說，不像是令姐了。』小姐道：『杜子中盡知端的，兄去問他就明白。』撰之道：『兄何不就明說了？又要小弟去問。』小姐道：『中多委曲，小弟不好說得，非子中不能詳言。』說得魏撰之愈加疑心。

他正要去拜杜子中，就急忙起身來到杜子中家裏，不及說別樣說話，忙問聞俊卿所言之事。杜子中把京中同寓，識破了他女身，已成夫婦，始末根緣，說了一遍。魏撰之驚得木呆道：『前日也有人如此說，我却不信。誰曉得聞俊卿果是女身！這分明是我的姻緣，平日錯過了。』子中道：『怎見得是兄的？』撰之述當初拾箭時節，就把玉鬪粧爲定的說話，子中道：『箭本小弟所拾，原係他向天暗卜的。只是小弟當時不知其故，不曾與兄取得此箭在手，今仍歸小弟，原是天意。兄前日只認是他令姐，原未嘗屬意他自身。這個不必追悔，兄只管鬪粧之約不脫空罷了。』撰之道：『符已去矣，怎麼還說

不脫空？難道真還有個令姐？」子中又把聞小姐途中所遇景家之事說了一遍，道：『其女才貌非常，那日一時難推，就把兄的鬮粧權定在彼。而今想起來，這就有個定數在裏邊了。豈不是兄的姻緣麼？』撰之道：『怪不得聞俊卿道：「自己不好說，」原來有許多委曲。只是一件，雖是聞俊卿已定下在彼，他家又不曾曉得明白，小弟難以自媒，何緣得成？』子中道：『小弟與聞氏雖已成夫婦，還未曾見過岳翁。打點就是今日迎娶，少不得還借重一個媒妁。而今就煩兄與小弟做一做，小弟成禮之後，代相恭敬，也只在小弟身上撮合就是了。』撰之大笑道：『當得，當得。只可笑小弟一向在睡夢中，又被兄占了頭籌，而今不使小弟脫空，也還算是好了。既是這等，小弟先到聞宅去道意，兄可隨後就來。』

魏撰之討大衣來換了，竟抬到聞家。此時聞小姐已改了女粧，不出來了。聞參將自己出來接着，魏撰之述了杜子中之言，聞參將道：『小女嬌癡慕學，得承高賢不棄，今幸結此良緣，兼葭倚玉，惶恐，惶恐。』聞參將已見女兒說過門諸色，準備停當。門上報說：『杜爺來迎親了。』鼓樂喧天，杜子中穿了大紅衣服，抬將進門。真是少年郎君，人人稱羨。走到堂中，站了位次，拜見了聞參將，請出小姐來，又一同行禮。謝了魏撰之，啓轎而行。迎至家裏，拜告天地，見了祠堂，杜子中與聞小姐正是新親舊朋友，喜喜歡歡，一樁事完了。

只是魏撰之有些眼熱，心裏道：『一樣的同窗朋友，偏是他兩個成雙。平時杜子中分外相愛，常恨不將男作女，好做夫妻。誰知今日竟遂其志，也是一段奇話。只所許我的事，未知果是如何？』次日，就到子中家裏賀喜，隨問其事。子中道：『昨晚弟婦，就和小弟計較，今日專爲此要同到成都去。弟

婦誓欲以此報兄，全其口信，必得佳音，方回來報。」撰之道：「多感，多感。一樣的同窗，也該記念着我的冷靜。但未知其人果是如何？」子中走進去，取出景小姐前日和韻之詩與撰之看了。撰之道：「果得此女，小弟便可以不妨兄矣。」子中道：「弟婦贊之不容口，大略不負所舉。」撰之道：「這件事做成，真愈出愈奇了，小弟在家顛望。」俱大笑而別。杜子中把這些說話與聞小姐說了，聞小姐道：「他盼望久了的，也怪他不得。只索作急成都去，周全了這事。」

小姐仍舊帶了聞龍夫妻跟隨，同杜子中到成都來。認着前日飯店，歇在裏頭了。杜子中叫聞龍拿了帖徑去拜富員外，員外見說是新進士來拜，不知是甚麼緣故，吃了一驚，慌忙迎接進去，坐下了。道：「不知爲何大人貴足賜臨賤地？」子中道：「學生在此經過，聞知有位景小姐，是老丈令甥，才貌出衆。有一敵友，也叨過甲第了，欲求爲夫人，故此特來奉訪。」員外道：「老漢有個甥女，他自要擇配，前日看上了了一個進京的聞舍人，已納下聘物，大人見教遲了。」子中道：「那聞舍人也是敵友，學生已知他另有所就，不來娶令甥了，所以敢來作伐。」員外道：「聞舍人也是讀書君子，既已留下信物，兩心相許，怎誤得人家兒女？舍甥女也畢竟要等他的回信。」子中將出前日景小姐的詩箋來道：「老丈試看此紙，不是令甥寫與聞舍人的麼？因爲聞舍人無意來娶了，故把與學生做執照，來爲敵友求令甥。卽此是聞舍人的回信了。」員外接過來看，認得是甥女之筆，沉吟道：「前日聞舍人也曾說道聘過了，不信其言，逼他應成的。原來當真有這話，老漢且與甥女商量一商量，來回覆大人。」員外別了，進去了一會，出來道：「適間甥女見說，甚是不快。他也說得是：「就是聞舍人負了心，是必等他親身見一

面，還了他玉鬧粧，以爲訣別，方可別議姻親。」子中笑道：『不敢欺老丈說，那玉鬧粧也即是敝友魏撰之的聘物，非是聞舍人的。聞舍人因爲自己已有姻親，不好回得，乃爲敝友轉定下了。是當日埋伏機關，非今日無因至前也。』員外道：『大人雖如此說，甥女豈肯心休，必得聞舍人自來說明，方好處分。』子中道：『聞舍人不能復來，有拙荆在此。可以進去一會令甥，等他與令甥說這些備細，令甥必當見信。』員外道：『有尊夫人在此，正好與甥女面會一會。有言可以盡吐，省得傳消息。最妙，最妙。』就叫前日老姥來接杜夫人，老姥一見聞小姐舉止形容，有些面善，只是改粧過了，一時想不出。一路想着，只管遲疑，接到間壁。裏邊景小姐出來相迎，各叫了萬福，聞小姐對景小姐道：『認得聞舍人否？』景小姐見模樣廝像，還只道或是舍人的姊妹，答道：『夫人與聞舍人何親？』聞小姐道：『小姐恁等識人？難道這樣眼鈍？前日到此，過蒙見愛的舍人，卽妾身是也。』景小姐吃了一驚，仔細一認，果然一毫不差。連老姥也在傍拍手道：『是呀，是呀。我方纔道而龐熟得緊，那知就是前日的舍人。』景小姐道：『請問夫人前日爲何這般打扮？』聞小姐道：『老父有難，進京辯冤，故喬粧作男，以便行路。所以前日過蒙見愛，再三不肯應承者，正爲此也，後來見難推却，又不敢實說真情，所以代友人納聘，以待後來說明。今納聘之人，已登黃甲，年紀也與小姐相當，故此愚夫婦特來奉求，與小姐了此一段姻親，報答前日厚情耳。』景小姐見說，半晌做聲不得。老姥在傍道：『多謝夫人美意，只是那位老爺姓甚名誰？夫人如何也叫他是友人？』聞小姐道：『幼年時節曾共學堂，後來同在庠中，與我家相公，三人年貌多相似，是異姓骨肉。知他未有親事，所以前日就有心替他結下了。這人姓魏，好一表人物，

就是我相公同年，也不辱沒了小姐。小姐一去，也就做夫人了。」景小姐聽了這一篇說話，曉得是少年進士，有甚麼不喜歡？叫老姥陪住了聞小姐，背地去把這些說話備細告訴員外。員外見說許個進士，豈有不攬撥之理，真個是一讓一個肯，回覆了聞小姐。轉說與杜子中，一言已定。富員外設起酒來謝媒，外邊款待杜子中，內裏景小姐作主，款待杜夫人。兩個小姐，說得甚是投機，盡歡而散。

約定了回來，先教魏撰之納幣，揀個吉日，迎娶回家。花燭之夕，見了模樣，如獲天人。因說起聞小姐鬧粧納聘之事，撰之道：『那聘物原是我的。』景小姐問：『如何却在他手裏？』魏撰之又把先時竹箭題字，杜子中拾得掉在他手裏，認做另有個姐姐，故把玉鬧粧爲聘的根繇，說了一遍，齊笑道：『彼此夙緣，顛顛倒倒，皆非偶然也。』

明日，撰之取出竹箭來與景小姐看，景小姐道：『如今只該還他了。』撰之就提筆寫一束與子中夫妻道：

既歸玉環，返卿竹箭。兩段姻緣，各從其便。一笑，一笑。

寫罷，將竹箭封了，一同送去，杜子中收了，與聞小姐拆開來看，方見八字之下，又有『蜚蛾記』三字。問道：『蜚蛾』怎麼解？』聞小姐道：『此妾閨中之名也。』子中道：『魏撰之錯認了令姊，就是此三字了。若小生當時曾見此三字，這箭如何肯便與他！』聞小姐道：『他若沒有這箭起這些因頭，那裏又絆得景家這頭親事來！』兩人又笑了一回，又題了一束戲他道：

環爲舊物，箭亦歸宗。兩俱錯認，各不落空。一笑，一笑。

從此兩家往來，如同親兄弟姊妹一般。

兩個甲科與聞參將辯白前事，世間情面那有不讓縉紳的。逐件贓罪得以開釋，只處得他革任回衛。聞參將也不以為意了。後邊魏杜兩人俱為顯官，聞景二小姐各生子女，又結了婚姻，世交不絕。這是蜀多才女，有如此奇奇怪怪的妙話。卓文君成都當壚，黃崇嘏相府掌記，却又平平了。詩曰：

世上誇稱女丈夫，不聞巾幗竟為儒。

朝廷若也開科取，未必無人待賈沽。

註：
〔一〕韋臯唐京兆人，德宗貞元初，任劍南西川節度使，經略滇南，十一年，功極大，封南康郡王。

〔三〕校書即「祕書」。

〔三〕高千里高駢字千里，唐末幽州人。家世侍禁軍，幼而朗拔，好爲文，多與儒者遊。歷任軍職，曾任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後在揚州被部下所殺。唐書卷一百八十二有傳。

〔四〕元微之元稹，字微之，（公元七七九—八三一年）河南洛陽人，穆宗時曾做宰相，因與裴度不合，罷相而去，歷任同州等地刺史和武昌節度使，死於武昌。稹與白居易交厚，所以詩亦同尙坦夷，當時言詩者稱元白，號元和體，著有元氏長慶集。

〔五〕杜牧之杜牧，字牧之，（公元八〇三—八五二年）京兆萬年人，（今陝西長安附近）太和二年進士，曾官中書舍人。時人稱爲「小杜」，以別「杜甫」，喜寫宮體詩，辭藻華麗。著有樊川集二十二卷。

〔六〕浣花溪在四川省成都縣西，一名濯錦江，又稱百花潭。唐杜甫故宅在此，號浣花草堂。唐名妓薛濤亦家住浣花溪云。

〔七〕拱璧大璧（平圓形有孔的玉）。

〔八〕寒官冷署「寒官」即「冷官」，指職務不繁劇的官員，後世一般稱教官做「冷官」。田洙的父親是教官，當然是「寒官冷署」了。

〔九〕運使「轉運使」之略。官名，唐置，掌軍需糧餉水陸轉運事。

〔一〇〕老廣文唐置廣文館博士，以文士爲之，主持國學。明清時遂稱教官做「廣文」。

〔二〕【時髦】此二字出後漢書順帝紀贊，郭璞註云：『士中之俊，毛中之髦，』據此，此二字原指『傑出之人』，與後來引伸作『趨時表異』意，稍不同。

〔三〕【二月花朝日】俗傳二月十二日爲百花生日，稱爲「花朝」。

〔四〕【黃崇嘏】前蜀（五代時十國之一，公元八九一—九二五年）臨邛女子，幼喪父母，穿扮成男子，與老嫗同居。偶失火，下獄，蜀相周庠重視她的才能，召做相府椽屬。此故事，後來演變爲明徐渭所撰的女狀元雜劇。

〔五〕【衛】明代軍隊編制有「衛」有「所」，明史兵志：『明以武功定天下，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又云：『度要害地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

〔六〕【黌門】「黌」，指「縣學」。「黌門出入」的人，乃是進學的秀才。此處說明當時重文輕武，武官家子弟，必須爭取進學，方能結交斯文士夫，不受人的欺侮。

〔七〕【小舍人】明代軍衛應襲子弟，亦稱「舍人」。聞確係衛中世襲指揮，所以她被稱爲「小舍人」。

〔八〕【月生】吳語，即「誕生的月份和日子」。

〔九〕【耐耐】見本書卷二註〔四〕。

〔十〕【撮合山】俗稱媒人做「撮合山」。

〔十一〕【拜匣】見本書卷三註〔四〕。

〔十二〕【羊脂玉鬧鞋】「羊脂玉」即「白玉」；「鬧鞋」，指「腰帶」。

〔三〕【羅敷】戰國時趙王家令王仁妻，採桑陌上，趙王欲奪，羅敷作陌上桑歌拒絕，其中最爲後世所稱道的兩句就是『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三〕【問津】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疏：『問濟渡之處。』此處借用作『求婚的門徑』。

〔四〕【如臯雉】故事見左傳：『賈大夫貌醜，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五〕【秋試】參閱本書卷九註〔三〕。

〔六〕【秋闈】同上。

〔七〕【兵備道】即按察使司兵備僉事。

〔八〕【按院】即提刑按察使司，一省的司法長官。

〔九〕【撫院】即四川巡撫。

〔十〕【做手脚】吳語，此處作「設法」解。

〔十一〕【緹縈救父】漢文帝時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願爲官婢，贖父刑，文帝悲其意，爲除肉刑。

〔十二〕【天井】吳俗稱室外院落做「天井」，即北京所稱的「院子」。

〔十三〕【做起光景來】即「調情」。

〔十四〕【井研】今四川省縣名。

〔十五〕【綠綺】琴名，傅玄琴賦序云：『司馬相如有綠綺……』

【三六】【焦尾】琴名，傅玄琴賦序云：「蔡邕有焦尾……。」

【三七】【牽腸掛肚】吳俗語，形容「割斷不了」的情形。

【三八】【作成】此處作「玉成」解。

【三九】【長班】見本書卷三註【四〇】。

【四〇】【題】指『上過題本』的，「題本」即後來的奏摺。

【四一】【規諱不打，反去鍊銅】「規諱」指「規制法式」。此處此二語用來譬喻「舍近求遠」。與「現鐘不打更去

鍊銅」用法同。

【四二】【畚調】調名，「畚」音「埤」。

